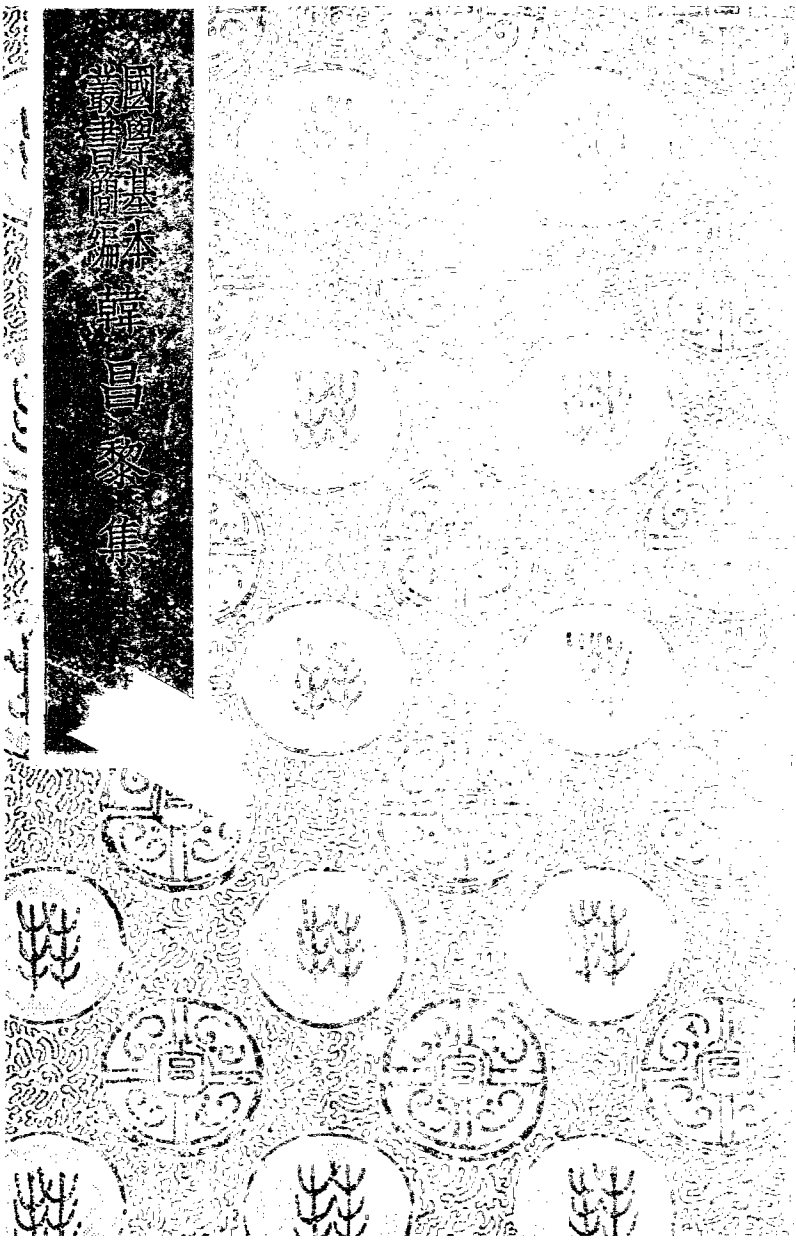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韓昌黎集



韓愈著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韓

昌

黎

集

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八冊每冊
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二
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韓昌黎集序

朱子云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巖癩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它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詳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它本雖善亦棄而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詞寡覽者或頗不能曉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致信又各書之可證驗者決之苟不能曉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

○方云序只云目爲昌黎先生集諸本

亦多無文字者今從之○後凡从方氏者不復論所不同者乃著之

門人李漢編蜀本作朝議耶行尙書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上國賜緋魚袋李漢編今本或有并序二字非是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占辭也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

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

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文與道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

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來或作求是非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

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或無皆字汗瀾卓踔滄泫澄深左太冲吳都賦云泓澄瀟灑郭璞江

或作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方从杭蜀本作發○今按二字兩通但作鳴則句

備參考後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

人自爲也。左氏成公二年其自爲謀也則過矣。○爲下僞切。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閣本作士非是。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常方从杭本作賞云取漢書功蓋天下者不賞之。且非臣子所言武德末年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施之於此既不相似。○今按不賞乃劄徹教韓信背叛之語而唐太宗亦嘗自言武德末年實有必致取以爲用也當从諸本爲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或無二字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左傳國語多用失墜字。或作墜失或無失字者皆非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鱸魚文三表狀五十二總七百。或作七百一十六。或作七百三十八。方氏考其數皆不合。而姑從閣本杭本以爲唐本舊如此。既非文義所繫今亦不能深考。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韓昌黎集敘說

宋景文公云。柳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而一出諸己。

蘇明允上歐陽書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追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東坡云。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也。又云。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山谷與王觀復書云。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又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又答洪駒父云。諸文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

秦少游云。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作是也。別黑白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

人自爲也。左氏成公二年其自爲謀也。則過矣。○爲下僞切。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閣本作士非是。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嘗方从杭本作賞云。取漢書功蓋天下者不賞之。宗亦嘗自言武德末年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施之於此，既不相似。○今按不賞乃刺徹教韓信背叛之語。而唐太且非臣子所宜言者。李亦未必敢取以爲用也。當從諸本爲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無二隴西字，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左傳國語多用失墜字，或作墜失，或無失字者，皆非。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鱸魚文三，表狀五十二，總七百。或作七百一十六，或作七百三十八。方氏考其數皆不合，而姑從閣本杭本以爲唐本舊如此。既非文義所繫，今亦不能深考。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韓昌黎集敘說

宋景文公云。柳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而一出諸己。

蘇明允上歐陽書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矚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東坡云。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也。又云。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山谷與王觀復書云。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又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又答洪駒父云。諸文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

秦少游云。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作是也。別黑白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

人以爲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所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鉤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辯。撫遷固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

陳後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李方叔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重校昌黎集凡例

是集慶元間魏仲舉刊五百家註。引洪興祖樊汝霖孫汝聽韓醇劉崧祝充蔡元定諸家註文。洪辨證，樊汝霖補註。未免冗複。而方崧卿舉正。朱子校本考異。卻未附入。讀者病之。今以朱子校本考異爲主。而刪取諸家要語。附註其下。庶讀是書者。開卷瞭然。今舉凡例于左。

一朱子考異凡例。見于文集序首。並仍其舊。

一關京杭蜀石本異同。已見朱子考異凡例。今更加讎校。是正頗多。觀者當自知之。

一註引經子史等事。則書于考異之上。釋音則附其下。

一小圈下。今按云云者。並是考異全文。

一註引經子史書傳事爲證者。則入如集中有關繫時政及公卿拜罷月日。更博採新舊史。唐登科記附益之。

一舊註引某氏云者。今倣朱子離騷集註例。皆刪去。惟考異下有糾方之繆者。則存之。如復志賦誰無施而有獲。所辯之類是也。

一先儒議論有關繫者。隨所聞見增入。如閔己賦固哲人之細事。今東坡顏樂亭記。嘗有評議元和聖德

詩婉婉弱子。赤立僂僂。南軒所議之類是也。

一正文或有疑字。並依考異文從口。如藍田縣丞廳壁記再進再屈口人之類是也。

一皇朝廟諱。諸本多易本字。如貞元作正元之類。非臨文不諱之義。徒失古意。今例但空本字點畫。若唐諱。如以丙爲景。以民爲人之類。卻存古不改。

一考異於正文本字。或一字或二字並提起。今例如本字在句末卽入註腳。不復重出句讀中。或一兩字各有考異。並總附於一句之下。

083
661-3

:54

韓昌黎集目錄

第一冊

第一卷

賦

感二鳥賦

閔己賦

古詩

元和聖德詩

南山

秋懷十一首

暮行河堤上

重雲

長安交遊者

韓昌黎集

目錄



復志賦

別知賦

琴操十首

謝自然

江陵途中寄三學士

夜歌

江漢

岐山下

第二卷

古詩

北極贈李觀

幽懷

落葉

醉後

同冠峽

送靈師

合江亭

岳陽樓

答張徹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

鴛驥

出門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君子法天運

歸彭城

醉贈張祕書

送惠師

縣齋有懷

陪杜侍御遊湘西寺

送文暢師

薦士

古風

馬歌毅

嗟哉董生行

烽火

利劍

第二冊

第三卷

古詩

河之水二首

天星

忽忽

龍移

條山蒼

桃源圖

贈唐衢

贈侯喜

八月十五夜

韓昌黎集

目錄

汗州劍二首

靛靛

山石

汗泗交流

鳴鴈

雉帶箭

贈鄭兵曹

東方半明

貞女峽

古意

謁衡嶽廟

岫巖山

永貞行

洞庭湖阻風

李花

杏花

感春四首

寒食出遊

憶昨行

第四卷

古詩

劉生

鄭羣贈簞

豐陵行

遊青龍寺贈崔補闕

贈崔立之

送區弘

三星行

剡啄行

青青水中蒲三首

孟東野失子

陸渾山火

縣齋讀書

新竹

晚菊

落齒

哭楊兵部凝陸欽州參

苦寒

酬崔十六少府

東都遇春

酬裴十六功曹

送李翺

送湖南李正字

第五卷

古詩

辛卯年雪

李花二首

寄盧仝

誰氏子

送無本師歸范陽

雙鳥

赤藤杖歌

送侯參謀

感春五首

燕河南府秀才

送石處士

醉留東野

招揚之罕

酬司門盧四雲夫院長望秋作

河南令舍池臺

石鼓歌

贈劉師服

題炭谷湫祠堂

送陸暢歸江南

嘲魯連子

調張籍

寄皇甫湜

雜詩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射訓狐

答孟郊

短燈檠歌

第六卷

古詩

符讀書城南

人日城南登高

聽穎師彈琴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贈張籍

和盧郎中雲夫寄示盤谷子歌

病中贈張十八

寄崔二十六立之

孟生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從仕

送劉師服

示爽

病鷗

華山女

路傍堠

過南陽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別趙子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第七卷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獻山南鄭相公樊員外

感春三首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二首

食曲河驛

瀧吏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答柳柳州食蝦蟇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猛虎行

送僧澄觀

和武相公詠孔雀

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題張十八所居

和錢七益池所植

記夢

朝歸

讀東方朔雜事

示兒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至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第三冊

第八卷

聯句

城南

鬪雞

秋雨

同宿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雜詩四首

譴瘡鬼

庭楸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南溪始泛三首

會合

納涼

征蜀

莎柵

雨中寄孟刑部

晚秋鄆城夜會

第九卷

律詩

題楚昭王廟

叉魚招張功曹

次同冠峽

郴州祈雨

郴州又贈二首

晚泊江口

別盈上人

春雪

春雪聞早梅

梨花下贈劉師命

遠遊

宿龍宮灘

李員外寄紙筆

答張十一功曹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題木居士二首

湘中

喜雪獻裴尙書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早春雪中聞鶯

和歸工部送僧約

入關詠馬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詠雪贈張籍

送侯喜

酬振武胡十二大夫

寒食直歸遇雨

題百葉桃花

戲題牡丹

芍藥

遊城南十六首

第十卷

律詩

送李尚書赴襄陽

木芙蓉

峽石西泉

和崔舍人詠月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和盧庫部元日朝迴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

春雪

盆池五首

奉和號州劉給事三堂二十一詠

和席八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太安池闕

遊太平公主山莊

晚春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廣宣上人頻見過

閑遊二首

酬馬侍郎寄酒

和侯協律詠筍

過鴻溝

送張侍郎

贈刑部馬侍郎

和裴相公女兒山下作

鄆城晚飲贈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酬別留後侍郎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同李二十八野宿西界

過襄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次硤石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次潼關寄張十二關老使君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桃林夜賀晉公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和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

獨釣四首

枯樹

元日酬馬尙書去年元日之什

詠燈花同侯十一

祖席前字

秋字

送鄭尙書赴南海

答道士寄樹雞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次鄧州界

題臨瀧寺

酬詔州張使君惠書

題秀禪師房

將至詔州寄張使君借圖經

過始興江口感懷

詔州留別張使君

量移袁州酬張詔州

次石頭驛寄王中丞

遊西林寺題蕭郎中舊堂

自袁州還京次安陸寄周隨州

題廣昌館

寄隨州周員外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題層峯驛梁

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

杏園送張徹

雨中寄張博士侯主簿

和張侍郎酬馬尙書

早春遊楊尙書林亭

奉使常山次太原

鎮州初歸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櫻桃詩

送桂州嚴大夫

奉使鎮州酬裴司空

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第十一卷

雜著

原道

原毀

原鬼

對禹問

讀荀

韓昌黎集 目錄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舍人

早春呈水部張員外二首

酬馬僕射見寄之作

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和杜相公太清宮

原性

原人

行難

雜說四首

讀鶡冠子

韓昌黎集 目錄

讀儀禮

讀墨子

第十二卷

雜著

獲麟解

師說

進學解

本政

守戒

圻者王承福傳

五箴五首并序

後漢三賢贊三首

諱辯

訟風伯

伯夷頌

第四冊

第十三卷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釋言

愛直贈李君房別

張中丞傳後敘

河中府連理木頌

燕喜亭記

畫記

新修滕王閣記

第十四卷

雜著 書

鄆州溪堂詩

進士策問十三首

改葬服議

禘祫議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答張籍書

第十五卷

書 啓

汴州東西水門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科斗書後記

猫相乳

爭臣論

學生代齋郎議

顏子不貳過論

太學生何蕃傳

重答張籍書

與孟東野書

答竇秀才書

上李尚書書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答尉遲生書

答楊子書

上襄陽于相公書

上鄭尚書相公啓

上留守鄭相公啓

第十六卷

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書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答侯繼書

答崔立之書

答李翊書

重答李翊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答李秀才書

答陳生書

與李翱書

第十七卷

書

上張僕射書

與于襄陽書

與陳給事書

與衛中行書

與馮宿論文書

答胡生書

與崔羣書

答馮宿書

重上張僕射書

與祠部陸員外書

第十八卷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答殷侍御書

與孟尚書書

答渝州李使君書

爲人求薦書

答劉正夫書

答陳商書

答呂鑿山人書

答元侍御書

第五册

第十九卷

書

與鄭相公書

與袁相公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

答魏博田僕射書

與華州李尙書書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序

送陸欽州詩序

送孟東野序

送許郢州序

送竇從事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送齊暉下第序

送陳密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牛堪序

第二十卷

序

送董邵南序

贈崔復州序

贈張童子序

送楊支使序

送廖道士序

送孟秀才序

送王秀才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何堅序

送王秀才序

送陳秀才序

荆潭唱和詩序

第二十一卷

序

送區册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楊少尹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張道士序

送殷員外序

送權秀才序

送石處士序

送鄭尚書序

送鄭十校理序

章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石鼎聯句詩序并詩

第二十二卷

哀辭 祭文

祭田橫墓文

歐陽生哀辭

題哀辭後文

獨孤申叔哀辭

祭穆員外文

祭郴州李使君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祭薛中丞文

祭裴太常文

潮州祭神文 五首

第二十三卷

祭文

袁州祭神文 三首

祭柳子厚文

祭湘君夫人文

祭竇司業文

祭侯主簿文

祭竹林神文

曲江祭龍文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祭十二兄文

祭十二郎文

祭滂文

祭張給事文

祭馬僕射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祭鄭夫人文

祭周氏姪女文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祭女挈文

第二十四卷

碑誌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崔評事墓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第二十五卷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襄陽盧丞墓誌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第六冊

第二十六卷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路公神道碑銘

烏氏廟碑銘

鄭公神道碑文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第二十七卷

碑誌

劉統軍碑

袁氏先廟碑

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衢州徐偃王廟碑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第二十八卷

碑誌

曹成王碑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息國夫人墓誌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第二十九卷

碑誌

董府君墓誌銘

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劉公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第三十卷

碑誌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銘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唐故相權公墓碑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平淮西碑

第三十一卷

碑誌

南海神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處州孔子廟碑

黃陵廟碑

第三十二卷

碑誌

許國公神道碑銘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第三十三卷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正議大夫尙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第三十四卷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墓誌銘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第七册

第三十五卷

碑誌

盧渾墓誌銘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韓滂墓誌銘

女挈壙銘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乳母墓銘

第三十六卷

雜文

瘞硯銘

毛穎傳

送窮文

鱷魚文

第三十七卷

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復讎狀

錢重物輕狀

第三十八卷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官表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爲宰相賀白龜狀

進王用碑文狀

薦樊宗師狀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謝許受韓弘物狀

第三十九卷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袁州刺史謝上表

爲宰相賀雪表

爲裴相公讓官表

冬薦官殷侑狀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舉錢徽自代狀

奏韓弘人事物狀

論佛骨表

賀冊尊號表

賀皇帝卽位表

賀赦表

賀册皇太后表

賀慶雲表

舉張惟素自代狀

舉韓泰自代狀

慰國哀表

舉薦張籍狀

請上尊號表

舉韋顥自代狀

第四十卷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

舉馬摠自代狀

賀雨表

賀太陽不虧狀

舉張正甫自代狀

袁州申使狀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黃家賊事宜狀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論淮西事宜狀

論變鹽法事宜狀

外集

第一卷

明水賦

海水

贈河陽李大夫

請遷玄宗廟議

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與大顛師書

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第四卷

通解

鄂人對

韓昌黎集 目錄

芍藥歌

贈崔立之

苦寒歌

上考功崔虞部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擇言解

河南府同官記

記宜城驛

題李生壁

第五卷

除崔戶部侍郎制

祭董相公文

祭石君文

祭房君文

高君仙硯銘

高君畫贊

潮州請置鄉校牒

第六卷

順宗實錄卷一

第七卷

順宗實錄卷二

第八冊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三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四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五

遺文

聯句

有所思

贈劍客李園

遺詩

同竇韋尋劉尊師不遇

贈族姪

晝月

辭唱歌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

遺興

春雪

嘲鼾睡二首

贈張徐州莫辭酒

知音者誠希

潭州泊船呈諸公

池上絮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墓誌

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謁少室李渤題名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潮州謝孔大夫狀

洛北惠林寺題名

福先塔寺題名

嵩山先封宮題名

迓社兼題名

華嶽題名

附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附韓集校勘四卷

韓昌黎集

卷一

賦宋高公云馮寧靖親校舊本每卷首具列卷中篇目馮悉以朱墨滅殺之惟存其部凡

感二鳥賦井序○公貞元十一年正月至三月以前進士三上宰相書不報時宰相趙儼賈耽盧

壯氣銳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蘇語雖少屹然進學解所云不虛矣

貞元十一年考之作一為是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潼關在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

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鳥白鸚鵡而西者舊史德宗貞元十一年河陽獻白鳥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一作某土之守臣

守音使使者進於天子使使下東西行者皆避路禮記及公途溫造序當有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

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未相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己

不敢有愧於道於杭作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

退十或作子此專為選舉而言也貞元九年應宏會不得名薦書今按嘉祐杭本與謝本並無此二字語

簡而意已足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以下或非有道德智謀承願問

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耀如此此下諸本有可以人而不如鳥故為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



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此句或在荷有食其從之。荷或作出國門而東。驚聽也。音務

獨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路一作洛羌或作差。○今按作差固謬。然羌乃發語之詞。上文反顧流涕之語推之則西路

乃長安之路。而此字當為漫漸愈益。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黃流或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

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之或作其嘉。徒外飾焉是逞。或作而。余生命之湮厄。會二

鳥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楚辭汨余若將不及說。恆十年而不居。恆或作班。固或作以。恆居鄧。切與亓竟

恆。漏辱飽食。其有數。其一作。況策名於薦書。義通。○今按唐人策字俗體。從竹。從宋。亦有只。從艸者。與榮字

窮。相近。故開本作榮。蓋傳寫之誤耳。方引榮於名。亦與此語意不相似。或作與。亦非是。時所好之為賢。○好

於宵寐。由上句未有愚字。相似而脫也。孰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先下或有容字。信或作容。皆非

遊。其為我先。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或作。祇以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有

期於下地。盍求配於古人。獨惴惴於無位。惟得之而不能。雖即無力矣。能或作孤。亦非是。乃鬼神之所戲。

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今按上文之意。若曰。天之生我。必有所用。而何能追配古人。但如傳說之徒。被

榮寵。乃是鬼神之所戲耳。故幸年歲之未晚。以謂躬一義無辜於斯類也。斯類蓋并指二鳥與彼得之。不過二

者而言也。○歐陽文忠諫李習之幽懷賦。以謂躬一義無辜於斯類也。斯類蓋并指二鳥與彼得之。不過二

老而嗟卑視。余心之不然而慮行道之猶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獨不然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

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紹所愛之心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歐陽子之論善矣雖蓋所謂發於心執謂公一日忘耶

樂而飽憂天下之心執謂公一日忘耶

愈既從隴西公平汴州命遜行公董晉及劉宗經車弘景實從之七年七月拜州觀察尙書左僕射明年七月則十

三年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賤者之稱禮記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又君

大夫病曰犬馬士病曰退休于居復志賦其辭曰

居悒悒之無解兮增悒音邑憂也選良獨長思而永歎思兮獨永歎乎增傷豈朝食之不飽兮寧冬裘

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坎軻不平易貌連坎軻多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十二年而一復大曆十二年公從兄會南遷韶州時年十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按唐地理志

歲故云歲行未復也伯氏兄稱詩伯氏吹篴仲氏吹篴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

巴陵縣郭璞注山海經云洞庭地穴湖水流漫圓五百餘里日月至曲江而乃息兮唐地理志

連山漢唐國之紀南山紀字詩多存乎兩或分南北紀南紀在兩紀之外焉詩云滔滔江

孤嫠而北旋孤謂嫂兒養謂寡婦左氏傳云莖其夫已爲養婦謂會辛於孤值中原之有事兮將

就食於江之南南方從閣本無將於下大武俊李希烈四年涇原姚令言犯京師德宗幸奉天朱

真元元年公與元中原多故避光反如州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詰爲作焉非是窺前靈

之逸迹兮作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任音考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之所服

騷云嘗言當世之士不及古人遠矣惟已可庶幾古人如也附拾地芥耳非是忽忘身之不肖兮之或作而又或

謂青紫其可拾謂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叔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趁乎公此語事本夏

侯勝傳而意自知者為明兮老子知人者明故吾之所以為惑志字非是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既造夫京師

取劉孝標論自知者為明兮老子知人者明故吾之所以為惑志字非是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既造夫京師

年自宣城至京師既或作冀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逕或途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兮羌衆人之

所馳之所仇羌楚人發語端詞猶音痾何為也字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附勢或作射利或

彪曰乘時射利商人之功全純愚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聘騫乎

書林兮夕翺翔乎藝苑揚雄長揚賦云并包書林劇秦美新云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園翺翔乎

聘騫乎江阜諒卻步以圖前兮卻去約切退也家語嚮傳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不浸近而愈遠哀白

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貞元八年曾不補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

退將遁而窮居願云進不入以離尤排國門而東出兮貞元十一年曾不補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

涕泣下之交如之或作而易大戾洛師而悵望兮戾止洛師洛陽也客聊浮游以躊躇與事注從容也願

云聊浮游以逍遙假大龜以視兆兮大或求幽貞之所廬幽貞願者易幽人貞吉廬寄也曹植節遊賦曰

未暮謝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歟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為乎凌之都汴州也公貞元二年丙

幽貞未暮謝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歟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為乎凌之都汴州也公貞元二年丙

依歸兮。又何不自得於艱難。何下或有苦字。○東坡為膠西守。孔宗翰作頌樂亭詩。其序有曰。昔夫子以

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蟻。

孰知簞食瓢飲之為哲人。大事乎司馬溫公。又曰。子瞻論韓愈。以在隱約夕芻米饑貧之資。又好悅人以

誦銘而受其金。其感威於貧賤如此。烏知顏子之所為哉。司馬蘇氏之論當矣。雖然退之嘗答李習之書

曰。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

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不亦難乎。而此賦

又云。爾蓋聞已之不若也。東坡溫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平聲作選。魚轅易林。讀道字。皆協行

舟楫。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脩之言。腫云。不量聖而正柄兮。固前修

也。雖舉足以蹈道兮。云。蹈道字。本穀梁傳。哀與我者為誰。衆皆捨而已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

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壹本多作豈。閩抗本作壹。監本潮本尙作一。訛壹為豈。就水草以休息兮。恆未

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作所。惟否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遠。闕本作。君子有失其

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焉於虛切字。

別知賦公歲癸未貞元十九年冬。以監察御史言旱。軌得罪。黜連之。關山令明年春至邑。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江南至貞元十九年。公自興元元年甲子。以中原多故。避地下何深之不即。上何

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伊好去聲。紛或作伊。紛擾或作寧。安顯而獨裕。顧阨窮而共愁。

窮或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為收。是陸機嘆逝賦。得十一於千百。韓用此意。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於

作塞。

海陬。○陬音驟。遇夫人之來使。○夫馮無切。使
之言。發孤笑於羣憂。物何深而不鏡。○考一作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楚宜切。又楚
耳。佳切。不齊也。以或作於。爛漫本或作爛熳。或
作瀾。○漫。其半切。又謾。官切。大水也。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駟。○駟。或作五。或作以。或作
事。之。反。山礫。礫其相軋。○礫。五交樹。樹蒼蒼其相摻。○蒼。蒼木茂也。前漢觀衆木之蒼。蒼。蒼也。詩辛
○若音翁。又鳥孔切。雨浪浪其不止。○浪。浪音琅。並音琅。雲浩浩其常浮。○浮。江淹別賦云。風蕭蕭而異響。雲
○居由切。活。或作繆。雨浪浪其不止。○浪。浪音琅。並音琅。雲浩浩其常浮。○浮。江淹別賦云。風蕭蕭而異響。雲
○皆無者字。或無之字。倚郭鄂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作而或

古詩

元和聖德詩 井序 ○此詩元和二年作憲宗紀永貞元年八月卽位明年正月改元元和辛酉高崇琳

丑文奏收成都擒劉闢太清宮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遷宮大赦天下公時皆受命博士分教東
都此詩所以作也 ○穆伯長曰退之元和聖德詩淮西碑柳雅章之類皆辭殿義偉制
作如經能峯然聲德於盛漢之表筆墨間錄云此序乃司馬遷之文非相如文也
臣愈頓首再拜言 此曰或臣伏見皇帝陛下卽位已來誅流姦臣 永貞元年八月庚子憲宗卽位壬寅
侍郎度支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爲滄州司戶九月貶韓泰等爲諸州刺史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
史十一月貶中書侍郎平章事章執誼爲崖州司戶誅流姦臣謂此也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
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遠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晦明或作無不從順

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陛下或無親望穆稷之光而共職業或作况又在

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辭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為解或作憚或作辭皆

曹為解遂固相承用之非一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

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警或作驚流俗妄改也史記尊其詩曰

皇帝卽阼或作阼史記文紀有皇帝卽阼一語實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尙書洪範篇八庶徵

若曰又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希烈朱泚等反至是楊惠琳劉闢繼踵而起焉皇帝曰

噫豈不在我負鄙為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十或作千方云按此專紀楊惠琳之亂也時嚴設

也十旅為正○今按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則一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

旅五百人而十旅五千人也方說得之亦見以順討逆師不在衆之意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

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陴城上女牆左氏降幡夜暨謂承全斬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臯去鎮劉關守後血

入于牙不肯吐口傳言關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開庫啗士曰隨所取曰方作日今按此乃述

非汝張汝弓汝鼓汝鼓鼓上鼓字或作伐擊也詩采芑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汝為表書求我帥汝諷諸將徵應節

事始上聞在列威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於庭讀非或作出節少府符寶郎凡命

將遣使皆賜旌節旌朝發京師夕至其部閏既自為留後上初嗣位未能討是歲十關喜謂黨汝振而伍

以顯賞節以顯殺不當或作當非是○關既得萬牛櫪豕同廣韻引周書始燔肉為炙又禮記毋噉

蜀可全有此不當受旌節志益驕求兼三川上不許萬牛櫪豕或作肉廣韻引周書始燔肉為炙又禮記毋噉

蜀可全有此不當受旌節志益驕求兼三川上不許萬牛櫪豕或作肉廣韻引周書始燔肉為炙又禮記毋噉

蜀可全有此不當受旌節志益驕求兼三川上不許萬牛櫪豕或作肉廣韻引周書始燔肉為炙又禮記毋噉

矣○或曰方轉切商之夜萬壚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方云荆公本音其轉潮本亦然方益注緒頭皆用此
 切或曰方轉切商之夜萬壚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方云荆公本音其轉潮本亦然方益注緒頭皆用此
 會塗山夕蓋大風晉通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類也方說遂為軍容之眼萬有恒其
 兇有餌其誘從也方胃○今按此二句蓋言有畏其暴者有食其利者故從之者衆耳非本心樂其出穰
 穰詩降福穰穰注隊以萬數所短遂劫東川遂據城阻川節度使許闢而重於梓州欲以元年正月命崇文將步騎五
 梓州使因陷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初上欲討闢而重於梓州欲以元年正月命崇文將步騎五
 道節度嚴礪同討闢甲午崇文出斜谷元奕將步騎二千趨梓州三月闢城鹿頭關連八播屯兵萬餘人以拒崇
 十里師行三十里徐壁其右壁或關黨聚謀鹿頭是守六月闢城鹿頭關連八播屯兵萬餘人以拒崇
 戰皆捷鹿頭山南距之成都百五十里崇文奉詔進退規或戰不貪殺擒不濫數監樓唐本館本館文遣
 無始作濫數校本多從之今姑存其舊○今按藍樓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請討請或俟命起坐皇帝
 日嘻無汝煩苦作嘉非是或荆并泊梁荆謂荆南節度使裴均并謂河東節度使在國門戶出師三千各選
 爾醜也類四軍齊作殷其如阜安也音隱○詩如崗如阜殷或拔其角或脫其距超距○距其呂切
 長驅洋洋無有齟齬齟齬前漢離者齒不安○上牀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或八月壬午開襄城走載妻與妾包裹
 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字日或分散逐捕搜原剔數關窮見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
 若杵投日取之江中等追之及於灌羊田關赴江不死擒之崇文遂入自城都枷履械手婦女鬻鬻啼

任者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今古。今或作先。或聽聰視明。或作視。一似堯禹。蓋取禮記一似

示退之文老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

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儉勤。盥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此綈紵。敕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召

水旱。耗于雀鼠。耗于或作無耗。億載萬年。有富無窶。窶或作富。有無窶。窶皆非是。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狂。

既翦既去。盡逐羣靡。有遺侶。天錫皇帝。隄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余或作皇

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憲宗母昭憲太后王氏。浹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

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為歌詩。以配吉甫。詩之嵩高烝民。韓奕江漢。皆尹

以吉甫自比也。

琴操十首 按琴操凡十有二。公取其十。如下所作是也。惟水僊懷操。乃伯牙所作。公削之。為之不能也。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史記孔子既不用於衛將四見趙簡子。至於河西。聞寶鳴犢。按寶鳴犢。孔叢子作鳴犢。擊戰國策作鳴犢。擊新序作犢。擊或又作鳴犢。寶擊。諸說不同。未知孰是。○諸本題義下皆有子注。闕本只存題義。唐本注與題義皆不出。蜀本於注云上。同。又曰二字。與題義夾注寫以此見雖題亦後人皆出。蔡續補云。歐宋。

荆公皆用闕本。○今按歐本云。此効蔡邕作十義。跡人皆出。蔡續補云。歐宋。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 狄。蜀本作秋。○今按水經河水至東阿。淮平縣。東北流。四濱。注云。津西有四濱。自

河入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歎而作歌曰狄之水兮風揚波舟楫顛水更相
加歸來歸來胡爲斯案臨濟故狄也濟所逕稱也又云濟水逕臨濟縣南許此則是濟水自祭
澤之下潛水流即此東分之河復出後復出濟也然此皆齊地今在濟郛之間史記以爲孔子自衛將西見趙簡
而歌詠狄水不當出此又不可曉者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留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
今姑闕之以俟深於地理者正焉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猗蘭操者孔子所歎也孔子歷聘諸侯莫能用自衛反魯隱谷之
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見香蘭獨茂嗚然歎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伍乃
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道遠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開蔽不知賢者年祀以雨之子將老

蘭之猗猗發色曄曄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文子曰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
之意今天之旋其曷爲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買買禮記賀音茂然齊麥之茂麥死西京雜記曰建亥
也之月陰氣之極齊子如不傷我不爾觀齊麥之茂齊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龜山操也詩有龜蒙在泰山博縣
又不致婦俎於大夫孔子時爲魯大司寇遂行宿于屯而師已遂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
可夫曰後婦之口可以出走婦之謂可以死敗蓋倭哉游哉維以辛欲師已反季子曰孔子歌
望魯兮龜山蔽之無斧柯奈龜山何譬季氏以擊龜山託勢利於斧柯也

龜之氛兮不能雲雨山不能然也○一作爲雨氣或作雲或作雲石布山言龜之枿兮枿伐木之
餘○枿李葛切亦作藤不中梁柱今按此但有能字非是或作太玄經與太玄中字意異當只作去聲讀文

乃龜之大兮，祇以奄魯。知將墜兮，尼將墜。三如將墜，蓋取左氏仲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蓋言

越裳操

周公作越裳，在交趾國之南。韓詩外傳曰：周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

雨之施物以華。或作滋。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

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拘幽操

文王姜里作虎，譜之於河內，蕩陰縣，亦作羅里。○史記：周文王篤仁，敏者禮下賢者，崇侯

目窈窕兮，其凝其首。正與目字相對，窈窕二字，比之揜揜，似亦差勝。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

兮，夜不見月與星。有見字，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

聖明，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軌風七子之言，猶不能拘幽其室。而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

岐山操

周公為大王作岐山，在岐州。今有岐山縣，居岐之陽焉。云古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

我家于商。社預云：商在新平漆縣東。北今邠州。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諸本序作緒，或云商書走

我。山之下，居焉。此岐山操也。我將去之。幽梁山邑于岐也。

承序註謂承事業次第也。○今按序謂傳授次第。漢書多云：朕承天序是也。政役是也。緒猶言統系。方引商書異言是也。二字義雖不同。然用之於此。似亦兩通。但國語承序。乃謂承受天序。是也。緒猶言統系。方引商書異言是也。爲說則誤矣。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爲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岨與阻同。楚辭漢書多用。我往獨處。爾莫余追。爾或作人。爾其無思我悲。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持花而食。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見古樂府題解。其詞曰：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幸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頌兮知此冤。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答。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兒寧不是。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齊宣王時。木犢子所作也。木犢子年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怨。乃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獨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絕。崔豹古今注述其詞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獨何命兮。未有室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或無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音祝。或謂字當作粥。之。杜詩：雞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字。馬大年云：別本彼作此。無雞。話。爾雞翁。雞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字。馬大年云：別本彼作此。無雞。

別鶴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今注曰：古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其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極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授琴而歌為別鶴操亦曰別鶴操詞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衾不寐食忘殯夫遂為

雄鶴銜枝來雌鶴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

隨飛且或作安又無繞樹二字皆非是李陵詩長當為此別且復立斯須又古樂府與子如黃鶴將別復徘徊亦此意也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未聞曾子一作魯子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按大周正樂記曾子鼓琴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豈臥

南山詩或無詩字○此詩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可到也潛溪詩眼云孫莘若嘗謂老杜北

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

吾聞京城南茲維牽山囿東西兩際海方云史記春申君上秦昭王書王之

外之說也引塞巨細難悉究山經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團辭試提挈挂一念萬漏挂一念或作

粗敝所經觀嘗昇崇丘望嘗或戢戢見相湊晴明出稜角縷脈碎分繡蒸嵐相瀕洞瀕或作鴻淮南子瀕

雄羽獵賦所用皆同唐人始兼用之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煦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

空浮脩眉連洛神賦脩眉濃綠畫新就孤撐有嶮絕杜詩嶮絕華岳赤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海浴褰鵬

當作 或翾若船遊翾或作泛 或決若馬驟 或背若相惡 或向若相佑 或亂若抽筋 或嗅若注灸灸音疾 或錯
 若繪畫 或繚若篆籀 或羅若星離 或翁若雲逗 或浮若波濤 或碎若鋤耨 或如賁育倫賁音孟 育音秦 或賁音奔
 賭勝勇前購 先強勢已出 後鈍噴詎誦玉篤誦誦誦說也 誦音言 或如帝王尊 叢集朝賤幼 雖親不褻狎
 雖遠不悖謬異說之語 錄云 韓文公詩 號狀謂鋪敘而無含 或如臨食案 肴核紛釘釘音紛 又如遊九
 原墳墓包槨柩 或壘若盆罌 或揭若瓠椹登豆或作 或覆若曝鼈 或頽若寢獸寢或作窮 非 或蜿若藏龍 或翼
 若搏鶩音就 或齊若友朋 或隨若先後友朋或作迎隨 隨或作差 方音曰 先後猶姊妹也 釋名曰 以先後
 避重復而改隨字為差字 其誤甚矣 或迸若流落 或顧若宿留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又武 或戾
 史記見神於先後宛若節謂姊妹也 今 或迸若流落 或顧若宿留帝宿留海上 宿音秀 留音留 或戾
 若仇讎 或密若婚媾 或儼若峨冠 或翻若舞袖舞或作 或屹若戰陣 或圍若蒐狩 或靡然東注 或偃然北首
 或如火熺焰或作燄 或若氣饋餽爾雅饋餽也 注裝飯為饋 饋熟 或行而不輟 或遺而不收易井收勿 或
 斜而不倚 或弛而不轂 或赤若禿鬣鬣說文云鬣也 注髮飯為饋 饋熟 或如龜坼兆 或若卦分繇音街 或前橫
 若剝易剝 坤下艮 或後斷若垢易垢 巽下乾 延延離又屬 夫夫叛還邊 嗚嗚魚闌萍嗚嗚魚口也 吳
 然注出頭貌 嗚音顯 關五禁切 落落月經宿 閭闔樹牆垣 熾熾架庫廡熾山形如瓶也 姚合詩 越春秋云 天
 參削劍戟 煥煥銜瑩瑿下音秀 瑿音瑿 敷敷花披萼 闔闔屋摧霤闔音翕 闔音翕 悠悠舒而安 兀兀狂以狃 超超出
 猶奔 蠢蠢駭不懋已上並敘其經 歷所見之狀 大哉立天地 經紀肖營賤 厥初孰開張 僮俛誰勸侑 創茲朴而巧 戮力

忍勞疚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咒。鴻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儻。莫或作誰。又作嘗。開於祠官。芬苾降歆嗅。或

驚依字 斐然作歌詩。惟用贊報醕。音又。○是詩凡百有二韻。始據敘四時之變。次敘

謝自然詩。聞有賜詔褒諭。謂所部之中。靈仙表異。元風益振。至道彌彰。其詔今尙有石刻在焉。公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駭無所識。駭也。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

愛捐。凝心感魑魅。上抽知切。恍惚難具言。○恍音恍。惚呼骨切。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閒。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

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慙明滅。或作氣。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躑躅不進貌。楚辭。侍

行路難云。吞聲躑躅不敢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

音○上直炙切。下廚玉切。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

絃音。影響無由緣。里胥上其事。郡守驚且歎。或作觀。驅車領官吏。叱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履同蛻蟬。

楚辭。濟江海兮蛻蟬。夏侯浩作東方。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姦。山林民可入。或

朔。裴贊曰。蟬蛻龍變。葉俗登仙。昔稅。方有德也。云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

作人。字不成。不盡避唐諱。魑魍莫逢旃。昔夏之方有德也。云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

川澤山林。魑魍莫能逢旃。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篇

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莊駢拇篇。又奚連。木石生怪變。狐狸聘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

更長延。盡或作保。裕康養生論。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爲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書君陳曰。惟民

導養得理。以盡性命。

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猶可誠。余言豈空文。空或作虛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績耕耘。或作賦。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爲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感傷遂成詩。或作賦。者宜書紳。

秋懷詩十一首

秋懷詩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唱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那墓誌之曰。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而公詩如自許連弗。價傍切看紅藥。眼穿長訝雙魚。斷之句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多自感其趨。尚不與世合。故末章有避語。穿觸心兵之句。繼又以霜菊自歎。可見一時直道之不容也。

臆前兩好樹。衆葉光薙薙。薙。薙。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義和驅日月。或作白日。廣雅云。羲和鞭白日。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雖或趨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悴。雕。或作憊。或作凋。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後山詩。樹根霜下草。又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孟子卒然問曰。首蒼沒切。前漢司馬相如傳。卒我志何曼曼。萬犀首空好飲。史記犀首者魏孫過。梁氏曰。犀首魏官名。楚使陳軫使廉頗尙能飯。廉頗趙將。以饑奔魏。其後趙王使使上視頗尙可用。使者還報曰。廉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廉頗尙能飯。用否頗爲之一飯。斗米。後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將軍。雖老尙善飯。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或作歸還閱書史。簡書。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尋。陳或作塵。莊子六經者。賤嗜非貴。賈日之喧。而欲獻君食。岸之美。而欲逆御。賈賤。先王之陳跡。誰子。或作難。賤嗜非貴。賈日之喧。而欲獻君食。岸之美。而欲逆御。賈賤。丈夫

意有在存或作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上無枝上蠲蠲天蠲也詩下無盤中蠅蠅音條。豈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去或。清曉

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湫水澄或作通或作石。有蛟寒可醫。惜哉不得往。豈謂吾無能。

離離掛空悲。感感抱虛警。露泫秋樹高泫或作滴或作啼或作泣。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謝靈運詩。孔子於下句蟲甲對偶尤切。蟲弔寒夜永。斂退就新儒。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愚或作儒。汲古得脩綆左。

氏具綆每注汲索荀子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音梗。名浮猶有恥。味薄真自幸。庶幾遺悔尤。卽此是幽屏選張衡曰雜揮幽屏屏此。

則陶潛歸去來辭覺今是昔非之意似有所悟也。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方作幽室中。○今按當作日吐牕間問吐一作照。喪懷若迷方。浮

念劇含梗。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前漢吳王濞使人為朝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苦濫。有琴具徽絃。再鼓聽

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濫禮記古樂和正以濫。低心逐時趨低或作吾蓋草書。苦勉祗能暫。有如乘風

船。一縱不可纜。不如覷文字後山詩云早年著眼覷文字。丹鉛事點勘遠范始與立太宰碑表人著油素家。

采集異國殊語常把三寸弱翰齋油。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甌顧小壘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甌西漢。

案四尺以問其異語以鉛摘之於槩揚雄傳家無甌石之儲列子狀若甌。蘇都

遜切。蘇通作儻。刻

通傳守儻石之跡。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坐或作臥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願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夫或作人樂府所謂丈人且安坐是也。此爲答童子而自稱。故其言如此。更詳之。事業無窮年。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階一片下。琤若摧琅玕。琤或作瑤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離騷。前望舒使先驅。聞葉聲。瑤然誤謂望舒之實其團也。○賈子敏切。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驚起出戶視。倚檻久汎瀾。選陽堅石詩。揮筆汎瀾。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莊子。東西跳梁。杜牧之詩。迷復不計遠。計或作記。爲君駐塵鞍。

暮暗來客去。羣鷺各收聲。悠悠偃宵寂。亶亶抱秋明。世累忽進慮。進或作避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已盈。已或作易詰屈避語。冥茫觸心兵。敗虜千金弃。莊子。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者。道窮禍患害相弃也。以天屬者。道窮禍患害相報也。得比寸草榮。知恥足爲勇。晏然誰汝令。誰一作惟。鮮鮮霜中菊。旣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揚揚或作陽陽衛生還不早。東坡詩云。勿訝昌黎公。恨爾生不早。謂此語也。運窮兩值遇。婉孌死相保。詩婉兮孌兮。注婉少貌。孌。西風蟄龍蛇。衆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或作寄三學士。題下注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

遺李二十六員外蜀本無翰林字○王二十補闕名涯李十一拾遺名建李二十六員外名程
 按公傳自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德宗怒貶為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法
 曹參軍唯皇甫持正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飢公列言天下根本專政者惡之出為陽
 山令則非為言宮市出也故公此詩自陽山赴江陵因詩序其得罪之由端坐言旱飢則與持
 正之言合詩永
 貞元九年秋作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血泣或作血泣汗漫不省識淮南子徒倚于汗漫之外注汗漫不可知之也○汗音與
 沒音沒音恍如乘桴浮音晃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或云自疑當作疑自謂疑由上疏是年京師旱田畝少

所收上憐民無食征賦半已休征或作兵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赤

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史記馮驩曰朝趨市者平旦側肩爭門而入切我時出衢路餓者何

其稠其或作親逢道邊死方云聞本作道邊死而抗蜀作道死者○今按古弦死道邊之說韓公蓋兼用

之此乃聞本之善而佇立久咿嚶佇立音伊下音憂歸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鉤中或作挂或從街鉤而重

淵之深公語原此○今按韓公未必用選語况其語乃魚出淵非魚出鉤也不若作挂為近然第五適會

卷送劉師服詩有魚中鉤之語則此出字乃是中語之誤而尙存其彷彿耳今定作中讀作去聲第五適會

除御吏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或作下陳畿甸內陳或作事根

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麤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謂言即施

設乃反遷炎州反或作返州本又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柳宗元劉夢得時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寤籛

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再錫於退之最善然至是不能無疑故云同官盡才俊後偏善柳與劉云若

瀛隴曰余閱洪氏年譜然後知寬夫爲誤年譜云貞元十九年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中使臨門造頃關中民急爲幸臣所譏幸臣者李實也祝曰不者未定之辭前漢知捕兒不也後漢弱妻抱稚子出拜忘刻不得留病妹臥牀褥妹或作姝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領頭領點頭也感切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慙羞僮僮不迴顧行行詣連州朝爲青雲士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凍絕行軌春風洞庭浪出沒驚孤舟逾嶺到所任低顏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隨事生瘡痍遠地觸途異吏民似猿猴生獐多忿很耕切惡大也很切辭舌紛嘲啁禮記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嘲嘯下墾切啁之頃焉○嘲啁交切啁張留切白日屋簷下雙鳴鬪鶴鶴江東呼爲鴉鴉續表錄異鶴力求切有蛇類兩首有蠱羣飛游行暉李善曰吹蠱飛蠱也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颺起最可畏嶺南錄異云嶺嶠夏秋旬哮簸陵丘○旬音轟雷靈助光怪氣象難比倂瘡疫忽潛遶十家無一瘵猜嫌雄風曰颺○颺音具哮哮簸陵丘○旬音轟雷靈助光怪氣象難比倂瘡疫忽潛遶十家無一瘵猜嫌動置毒對案輒懷愁前日遇恩赦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乙巳順宗即位私心喜還憂未揣崖州熾雖得赦意常愁猜果然又羈縻不得歸勸擾此府雄且大騰凌盡戈矛棲棲法曹椽何處事卑陬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別三后儔東漢楊賜爲廷尉不在焉蓋吝之也華墨問錄曰此等語可謂怨詐而不何況親狎獄狎亦獄也漢書義曰鄉亭獄曰狎楊子雅敲榜發姦偷○榜懸知失事勢恐自罹置罪亂矣免網禮記田獵置罪羅湘水清且急涼風日脩胡爲首歸路○首旅泊尙夷猶行兮夷猶昨者京師至者日嗣皇傳冕旒元二十一年八月也赫然下明詔首罪誅共咬或作兜咬古文兜字○八月壬寅共工驩兜也復聞顛天輩如太顛闕天爲周文王之佐也娥冠進鴻疇鴻疇大也國諺也班行再肅穆

璜珮鳴琅璆周禮以玄璜璠北方璜半璧也存繼貞觀烈邊封脫兜鍪三賢推侍從三賢即涇卓犖傾枚

鄒選聖賢乘鄒左思曰卓犖觀羣書高議參造化非是物清文煥皇猷協心輔齊聖政理同毛輅唐地理也

高宗諱故治字皆小雅詠鳴鹿食苹貴呦呦詩呦呦鳴食遺風逸不嗣豈憶嘗同禍嘗或作常禍與

皆非是詩抱衾與稠注云稠禪失志早衰換前期擬蜉蝣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為柔淮南子曰老子學商

被也稠者取詩同袍之義劉向說苑常擬有疾老子往問焉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

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舌知齒之存也豈非以其柔乎夫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乎曰

已因疾鼻又塞漸能等薰蕕薰香草蕕臭草左傳四年一薰一蕕深思罷官去畢命依松楸空懷焉能果

但見歲已逾殷湯閔禽獸解網祝蛛蝥賈誼新書湯見設網雷煥掘寶劍冤氣銷斗牛之

問常有紫氣張華以雷煥為豐城令使尋之煥至縣掘獄屋基入地四尺餘茲道誠可尚誰能借前籌殷

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有題刻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問氣不復見勤謝吾友吾或作朋明月非暗投至前也公意以湯警憲宗以劍譬己以借前籌屬三賢者明月之珠非投暗

暮行河堤上

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人衰草際黃雲感歎愁我神夜歸孤舟臥展轉空及晨謀計竟何就嗟嗟世與身

夜歌此歌及前暮行河堤上詩皆作於德宗貞元中時疆藩悍

靜夜有清光閑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或作可悲

重雲李觀疾贈之韻字元寶。廬西人。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道

天行失其度。方作天行令失度。云詩語多如此。一體。○今按諸本皆作天行。陰氣來于陽。重雲閉白日。

或作日。炎燠成寒涼。小人但咨怨。君子惟憂傷。飲食爲減少。或作尙。身體豈寧康。此志誠足貴。權非職

所當。職或作識。張衡同。藜羹尙如此。羹不糝。肉食安可嘗。左氏莊十年。肉食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且

況天地閒。大運自有常。勸君善飲食。鸞鳳本高翔。

江漢答孟郊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艱。或作難。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淒風結衝波。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

爛爛。或作炎。炎楚辭。爛字叶平聲。九章曰。曾。苟能行忠信。行或存。可以居夷蠻。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

爲復見贈。繾綣在不諼。○繾音遣。綣苦遠切。諼音喧。繾音遣。綣苦遠切。諼音喧。

長安交遊者。贈孟郊。長安交遊者。馬服毅出門。其意大。相類皆公未得志之所爲也。

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過或作遇。亦各有以娛。或作有。以歡娛。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

悴。且欲分賢愚。

岐山下二首。諸本只作一首。自日暮邊火驚。以上爲第一篇。世有瀝哇暇語。一書謂子齊初應舉。韓公贊之。爲作丹穴五色羽。子齊姓程。字昔範。嘗著中暮三卷。見因話錄。則下詩似

當爲別篇。第前詩題以岐山下。此必遊鳳翔日。作然四語。亦不成篇。此詩載之卷末。疑有脫誤。

終以協聲求之，非所謂雜用韻也。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作不足或捨酒去相語，去一作須。○今按須字無，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

自南方也。孟郊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公仕董晉幕府欲往不得行。或作驥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

謂懷也。維時月魄死，漢律歷志死魄也冬日朝在房。月令孟冬之月，今孟冬之月，今孟冬之月，今孟冬之月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城。或作牆，此詩視古

者，此詩後學以意妄改。吳才老云：詩人用行字韻，二十有五無叶。今韻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

說，往往副所望。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爲常。少知誠難

得，純粹古已亡。古一作固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爲長。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江。未或

江或作湘，非是。植園木以喻籍之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州家舉進士，選試

繆所當。汴州舉進士，公爲考官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闋，相拜送

於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竊喜復或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恆，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

日，正從相公喪。貞元十五年，高郢知舉，籍登第哀情逢吉語，愴悅難爲雙。愴或作慨，楚詞遠遊作愴，愴，相

切。暮宿偃師西，偃師縣名徒展轉在牀。○諸本作展轉，在空牀夜聞汴水亂，亂，殺留後陸長源遠壁行傍徨。

我時留妻子，時留或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驕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或作

或作側。耳若聞啼聲，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公

子先往徐州彭城郡從喪朝至洛方無朝字洛下有陽字○今按朝至洛蓋用洛語還走不及停作旋假道

經盟津即孟津也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主人願少留時李元為河陽節度主人謂元也延入陳壺觴卑賤不

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呼宏切平明脫身去決若驚鳧翔黃昏次汜水汜水在河南成

○汜欲過無舟航過或作濟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前漢地理志陳留中流上灘灘瑛曰江東人呼水中沙

堆為潭潭即灘也音但○今按下句便有沙字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杳星宿爭翻芒轅馬躡躡鳴諸本

恐只當作灘二字復出如上句言舟航之類

馬乏復悲鳴或左右泣僕童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鬪龍東西出陳許陂澤平茫茫方作茫茫平云用古韻

作馬躡躡鳴悲或左右泣僕童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鬪龍東西出陳許陂澤平茫茫今按此詩固用古韻

茫皆因其語勢之自然未嘗作意捨此而用彼也諸本只作陂澤平茫茫韻語協本無不可若作陂澤

茫茫平却覺不響不應以欲用古韻之故牽挽而強就之也又按別本平或作路而或作何者語意尤勝

讀者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鳴角音谷見集韻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

步堤岸上船拜吾兄公有三兄皆早世見於集中者雲卿之子俞紳誰云經艱難作險百口無天殤作橫

楚辭強死者為國殤僕射南陽公張建宅我睢水陽二月末公至徐州徐泗濼節度使張建封以公為節

三有故居余符離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讀或作閱窗戶忽已涼諸本多作清風窗戶涼或作窗

即當作清風窗戶涼若秋即當作窗戶風已涼日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未為久辛苦多所經對食

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子友或作有宜遊在西京東野窺禹穴禹穴在

觀濤江李翱字習之公兄翁之婿也李習之論性末云南觀濤江入于越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

而吳郡陸森存焉與之言參曰尼父之心也翻觀濤江豈此時乎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

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焉或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方作狂風，○今按方亦強
狂，語勢尤健。高爵尙可求，無爲守一鄉。按此篇押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狂字，胡仔謂

幽懷

幽懷不能寫，能或行此春江潯。適與佳節會，士女競光陰。凝粧耀洲渚，繁吹蕩人心。禮記命樂師大合樂
神非閒關林中鳥，亦知和爲音。諸本亦作知時爲和音，非是。然今豈無一樽酒，自酌還自吟。但悲時易失。
是耐通傳時者，難值而易失。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古樂府有視古猶視今。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

君子法天運

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知。可或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勢，取捨無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遠
憂疑。

落葉送陳羽或作葉落，篇首同，非是。○羽與公同登第。

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歸。飄飄終自異，邂逅暫相依。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輝。誰云少年別，流淚各霑衣。

歸彭城彭城，徐也。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貞十五年冬，某爲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而此詩曰歸彭城，明年自京歸徐也。天下兵又動，謂十五年秋起，諸道兵討吳少誠。前年關中旱，謂十

四年冬，京師飢，去歲歸徐也。鄭潛水事見醜醜詩，東郡或作東洛，非也。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訐謏者誰子，無乃失所宜。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或作去歲東郡水，或作

職資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座上及余各能文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

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及余各能文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

古淡軒鶴避雞羣晉書稽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稽紹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鶴方

也又軒鶴乃與阿買不識字趙幾夫曰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答云退頗知書八分秦壞古文有八對其

天葩之句相偶阿買不識字趙幾夫曰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答云退頗知書八分秦壞古文有八對其

蓋云八分之後又稱此法謂之八分仲絲書爲之章程書漢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詩成使之寫亦

足張吾軍左傳桓公六年楚鬬伯比曰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醞酒味既冷冽酒氣又氛氳或作煙氣或

作氣氣氳盛貌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此誠得酒意餘外徒續紛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

飲惟能醉紅裙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今我及數子固無稽與薰左氏傳公四年一薰十年尙猶有臭險語破鬼膽高

詞媿皇墳墳皇墳三皇墳書也○媿或作動至寶不雕琢或作神功謝鋤耘方今尙泰平元凱承華勛元

八凱名氏見左傳文十八年○時靈宗即位杜黃或作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

同冠峽集有同冠峽二詩皆真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閒晨坐聽百鳥宿雲尙含姿朝日忽升曉羈旅感和鳴和鳴或

念輕矯和鳴輕矯皆指潺湲淚久迸久或作交楚詞詰曲思增繞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劉毅云丈夫

尋常便混羣中送惠師詩云自來連州寺當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惠者游郎惠師也

韓昌黎集 一古詩 三十三

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不羈者，以馬爲喻，言不受羈帶也。鄒陽上吳王書使不羈之士與牛馬同皂。十五愛山水，超然謝朋親。或作同，脫冠

剪頭髮，頭或作短，按下對飛步遺蹤塵。飛或作孤，發跡入四明，在明州山名。梯空上秋旻，遂登天台望。天台山名，

衆壑皆嶙峋，上音隣，下音詢。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光芒相照燭，南北爭羅陳。茲地絕翔走，自然嚴且神。微風

吹木石，澎湃聞韶鈞。澎湃音澎湃，夜半起下視，夜半或作中夜，溟波銜日輪，魚龍驚踊躍，叫嘯成悲辛，或作

賦及鮑謝詩，怪氣或紫赤，敲磨共輪困。金鷄旣騰翥，隨康孟詵日詩，金烏升曉氣，玉鑿六合俄清新。常聞

禹穴奇，東去窺甌閩。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幽蹤逸難得，聖路嗟長堙。聖路謂舜禹迴臨湖江濤，屹起

高峨岷，壯志死不息。越絕書，子胥死捐於大江，發憤魄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水經云錢塘江千年如

隔晨，是非竟何有。棄去非吾倫，凌江詣廬嶽。廬山在浩蕩極遊巡，崔嵬沒雲表。陂陀浸湖淪，是時雨初霽。

懸瀑垂天紳，天或作大，宋之問詩，雨灑天紳帶，雲前年往羅浮。羅浮，曾城博羅二縣之境，在今廣州。步夏南海溽，大哉陽

德盛，榮茂恆留春。鵬鸞墮長翻，鸞或作鸞，鸞從鳥，虛言切，飛舉也。今字多誤用，故詳之。鯨戲側脩鱗。自來連州寺，曾未造

城闔，日攜青雲客。雲或作春，李白詩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去。或作往，羣官請徒頻，信不羣，其志囊無一金

資，翻謂富者貧。謂或作爲，昨日忽不見，我令訪其鄰，奔波自追及，或作走，把手問所因，顧我卻與歎，作卻我君寧

異於民，離合自古然。辭別安足珍，吾聞九疑好。皇覽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其山夙志今欲伸，欲或斑竹

啼舜婦，博物志，洞庭之山，帝之清湘沈楚臣。史記，屈原仕楚爲上官大夫，所衡山與洞庭，衡山在岳州，此

二女以澌揮竹，竹盡斑斑。

洞沿黔州有黔江縣爾雅逆流而上曰湑酒詩酒酒從之音涪于聖塘五六月如馬盟塘莫下盡源如象

壘壘莫上杜詩好過壘驚電讓歸船歸舟或作讓非是姚令威云讓責怒也此只謂怒水忽中裂千尋墮幽

泉按尋與尋同環迴勢益急仰見團團天一作團字投身豈得計性命甘徒捐浪沫蹙翻涌漂浮再生全

同行二十人二諸本魂骨俱坑填靈師不掛懷冒涉道轉延開忠二州牧魏道輔謂二牧章處厚白居易

於貞元二十年作三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為君編強留費日月密席羅嬋娟昨者至林邑驩州地今使

君數開筵逐客三四公盈懷贈蘭荃湖游泛澆沉湖也或作湖此言在林邑日非湘溪宴駐潺湲別語不許

出行裾動遭牽鄰州競招請書札何翩翩十月下桂嶺在賀州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謂王仲舒自戶

連州爭迎獲其先自從入賓館占悛久能專吾徒頗攜被或作或接宿窮歡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

前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穿材調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韶陽李太守李一高步

陵雲煙得客輒忘食開囊乞繒錢繒或手持南曹敕謂王員外仲舒也墓志字重青瑤鑄古氣參豕繫作

象今按杜詩高標摧太玄維舟事干謁披讀頭風痊莊子今予病少痊與略曰魏太祖以陳琳管記室

發讀琳所作翕然起曰此愈還如舊相識還如或傾壺暢幽情以此復留滯歸騰幾時鞭

縣齊有懷此詩陽山縣齊作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至是二

少小尙奇偉平生足悲咤選郭景純遊仙詩撫心獨悲咤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事業窺皇稷或作文

章葦曹謝濯纓起江湖。綴珮離蘭蔚悠悠。指長道去策高駕。誰爲傾國媒。李延年傳漢武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自許連城價聞之願以十五城償請易璧初隨計吏貢漢武帝元光六年徵吏而明當世每歲遣詣京師上屢入澤宮射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注澤宮名雖免十上之貢士借焉
勞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何能一戰竊士第貢于京師至貞元十年歷試博學宏詞不中貞元八年進人
 忌殊異世路多權詐多或重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治長信非罪雖論語子謂公治長可妻也侯生或遭罵車入市下見其客朱亥脾睨久立與其客語從騎皆竊罵侯生引懷書出皇都貞元十一年公東歸
 史記魏有隱士曰侯贏公子無忌虛左迎之贏有客在市居中引懷書出皇都貞元十一年公東歸
 渡清灞灞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身將老寂寞志欲死閑暇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骼髀腰骨前漢折脅銜淚
 召戎馬乃連跨大梁從相公貞元十二年公彭城赴僕射徐州張建封幕弓箭圍狐兔絲竹羅酒爵夜切卽兩府變荒涼荒或作炎此言董晉張建封也三年就休假求官去東落○公自貞元十六年張建封
 切卽兩府變荒涼荒或作炎此言董晉張建封也三年就休假求官去東落○公自貞元十六年張建封
 癸始洛陽至十九荒或作炎此言董晉張建封也三年就休假求官去東落○公自貞元十六年張建封
 偶陪或作詎縱青冥冥或作雲寒空簞危闕曉色曜脩架捐軀辰在丁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以監察御史
 詩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鑄鑄爾時方鑄爲羽病選鸞翮有時鑄年終祭名廣雅夏曰清祀商曰嘉
 也○錄所介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霧恆熏晝炎風每燒夏雷威固已加
 切音乍
 颯勢仍相借颯屬已上江陵陰中寄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夷言聽未慣越俗循猶乍循或非是指摘兩

憎嫌。睚盱互猜訝。列子老子而唯唯而盱盱而祇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嗣皇新繼明。永貞元年順宗即位新方作帝非是

率土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斷嵩開雲局。歷嶺抗風樹。禾麥種滿地。梨棗栽繞舍。兒童稍長成。

雀鼠得驅嚇。莊子鷓鴣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曰嚇。音嚇。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迓。閑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姪。

工數錢。○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當。如。我。死。也。齊。蕭。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公。反。之。爾。歟。駭。切。

合江亭

語本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今從閣杭蜀本篇內三處注文亦用蜀本○鄒君逸其名亭故相齊映所故曰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前刺史元澄自陽山量移江陵道衡山詩所以作此亭在衡州貢郭今之石鼓頭即其地也地形特異巒嵒起於二水之間旁有朱陵洞亦謂之朱陵仙府唐人題刻散滿巖上。

紅亭枕湘江。紅或作江方作洪○今按歐本作紅鮑蒸水會其左。蔡洲二水名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

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翦林遷神祠。買地費家貨。或作廣梁棟宏可愛。或作宏結構麗匪過。伊人去軒騰。茲

宇遂頽挫。老郎來何暮。高唱久乃和。樹蘭盈九畝。栽竹逾萬个。或作箇史記貫殖傳竹竿萬个古長綆汲

滄浪。幽蹊下坎坳。波濤夜俯聽。雲樹朝對臥。初如遺宦情。終乃最郡課。人生誠無幾。或作誠成非是事。往悲豈奈

或作蕭條絲歲時。契闊繼庸懦。詩死生契闊乃臥切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閱窮

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閑曠。勤苦勸慵惰。為余掃塵階。塵或作命樂醉衆座。窮秋感平分。新

月憐半破。願書巖上石。勿使泥塵流。泥塵或作塵泥。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因獻楊常侍諸本無兩字及因字。○此自陽山北遷過潭作。永貞元年秋也。湘西寺在潭州楊常侍憩也。時為潭

州刺史。湘西觀察使云。

長沙千里平。長沙即潭州也。勝地猶在險。況當江闊處。斗起勢匪漸。斗頓也。匪一作非。深林高玲瓏。青山上疏琰。上或作生。路

窮臺殿闢。佛事煥且儼。剖竹走泉源。開廊架崖廣。說文。廣因巖為。一作廡。是時秋之殘。之初。暑氣尙未斂。羣行忘

後先。朋息棄拘檢。朋或作困。客堂喜空涼。空或作風。華榻有清簟。澗蔬煮蒿芹。水果剝菱芡。音伊。余夙所慕。陪賞亦

云忝。幸逢車馬歸。獨宿門不掩。山樓黑無月。漁火燦星點。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颯。磨或作摩。古磨摩通。猶疑在波

濤。恍惕夢成覺。靜思屈原沈。楚詞。屈原遠憶賈誼。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公自御史貶陽山。至是椒蘭爭

妬忌。離騷。經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椒專佞以慢怡兮。櫝又絳灌共讒諂。議以誼任公。卿之

位絳灌乃毀誼曰。洛陽人年少初學。專欲挫權勢。紛亂諸事。於誰令悲生腸。坐使淚盈臉。翻飛乏羽翼。乏或

是天子以為長沙王太傅。顏師古注。絳灌欲挫權勢。紛亂諸事。於誰令悲生腸。坐使淚盈臉。翻飛乏羽翼。乏或

指摘困瑕玷。因或作非。珥貂藩維重。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冠金蟬。有貂。貂取其內勁。弄

二伯分陝之地。公羊曰。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禮賢道何優。奉己事苦儉。大廈棟方隆。

分陝亦見史記世家。珥貂分陝謂憑以常侍。鎮長沙也。○陝音閃。禮賢道何優。奉己事苦儉。大廈棟方隆。

巨川櫂行剡。行或作初。○易。大過。棟。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歎。歎本云。歎俗字當作憮。古書歎

留徂歲嗟荏苒。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頻染。選。羽冠。展轉嶺猿鳴。曙燈青睽睽。今按。曉光不青。作燈是也。

岳陽樓別竇司直竇司直名庠字胃卿韓皋鎮武昌辟庠幕府陟大理司直權領岳州公自陽山

十韻見 劉集

洞庭九州閒厥大誰與讓南匯羣崖水匯或作維北注何奔放瀟爲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

歸向炎風日搜攪幽怪多冗長選陸機曰故無取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音訪一巍峩拔嵩華騰蹕較

健壯蹕或作蹕蹕飛超吳推蕩轟湧不知唐人何以訛輻爲渴也今本多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之樂於洞庭之野蛟螭露筍簾

選或疑蛟螭筍簾上林賦語瑳與鞞音義一也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莊子黃帝張成池蛟螭露筍簾

鐘磬詳見元和聖德詩縞練吹組帳昭詩組帳揚春風鬼神非人世節奏頗跌踢上徒浪切陽施見詩

麗陰閉感悽愴感或作威朝過宜春口過或作迺宜極北缺堤障作地夜纜巴陵洲巴陵郡叢芮纜可傍星河

盡涵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甕盎明登岳陽樓輝煥朝日亮飛廉戢其威離騷後飛廉使奔

清晏息纖纘息或作自按海賦輕塵不泓澄湛凝綠物影巧相況江豚時出戲驚波忽蕩漾波或作沒時當冬

之孟公永貞元年隙窳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坐眺望滌濯神魂醒幽懷舒以暢主人孩童舊孩童一

握手乍忻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風俗通曰羞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曰無恙

開筵交履鳥史滯稽傳爛漫倒家釀劉歙曰見何次道飲令孟行無留停或作高柱送清唱中盤進橙栗

投擲傾脯齏歡窮悲心生婉孌不能忘詩婉兮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去聲屠龍破千金莊子朱泚泚學

陳千金之家三年技爲藝亦云亢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由或作日以前卷上疏豈其由之
成而無所用其巧此禍最無妄公卿探虛名擢拜職天仗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移府庭移或
只作日亦通此禍最無妄公卿探虛名擢拜職天仗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移府庭移或
諸將子虛賦逼側泌于嗟苦驚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史記屈原曰寧赴常嚴程追風
帆劈箭入高浪顛沈在須臾忠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剋己自懲創或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多
改前好趣有獲新尙誓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君知蠶織稚子已能餉東方朔曰歸遺細君說者云細
庵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孫芸銘石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

送文暢師北遊序意然公是詩自陽山回爲國子博士在文暢師序今詩亦多

昔在四門館後魏太和中立學子四門因以爲名晨有僧來謁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農
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仲原父曰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詩挑兮達兮在城
亦退之昔在四門館長有僧來謁退之類耳公賞其辯
也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輓軌語大車無輓小車無軌注輓者輓端橫木以縛
拘之戒轄思遠發薦紳秉筆徒聲譽耀前閥從求送行詩或屢造忍顛蹶今成十餘卷浩汗羅斧鉞先
生闕窮巷未得窺剗劔淮南子剗劔無跡人巧之妙剗劔居綺切劔
不息我剗而補我剗公詩意謂文暢既祝髮爲僧欲補其剗
則而反之初可得乎剗與鬣同並音渠京切一作膺音幾其剗
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督筆豁斷株槩何遜詩寧豁下崑崙寧音嗟氣上蒸也校本

赫注云開達貌西京賦李善無注而篇韻以為宮殿貌視氏音義作厚豁開達貌潘岳登
 虎牢賦陶谷豁以等鑿今亦未詳孰是且從方氏作鑿列子吾處也若疑棟拘達貌斷木也僧時不聽鑿子
 是黃帝之所聽鑿若飲水救渴獨旁取此方云公詩用今韻者未嘗逾韻此詩三十二韻不應
 也疏聽鑿疑惑貌若飲水救渴獨旁取此方云公詩用今韻者未嘗逾韻此詩三十二韻不應
 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謂兩木交陰山下曰楚徵租聚異物或作物詭製恒巾鞮製或作
 作恆恒幽窮共誰語共或思想甚含噦噦逆氣禮記不敢強昨來得京官元和元年六月自江照壁喜見
 驚也恒幽窮共誰語共或思想甚含噦噦逆氣禮記不敢強昨來得京官元和元年六月自江照壁喜見
 蝸中自足蝸蘇內翰開鑿賦試筆余謫居黃竹筒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驪駟登空籠意亦欣然蓋不
 聞此聲久矣退之照壁喜見蝸不虛語也又識南歸云况逢舊親識或作識相無不比鵝歷爾雅陸德明
 已脫問鵬之變行有見蝸之喜皆取諸此也○蝸音歇○况逢舊親識或作識相無不比鵝歷爾雅陸德明
 見人將來必資蟹乃飛故曰蟹蟹非愛蟹豈驢子北方有獸名曰蟹愛蟹非愛驢食得甘草必齧以遺之也夫禽
 獸猶知比假而相報也况士君子長安多門戶吊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重惠或作惠重山
 欲名利者乎○鵝古恬切蟹音厥○長安多門戶吊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重惠或作惠重山
 岳誰能為我當今聖政初即位也○恩澤完獵狨完或作寬禮記鳳以為畜故鳥不猶麟以胡為不自暇
 擄與此義同當今聖政初即位也○恩澤完獵狨完或作寬禮記鳳以為畜故鳥不猶麟以胡為不自暇
 飄戾逐鷗鷺鷗鷺似鷹尾上白善捕魚一名僕射領北門魏博節度使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
 謂劉濟度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姝○姝彼姝者子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筏音伐大
 幽州節度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姝○姝彼姝者子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筏音伐大
 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藜蕨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垆庇身指蓬茅逞志縱獵獾爾雅長喙曰獾短喙曰獾
 切獾許僧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掘

答張徹公為國子博士時作張徹公門下士又公之從子婿詳見
 醉贈張秘書注筆墨閒錄曰劉闡云答張徹一詩尤奇麗

辱贈不知報。我歌爾其聆。首敝始識面。北史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宋次言後分形。曹子建來自試表蘇
 共之也。借用道途綿萬里。日月垂十齡。謂自貞元十二年丙子至凌郊避兵亂。貞元十五年州亂。離岸連門停。
 以言離別。諸本庭閣本作停。而方從諸本。○按停猶居也。上對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漬墨竄舊史。磨丹注前
 亂字宜用停字。乃的後又有洞庭字。或未必重押也。○對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漬墨竄舊史。磨丹注前
 經義苑手秘寶。文堂耳驚靈。暄晨躡露鳥。暑夕眠風樞。結友子讓抗。晉陽秋曰陸抗羊祜為邊將推備札
 心服請師我。慙丁孫。丁子追公孫。丁御尹公。作曰子為師。我則遠矣。○初味猶噉蔗。晉史顧愷之
 漸入佳境。○噉遂通斯建。瓴屋高紀云。晉猶居高。作曰子為師。我則遠矣。○初味猶噉蔗。晉史顧愷之
 徒敢切與啖同。遂通斯建。瓴屋高紀云。晉猶居高。作曰子為師。我則遠矣。○初味猶噉蔗。晉史顧愷之
 光冷冷。乘枯摘野豔。沈細抽潛腥。遊寺去陟巘。詩陟則在巘。巘尋徑返穿汀。巫非是緣雲竹竦竦。失路
 麻冥冥。淫潦忽翻野。平蕪眇開溟。防泄暫夜塞。懼衝城晝局。五年唯岸連居與微相從之樂及去事戎
 轡。公先居睢水。久之建相逢宴軍伶。觥秋縱兀兀。獵旦馳駟駟。詩駟駟牡馬。○駟從賦始分手。謂徹赴朝
 轡封以為節度推官。相逢宴軍伶。觥秋縱兀兀。獵旦馳駟駟。詩駟駟牡馬。○駟從賦始分手。謂徹赴朝
 京忽同齡。同是年冬公以徐州從事朝于京師。又與微急時促暗棹。戀月留虛亭。畢事驅傳馬。謂十六年春
 歸彭城也。傳若今。楚詞乘船船余上沅。○船音零。急時促暗棹。戀月留虛亭。畢事驅傳馬。謂十六年春
 之驛。○傳除戀切。安居守臆。螢梅花灞水別。宮燭驪山醒。杜詩軍吏回宮燭。驪山在昭應。筆墨閒錄曰劉
 省選速投足。鄉賓尙摧翎。謂徹下第也。徹後登第。塵祛又一摻。詩摻摻別也。○摻今摻摻切。淚皆還雙
 而望之。自舉事驅傳馬。至此皆言十六年朝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徑。爾雅山絕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
 正舉及與微相別時事。○皆音漬。又在計切。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徑。爾雅山絕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
 星日駕此迴轄。金神所司刑。為金神。西岳其神少昊。泉紳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蘚澹琴跼。迷石磴瀉滄泉也。

鶴在原兄弟急難爾雅鶴鵠雁鴝也飛則鳴行則搖鶴鵠詩魚鼈欲脫背巖欲脫背言將化為龍也○
以況兄弟張敬弟復亦舉進士故云○鶴資昔切鶴郎丁切
賦音 虹光先照礪刃先或作精光莊子也豈獨出醜類方當動朝廷勤來得晤語勿憚宿寒廳

薦士孟東野真元十一年進士為深陽尉時鄭餘慶尹河南公作是詩以薦之鄭辟為水陸運從

復奏為參謀也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詁雅麗或作麗雅理或作埋○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

號選李陵與蘇武詩註東都漸瀾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建安謂魏之文人也典論云今之文人存

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公幹斯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鮑照謝朓也或

子也○場徒頃切一音暢又音陽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鮑照謝朓也或

謝通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筆墨間

士詩與途孟東野序盛言子昂李杜餘皆不在其列唐詩由子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

各臻闢奧或作隲舊本作奧今本以重韻有窮者孟郊而不名獨此詩曰有窮者孟郊蓋為之於王公大

人不名也受材實雄鷺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橫空或作縱橫安帖力排羣論語羣盪舟矣混公大

翳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少康所殺臨川云吟詩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

數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甫天秀捷疾逾響報捷或作健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寵媚寵見論孟軻

分邪正眸子看隙眊上眸子睇見孟子離婁杏然粹而清或作可以鎮浮躁酸寒溧陽尉溧陽縣名貞元十二年

年呂渭知貢舉郊年四十有六中進士第開四年調深陽尉○深音栗五十幾何毫十九孜孜營甘旨而朝慈以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

知者誰指注競嘲傲聖皇索遠逸髦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餘慶愛遇均覆燾問昔緣孟家事郊死於元

和九年時餘慶為與元尹章莊云東野在徐州幕卒使下廷評以墓况承歸與張謂郊嘗為師登二公迭

臨考之餘慶在與元美郊為參謀未至而卒莊既非也○覆方又切○况承歸與張謂郊嘗為師登二公迭

嗟悼青冥送吹噓強箭射魯縞前漢韓安國傳強弩胡為久無成使以歸期告公猶且云爾者蓋言東野

素為建封所知胡為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九日宴龍山風吹嘉帽落念將決焉去感物增戀嫻物也

久無成以歸期告也○文云固也○膠慮到切彼微水中苻尚煩左右筆之毛擇也○筆音買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部二年取

聖韻云姻戀惜也說太廟部地名○部音告幸當擇珉玉寧有棄珪瑁侯瑁天子圭也○瑁音買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部二年取

楚王曰寡人之心搖搖然如懸旌詩意取此○森首道上言愧無路日夜惟心禱鶴翎不天生變化在

啄菴○鳥伏卵謂之菴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漕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救死具入珍物又食醫掌八珍

之齊禮記內則八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脾珍瀝熬肝營也

梯神所勞時愷梯君子神所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微博士其從遊如喜如籍如微皆會于都下詩以是作

昔我在南時山時也數君長在念搖搖不可止諷詠日喞喞喞沈浮○喞音顯喞音驗如以膏濯衣每

漬垢逾染又如心中疾箴石非所砭常思得遊處至死無倦厭無或不地還物奇怪水鏡涵石劍水鏡一名

水鏡一名

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在荒花窮漫亂。幽獸工騰閃。礙目不忍窮。忽忽坐昏墊。書下民昏墊注。昏墊。謂○墊。離也。孟郊切。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卽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孟生孟郊野其年十一月從河南尹鄭餘慶侯氏來還。歎見已。歌眠德新詩。屋角月豔豔。眠或作枕。雜作承開。騁方奏爲水陸運從事。○索悉各切。慶侯氏來還。歎見已。歌眠德新詩。屋角月豔豔。眠或作枕。雜作承開。騁方出新字。當作雜作承開。聽新詩。不應此句便重。交驚舌手。○說文。舌。或作牙。皆誤。手。俗。互。續。紛。指。瑕。疵。拒捍阻城塹。城阻城或作以余經摧挫。固請發鈴槩。王充論衡。斷木爲槩。西京雜記。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切。居然妄推讓。見謂藝天饒。天或作是。比疎語徒妍。悚息不敢占。呼奴具盤殮。或作釘。餽魚菜。贍人生。但如此。朱紫安足僭。

古風

蜀本作二首。○觀詩意當在德宗之世。與烽火詩。意相表裏。蓋自安史亂後。方鎮相望於內。地勢如一邑之水。尙可遠。而天下湯湯。則無所可歸。好衣甘食。以苟一日安。則可見當時之不自聊如此。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日旣蹙矣。日或作日。乃尙可以生。勢非是。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去我。方作我去。奚一邑之水。可走而遠。天下湯湯。曷其而歸。湯音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或作爰皆非是。

一日

驀驥

唐本有贈歐陽詹字。或作驀驥吟。示歐陽詹。詹集有答韓元十八驀驥吟。○唐本云。贈歐陽詹。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貞元八年。與公同中進士第。公貞元十五年冬。以徐州從事。朝正于

京。詹時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奉公爲博士。此詩殆斯時所作歟。

切是唐儒方兩用之故少陵詩墨子語蓋皆傳寫之訛短褐又云短褐當風霜入還丹日月遲皆作長短之短而史記孟嘗君傳與戰國策墨子語蓋皆傳寫之訛短褐又云短褐當風霜入還丹日月遲皆作長短之短一作短中乃云短字豎音又淮南子亦云巫馬期纒衣短褐而高誘無說則亦未必皆傳寫之誤也字皆短短注中乃云短字豎音又淮南子亦云巫馬期纒衣短褐而高誘無說則亦未必皆傳寫之誤也字皆短

出門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尚幽獨與世實參差古人雖已死書上有其辭其或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出門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於此中息天命不吾欺命或誠

嗟哉董生行

董召南蘇州安豐人公嘗有途董生游河北序且曰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而此詩敘其孝且慈如此蘇翰林嘗作蘇州姚氏三瑞堂詩云君不見董召南隱居

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馳

淮水出桐柏禹貢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山東馳遙遙一作悠悠千里不能休澠水出其側陣臨澠水○澠音肥列名今在唐州界淮水所出不能千里絕絕句百里入淮流百上或無里字不能千里者以與董生居下其可以施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元下有字縣人董生召南或隱居行義於其中志行義以達其道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絕句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字非更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於非是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詩以三嗟哉易韻以羞叶居視古用韻也○今按香字自與居叶方於毛穎傳資字論之矣何獨於此而疑之邪羞羞韻雖可叶然且無理而可笑方之主此又其臨信三本之誤也或恐本是嗟字叶音子余反而誤作羞字耳然亦不如且

作奇字之見。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絕。惟有天翁知。方無有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成穩堂也。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傍徨躑躅久不去。躑躅直炙切。以翼來覆待狗歸。聲去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或作誰將將無與儔。或作誰與儔。○今按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詞也。此云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詞也。

烽火

周幽王爲烽燧。寇至則舉以招兵。諸侯患之。公感時而有取云。時吳少誠敗韓全義。兩都甚擾。擾公詩以此作。

登高望烽火。誰謂塞塵飛。王城富且樂。曷不事光輝。勿言日已暮。相見恐行稀。願君熟念此。秉燭夜中歸。我歌寧自感。乃獨淚霑衣。

汴州亂二首

汴州自大曆後多兵。劉元佐死。士寧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逐而代之。萬榮死。董真元十五年。二詩之。晉卒陸長源總留後。八日而軍亂。長源死。公是時已從晉。喪出汴。四日。實蓋譏德宗姑息之政云。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楚天官書。天狗狀如犬。奔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漢吳後。陸長源也。○留連屋累棟。燒成灰。累棟或作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與哀。

母從子走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後兒。謂長源。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肯或嗚呼奈汝母子何。

利劍

此詩次汴州亂後。不

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侶。徒或作儁無持用贈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劍如雪。不能刺
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晉雷煥得鄆城寶劍一與張華一自
佩華誅劍失所在煥死其子持過延

平津忽於腰間躍出
墮水化為兩龍而去

觀觀

真元十五年鄭滑大水公十六年自京師歸彭城詩云去歲東郡水而此詩亦
云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濤詩意皆相似大抵言當世士觀觀無能為國慮者

觀觀當世士。所愛在飢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音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洟
瀾。選歐陽堅石詩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潘安仁笙賦輟張女
彈音瓊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爲歡。秋陰欺白日。欺方作蔽○今按作蔽同
古語然作欺尤有味也泥潦不少乾。河堤決東郡也。滑州老弱隨驚濤。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風或作
以詰方作語○今按謂以
語不著作屬詰為深切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諍諍方作爭臣○今按爭
臣下更著官字語寢非是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
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韓昌黎集

卷三

古詩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老成公兄介之子貞元十三年來省公於汴州明年歸取其孥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州不果來公佐徐州未幾而罷又不果來十七年公有

此詩觀公祭老成文則知公眷眷之情與此詩一也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或作隅古音隅將侯切亦與流通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蔴于山。詩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蔴縉魚于淵。詩其釣維何。縉絲伊縉。淵或作泉。○今我徂京師。不遠其還。其或按以淵爲泉。避唐諱也。依例當作淵。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之水後。當是去徐即洛時作。故其後有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縉之句。蘇內翰嘗與客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公此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因次其韻。見坡集。

山石犖确行徑微。犖音呂角切。确音覺。黃昏到寺蝙蝠飛。說文。蝠。蝠。翼。崔豹古今注。鼻堂坐階。新雨足。非是。芭蕉葉大支子肥。支子。卽梔子。卽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所見。或作鋪牀拂席置羹飯。疎糲亦足飽我。

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忽忽，貞元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後，依張建封于徐，此詩當在徐州作。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生之爲方，作爲生之，非是。前漢王褒傳：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閑人。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託鴈以自喻也。

嗷嗷鳴鴈鳴且飛。上鳴字，或作鴻。詩曰：窮秋南去春北歸。管子：桓公曰：鴻鴈春去，寒就暖，識所依，非是。

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梁微。鴻鴈前輩多用稻梁事，蓋出戰國策：廣絕交論云：毛羽摧落，身不肥。毛羽或徘徊，反顧羣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闊朝雲多，應言朔雲矣。兼作朝雲語，亦差響。草長沙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違憂懷惠性，匪他作息，凌風一舉君謂何。

龍移，此詩謂南山湫也。湫，初在平地，一日風雷移居山上，其山下湫遂化爲土，長安人至今謂之乾湫。

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激，或作擊。雷奔電激，班固：清泉百丈，化爲土，魚鼈枯死，吁可悲。

雉帶箭，此詩公佐張僕射于蓋，從獵而作也。

原頭火燒靜兀兀。唐太宗出獵詩：平原無遺燎，○燒去聲。懣野雉畏鷹出復沒，沒而射者，鸞弓不肯輕發，正是形容持滿命中之巧，豪蓋不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衝差處，改作伏欲，神采然矣。

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列子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栝。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爾雅雉五色備曰翬。

條山蒼歐本注云中條山在黃河之曲今蒲中也。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汙汙去。浪波或作波混。松柏在山岡。山或作高。

贈鄭兵曹鄭或以為鄭通誠張建封節度武寧時通誠為副使公為其軍從事樽酒相從在其時鄭白樂天哀二良云祠部員外郎鄭通誠此云兵曹所未詳也。

鱒酒相逢十載前，君為壯夫我少年。鱒酒相逢十載後，我為壯夫君白首。軍從事十五年去汙即徐為材與世不相當。戢鱗委翅無復望。當今賢俊皆周行。君何為乎亦遑遑。亦或作獨。孟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

無過酒。

無過酒。

桃源圖陶淵明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前得一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其中土地平曠往來種作悉如外人自云避秦來此乃不知有漢

無論魏晉也。荆公桃源行東坡和桃源詩皆得之。王摩詰遇之劉夢得諸人以為神仙皆非是。詩中云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必與一禮部

耶賽和不復詳其名氏。矣。武陵即今之鼎州也。

神仙有無何渺茫。或作涉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

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於斯。恍惚往望架巖鑿谷

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贏顛劉蹶了不聞。蘇顛劉蹶謂秦漢之亡。地坼天分非所恤。地坼天分謂種桃處處惟開

花，川原近遠蒸紅霞。近遠或作遠近。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

蛇中斷喪前王。漢書高祖爲亭長。夜徑澤中。前有大蛇。乃拔劍斬之。蛇分爲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五馬謂琅琊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琅邪聽終辭絕。其悽然。自說經今六百。竟登大位。是化爲龍也。按晉元帝姓司馬氏。太興元年即位。都於金陵。聽終辭絕。其悽然。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罇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鷄啾啾鳴。楚詞。鷓鴣啾啾而悲鳴。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爲情。船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

東方半明

此詩與煌煌東方星與寄願同蓋指順宗即位不能親政而憲宗在東宮之時也時賈執誼叔文初相汲引此詩所以喻獨有太白配殘月也順宗已厭機政執誼叔文尙以私意更相猜忌此詩所以有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也及憲宗立而叔文執誼竄猶東方明而殘月太白滅此詩所以喻殘月暉暉太白睽

東方半明大星沒

太白長庚西方星故云配月又太白主大臣其號爲上公故公有取焉半或作未方於詩人成語而不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睽睽字當從目

獨元經明復睽天中

獨元經明復睽天中雞三號史記雞三號卒明社詩更五點

贈唐衢

唐史衢附公傳後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激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異代同其悲者不能已故世稱唐衢善哭樂天嘗有詩謂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此詩貞元末作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犂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甌函朝開

明光唐垂拱二年命鑄銅爲匾置之朝堂以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堯封於唐舜封於虞

貞女峽山在連州桂陽縣貞元十九年冬公自監察御史謫連州陽

江盤峽束春湍豪雷風戰鬪魚龍逃懸流轟轟射水府一瀉百里翻雲濤漂船擺石萬瓦裂咫尺性命輕

鴻毛鴻或作於

贈侯喜洛水在河南縣北易乾鑿度曰王者有盛德之應則洛水先溫故號溫洛公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興侯喜尉遲汾同流于洛有石刻在焉詩必是時作反復其意大抵謂沮洳不能得大魚與寄遠矣

吾黨侯生字叔迟或作起呼我持竿釣溫水

如車轍闊容駟蝦蟆跳過雀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我爲侯生不能已盤針擘粒投泥滓列子鱗何以芒

餌皆言其小也或作起晡時堅坐到黃昏到或手倦目勞方一起暫動還休未可期蝦行蛭渡似皆疑列子鱗何以芒

三段而成三物前漢夫豈從蝦或作鱗與蛭蟻音質蟻一作蟻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鬚或作鱗儀鱗魚進馨注香也莊外物篇亦作

一名始得紅顏衰續仙傳藍采和者常於市中歌曰紅顏人間事勢豈不見徒自辛苦終何爲便當提攜

妻與子南入箕穎無還時穎山名鄧校始或作已非是人聞事勢豈不見徒自辛苦終何爲便當提攜

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詩有汾沮洳洳漸濕也蘇東坡記僂耳上元放杖而笑過問何笑

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所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

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所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

得大魚也蓋公作此詩時年三十四去徐居洛方有求官來東洛之語而東坡則
晚歲僂耳發於憂患之餘覽者無以爲異○沮將之羽化然觀公詩曰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經李肇國

古意

史補言愈好奇登華山絕峯度不可反發狂慟哭縣令百計取之乃下而沈顏作登華山略曰
仲尼悲麟悲不在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
事賦然後歎不知此爾文公憤趙榮食矣悲者沈懸崖險不能止幾晦哉

太華峯頭玉井蓮

賦嘗讀何切痊音詮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登緣選琴賦丹崖嶮峻鮑溶集有陪公登華山詩
○病於切痊音詮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登緣選琴賦丹崖嶮峻鮑溶集有陪公登華山詩

蓋五月也登或作攀○今按公此詩本以古意名篇非登山紀事之詩也且太華之險千古屹立所謂
成五干仞者豈獨五月然後難攀緣哉若以句法言之則五月壁路之與青壁無路意象工拙又大不侔
亦不待識者而知其得失矣唐方氏泥於古本牽於旁證而不尋其文理乃去此而取彼其亦誤矣原
其所以蓋緣五月本是青字唐本誤分爲二而證者不曉因復削去無字遂成此繆今以諸本爲正安得
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司馬相如子虛賦楚有七澤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頃見秋月之三數遽天書之下降猶低回以
宿留此其證也詩怨而不亂有小雅之風

織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沙平或作一盃相屬君當歌漢灌夫傳夫迎田蚡
起舞屬蚡顏師古曰屬付也猶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漢古詩泣洞庭連天九疑高澗庭詳見
今之舞詠相勸也○屬之欲切切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漢古詩泣洞庭連天九疑高澗庭詳見
卷一卷復志賦二蛟龍出沒猩鼯號十生九死到官所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

薰腥臊。濕或作昨者州前槌大鼓。嗣皇繼聖登夔皇。貞元二十一年赦書一日行萬里。是年二月甲

大辟皆除死。荆公與謝本作除徒下文曰有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朝清班。朝清蓋言追還之人皆

使家所抑故。只量移江陵也。州家中名使家抑。使家謂湖坎軻祇得移荆蠻。祇或作只他詩皆

不堪。作卑卑。一未免捶楚塵埃間。老杜送高書記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按唐制參軍簿尉有過即

意。而失詞氣抑揚頓挫。正一篇轉換用力處也。方從諸本我下去歌字。而君下著豈。一年明月今宵多月

一作全。失詩意。使一篇首尾不相運掉。無復精神。又不著杭本之異。蓋考之亦非詳耶。一年明月今宵多月

月。一作。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或無廟字。○爾雅。衡山為南嶽。一名衡山。公前後兩譎南方。初自陽

詩自陽山還時。永貞元年秋作也。後自潮州移刺袁州。則元和十五年十月

五嶽祭秩皆三公。禮記。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方環鏡。嵩當中央。虎通曰。嵩山夾居

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牛腹。雖有絕頂。誰能窮。老杜望嶽詩云。會當小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

晦昧。無清風。清方作晴。○今按清風與羣陰伏。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詩神之聽之。正直是

感方作感。能。○今按。若從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衡山

喜。紫蓋。天柱。石廩。祝融。過太行。詩序云。子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登衡山之祥也。意皆本此。森然魄動下馬

喜。見石廩。堆祝融。過太行。詩序云。子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登衡山之祥也。意皆本此。森然魄動下馬

拜松柏一逕趁靈宮作桂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階偃僂薦脯酒餽於武切欲以菲薄明

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作內或睢盱偵伺能鞠躬列子老子而睢而盱仰視貌手持盃琰導我擲玳方

本作校云廣韻作琰謂古者以玉爲之也朝野余載作角角與校音義皆相近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

魏野有詠竹校子詩只作校字荆楚歲時記又作教○今按當從廣韻及衆本

荒幸不死衣食纒足甘長終扁鵲傳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揜

映雲腫臃選秋與賦月腫臃而含光從日者非○今按廣韻腫字祇有从日無从月者曠猿鳴鐘動不知

曙杲杲寒日生於東日出貌然前輩月詩多用之如梁孝綽月詩曠曠入牀擘之類也更當考猿鳴鐘動不知

岫嶼山尖神禹碑盛洪之荆州記曰南嶽周回數百里昔禹導水通潑刻石書名山之高字青石赤形摹

奇科斗拳身薤倒披書序云魯共王得孔子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科斗古篆也以其頭尾細類水蟲

今按岫嶼者衡山南麓別峯之名薤倒披者古有倒薤書見歐公集古錄目唐玄度十體書方得之矣然

警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鸞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

漣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猿悲孫或作啼

永貞行立貞元廿一年正月憲宗崩順宗即位病不能視朝王匡王叔文用事四月册皇太子八月

元臣故老謂杜佑高郵鄭琦瑜等嗣皇即位病不能視朝王匡王叔文用事四月册皇太子八月

方量移江陵而夢得出爲連州遷返荆蠻故作是詩觀終篇之意指劉禹錫坐叔文黨貶連州也此詩或

云自四門齋穆後
登下為別篇非是

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太皇謂順宗天子居喪曰諫陰三祀諫語憲問諫陰三年不言小人乘時偷國柄謂叔

文北軍百萬虎與貔書牧鶴如虎如天子自將非他師或作一朝奪印付私黨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

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以度支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叔文欲奪取宦官兵權懷懷朝士何能

以自周藉希朝老將使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私黨即泰也

為狐鳴鼻噪爭署置楚人譏餒也○梟擊堯切腸跳跟相嫵媚陽暎或作暎閔暎暎音梁嫵音武嫵

眉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會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選班固西都賦○齊音劑音

魯偃元臣故老不敢語高郢故老謂杜佑晝臥涕泣何汎瀾與章執誼計事執誼起迎諸相停筋以待有

頃報叔文索飯已與章同餐閣中矣杜佑高郢懼不敢董賢三公誰復惜帝重董賢傳袁帝元壽元年

其位遂以賢為三公馬衛將軍是時賢侯景九錫行可歎南史侯景傳景燔蕭棟詔自加九錫九錫一曰

年二十二為三公或作一非是

六日虎真七日斧鉞八曰弓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嗣皇卓犖信英主宗憲文如太宗武高

祖膺圖受禪登明堂其流幽州絳死羽絳與縣同禹父名楚詞絳嬖直以忘身書流四門肅穆賢俊登

于四門四門穆穆賢俊謂數君匪親豈其朋禹錫宗元劉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九月貶韓

封郎中韓擘池州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邵州屯田員外郎劉禹錫連州湖波連天日相騰蠻俗生梗瘴癘

刺史皆自郎官遷謫禹錫至荆南改武陵司馬此詩未改武陵前作也

蒸江氛嶺嶺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未曾怪鳥鳴喚令人憎或鳴蟲蟲羣飛夜撲燈雄虺毒螫墮股脫

雄虺九首史記草無毒螫螫蟲食中置藥肝心崩左右使令詐難憑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嘗同僚情可勝
行毒也○螫音釋字亦作螫
公嘗與夢得同爲御史嘗或作常非是○蔡寬夫詩話云子厚再錫於退之最厚善然退之貶陽山不能
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盧語言澤傳之落仇讐云云及其爲永貞行
憤疾至云數君匪親豈其朋又曰吾嘗同僚具書目見非妄徵嗟爾旣往宜爲懲
情可勝則亦見其坦夷尙義待朋友始終也

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署自陽山徒蒙江陵永貞元年十月過洞庭作也

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犬雞斷四聽嘶方从杭蜀便覆出方爲杭蜀所誤此比多矣糧絕誰與謀相去不容步險如礙山丘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由男女喧左右飢啼但啾啾非懷北歸與何用勝羈愁雲外有白日寒光自悠悠能令暫開霽過是吾無求

李花贈張十一署或作李有花○元和元年二月江陵作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惟見李風揉雨練雪羞比揉或作柔非是波濤翻空杳無埃翻空或作相翻非是君知此處花何似白花倒燭天夜明羣鷄驚鳴官吏起金烏海底初飛來隋孟康詠日詩金烏升曉氣朱輝散射青霞開恨賦豔青霞之奇意迷魂亂眼看不得迷魂亂眼或作迷亂入照耀萬樹繁如堆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豈省曾辭盃盃音辭或作盃自從流落憂感集欲去未到先思迴公時年三十九後日更老誰論哉力攜一罇獨就醉獨或作共非是不忍虛擲委黃埃委或作隨

杏花與前篇同時作

居鄴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曲江滿園不可到。唐劇譚錄曲江池本秦隱州開元中疏鑿遂為妙誰緣者。看此寧避雨與風。二年流竄出嶺外。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

恆泄。陽氣發亂無全功。無全開本作浮花浪蕊鎖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山榴躑躅少意思。本草注躑躅

尺。花似山石榴。或云一名山照耀黃紫徒為叢。鷓鴣鉤騎猿叫歇。嶺表記鷓鴣自呼云鉤騎李羣玉三四

石榴。○躑躅直突切。躑躅厨玉切。照耀黃紫徒為叢。鷓鴣鉤騎猿叫歇。嶺表記鷓鴣自呼云鉤騎李羣玉三四

深谷攢青楓。杳杳或豈如此樹一來翫。若在京國情何窮。今日胡為忽惆悵。惆悵或作留萬片飄泊隨西東。

明年更發應更好。更發一作花發道人莫忘鄰家翁。

感春四首元和元年春

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徧處處。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張衡四愁詩我所思兮在太

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春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照屋百鳥語。二盃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諸本

深云云。公句意蓋取此。春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照屋百鳥語。二盃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諸本

春今从抗蜀本云古樂府奈何許石關生口中銜碎不得語。

皇天平分成四時。宋玉九辯曰。皇春氣漫誕最可悲。氣或雜花粧林草蓋地。白日座上傾天維。西京賦。振

絳蜂喧鳥咽留不得。紅萼萬片從風吹。豈如秋霜雖慘冽。慘或作凜。以西京賦。摧落老物誰惜之。晉宣帝

皇后往省帝曰。老物可爲此徑須沽酒飲。自外天地棄不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屈原離

騷二十五。前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蓋離經。一九歌。十一不肯舖綴糟與醪。論父篤何不舖糟而

情又曰。老物不足惜。爲此徑須沽酒飲。自外天地棄不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屈原離

騷二十五。前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蓋離經。一九歌。十一不肯舖綴糟與醪。論父篤何不舖糟而

情又曰。老物不足惜。爲此徑須沽酒飲。自外天地棄不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屈原離

呂支惜哉此子巧言語不到聖處寧非癡先儒云公以原調介於莊周而傷其逸之調其感春詩幸逢堯舜
切四目條理品彙皆得宜平明出門暮歸舍酌酹馬上知爲誰酹酹注見二卷歸彭城詩開抗蜀本爲誰
誰作誰爲方從諸本云按公後詩有遇酒即
酌酹公知我爲誰卽此義也○今按方氏
此論最公使他處皆如此則無可議矣

朝騎一馬出。暝就一牀臥。詩書漸欲拋。節行久已惰。或作破冠欹感髮禿。語誤悲齒墮。孤負平生心。孤或

已矣知何奈。諸本皆同無可疑者。荆公本奈何。李本知作如。亦無大異。

我恨不如江頭人。我恨方從梳本作奈何。我恨方從梳本作奈何。我恨方從梳本作奈何。我恨方從梳本作奈何。○今按梳蜀
鱗。獨宿荒陂射鳧鴈。賣納租賦官不噴。歸來歡笑對妻子。衣食自給寧羞貧。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

勞精神。而以此爲是。又不可曉也。畫蛇著足無處用。昔人有遠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
者。及爲足而後成人。奪其酒而飲之。或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非蛇也。○著陟略切。兩鬢雪白趨埃塵。

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興趣誰相親。數盃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

青春。買或作置。東坡云。國史補。酒有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蓋江陵酒名也。裴綽作

寒食日出遊。張十一院長見示病中憶花九篇。寒食日出遊。夜歸因以投贈張十一。卽功曹翼。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歸。不忍千株雪相映。邇來又見桃與梨。交開紅白如
爭競。可憐物色阻攜手。空展霜縑吟九詠。紛紛落盡泥與塵。不共新粧比端正。桐華最晚今已繁。禮記月

之月桐 始華 君不強起時難更關山遠別固其理寸步難見始知命憶昔與君同貶官夜渡洞庭看斗柄豈料

生還得一處引袖拭淚悲且慶各言生死兩追隨生死或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畧南荒吏未幾也

經略使路怒路指鬼門幽且窺容州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門闕三

聖為判官蔡邕獨斷云謂陸下者羣臣不敢指斥囊空餽倒貧救之杜詩囊空恐蓋還留得一錢看又郭林

陛下聖天子故呼在陸下者卑達尊之義也囊空餽倒貧救之杜詩囊空恐蓋還留得一錢看又郭林

我今一食日還併有井日而食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強保天性斷鶴兩翅鳴何哀繁驥四足氣空橫

繫陟立切今朝寒食行野外綠楊市岸蒲生逆生或芽宋玉庭邊不見人杜詩曾聞宋玉宅每欲輕浪參差

魚動鏡自嗟孤賤足瑕疵特見放縱荷寬政飲酒寧嫌觴底深桑父在江總席上曰雖題詩尚倚筆鋒勁

窮舌端五車推筆鋒明宵故欲相就醉故或有月莫愁當火令非也洪慶善云此時春未夏初故云火令方云

武帝亦有寒食禁火令但東坡嘗為李公擇書此詩作燈火冷又不知其所誤何

憶昨行和張十一與前詩同張十一憶昨行

憶昨夾鍾之呂初吹灰月令仲春之月律中夾鍾二月之呂也續漢書以季上公禮罷元侯迴上洪作杜

淮南官封為上方公祀為貴神其土正曰后土在家則祀中鬻在野則祀故杜注用幣于社云以請於上

句內又自以元侯為對耶車載牲牢甕昇酒並召賓客延鄰枝梁陽枝乘漢

清以哀青天白日花草麗玉笋慶舉傾金壘彼金壘酌張君名聲座所屬朱六起舞先醉長松摧宿醒未

解舊店作劉伶五斗解醒左傳店作而伏舊店方作店○店失廉切此深室靜臥聞風雷自期殞命在春序
屈指數日憐嬰孩危辭苦語感我耳淚落不掬何濯濯集韻云濯濯流瀟瀟泣垂貌○濯七回切而念昔從君渡
湘水湘或作湖大帆夜劃窮高桅玉篇云帆船上檣竿○陽山鳥路出臨武公武連之陽山令或為郴之
拒地驅頻隕三館本作隕方博雅隕也亦有義○今按方義晴僻不可曉此但言當諷官時馳驛發
不能升高之病又似未踐蛇茹蠱不擇死忽有飛詔從天來任文未擗崖州熾任王任文王叔文崖州草
剪說文擗滅也史記西南夷贊雖得赦宥恆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三姦謂股王任王羽窟無底幽黃能
有擗劉字○任首不擗子踐切雖得赦宥恆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三姦謂股王任王羽窟無底幽黃能
化爲二物則兩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今君縱署天涯吏志邕管奏署爲判官也投檄北
去何難哉無妄之憂勿藥喜一善自足釀千災頭輕目朗肌骨健古劍新斲磨塵埃映銷禍散百福併從
此直至者與鮐詩閨宮俾爾耆而艾耆老也鮐魚名詩行葦黃耆台背鄭氏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
須穿裁或作裁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遷京涓涸可繼窮年推嵩山伊水洛水並隸瀕瀕而耕公家河南而
蓋山下也推字取禮記月令三推九推涓子魚切推他回切或作催

卷四

韓昌黎集 二 古詩

古詩

劉生詩或無詩字。貞元二十一年劉師命訪公于陽山。斷章似有送行之意。集中有因梨花為生作二詩。豈前此之作耶。

生名師命其姓劉。自少軒輊非常儔。詩我車既安如輕如軒又馬援傳居前不能令

走梁宋暨揚州。暨或作墮。作墮。遂凌大江極東阪。東陳東隅即謂越洪濤春天禹穴幽。禹穴在會稽。

逾橫嶺入炎州。或作洲。青鯨高磨波山浮。鯨或作鯨。是長字之誤。按青義。怪魅炫曜堆蛟虬。或作推非是。山豢謹譟

猩猩游。參或作獐。非是。蘇遭切神異經。西方深山人長尺餘。祖身捕蝦蟹以食。名曰山豢。國語。注作獐。公聯句亦有中矢類妖獠游。或作愁。此詩二游字。視占用韻。後人誤改也。毒氣

燂體黃膏流。問胡不歸良。有由美酒傾水飭肥牛。同。又側音。與爽。妖歌慢舞爛不收。倒心迴腸為青眸。

選管任少卿書。腸九迴。阮籍見佳客為青眼。千金邀顧不可酬。乃獨遇之盡網繆。繆。其彪切。管見舊齊地理志。西沒餉。或作龜

匹是。○警。昔鬚未生今白頭。五管歷徧無賢侯。唐永徵後以廣桂容邕安南皆隸廣府。謂之

家差。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持釣竿遠相投。我為羅列陳前修。前修字見離騷。謂芟蒿斬蓬利鋤耨。天星迴

環數纒周。文學穰穰困倉稠。史記五穀蕃。車輕御良馬力優。咄哉識路行勿休。往取將相酬恩讎。

鄭羣贈董豐豐嘗以待御史佐裴均。江陵公自陽山量移江陵。法曹與羣同僚。唐孔戣私記云。退之

此乃江南韓熙載。爾來吾家必命枕簟而說存中筆談亦云。世盡韓退之小面而美髯。着沙帽退之退之。肥而少髯。此詩有腰腹空大及慢膚多汗之語。二說信然。

蘄州笛竹天下知。蘄州在今淮南其鄭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畫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瑠璃。東坡寄羣與

憊此八尺黃冠 禮堅色淨又藏節盡眼凝滑無瑕或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

困暑溼如坐深甑遭蒸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楚辭天問平脅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

欲傾家資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掃地鋪未了光影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蟲避詩

營青蠅止于樊抱朴子曰蚤蚤攻君臥不獲安○蚤音早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卻願天日恆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張

衛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明贈子相好無時衰閣本無時作

豐陵行順宗陵也按長安志順宗豐陵在富平縣東北三十五里靈金山順宗以元和元年七月

必有不合於古者故云

羽衛煌煌一百里一或作三以長曉出都門葬天子順宗羣臣雜沓馳後先宮官穰穰來不已是時新秋

七月初金神按節炎氣除清風飄飄輕雨灑風伯清塵雨師偃蹇旂旛卷以舒逾梁下坂笳鼓咽方作沸

作咽乃響又見嶸嶸遂走玄宮閭嶸嶸山小而不安貌選注天子后妃所葬墓曰玄宮玄宮哭聲旬天百

悲切之意也嶸嶸遂走玄宮閭閭謂玄宮前之窰閭也閭或作處非是○嶸音絰嶸音巢哭聲旬天百

鳥噪音轟幽坎晝閑空靈輿皇帝孝心深且遠資送禮備無贏餘設官置衛鎖嬪妓唐制諸陵皆置宮殿

如平生杜甫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臣朝見星養或臣聞神道尙清淨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

言非職知何如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諸本大作翠崔翠字敦詩公同年進士也公元和元年在京師爲國子博

滿謂柿也。靈液屢進。頗黎盃謂食柿也。

秋灰初吹季月管。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葶燒之作灰質之管中。日出卯南

暉景短。月令季秋之月。以羅穀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穀律即候氣之管以銅爲之詳見漢律歷志。日出卯南

雲燒樹大實駢金鳥下啄頰虬卵。韻。魂翻眼倒忘處所作。暈。赤氣沖融無間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輪

照燭乾坤早。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二三道士席其間靈液屢進頗黎盃。亦作玻黎。賦曰歌

忽驚顏色變韶稚。韶或作勿非是韶或作。卻信靈仙非怪誕。桃源迷路竟茫茫。棗下悲歌徒纂纂。潘岳笙

棗下之。前年嶺隅鄉思發。年春在陽山。躑躅成山開不算。躑躅花名見杏花詩注。去歲羈帆湘水明。謂永

移自陽山。霜楓千里隨歸伴。猿呼颺嘯鷓鴣啼。笑非是惻耳酸腸難濯漣。側非是。思君攜手安能得。今者

相從敢辭懶。由來鈍駭寡參尋。駭或作駭非是。况是儒官飽閑散。惟君與我同懷抱。鋤去陵谷置平坦。年

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須知節候卽風寒。幸及亭午猶妍

暖。南山逼冬轉清瘦。刻畫圭角出崖竅。竅空也。莊子導。當憂復被冰雪埋。汲汲來窺誠遲緩。

贈崔立之評事。立之名斯立。博陵人。元和初爲大理評事。以言事黜官爲藍田丞。見公藍田丞廳

故公有類蒙怨引刺棄遺。豈有開官敢推引之語云。

崔侯文章苦捷敏。老杜不見敏。高浪駕天輪不盡。曾從關外來上都。內非是。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爲百賦

送區弘南歸區弘嘗從公於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又從之至京此詩有從我荆州來京畿之句弘將歸公以詩送之張籍孟郊亦皆有詩元和元年也區或作歐歸或作征區烏侯切

唐韻區治子之後漢王莽傳有中郎區博

穆昔南征軍不歸。盡沙猿鶴伏以飛。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為猿為鶴洵洵洞

庭莽翠微。或作江洵庭宿莽微楚詞波逢洵浦瀆沛兮又夕擊中洲之宿莽王九疑鑿天荒是非登

此耶鐵或作嶠九疑言鑿天洪濤言春天皆奇語也○嶠任樞切又勤成切野有象犀水貝璣分散百寶

人士稀七或作我遷于南日周圍貞元十九年冬弘來故云日周圍山來見者衆莫依倚爰有區子葵葵暉區子區

觀以彝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葑菲。詩采葑菲落以斧引以纏徽引以或作斤司洪慶善纏作墨方从

詩其句脈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退之乃變句脈以上三四如落以斧引以纏徽雖欲悔舌不可

有據也○今按此言纏徽謂木工所用之繩墨也然周易作徽纆乃為無索所以拘罪人者恐公所用別

音墨徽音嘒雖有不逮驅駢駢詩四牡駢或採于薄漁于磻服役不辱言不識從我荆州來京畿元和元

士弘與公俱至京師離其母妻絕因依嗟我道不能自肥道不或作子雖勤苦終何希王都親闕雙嶽

巍騰踴衆駿事鞍韞。佩服上色紫與緋。獨子之節可嗟唏。香衣切字與母附書至妻寄衣。開書拆衣淚痕

晞。開書拆衣或作開緇發雖不勅還情庶幾。朝暮盤羞惻庭闈。幽房無人感伊威。潘安仁哀永逝文撫

委委也注舊說風婦詩伊威在室陸德明云或傍加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時若發機。矣或作吳非是

出者後人增耳鄭氏箋云家無人惻然令人感傷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時若發機。矣或作吳非是

潛底沈海底氣昇暈。史記天官書凡海彩雉野伏朝扇暈。爾雅雉五彩皆備曰暈扇或作羽非是蓋宮屬

羽

可用爲朝廷之儀與上下處子窈窕王所見莊子縛約若處子苟有令德隱不腓詩百卉具况今天子鋪
二句爲一類也○輩音揮是蔽能者誅薦受祿漢書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此用其
德威輔非是蔽能者誅薦受祿漢書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此用其
章楚詞如脂如韋以潔楹業成志樹來頡頏詩頡頏好頡頏然○頡頏音長我當爲子言天扉
乎楚注脂韋菜弱貌也

三星行

三星謂箕斗牛也公自謂其生多嘗願如此詳詩意可見蘇內翰云吾生遭口

我生之辰○方從閣本之下有三字云謂斗牛與箕是也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中箕之二宿也牛不

見服箱詩曉彼牽牛不可以服箱言有牛之斗不挹酒漿詩維北有斗而無其實不可以挹酒漿言亦箕獨有神靈無

時停簸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又詩維南有箕不可以挹酒漿無善名已聞

無惡聲已謹諸本已並作以今從唐閣本云謹如諸將盡謹之謹此詩名聲相乘除積故有增減率退速

乘音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在天詩三星什伍東西陳星牽牛六星箕四星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

剝啄行

元行元年自江陵召入爲國子博士作也公被譏出爲陽山至是召還又有勝以埋其源各

剝啄行

有所激云爾歐陽文忠擬剝啄行寄趙少師云剝啄復啄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

剝啄行

金諾云云公遠譏避誘欲謝客以埋其源故深其壑堅其墻要爲不可干者而歐陽則歸老故

剝啄行

鄉欣然喜客之至是

剝啄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噴從者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諸本此下有我嗟子
唐抗蜀本刪云閣欲不出納以堙其源空堂幽幽有稊有莠○梧首戛堯音丸又九還切門以兩版葦
本衍蓋下語誤入

書於閒。宵宵深壑。

寶音

其壙甚完。容非是彼。寧可隱。此不可干。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

益或作實。口益或作益實。我爲子謀。有萬其全。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爲波瀾。

與方作以。云韓文與多作以。云未蕃。云以猶與也。○今按陸宣公奏議亦然。如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今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汝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

諸本此來可待焉。今從閣本。蜀本云。公祭。○按樂府亦作三首。詩蓋與寄也。當是婦人思夫之意。○長城窟行有青青河畔草。長歌行有青青園中葵。其大意與此相類。

青青水中蒲三首

諸本一作一首。今從閣本。○長城窟行有青青河畔草。長歌行有青青園中葵。其大意與此相類。

此相類。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孟東野失子

井序。○東野爲鄆。餘慶留府。資佐在元和二年。此詩當是時作也。據郊集有哀幼子及杏塲詩。其詞甚悲。石君美有子年少而失。咎直嘗書此。詩遺之云。時以

觀覽。可用亂思而紆哀。究觀物理。其實如此。大蓋因果耳。退之救世弊。故併因果不言。然此段文意。乃是涅槃經中佛語。退之嘗言。不能無所不識。未有能爲大儒者。其非信矣。乎。魯直所云。如。

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幾老念無後。以悲。其友人昌黎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失子將何尤。吾將上尤天。女實主下人。與奪一何偏。何或作以。莊子奪。彼於女何有。乃令蕃且延。蕃或作繁。此

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上呼無時聞。滴地淚到泉。地祇爲之悲。瑟縮久不安。乃呼大靈龜。騎雲款天門。問
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吾懸日與月。吾繫星與辰。日月相噬齧。星辰踏而顛。吾
不女之罪。知非女由因。因或作緣。此詩如因與緣今本皆以韻不叶。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有子與無
子禍福未可原。魚子滿母腹。或作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抱而成。己子詩所謂蝦蟇有子。果蠶負之者。
也。舉族長孤鰥。或作鴟梟啄母腦。母死子始翻。或作蕃爾雅釋鳥云。鴟梟說文云。不孝鳥也。蝮蛇生子時。
玉簫螭螭手。則斷楚詞。蝮蛇秦蕞。蝮音覆。一作虺。坼裂腸與肝。好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鴟梟蝮蛇然。有子且勿喜。
無子固勿歎。音上聖不待教。賢聞語而遷。下愚聞語惑。雖教無由悛。大靈頓頭受。卽日以命還。地祇謂大
靈。女往告其人。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崔豹古今注曰。龜一名玄衣。晉郵邵氏問見錄云。史記江使神
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見史記龜策傳。闕然入其戶。闕兒三稱天之言。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忻。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陸渾之戎於伊川。漢立爲陸渾縣。唐隸河南府。公詩云。時當大冬澤。乾源其分司。東都冬所

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漢立爲陸渾縣。唐隸河南府。公詩云。時當大冬澤。乾源其分司。東都冬所
作歟。次前詩當在元和三年矣。此詩一本作次韻。非是。劉真父云。唐人寶和詩有次韻依其次
用韻有依韻同在一韻中。然持正詩不傳於世矣。

皇甫補官古賁渾。賁或作陸。今从統蜀本。時當玄冬澤。乾源玄或山狂谷很相吐吞。風怒不休何軒軒。擲
磨出火以自燔。音擲。有聲夜中驚莫原。天跳地踔顛乾坤。後漢踔字宙而赫赫上照窮崖垠。音截。然高周

燒四垣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弛隳不復敵楚詞暇將出今東方復虎熊麋豬逮猴猿水龍鼉龜魚與龜

鴉鷓鴣鷹雉鵠鵝鵝雉或燾魚煨燻執飛奔此體燻湯中燻肉也儀禮惟燻者有腐庖舍毛炙物詩毛鷓

一作熟○燻徐靡切物灰中令熟也方作燻非是刀執祝融告休酌卑尊祝融為高辛火正火行於冬猶祝融

告休而錯陳齊玫瑰華園火齊玫瑰也或作收非謂芙蓉披猖塞鮮繁千鐘萬鼓咽耳喧攢雜嗽噴沸簾塤

歸也○廣韻或作嘖非是○嗽即由切或胡伯切下言火之盛如形幢絳旂紫纛旆牛尾為旆左為旆右為纛

此滌或作嘖非是○嗽即由切或胡伯切下言火之盛如形幢絳旂紫纛旆牛尾為旆左為旆右為纛

廣韻或作嘖非是○嗽即由切或胡伯切下言火之盛如形幢絳旂紫纛旆牛尾為旆左為旆右為纛

廣韻或作嘖非是○嗽即由切或胡伯切下言火之盛如形幢絳旂紫纛旆牛尾為旆左為旆右為纛

廣韻或作嘖非是○嗽即由切或胡伯切下言火之盛如形幢絳旂紫纛旆牛尾為旆左為旆右為纛

廣韻或作嘖非是○嗽即由切或胡伯切下言火之盛如形幢絳旂紫纛旆牛尾為旆左為旆右為纛

廣韻或作嘖非是○嗽即由切或胡伯切下言火之盛如形幢絳旂紫纛旆牛尾為旆左為旆右為纛

廣韻或作嘖非是○嗽即由切或胡伯切下言火之盛如形幢絳旂紫纛旆牛尾為旆左為旆右為纛

廣韻或作嘖非是○嗽即由切或胡伯切下言火之盛如形幢絳旂紫纛旆牛尾為旆左為旆右為纛

廣韻或作嘖非是○嗽即由切或胡伯切下言火之盛如形幢絳旂紫纛旆牛尾為旆左為旆右為纛

廣韻或作嘖非是○嗽即由切或胡伯切下言火之盛如形幢絳旂紫纛旆牛尾為旆左為旆右為纛

廣韻或作嘖非是○嗽即由切或胡伯切下言火之盛如形幢絳旂紫纛旆牛尾為旆左為旆右為纛

廣韻或作嘖非是○嗽即由切或胡伯切下言火之盛如形幢絳旂紫纛旆牛尾為旆左為旆右為纛

廣韻或作嘖非是○嗽即由切或胡伯切下言火之盛如形幢絳旂紫纛旆牛尾為旆左為旆右為纛

是也。此詩當是贈與交朋，望其報章也。選雜體詩承榮重兼金。

新竹此詩同下晚菊
意皆在陽山作

筍添南塔竹，日日成清閼。縹節已儲霜，儲或作除黃苞猶揜翠。出欄抽五六，當戶羅三四。高標陵秋嚴，貞色奪春媚。稀生巧補林，併出疑爭地。疑爭或作全遮縱橫乍依行，胡郎切爛漫忽無次。風枝未飄吹，露粉先涵淚。露或作霧人可攜甌，清景空澄視。澄，低仰瞻，○澄。選，低仰瞻，○澄。選，低仰瞻，○澄。

晚菊

少年飲酒時，踴躍見菊花。今來不復飲，每見恒咨嗟。佇立摘滿手，行行把歸家。此時無與語，棄置奈悲何。
奈悲或作悲奈。

落齒

公嘗與老成書云：吾年未四十，齒牙動搖。貞元十八年與崔羣書云：近者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今此詩又云：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其在貞元十九年作歟。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存皆動搖，存或作在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恥。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每一將落時，慄慄恆在己。又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捨我落，意與崩山比。與或作欲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次第知落矣。儻常歲落一，或作一落自足支兩紀。如其落併空，與漸亦同指。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云，木鴈各有喜。莊子曰：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鳴死。語訛默固好，囁廢輒還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莊子

而誇子○詠
丑亞切誇也。

吳楊兵部凝陸欽州參○部或作曹○凝字懋功為兵部郎中參字公佐自祠部員外郎出知欽

州凝守兵部郎中而云兵曹者隋嘗改兵部為兵曹禮部為儀曹柳子

厚作凝墓碣云貞元十九年正月卒李習之陸欽州述言云貞元十八年四月卒參先凝一年

而卒公乃同時哭之蓋參佐董晉時公嘗以書薦侯喜等及出刺欽亦有亭送又嘗有行難一年

為參設也凝則與公參佐董晉因州嘗知哭之者

去年參死今年凝又死此公所以凝而併哭之

人皆期七十皆或纔半豈蹉跎則年三十有六矣豈非七十之半年癸未併出知己淚併或自然白髮多晨

與為誰慟語除夫人之還坐久滂沱論文與晤語與容草已矣可如何或作復

苦寒公此詩意蓋有所謂猶訟風伯之吹雪而雨不得作也謂隆寒奪春序而肆其寒猶權臣之

哀無辜則望人主進賢退不肖使恩澤下流施及草木其愛君憂民之意具見於此按草渠牟

傳自陸贄免德宗不復委機于下宰相充位而行文書而已所倚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

章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侷人主此詩所以諷也時賈

盼齊抗之徒當國公為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春作

四時各平分楚詞皇天平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顯頑固不廉太昊弛維綱維非是畏避但守謙遂

令黃泉下萌牙天勾尖草木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凶騰攪宇宙攪或鋸刃甚割砭悲廉日月雖云尊不能

活鳥蟾五經通義日中有三義和送日出山海經云東南海之外據鉞刃甚割砭悲廉日月雖云尊不能

規音馬規礙廉切炎帝持祝融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昭二呵嘘不相炎而我當此時恩光

何由沾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鎌帶索音廉氣寒鼻莫鯁餌不鯁驕君之血凍指不拈濁醪沸入喉魏

都賦濁口角如銜筍筍馬口中鐵前漢將持七箸食觸指如排籤侵鐘不覺暖熾炭屢已添或以探湯無

所益湯語見不善如探何况續與縑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潛熒惑喪躓次六龍冰說髻晉傳玄詩願得並

如占切髻芒碭大包內錫非是生類恐盡殲啾啾窗間雀不知已微纖舉頭仰天鳴所願晷刻淹不如彈

射死却得親魚鱗鸞皇苟不存爾固不在占其餘蠢動儻俱死誰恩嫌恩或伊我稱最靈不能女覆苦女

諸本皆作安從今从唐本及蔡謝校本云韓文古本汝皆作女梳本尚作女今悲哀激憤歎五藏難安恬

難或作中宵倚牆立淫淚何漸漸楚詞涕漸漸其若天王哀無辜王或作子惠我下顧瞻裴旆去耳續禮

曰旒垂目續塞耳裴旆去續謂和進梅鹽書高宗命傅說曰若作和羹附為賢能日登御黜彼傲與儉

艾與兼日專行鑠鑠風條坐檐檐相如曰舉帷纏之禮荷子是禮禮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厭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元和四年仍側注二名汀字靈夫為虞部員外郎徵字蔚

章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赤藤為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臺郎尚書夜郎也前漢西南夷傳夜郎滇王掃宮避使者避或作迎或

宮則當為避今按上言掃跪進再拜語嗚咿林內悲也嗚說文咽也咿字繩橋柱過免傾墮也竹索為橋

水西南夷尋之以渡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透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

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羲和日暝到西極睡所遺。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歸來捧贈同舍子。
浮光照手欲把疑。諸本多誤。今按本方說手義。固為有據。然諸本有手弓列子。有手劍史記。有手旗義。同此。故欲把而疑之也。今云照把。則一字而為工乎大抵方意。疑主奇。蓋故其詩。衝口而出。空堂晝眠倚。自然奇偉。豈必崎嶇。信仄假此。則一而後為。又欲手之。復疑。此。出。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
禁閹密。閹或作閹。南宮指虛。禁閹指錢也。白樂天詩。遠列作客。亦非是。唱和有類。吹填簾。仲氏吹簾。妍。
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公時分司東都。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酬下或無三十韻字。而有之字。崔攝伊陽乃洛元。和元年。公自江陵入為國子博士。日也。又云。府公奮同袍。拔擢宰山澗。乃留守。鄭餘慶。擢崔攝。伊陽令也。又云。三年國子師。况住洛。之。涯。則。以。國。子。博。士。分。司。也。又。云。冬。裘。竟。未。振。歲。窮。寒。氣。驕。則。是。元。和。三。年。冬。作。也。

崔君初來時。相識頗未慣。但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賃屋得連牆。得或往來忻莫間。我時亦新居。觸事苦難辦。蔬飧要同喫。諸本殽多作餐。方從蜀本云。此詩用蔬飧朝餐。字多相亂。他詩亦然。說文。殽。謂哺時食。古餐。殽。一字也。又曰。殽。古食字。而皆以干安切。讀之。則非詩。不素殽。今鄭破襖。請來綻。古樂府。新衣誰當。玄讀如魚殽之殽。昔孫當以此為正。○今按。殽。或當作餐。說見平淮西碑。破襖。請來綻。補故衣。誰當綻。○竟切。謂言安堵後。貸借更何患。不知孤遺多。舉族仰薄宦。有時未朝餐。得米日已晏。隔牆聞誰呼。衆口極。鵝鴈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贗。鼎蓄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嬌兒好眉眼。袴脚凍兩胛。爾雅。

肝癆為微注肝脾
歷也○肝髮下切捧書隨諸兄累累兩角巾桑史或作角向或作角兩○累力追切非古患切冬惟茹寒齋

秋始識瓜瓣問之不言飢飲若厭芻豢孟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才名三十年久合居給諫白頭趨走裏閉口

絕謗訕府公舊同袍豈無衣兮與子同袍拔擢宰山潤寄詩雜談俳有類說鵬鷃鵬鷃字用莊子見逍遙遊篇上言

酒味酸冬衣竟未撥左氏射甲胄下言人吏稀惟足彪與麤爾雅虎糝毛謂之麤注竊又言致猪鹿此

語乃善幻善方作是○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顏注云蓋用此語與方同本說惑三年國子師腸肚

習藜莧實非是况住洛之涯鮪鱠可置汕嘉魚九說之魚鮪鮪言大魚也爾雅集謂之汕鮪謂之單詩南有

掠器也○鮪音房才肯效屠門嚼桓譚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大笑雖不得肉味美且快意久嫌

弋者纂纂或作纂非是算見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古本及後漢謀拙日焦拳活計似鋤刻謂削平

之也運海賦鐘臨屋之阜此詩男寒遊詩書妻瘦剩腰襟鑑賦藉斜假濼衣系也周庚信為官不專職厥

用今韻劃屬上聲疑當以鍾為正行當自劾去漁釣老叟亂爾雅葭葦也○葭五患切葭窮寒氣驕

罪在欺謾或作慢字見貫禹傳行當自劾去漁釣老叟亂爾雅葭葦也○葭五患切葭窮寒氣驕

冰雪滑磴棧前漢良因說漢王燒音問難屢通何由覲清盼或作盼李太白詩君于枉清盼詩美目盼兮

盼盼通作盼今四字多不分當以蜀本為正○今按盼匹竟切目黑白分也盼莫見切從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侯繼時從王教六月繼與公分司舉都而繼參元八年進士元四年又同官學官

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君願始生鬚我齒清如冰爾時心氣壯百事謂己能用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一

別詎幾何詎或作遜或作距字林曰詎未知忽如隔晨與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惜相逢風塵中相視迭
嗟矜幸同學省官議公元和四年後三月公祭學助教侯巖末路再得朋東司絕教授遊宴以為恆胡登秋
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雪逕抵樵叟抵或作詆或作講皆風廊折談僧陸渾桃花開陸渾河南屬縣詳
有湯沸如蒸三月崧少步崧一作嵩戴延之西征記嵩山東為大室西為少室相躑躅紅千層躑躅古名
分散羊躑躅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洲沙厭晚坐洲沙或嶺壁窮晨昇朝沈冥不計日揚子蜀為樂
不可勝遷滿一已異非是乖離坐難憑而繼亦參謀河中乖離坐難恐矣行行事結束人馬何躑躅詩
也水其馬躑躅馬逝感激生膽勇從軍豈嘗會洗沈司徒公節度使王壽檢校司徒為河中尹河中晉粹慈
關節度使司徒公王壽也四年天子爪與肱爪一提師十萬餘四海欽風稜河北兵未進王承宗而吐突
承聖督師留事蔡州帥新薨是年十一月己巳吳少島不請掃除活彼黎與烝鄙夫誠怯弱受恩愧徒弘
不進作始者非蔡州帥新薨是年十一月己巳吳少島不請掃除活彼黎與烝鄙夫誠怯弱受恩愧徒弘
猶思脫儒冠棄死取先登又欲面言事上書求詔徵左氏侵侵官固非是官冒也妄作譴可懲惟當待責免耕斷
歸溝塍班固西都賦溝塍刻鏤斷今君得所附或作行得勢若脫鞵鷹選鮑明遠詩昔如檄筆無與讓幕
謀職其膺職非是收績開史牒翰飛逐溟鵬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鯢化男兒貴立事流景不可乘歲老
陰疹莊子陰陽之氣有疹注陰陽二雲頽雪翻崩別袖拂洛水征車轉峻陵儋三十年左氏峻有勤勤
酒不進勉勉恨已仍送君出門歸愁腸若牽繩默坐念語笑癡如遇寒蠅策馬誰可適晤言誰為應詩可

感春五首元和五年春

辛夷高花最先開辛夷高數丈。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

樹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高花或作花高。以未華。辛夷花。青天露坐始此迴。已呼孺人。夏鳴瑟禮

房忽全開。言之則此為高處之花。先開矣。何遜詩有巖樹落高花。青天露坐始此迴。已呼孺人。夏鳴瑟禮

鳴球。夏鼓也。○夏音夏。擊更遣稚子傳清盃。稚子杜詩。傳盃莫放盃。選壯軍與不為用。坐狂朝論無由陪。

憲宗即位五年。平夏平蜀。軍江東。赫然中。如今到死得閑處。還有詩賦康歌哉。書事康歌曰。

洛陽東風幾時來。川波岸柳春全迴。宮門一鎖不復啓。唐都長安。以洛陽為東都。故事康歌曰。

馬上橋朝日出。樓闕赤白正崔嵬。孤吟屢闕莫與和。寸恨至短誰能裁。

春田可耕時已催。王師北討何當迴。元和四年討成德。裴度使王承宗。放車載草農事濟。軍非是戰馬苦飢誰念哉。蔡州

納節舊將死。是年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起居諫議聯翩來。裴度以河南府功曹召為起居舍人。孟朝廷未省有遺策。

肯不垂意餅與蠹。

前隨杜尹拜表迴。杜尹謂杜兼也。笑言溢口何歡哈。楚詞。衆共所哈。哈。孔丞別我適臨汝。孔丞謂

埃。峭峻或音容不接祇隔夜。凶詎詎可相尋來。元和四年杜兼為河南尹。十一月無疾暴卒。孔載以衛尉

凶詎相尋謂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

辛夷花房忽全開。將衰正盛須頻來。須頻或作清晨輝輝燭霞日。薄暮耿耿和煙埃。朝明夕暗已足歎。况

乃滿地成摧頽。迎繁送謝別有意。誰肯留念少環迴。此篇言辛夷花之盛如此。元微之有問韓員外辛夷君莫惜。縱君不折。風亦吹豈此耶。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塗中見寄或無塗字。幾十六度也。舊云裴論非度。

相公罷論道。相公鄭餘慶也。元和元年罷相。遂令河南治。今古無儔倫。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輪。府西三百里。候館同魚鱗。和初度密疏論權倖。忤旨出為河南府功曹。所以候賓客之館也。相公謂御史勞子去自巡。是時山水秋。光景何鮮新。哀鴻鳴清耳。宿霧塞高旻。秋曰昊天。幾遺我。行旅詩。軒軒有風神。譬如黃金盤。照耀荆璞真。我來亦已幸。事賢友其仁。論語事其大。其土之仁者事賢。謂餘慶友仁謂度。持竿洛水側。孤坐屢窮辰。多才自勞苦。方作苦勞云。苦勞語見呂強傳。○今按語勢當人語。無用祗因循。辭免期匪遠。行行及山春。

燕河南府秀才南尹公得生字。○據詩云。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房公者房式也。時為河南尹。公時為河南令。故曰。忝縣尹。權德輿時為宰相。故曰。作。邦楨云。

吾皇紹祖烈。吾皇憲宗也。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國。歲貢曲英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武為河南尹。功

曹上言公。或作上。其言。是月當登名。日。非是。乃選二十縣。試官得鴻生也。頌儒羣儒負己材。相賀簡擇精。怒起箴

羽翮。引吭吐鏗轟。選引圓吭之纖婉。禮記鐘聲鏗鏘。鳴聲也。此都自周公。周成洛文章。繼名聲。章一

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為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與爭。

還家勅妻兒。具此煎魚烹柿紅。蒲萄紫肴果相扶。繁或作芳茶出蜀門。諸本茶多作茶。方从潮韻本云。爾雅曰。檟苦茶。音徒。郭璞注。木小似。檟子。早取者爲茶。晚取者爲茗。唐韻。茶宅加反。俗作茶。大抵茶與茶。古音相近。如今言檟與塗亦通用也。
○今建人謂口爲苦。走爲祖。好酒濃且清。何能充歡燕。庶以露厥誠。昨聞詔書下。或作權公作邦楨。杜春陵亦此類。方言多如此云。
○實國楨。文人得其職。文一作丈。文道當大行。陰風攪短日。冷雨澁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國遲子榮。直利切。漢書。側席運士。注。待也。

送李勣細字習之。隴西人。貞元十六年。娶公兄舍之女。元和三年四月乙亥。戶部侍郎。楊於陵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表勣佐其府。四年正月己酉。勣自東都旌善坊以妻子上船於

漕乙未去。東都公與石洪假舟送之。丁酉同登嵩山。題姓名紀別。故有此詩。

廣州萬里途。山重江逶迤。上於危切。行行何時到。誰能定歸期。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恆時。雖云有追送。或
迎送詩。有客薄言足。跡絕自茲。人生一世間。不自張與施。譬如浮江木。縱橫豈自知。寧懷別時苦。勿作別後思。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或注得起字。○石洪也。元和五年。烏重裔爲河陽節度使。辟置幕府。公嘗有序。送詩亦是時作。

長把種樹書。種樹書見史記。秦始皇紀。人云避世士。論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哉。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

雲入或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邢州鉅鹿郡。常山險猶恃。常山鎮州。今爲真定府。元和四年。節度使王承宗作雷開。或

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送湖南李正字歸

或作送李正字歸湖南或作李判官。○李礎其父仁鈞時爲親王府長史礎自湖南從事請告來省公嘗有序送焉元和五年分司東都作

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隨鴻鴈少。江共蒹葭遠。歷歷余所經。公貞元十九年出爲陽山已而從緣江悠悠子當返。孤游懷耿介。旅宿夢婉婉。上音宛下音免媚也風土稍殊音。魚蝦日異飯。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偃。

卷五

古詩

辛卯年雪

公時爲河南令作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卽白樂天詩所謂元和歲在卯六崩騰相排撈。子元切又子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旛旂。白帝盛羽衛。鑿豸振裳衣。豸或作龍。選緣苦豸豸平。先啓塗。楚詞曰白蜺嬰非胡。爲此堂。蜺與霓同。從以萬玉妃。○從去聲。翁翁陵厚載。諱諱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詩傳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寸誠微。

醉留東野

元和六年公爲河南令作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東野前一年陸轉運從。依字當作躡踵。盧全詩。盧子躡踵也。賢愚總莫驚。韓子稍姦黠。自慙青蒿倚長松。專故云。

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駝蛩。孔叢子曰：北方有獸名曰駝蛩，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也。爲其況士君子之欲名利者乎？駝音巨，蛩音東。野不迴頭，有如寸筵、撞鉅鐘。筵，筵字見二。吾願身爲雲，東野變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離別或

李花二首

諸本一作李花。李花贈張十一，自當春天地爭奢華，以下分焉。意義甚明，編者誤合之。公元和相映是也。至是元和六年爲縣河南，而作此詩。自夜領張徹投盧全而下，其所以狀李花之妙者，至矣。蘇內翰梅詩舉此云：繡裙練曉，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積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一奇也。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含嗟。問之不肯道，所以成蹊使桃李不言，下自杜哀王孫姓名，獨繞百巾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芽。或作芽，漢傳如朱草萌芽，奈何趁酒之不肯道姓名，獨繞百巾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芽。無由反旆羲和車，東風來吹不解顏。不省錄，不見玉枝攢霜葩。枝或作杖。泫然爲汝下雨淚。禮記：夫子泣然流。無由反旆羲和車，東風來吹不解顏。蒼茫夜氣生相遮，冰盤夏薦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慚其花。斥去，或作片雲，或作雲去，或作斥逐，張衡思。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挐。女加切，或作挐。董彥遠云：挐，从如，今人从挐。唐韻：以挐爲或體，非也。从如，持也。古書作挐。蓋通用。誰將平地萬堆雪，將方堆。剪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全，公寄盧全詩云：偶逢明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綺裙練曉無等差。靜濯明粧有所奉，願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招揚之罟一之首之罟元和十一年進士闈本之作之罟或作彘之罟也○公爲

柏生兩石閒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廐中時之罟猶未第故公以詩

工畫者遂作爲柏石圖陳季常家藏之蘇內翰爲之銘云柏生兩石閒天命本如此又有柏馬子俯仰人但

愛平地美又云君看此槎牙豈有可移理原公詩意蓋以喻之罟遊從問學以成其才故其下有獨學陋

不遠復之語非謂以利遷也若既槎牙而後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丈日以至於百日以

移則所謂時過然後學矣覺者無以爲異○罷振迅於鞍轡迅或作頓振迅字見之罟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使讀書日

或以作已馬悲罷還樂音疲振迅於鞍轡七月詩傳鮑昭鱗賦之罟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使讀書日

有求歸聲我令之罟歸失得柏與馬失得方作失待或作實待或作實失○今按三本皆無理唯嘉祐杭

見云爾之罟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罟歸入門思而悲之罟別我去能不思我爲灑掃縣中居引水經

竹閒翻譁所不及何異山中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魚史記孟嘗君傳馮驩避之幸先王遺文章綴緝

實在余禮稱獨學陋禮記獨學而無友易貴不遠復無祗悔作詩招之罟晨夕抱飢渴

寄盧仝元和六年春公爲河南令作全閉門不出時洛陽有留守鄭餘慶有尹李素仝皆不

玉川先生洛城裏全居洛陽尹一號玉川子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

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結髮謂少年時緇李廣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令鄰僧乞米

送令或作今非是僕忝縣尹能不恥尹一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

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謂洛水之南北也在洛陽城中水北石洪水南

溫造元和五年烏重嗣爲河陽三城節度使辟

石洪溫造鞍馬僕從塞閭里從或少室山人索價高去聲兩以諫官徵不起李渤字潛之刻志於學與仲
山元和元年以左拾遺召不至四年善公言始出東都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
又不赴公爲河南令逾渤書譬說渤善公言始出東都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
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春秋三傳東高閣行三傳作五或作左○今按劫夾春秋世已無傳而當世見
之重語人曰此獨抱遺經究終始把非是往年弄筆嘲同異全與馬異結交同異全不同異是謂全不往兮異
至怪辭驚衆謗不已怪一作謗近來自說尋坦塗猶上虛空跨綠駟虛空或作青雲綠駟今本二字皆从
郭璞注穆傳魏時鮮卑獻黃耳馬是去歲生兒名添丁全有添意令與國充耘籽詩或耘或籽籽國家
以耳色言也此詩豈以重韻妄刊耶是去歲生兒名添丁全有添意令與國充耘籽詩或耘或籽籽國家
丁口連四海唐制男子二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就列
見論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左襄二十一年豈謂貽厥無基趾詩貽厥孫謀趾或作故知忠
語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論語欲潔其猶將十世宥之豈謂貽厥無基趾詩貽厥孫謀趾或作故知忠
屋山下窺闕或作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
良有以魏志文帝與吳質書云嗟我身爲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伍伯漢郡國有賊曹主
兆尹有賊曹據伍伯或作五百○今按伍伯見古今注什伍之長盡取鼠輩戶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
也東漢福衡傳令五百將出欲加箠注云五百猶今之問事者盡取鼠輩戶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
此處置非所喜况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
歟效尤戮僕愧前史襄三年左氏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二十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

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古樂府云客從遠方來贖我雙鯉魚。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虛四名江公詩有和虞部虛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又

又有早起行香燭盧李二中舍又有酬盧給事曲江荷花子詩又有和庫部盧四兄元日朝回以此數詩考之歷虞部司門庫部耶曹選中書舍人爲給事中其後莫知所終矣此詩元和六年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終南曉望蹋龍尾。殿側白樂天詩云步登龍尾道却望終南山倚天

更覺青巖巖。切街自知短淺無所補。漢孔光傳從事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即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杜

將軍昔著從事衫。餓馬馳突重兩銜。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目思莫緘。或作思目非是。樂遊下闕無遠近。漢宣帝神爵三

杜陵西北今呼爲樂遊廟。○嗣音燭。綠槐萍合不可芟。白首寓居誰借問。平地寸步局雲巖。局或作局。雲夫吾兄有狂氣嗜

好與俗殊酸鹹。日來省我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誦誦。女咸望秋一章已驚絕。猶言低抑避謗說。抑或若使

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鑄劔。切街嗟我小生值強伴。怯膽變勇神明鑒。商頌天命降監元微之詩馳坑

跨谷終未悔。爲利而止真貪饒。山是爲利祿言拘於利祿而不游此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書

誠感樓頭完月不共宿。完或作見或作皎。○今按月蝕詩有完完上天東其奈就缺行攔攔。或作攔攔

詩參抄女手說文與石經皆作攔攔

誰氏子呂氏子吳河南人元和中棄其妻著道士服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見河南少尹李素素立之府門使吏卒脫道士服給冠帶送付其母公時爲河南令作此詩有願

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尹詰責之久乃得釋其意與謫言合而嘉話等集所云公與島詩又
坡云世俗無知者所托非退之語洪氏亦云按送無本時退之爲嘉話等集所云公與島詩又
東野初爲浮屠後乃舉進士此云後改名無本乃傳者之誤也按此詩元和六年冬作而相山即秋
京野亦有詩與無本云長安秋聲乾木葉相號悲云云東野尙無恙何以云死葬北邙山即秋
在長慶三年尹始識島故有此作也

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玄密

說文窞坎中小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領五感切引衛獻公領之頭也列子巧夫領其頭○今按說文領

坎○徒感切今本只作領未詳其說或疑下有頤領字此不當重押則領爲是然領字見與領字自不同也然左傳

楚詞頤虎感古湛二切領戶感魚檢二切食不飽血黃貌則亦與不領義不同也鯨鵬相摩率切蘇骨

快一噉切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黜黜楚詞尚黜黜徒有感切○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

往造平澹蜂蟬碎錦纈按此與下句不對未詳其說○今綠池披菌菴爾雅荷芙蓉其花曰菌菴披用荆公

皆非是唯披坏聲相近耳芝英擢荒蕪榛或作孤翻起連茨爾雅茨蕪郭璞注云似葦而作低方从閣本作坏

○菌戶感切舊徒感切芝英擢荒蕪榛或作孤翻起連茨爾雅茨蕪郭璞注云似葦而作低方从閣本作坏

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歎昌蒲菴也文王嗜昌歎孔子聞而食之見始見洛陽春元和六年春公

島洛陽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公是年秋遷職方員外郎遂來長安老懶無關心久不事鉛

槧鉛槧事出西京雜記詳見上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願願音領亦何傷王逸注不飽貌念當委我去雪霜

刻以愔七感猶颺攪空衢一作摺天地與頓撼勉率吐歌詩尉女別後覽

石鼓歌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

子野鄭餘慶始置于廟而亡其二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聞得之十鼓乃足其文至於字畫亦非史續不能作也文忠君既如馳如魚維何維維小篆歌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既同又曰我車既好我馬既駿君如魚維何維維小篆歌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驪秀弓時射藥豕孔庶又曰其魚維何維維小篆歌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華墨開錄云此歌全仰止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爾何快劍斫斷生蛟相向即子美云快劍斫斷生蛟相向

張生手持石鼓文張籍生即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僊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

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有岐陽之蒐左氏言成王公今言宣

王未萬里禽獸皆遮羅萬或鑄功勒成告萬世勒成東都賦語鑿石作鼓墮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

撰刻留山阿揀或作簡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撓呵或作公從何處得紙本處或毫髮盡備無差

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也科謂科斗書魯共王壞孔子宅得書論

蜀粹作耳方知韓公不避重韻乃疑於此何耶年深豈免有缺畫或作快劍斫斷生蛟蠶禮記伐蛟取蠶

文如此○鸞翽鳳翥衆仙下選鳳翥飛切珊瑚碧樹交枝柯班固西都賦珊瑚碧樹周金繩鐵索鎖紐壯

古鼎躍水龍騰梭史記宋大丘社亡鼎淪於泗水管陶侃上於雷澤網得一梭掛於壁有頃雷雨化

為龍而去龍騰求之弗得漢武帝得鼎於泗水管陶侃上於雷澤網得一梭掛於壁有頃雷雨化

騰一作騰龍陋儒編詩不收入作得一雅編迫無委蛇揚雄反離騷駕八龍之委蛇今協歌字韻當從補

音蛇或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義娥據音奇又舉綺切據之石切宿音秀嗟余好古生苦晚輸蘇內

淵八觀詩其一曰石鼓其曰韓公好古生已遲對此涕淚雙滂沱詩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

元和元和中召為國子博士故人從軍在右輔右輔謂右扶風為我量度掘白科謂安石濯冠沐浴告祭酒如

此至寶存豈多豈多氈苞席褻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駱駝或作駝依字當作褻漢書匈奴薦諸太廟比部鼎

春秋桓二年取部大鼎于宋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詩如切磋觀經鴻都尚

填咽漢靈帝元和二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

街陌鴻都與觀經蓋二事公併用之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晉禾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

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官或詎肯感激激徒媢媢阿不決之鏡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後

蘓子訓至長安摩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王得臣塵史云王右軍書多不

趁姿媚數紙尙可博白鵝晉王羲之傳山陰道士愛養鵝羲之求市之曰繼周八代爭戰罷八代謂尚魏

者也隋自周而下不啻八代論其正統又頗多說今以無人收拾理則那左氏宣二年厚方今太平日無事

石鼓所在言之其秦漢魏晉元魏齊周隋八代歟無人收拾理則那尚多宣二年厚方今太平日無事

柄任儒術崇丘軻任或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晉王衍曰聽郭象語如石鼓之歌止於此鳴

呼吾意其蹉跎

雙鳥詩蘇內翰作李太白畫像詩有曰化為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或者遂謂此詩為李

刺之釋老俱夷而教殊故曰雙鳥又石林詩話云雙鳥詩殆不可曉嘗以蘇丞相子容云意以

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或然又筆墨閒錄云劉闡言雙鳥詩為二氏作予嘗言其

然以其中有云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頗似云
二氏之言亂周孔之教耳而朱文公謂公爲己與孟郊說見篇末考異注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來飛飛或作飛飛來一鳥落城市一鳥集巖幽作集或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閉

口萬象銜口頭春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有耳聒皆聾有口反自羞百舌舊饒

聲從此恆低頭恆或非是得病不呻喚泯默至死休雷公告天公百物須膏油自從兩鳥鳴或作聒亂雷聲

收諸本同但蜀本聲作光隔本作雷聲三伏收皆誤鬼神怕嘲詠造化皆停留作化或草未有微情挑抉示

九州蟲鼠誠微物不堪苦誅求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不停兩鳥鳴日月難

旋轉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鳴

啾啾百鳥方从閣抗蜀本作七鳥云柳謝荆公皆作七鳥謂月令七十二候之蟲鳥也蘇書閑譚錄亦見

十二候之鳥而但云七鳥則詞既有所不備又鳥既爲七而蟲獨爲百於例亦兩鳥既別處閉聲省愆尤

有所不通今細考之豈以草書百字有似於七而致誤耶初不必過爲鑿說也

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柳仲塗有此詩解一篇傳

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畫像贊考之蓋專爲李杜而作○今按釋老李杜之說恐亦未然舊嘗竊意此

但公爲己孟郊作耳落城市者已也集巖幽者孟也初亦不能無疑而近見葛氏韻語陽秋已有此說矣

贈劉師服作服或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臄或作兀臄又作赴抄爛飯穩送

之合口軟嚼如牛洞詞說文云吐而嚼爾雅牛曰犢羊曰羴牛食已久復出嚼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

釘栗與梨祇今年纔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齒杭本作齒厚沉昏莽齒又食餐甘莽齒白樂天養生仍非齒

始覺理音絃莽齒音齒所用同也○莽莫補切朱顏皓頸訝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贏餘虞翻

十三比豈少遂自惋恨形於書志此或作皆或作此今從獨本云太公兩齒事見古本荀子虞翻吳丈夫命

存百無害誰能檢點形骸外莊子申徒嘉謂鄭子產曰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巨縵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

膾莊子在公為大鈞巨縵五十權以為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廣州記曰膾鯨鯢長百丈大亦稱之東坡詩嘗譏韓子隘且下飽鯨魚何足膾

題炭谷湫祠堂歐本云在京城兆南四十里南有穀母之俗呼為炭谷宋敏求長安志則云炭谷在萬年出縣南六十里又云澄源夫人湫廟在終南山炭谷公所作湫龍居也

萬生都陽明幽暗鬼所寔嗟龍獨何智出入鬼窟不知誰為助若執造化關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

灑本在南山平地一日風雷移居於上或云公龍移詩云華山首龍移云即此也列峯若攢指石孟仰環環古樂府四角龍子巨靈高其捧薛

靈以手攀開其上巨靈神之有巨力者保此一拘慳知○靈丘閑切森沉固含蓄鮑明遠詩銅本以儲陰

窳陰森謂龍猶南山詩魚鼈蒙擁護羣嬉傲天頑揚子雲羽獵賦翾翾棲託禽揚子朱鳥翾翾飛飛一何

閑祠堂像侔眞擢玉紆煙鬢羣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寄立尺寸地敢言來途

艱吁無吹毛刃少陵詩匣裏雄雌鳥吹毛任還將又突騎劍吹毛魯爭飲引血此牛蹄殷淮南子牛蹄之

左成二年左

○未殷注血深也。○殷烏開切。至今乘水旱，鼓舞寡與餼。林叢鎮冥冥，窮年無由刪。妍英雜黠質，星瑣黃朱班。妍或作研。

石級皆險滑，顛躋莫牽攀。危區雖衆碎，付與宿已頒。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菅音莖。

聽穎師彈琴。穎師若是道士，則穎字是姓。當從水，是僧則穎字是名。當從禾。○西清詩話云：六一

琴名世或以六一語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聽呢兒女語，呢兒女語，絮絮無恨，相爾汝，以

柔細，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自強也。喧嘩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但

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嘩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但

聲也。躡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弦絕妙處。惟琴爲然。

泛音格上聲，鳥能爾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洪慶善曰：或云浮雲寸架，無根蒂。云：此

聽琴詩，恨文忠公不及見。二公之論，似未必然。方崧齋云：李賀亦有聽琵琶詩。東坡作

昵呢兒女語，昵呢或作呢呢。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

嗽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躡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古木蘭詩：賜物百千強，少陵詩：四松初

有兩耳，未省聽絲篴。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或作牀，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乎或

冰炭置我腸。郭象莊子注：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

送陸暢歸江南。暢字達夫，嘗著蜀道易詩。元和元年進士，董道也。漢

舉舉江南子，唐人以舉止名。以能詩聞。暢自擊書窗，破怡漏清光。落枕前經，巧剪水作花飛。山齋玩月，云：起

以詩嘲之。暢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翦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觀此才。思敏捷。

贈張籍

此詩大意以其子之慧為喜焉耳。張籍後有祭公詩云：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與詩意所記解摘了瑟惻則不應說退之子不慧。讀金根事改為金銀，然退之贈張籍詩所謂召令吐

吾老著讀書

諸本著作嗜著如高士著。餘事不掛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踉蹌越門限。

選潘岳射雉賦

已跟聯而徐來。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孟子觀其色赧赧。昨因有緣事，上馬插手版。

隨志曰笏

管宋以來謂之手版。唐與留君住廳食，使立侍盤饌。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莞。論語夫子莞爾服雜事曰：八座尚書執笏餘執手版。

切指渠相賀言

此是萬金產，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弗，開祛露毫末。自得

高蹇嵯

蹇或作嵯，嵯或作蹇。蹇而不釋，王逸曰：蹇產詰風也。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縮。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刻。

感荷君子德

悅若乘朽棧，枵一作枵。枵許有棧之車，毛曰：役願視窗壁閒，親戚競規轡。說文：目轡也。前漢：轡龍虎之喜氣排寒冬，逼耳鳴睨睨。胡顯切。睨戶版切。如

今更誰恨，便可耕瀟瀟。

瀟瀟長安二水名，司馬相如上林賦。今更誰恨，便可耕瀟瀟。瀟瀟長安二水名，司馬相如上林賦。

調張籍

筆墨閒錄曰：退之參李杜透。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賦光招燭天，庶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後李，故爾黃魯直云：吾友黃介諫李杜優劣，蚍蜉撼大樹，音毗浮。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頭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闕治水航。惡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崩崩豁，乾坤擺雷硠。根搨一作

作罷○頃首耶切左思吳都賦曰茲擢雷瑛嶼嶼石聲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禹疏鑿絕岸萬丈壁立震
駭又云餘如池裂豁若天閉觸曲崖以榮繞駭崩浪而相囁詩意謂李杜文章如禹疏鑿江峽雖有迹可
尋而當時運量之巧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雕籠鸚鵡賦以
則今不可得而觀矣

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書厥真惟球瑯玕蕭子良古樓山詩仙官勅六丁道書陽官六丁

謂六甲中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

落人閒者如此少陵詩流落父嘗曰漢蛋去病傳諸將留落不偶今世俗皆作流落不可拘以一義也太山

一豪芒蔡方作毫云李本作豪按孟子莊子秋毫之末班固答賓戲銳思豪芒之內字皆作我願生兩翅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也今按毫俗字當作豪為正我願生兩翅

曹劉沈宋之閒耶騰身跨汗漫淮南子若士與汗不著織女襄也或作相非是○著陸襄駕切願語地上

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佩漢乞揭生師與我高顏頰詩頰之飛也或作相非是○著陸襄駕切願語地上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兩或作二盧郎中汀也盤谷在孟州齊源縣太行

李愿歸盤谷有序此詩元和七年冬長安作詳詩意可見又云十年蠶蠶隨朝行遠自七年公送

九年癸未為御史登朝至元和七年壬辰為十年矣東坡云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遠老杜此詩

昔尋李愿向盤谷正見高崖巨壁爭開張是時新晴天井溢天井闕名在太行山上水經曰天井溪

長劍倚太行水自天井傾瀉而下如長劍行音航衝風吹破落天外衝風起兮水揚波飛雨白日灑洛

子獨不減美云

陽東蹈燕川食曠野。燕川地名。有饋木蔽茅滿筐。馬頭溪深不可厲。詩邶風深則厲淺則揭注云。借車載過水

入箱平沙綠浪榜方口。皆盤谷旁近小地名。公盆池詩恰如方口與前所謂燕川。鴈鳴飛起穿垂楊窮

探極覽頗恣橫。首○探食物外日月本不忙歸來辛苦欲誰爲。坐令再往之計墮渺茫。或作閉門長安三日雪

推書撲筆歌慨慷。推或作堆魏武帝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選中矯厲而旁無壯士遺屬和遠憶盧老詩

顛狂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崔嵬詩陞彼我今進退幾時決

十年蠶蠹隨朝行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倉行抽手版付丞相。手版見前篇。贈張籍詩註。不待彈劾還耕桑

還或作歸

寄皇甫湜。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詩故云睦州吏。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或乃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坼書放牀頭。涕與淚垂四。或作泗。今从唐本及

編殿陵集亦定作四。垂四蓋以涕與淚分。昏昏還就枕。惘惘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病中贈張十八。張十八。籍也。貞元十四年。公在汴州。籍爲公所薦。送明年登第。又明年居喪。服除。補太常寺太祝。此詩謂抱能未施。邦豈籍未第時作。或既第而未仕時乎。歐陽

評此詩見此。足可惜注。

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窗。不蹋曉鼓朝。安眠聽逢逢。諸本作逢逢。對本首部江切。字當作逢。○今按湖本

丑父。關龍逢字。皆只作逢。而音蒲江反。疑逢有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

百斛鼎筆力可獨扛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談舌久不掉張儀掉三寸舌非君亮誰雙亮或作諒扶几導之言凡或曲節初攢攢此字从手或作攢從木者自木名也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

見塵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傾罇與斟酌四壁堆嬰缸玄帷隔雪風照鑪釘明釘選西都賦金缸釘

音定又音夜闌縱掉闔鬼谷子有掉喙口疎眉龐者切昌勢倖高陽翁坐約齊橫降翻食其高陽人田橫

訂釘音江夜闌縱掉闔鬼谷子有掉喙口疎眉龐者切昌勢倖高陽翁坐約齊橫降翻食其高陽人田橫

之以下齊七十餘城○降胡江切連日挾所有形軀頓降肛下許江切將歸乃徐謂將歸乃徐謂

人以送將歸為三事焉○今按楚詞言秋之可悲如在遠行之處而登山臨水以送欲歸之人愈覺三事旅

與此詩皆不復成文楚詞之子言得無嚏管注嚏亂也○嚏音厲迴軍與角逐軍或作逐所樹收窮龐史記龐

涓伏兵馬陵道左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公始也扶机導籍使之言且匿其孫龐涓之解

束扛而示之弱籍乃縱其掉闔如翻生之下齊既連日挾所其所有病語嚏乃為公敗是猶其孫龐涓之解

龐涓也○雌聲吐款要酒壺綴羊腔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瀧譬如蟻垤微詎可陵雌或作雌南都賦曰其山

則控腕蜀本苦江五江幸願終賜之一作願終斬拔枿與椿○枿音藥從此識歸處東流水淙淙既籍

以爲公所敗乃自願終受教於公所以導其所歸也○淙土江切

雜詩所謂離俗遠逝道夫崑崙已而臨睨蒼籬曰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蓋此意云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蠹蠹書蠹生死文字閒古道自愚蠢蠢或作蠢古言自包纏當今

固殊古誰與爲欣歡獨揣無言子共昇崑崙嶺長風飄襟裾遂起飛高圓下視禹九州禹或一塵集豪端

固殊古誰與爲欣歡獨揣無言子共昇崑崙嶺長風飄襟裾遂起飛高圓下視禹九州禹或一塵集豪端

遊嬉未云幾，下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子，萬墳厭其巔。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慷慨爲悲吟，嗚呼淚如九河翻。指摘相告語，雖還今誰親。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一作麒麟，古書如戰國策多用麒麟字，其義也。東坡爲公潮州廟碑終篇實取此意。

寄崔二十六立之

真元四年侍耶劉太真知舉放進士三十六人立之，中第公嘗爲立之作藍田縣丞，藍田元和中初立之以前大理

西城員外丞。許事言事關田官再轉爲藍田縣丞。心跡兩屈奇。謝靈運詩心跡雙寂寞，屈或作偶，淮南子聖人無風奇之服，高誘曰：風短奇

長也。言服之不中，漢廣川王揚雄傳：選西征賦：皆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門。唐進士皆騎驢，只用屈奇字。○今按：漢書注：屈奇異也，其勿反。

三十載旅食京華春，公與孟東野左右驚紛披。紛或作分。傲兀坐試席。陶靖節詩：兀傲差若穎王維詩：兀傲迷詩亦曰：騎驢到京國，欲知薰風琴。

字用兀深叢見孤巖，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座，各低面。一作不敢振眼窺。○振音列，拗也。若溪詩話：字用兀，深叢見孤巖，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座，各低面。一作不敢振眼窺。云：首麗琵琶撥也。謂左右

窺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歇。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或作疵，避重韻也。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迴首卿相

位，通途無佗歧。途或作途，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差。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

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財貲。約不或作不，約賞或作資，亦避重韻之。老翁不量分，累月答其兒。攪攪爭託託

作擾擾，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閒事，翻覆不可知。安有巢中鷺，音寇，選陳琳文：鷺鷥卵，插翅飛天陲。逸也。左氏：虔劉駒，靡著爪牙。○驪音迷，猛虎借與皮。汝頭有韃繫，汝脚有索縻。陷身泥溝閒，誰復稟指攜。不

我邊陲音垂，駒靡著爪牙。○驪音迷，猛虎借與皮。汝頭有韃繫，汝脚有索縻。陷身泥溝閒，誰復稟指攜。不脫吏部選，可見偶與奇。古人以遇合爲耦，不遇爲奇。偶與耦，通用。霍去病傳：諸將常留落，不耦。李廣傳：衛青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顏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奇居宜切。

又作

耳然亦無據不如且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敦敦凭書案敦敦或作敦敦音都回切今從管彼鳥黏翹丑知切
 从方說徐更參考耳然亦無據不如且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敦敦凭書案敦敦或作敦敦音都回切今從管彼鳥黏翹丑知切
 買宋幽明錄多且吾聞之師不以物自墮自一作相孤豚眠糞壤或作伏不慕太廟犧莊子或聘於莊子應
 乎衣以文綺食以芻菽及其幸而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髓髓殘骨歡華不滿
 入於太廟雖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魏人章疏云福不盈皆禍將溢世退之則觀名計之利或作實○今按此句雖曉
 眼歡或各責塞兩儀曰歡華不滿眼答責塞兩儀蓋工於前也觀名計之利或作實○今按此句雖曉
 虛名而較之以實詎足相陪仁者恥貪冒受祿量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癯罷史記臣不幸有罷癯
 利不足相補也實詎足相陪仁者恥貪冒受祿量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癯罷○史記臣不幸有罷癯
 久欲辭謝去休令衆雖雖說文睢仰視也漢五行况又嬰疹疾也或作自選思百憂而自疹上音陰下音疾保
 軀不賞後漢書不足以為○贊即移切不能前死罷內實慚神祇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春
 澌流冰為澌澌澌紛兮將來下生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陂也一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之不或作奚選典論古
 見意於篤籍不夫子固吾黨新恩釋銜羈去來伊洛上相待安眾算爾雅魚習謂之眾江東呼小籠為算
 假良史之辭不夫子固吾黨新恩釋銜羈去來伊洛上相待安眾算爾雅魚習謂之眾江東呼小籠為算
 下音孤我有雙飲餞其銀得朱提朱提漢縣名屬隴為郡縣有朱提山出銀貨二品○朱音殊提音時直
 黃金塗物象雕鑄妙工倕莊子工倕旋而蓋規矩注乃令千里鯨公廕微蠡斯班彪曰公廕不及數子詩
 鳴言工人之巧能使千里鯨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瀰瀰大水貌選池瀰瀰○上珥詔切下音眉野草花葉細不辨資
 如蠶斯也○廖忙果切蠶中切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瀰瀰大水貌選池瀰瀰○上珥詔切下音眉野草花葉細不辨資
 葦菴離騷也葦音綠王芻也菴音棄耳也絲絲相糾結狀似環城障上垣也四隅芙蓉樹擢豔皆猗猗
 鯨以與君身唐本作與君身乃得其正蓋與猶比也君指崔立之而言失所逢百罹詩逢此百月以喻夫

道僂俛勵莫虧莫或草木明覆載妍醜齊榮萎醜或願君恆御之行止雜燧艫雜或作親或作新首非是

內則言當常御此餼雜於所異日期對舉當如合分支通鑑元魏熙平元年立法在軍有功者行遷給券

佩鑿鑿之閒也此乃得之也支頓人一支途門下以防僞巧今

也公以雙旆符契為分支頓即此義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月蝕詩乃刪虛全元語耳非效玉川也韓雖法度森嚴便無虛全豪放之氣

森蓋自森轉而為林自林寒氣屢曩頑無風選西京賦巨靈最曩○曩平秘切曩虛器切曩諸本作森

轉而為臨也今改作森義尤長○今按諸本不醉而怒謂之曩其月形如白盤李白詩少時不識完上天東

秋詩洪本亦云古書完○今按完字說見雨存之月形如白盤李白詩少時不識完上天東

固無損益然改此字油燈不照席是夕吐箴如長虹

者為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蟆精徑圓千里納女腹白虎通曰日何處

養女百醜形把沙脚手鈍把或作飛誰使女解緣青冥黃帝有四日謂黃帝用力牧常先等分擊四方各

如已視故號皇帝四目一曰李賢後漢注漢人帝舜重其明淮南子曰舜二今天祇兩目何故許食使偏

宣堯呼大水浸十日十日事見不惜萬國赤子魚頭生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嚙名或赤龍黑

淮南子

不

惜

萬國赤子魚頭生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嚙名

或赤龍黑

處羣孤芳難寄林顏延年詩。翠沙原文物志。堅芳人諱明。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巢禽。願我多慷慨。窮簷時見臨。或作。實傳字爲正。清宵靜相對。髮白聆苦吟。或作。採蘭起幽念。南。詩言探其闕。採蘭言念。眇然望東南。或。秦吳脩且阻。秦長安吳。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張建封也。好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詩義疏曰。鳳不食梧桐。德馨神所歆。書黍稷非馨。求觀衆丘小。必上泰山岑。孟子孔。山而小天下。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溟深。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竹實德馨。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

獲則思返。無爲久滯淫。卞和試三獻。琴操。王下和得玉。獻楚懷王。遭則獻平王。又則期子在秋砧。射訓狐。唐五行志。鴟一名訓狐。或曰訓狐其聲因以名之。此詩真元中作。時德宗以強明自任。有所諷也。梅聖俞集有擬韓吏部射訓狐詩。亦各有所寓意云耳。

有鳥夜飛名訓狐。名或呼。於凶挾狡誇。自呼乘時陰。黑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安然大喚誰畏忌。喚或作。首鶴雀賦。不肯造作百怪。非無須。聚鬼徵妖。自朋扇。擺掉拱楫。頽墜塗。惟其塗墜矣。○擺補買切。掉徒用切。鏗慈母抱兒怕。入席那暇更護雛。窠雛我念乾坤德。泰大卵此惡物常勤劬。縱之豈卽遽有害。斗柄行柱西南隅。誰謂停姦計。尤劇或。意欲唐突義和烏。義和日御。五經通。侵更歷漏氣彌厲。何由僥倖休須臾。咨余往射豈得已。候女兩眼張睢盱。列子而睢而盱。鼻驚墮梁蛇走竄。走一作入。一夫斬頸羣鵠枯。夫館本作矢。方云或謂矢何以能斬頸也。鮑明遠詩。黃閭潛殺虞矢。直劍繡頰。碎錦翼。詩人之語。願隨所用耳。○今按方說雖有理。然以詩考之。似只是公親往射。而鼻驚墮梁。故佐之者。得以刀斬其頸耳。

不必改字
強說也。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蜀客名次卿

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爲在京師。舉頭未能對，閉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宦途竟寥落，鬢髮坐差池。言陶侃曰：老子婆娑正坐君。董坐字原此也。坐或作生。潁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晉康高士傳曰：許由字由乃，避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上。此即公祭。如坐或作生。如今便當去，咄咄無自疑。後漢溫所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

老成文云：當求數頃之田於箕山之上，此意也。

事四字疑或作癡亦通。一作女無癡則誤矣。

答孟郊

東野集有別公詩。此篇疑公所以答也。貞元十二年七月，佐董晉于汴州。

規模背時利，模或作謀。文字覲天巧。此效東野酬樊宗師云：梁堅體蓋退之，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

覲七慮切。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纔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攪。古巧。朝餐動及午，夜諷恆至卯。名聲暫羶

腥，腸肚鎮煎爇。初爪切。杭本纔。古心雖自鞭，鞭字蓋莊子從其。世路終難拗。張衡渾儀拗去。弱拒喜張臂，

猛挈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噴我須齧。選口齧霜刃，此聯公諱子厚，羣所謂苦陷非不一。

從仕貞元十七年公始從調京師。

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恆苦心。黃昏歸私室，惆悵起歎音。惆一作悵。棄置人間世，或作事。

房願棄人間事，古來非獨今。

從赤松子遊爾。

短燈檠歌

本或作燈檠。姚今感曰古詩燈檠昏魚目。說檠為去聲。集韻檠渠映切。有足所以几物。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詩牆角君看短檠亦誤也。按燈檠昏魚目乃唐彥謙詩。李商隱詩亦有九枝燈檠夜珠圓。本是唐人本二聲通用。古檠只用檠字。晉宋諸人集尙可攷。燈背自注曰檠去聲讀則知唐人本二聲通用。古檠只用檠字。晉宋諸人集尙可攷。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籬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

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眇昏頭雪白。音眇此時提攜當案前。方

作。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珠翠。高張或作燭。高珠或作朱。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

棄。蘇詩有云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燈檠。蘇時謫于黃其姪安節下第遠來故云。

送劉師服

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至。又有送劉師服。按石鼎聯句元和七年十二月道士軒轅彌明與前送進士劉師服。東歸其八年夏作歟。然考登科。記無有劉師服。中又有劉師命者。豈其兄弟歟。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淅或作晰。亦作皙。明也。之世切。高唐賦。淅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

云陰氣始下。云雲景秋。則與皙義不相應。而宜為淅。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

歷之意矣。蓋由淅而誤為晰。又因晰而轉為皙也。淅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

待方。士生為名累。有似魚中鉤。中。陸途。中寄三學士詩。齋財入市賣。貴者恆難售。漢宣帝每買餅所從。買

豈不畏顛顛。選。顧僕夫之顛顛。上音。樵下音悴。或作久樵。悴。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卷六

燧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居諸謂日月。詩曰居月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踣蹠。此詩跋其後。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榮顯。浩翁曰。熙寧元豐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勸獎之功。異趨而同歸也。

示爽譜系。公子姪。無名爽者。疑爲韓。小字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

宣城去京國。里數逾三千。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牽。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座中悉親故。誰肯捨汝眠。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年。名科揜衆俊。名科或作科名。州考居吏前。今從府公召。府公又時賢。時輩千百人。孰不謂汝妍。汝來江南近。里閭故依然。汝來或作此。來故或作固。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邊。人生但如此。但或作得。其實亦可憐。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強顏班行內。行。胡郎切。此詩當是知制誥時作。何實非罪愆。才短難自力。懼終莫洗滌。音臨。分不汝誑。有路卽歸田。

人日城南登高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董助問禮俗。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城南公別墅所在。以故親交子姪來爲人日之集也。

初正候纔兆。涉七氣已弄。靄靄野浮陽。暉暉水披凍。聖朝身不廢。佳節古所用。親交旣許來。子姪亦可從。姪或作姪。盤蔬冬春雜。罇酒清濁共。令徵前事爲。東漢賈景伯有酒令九篇。今不傳。劉賈父云。唐人飲酒喜以作姪。其舉故事物色爲令。卽所觴詠新詩送。扶杖凌圯址。或作刺船犯枯葑。刺船而去葑。葑根。江東有謂令徵前事爲是也。○令去聲。

詩田梁。庚眉吾詩。黑米生蠶。懸池羣鴨迴。釋嶠孤雲縱。人生本坦蕩。論語君子坦蕩蕩。誰使安倥偬。楚詞。愁陸德

上音控。下音控。直指桃李闌。幽尋寧止重。幽尋或

病鴟。好攫而善飛。公意蓋有所譏也。

屋東惡水溝。有鴟墮。嗚悲青泥揜兩翅。揜或作掩。又作浹。拍拍不得離。東方朔傳。拍拍羣童叫相召。瓦礫爭先之。計校

生平事。殺却理亦宜。奪攘不愧恥。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或作恣。追飛。遂凌紫鳳羣。肯顧鴻鵠

卑。遂或作擬。紫或作鸞。鴻鵠或作鵠。今按紫鴻是假對。今者運命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

其危。丐汝將死命。丐或作救。又作與。丐或作弟。死命。窮恂傳語。浴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暝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

飽入深竹叢。飢來傍階基。亮無責報心。亮或作諒。固以聽所爲。昨日有氣力。飛毬弄藩籬。今晨忽徑去。徑或作

不報我知。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良或作汝。非是。

華山女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開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恰排浮萍。贊或作恣。狎恰唐人語。白樂天

非是。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

頰。長眉青。遂來昇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局。不知誰人暗相報。訇然振動如雷霆。音轟。掃除衆寺人跡

絕。驂騑塞路運輜輶。後漢輜輶。音苗。輶。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斂脫劍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

堆堆路傍埃。

堆堆或作拆拆。唐本作埃埃。皆非是。

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遠或作大。吾

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綠路高歷歷。

食曲河驛。

驛在商鄆之閒。公之潮州自藍田闕入商鄆將過鄆州而作。

晨及曲河驛。悽然自傷情。

悽或作凄。羣鳥巢庭樹。鳥或作乳雀飛簷楹。而我抱重罪。子子萬里程。親戚頓乖角。或作權。

圖史棄縱橫。下負明義重。明或作朋。○按杜詩於上孤朝命榮。殺身諒無補。何用答生成。用或作由。

過南陽。

南陽鄆州公赴潮州日作。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秦商遠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感。吾其寄餘齡。

感或作感。

灌吏。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

昌樂瀧溪名。水湍洩爲瀧。昌樂諸本作樂昌。今从抗蜀本云。歐公嘗以劉仲章

按歐云。縣名樂昌。瀧名昌。瀧也。○瀧開江切。又音雙。

險惡不可狀。唐本蔣穎叔云。李君謂樂昌五里有昌山。有樂石瀧。在縣上五里。○今

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東坡詩。瀧吏無言只笑。儂官何問之。愚嘗官居京邑。一本作牧郡邑。何由知東吳。一作東

吳遊宦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吳人稱我曰儂。音農。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

妄問爲。妄或作妄。非是。不虞卒見困。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往罷。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

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楚辭。聽波聲之。鱷魚大於船。永州記曰。鱷魚大者凡數丈。善食

鱷魚文。鱷五各切。牙眼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斗音胸。鱷魚大於船。一。生百朋。及成。形則有為蛇。為

考之。謝本為是。此句與斗入有海無天地。海或作水。颶風有時作。颶風見一卷。赴江陵途中。掀簸真差事。音訛

海文意絕不同。方說誤矣。有海無天地。亦有生還儂。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從。固本入之。所徒。此州。官當明

聖人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從。固本入之。所徒。此州。官當明

時來。事不待說委。李本作官當來時。事不待說而委。官不自謹慎。宜即引分往。胡為此水邊。神色久慄慌。楚辭。心慄慌而

期切下。瓶大餅罌小。所任自有宜。○瓶居耶切。又或作瓶。音。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

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亂其閒。詰以仁義禮樂為風。官曰六風成俗。兵必大敗。洪慶善引

阮籍語。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躬或作飾。巧姦敗羣倫。杭蜀本如此。姦或作躬。羣或作其。羣倫為無義

○今按倫羣不詞。而冠乎羣倫。方揚子。叩頭謝吏言。始慚今更羞。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訶。

嗟實頗有之。不即金木誅。莊子為外刑。敢不識恩私。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本皆作雖。下注澄字。其義

差長。蓋再疊上句。雖遠。又接下文而言也。二。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持或

字或又作惟。思雖亦可通。然與下文不相應。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持或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亦無別字。○元十八子詩不見其名。柳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立也。此詩赴潮州道。元和中十四年作。

知識久去眼。法或絕。吾行其既遠。嘗嘗莫嘗省。閣蜀本作嘗。史記膠西王傳遂為無嘗省。蘇林謂為無嘗。財

亦非是禮記不嘗重器毋嘗金玉成器注皆云思也詩此蓋默默但寢飯子兮何爲者冠珮立憲憲顯令

以嘗爲思慮計度之意云○嘗莫東肩登母巨三切嘗音業默默但寢飯子兮何爲者冠珮立憲憲顯令

德禮作憲憲校本多讀憲爲顯詩何氏之從學蘭蕙已滿晚已或於何翫其光以至歲向晚治惟尚和同

又云無然憲憲傳曰猶欣欣也○何氏之從學蘭蕙已滿晚已或於何翫其光以至歲向晚治惟尚和同

塵治惟或作時治無俟於嘗嘗楚詞余固知嘗嘗或師絕學賢不以藝自輓周禮發車組輓注人

獨何如能自媚婉婉○一本作媚婉婉切金石出聲音莊子曾子居衛緹袍無表曳縮輓之以行○輓音挽子兮

而不可開何人識章甫莊子宋人有資章甫而適越而知駿蹄踠足踠跌也於阮切惜乎吾無居不得留

息偃臨當背面時公祭張員外文亦曰裁詩示繾繾上音遣下實維文武特之特百夫遠勞從事實來弔逐臣色南裔多山海

道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測子行誠艱難行一作險我去未窮極臨別且何言有淚不可拭或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厚謂見送元生序已覽贈子篇蓋謂是也寤寐想

風采漢靈光傳天下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旬日或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

別使我抱悵悵詩中心悵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旬日或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

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況四海人又况或嶷嶷桂林伯史記其德嶷嶷矯矯義勇身詩

矯武臣○生平所未識待我逾交親如造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防瘴癘書勸養形神形一不知

矯居天切

無作

四罪地。書四罪而天下咸服。豈有再起辰窮途致感激。肝膽還輪囷。前漢鄒陽傳。輪。去聲。木根切。

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已。或作以。足。已而不學。史記周亞夫贊論。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王官

不可闕。未宜後諸生。嗟我攢南海。無由助飛鳴。南海一作海南。

寄書龍城守。柳子厚時守柳州也。君曷何時秣。峽山逢颶風。峽山。山名。颶。海風名。見第一卷將赴江陵。雷電助

撞碎也。莊子。齊人之井。飲者相排。乘潮簸扶胥。胥。南海神廟碑曰。扶。近岸指一髮。兩巖雖云牢。木石牙飛發。屯

門雖云高。亦映波浪沒。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爲不忍別。感謝情至骨。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元和十四年抵潮州後作。

翳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惠。或作東。山海經云。蟹形如車文。見玉篇。骨。李本云。疑當作背。嶽表。嶽。相黏爲

山。百十各自生。嶽。表錄異云。嶽。即牡蠣也。初生海邊。如拳石。四面漸長。高一二丈者。嶽巖如山。○嶽音豪。字書無嶽字。董彥遠云。五代潘崇徽敗王逵兵於嶽石。亦地名。不應不見。字書蓋闕誤。

蒲魚尾如蛇。蒲魚。魚也。口眼不相營。方作。蛤。即是蝦蟇。本草注云。青蛙。龜蛤長。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釋

云。章舉有八脚。身上有肉如白。亦曰章魚。鬪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欺。驚我來。禦魑魅。左氏傳云。馬甲柱。今江瑤也。即郭璞江賦所謂玉珠。鬪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欺。驚我來。禦魑魅。流四凶。投

諸四裔以禦魑魅。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以或。莛以椒與橙。輝以秋橙。○莛音冒。橙。除更切。腥臊始發

越咀吞面汗。駢赤色。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猶。尼更。開籠聽其去。鬱屈尙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

情。不祈靈珠報。搜神記。隋侯行見有大蛇傷者。救而活之。其後幸無嫌怨。并作不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

行記或作寄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湘字北濟老成之子公兄曾孫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雲昏水奔流。天水澆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入其家。瞑聞屋中啼。音希哀而不泣曰啼簡知歲常然。知或作之選陸機嘆哀此為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衆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舟行亡故道。亡或作止屈曲高林閒。林閒無所有。奔流但潺潺。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路何能還。

答柳柳州食蝦蟇公在潮州子厚在柳州時元和十四年也

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形貌也。○今按此字此說皆不成文理。闕之可也。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或較或雖然兩股長。然一作云。其奈脊皴皴。○脊皴一作背脊。皆不成文理。闕之可也。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或按文義作意為是。下文又有竟不字。不應視出。○澤音侵。漳音鬧。鳴聲相呼。和切。胡過。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周官蠲氏掌字。不臨視出。○澤音侵。漳音鬧。鳴聲相呼。和切。胡過。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去龍。龍。蔡氏掌鞣以灰洒之。則我弃愁海濱。濱方作恆。願眠不覺。古孝巨堪朋類多。巨或沸耳作驚爆。豹端能敗笙。馨一作死。灑與洒同。我弃愁海濱。濱方作恆。願眠不覺。古孝巨堪朋類多。巨或沸耳作驚爆。豹端能敗笙。馨一作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韓子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出見怒龍乃為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鼎年。漢武帝紀。元鼎五年秋。重執強執敗橈。震師徒。橈敗社云橈曲也。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

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方从唐本如此。當闕禮本或作平生性不樂。聞本作不好。切。今而君復何為。甘食比

象豹。獵較務同俗。孟子魯人獵較。孔子全身斯為孝。禮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權。

別趙子。趙子名德。公為潮州刺史時。攝海陽尉。趙州學生徒者。東坡所謂潮人。初未知學。

我遷於揭陽。揭陽。漢縣。屬南海郡。至唐為潮州。治自潮州移袁。詩以別之。德潮人。公欲與俱。而不可耳。

萬有餘。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詩。鄰風聊心平而行高。漢宣元六王傳。章兩通詩與書。婆娑海

水南。晉陶侃為荊州刺史。將歸。願謂。簪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天下十二月二十四日。公自潮州量移袁

春郡也。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不可。我豈不足歟。又奚為於北。往來以紛如。是北或作此。非海中諸山

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餒。果誰雄牙鬚。蚌贏魚鼈盡。切與螺同。瞿瞿以

狙狙貌。狂夫瞿瞿。注。無守識。一已忘十。已一作以。山谷謝本。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

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左傳。人心之不一。不可一理區。或作。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惠。或作。勝相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謂李程也。○公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行次盆城。作。

盆城去鄂渚。溇陽記。盆水出青盆山。因以為名。離鄂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帆。諸本作泛。今

聲少陵詩。浦。故人辭禮闈。旌節鎮江圻。舊史。程元和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而我竄逐者。龍鍾

以猶不入韻。按公此二詩皆視古用韻。古音齊與灰皆通支用。如詩維葉斐斐。黃鳥于飛。又則不我遺。先祖于誰。又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也。無人語鳳皇。汝屈安得知。黃鵠得汝去。婆娑弄毛衣。此之甚者。方雖遠。而今按閣本之語。乃有也。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汝豈無朋。

匹。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閒。幾時復能飛。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得持汝歸。得或

猛虎行。諸本有贈李宗閔字。今從唐閣蔡李本云。蜀本魏題。誤以上題贈李宗閔四字。綴猛虎行。事在大和三年。公沒久矣。不可據。

猛虎雖云惡。亦有匹儕。羣行深谷閒。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文王囚姜里。散宜生得黃熊以獻。紂。兔

子食赤豹臄。楚詞。乘赤豹從文。擇肉於熊豹。或作肯視兔與狸。正晝嘗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

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門兩旁。兩。或作四注云。山谷本四

爲是山谷蓋鳥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諸本皆如此。方從舊監本潮本。倒此兩句。又從杭蜀本。以猴爲雅

以唐本定也。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諸本皆如此。方從舊監本潮本。倒此兩句。又從杭蜀本。以猴爲雅

所歸耳。狐鳴鵲噪。能使虎出而不。○今按詩意。謂狐鳴鵲噪。於外。虎出逐之。猴乃入居。其穴。而虎不知

古韻之故。必欲倒此二句。而不顧其文理。之不順。若若。本之爲當也。又。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

字本作雌。字雖見於禮經。然非常有之物。亦不若作猴。之爲明白而易知也。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

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爲。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坐。或作兕。如。或

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

卷七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也崔二十六斯立也斯立是時為藍田縣丞其曰藍田十月元和十年十月也孟郊已死張籍病眼故有詩翁壯士之句有懷立之且念朋友之不

藍田十月雪塞關也藍田關漢時曉關也斯立為丞于此我與南望愁羣山攢天鬼鬼凍相映鬼鬼語本君乃寄命於其閒秩

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羣公賜食罷驂騮踏路驂且閑郭璞云驂騮赤也如稱多量少鑿裁

密去聲○裁豈念幽桂遺榛菅榛或作秦○秦側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碑兀未可攀切崖貌歸來殞涕揜

關臥心之紛亂誰能刪詩翁憔悴斲荒棘詩翁謂孟郊○樵音清玉刻佩聯玦環穴切腦脂遮眼臥壯士

壯士謂張籍○大詔挂壁無由變詩形弓引分○詔音招切挂或作乾坤惠施萬物遂音馳獨於數子懷偏慳朝

歎暮暗不可解楚辭長歎而增歎後漢遙望見春陵郭暗我心安得如石頑

送僧澄觀澄觀建僧伽塔於泗州洛陽語詳

浮屠西來何施爲擾擾四海爭奔馳構樓架閣切星漢誇雄鬪麗止者誰僧伽後出淮泗上李邕泗州普

伽者龍朔中西來僧羅觀臨淮發念置寺既成中宗賜名普光王以景龍四年三月二日示滅光王寺碑僧

於京淮方作雄言特出也○今按上句已有誇雄字下句又云尤恢奇則此作雄非是勢到衆佛

尤恢奇非也○今按作恢亦字見史記公孫洪傳此詩今不可為雄自魅上句誇雄字初不專為此也越商

胡賈脫身罪或作獄今註璧滿船寧計資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註一火燒水轉掃地空突
兀便高三百尺影沉潭底龍驚遁當晝無雲跨虛碧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愈昔從軍大梁
下貞元十二年公往來滿屋賢豪者屋或作目滿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後從徐州辟書至
十五宣武軍幕公從事徐州節度張建封幕紛紛過客何由記人言澄觀乃詩人人言或一座競吟詩句新向風長歎不可見我欲
收斂加冠巾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詩伐木丁丁丁中聲切有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
高頰權後漢李固頂角匿犀頰古協切權或作類惜哉已老無所及坐脫神骨空潛然音詣臨淮太
守初到郡遠遣州民送音問好奇賞俊直難逢直或去去爲致思從容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爲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鄭餘慶元和九
節度使樊宗師以前檢校水部員外郎爲副諱傳不書而見于公薦狀及此詩李肇國史補曰
元和以後爲文奇詭則學於韓愈苦澀則學於樊宗師公此詩及樊墓銘語奇而澀皆所以
體教其也

梁維西南屏詩大邦維屏梁州在唐爲山南西道治所山厲水刻屈粟生肖勦剛公勦音其捷也荆難諧
在民物榮公鼎軸老餘慶封榮陽郡烹幹力健倔韓或作鮮非是烹取老氏治大國若烹小鮮之義韓
帝咨女予往書云帝曰俞汝牙齶前空墉或作拂拂墉起貌字見楚詞九威風挾惠氣蓋壤兩闕拂闕
馬子虛賦上摩蘭蕙下拂羽蓋文選作靡賈山傳贊自蒲悶切拂音拂威風挾惠氣蓋壤兩闕拂
劇虎牙莊子喜則交頰相靡澹衡山王贊巨下漸靡使然今集韻靡下不出靡字非也拂諸本作劇

漫華黑閒指畫變悅款華黑或作筆墨非是華關黑誠既富而美章彙霍炳蔚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日

延講大訓龜判錯袞蔽定八年公羊傳寶者何璋判白龜樊子坐寶署演孔刮老佛見劇秦文字金春城

玉應厥臭劇蕙鬱與鬱金皆香草遺我一言重踞受惕齋傑書變齊傑辭慳義卓闊呀豁疚措掘疾或

效勞也○呀虛加切如新去取聾新或作初取聾雷霆逼颺颺颺或作颺或與颺同○颺音巨颺越筆切綴此豈為

訓此或作俚言紹莊屈莊周原也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武元衡章舉也諸本無奉字○元衡以八年三月

穆穆鸞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絕抱長思翠角高獨聳金華煥相差坐蒙恩顧重畢命守階墀

感春三首元和十一年三月為中書舍人時作

偶坐藤樹下暮春下旬閒藤陰已可庇落葉還漫漫蠶蠶新葉大瓏瓏晚花乾青天高寥寥兩蝶飛翩翩

或作翩翩時節適當爾懷悲自無端

黃黃蕪菁花即蕪菁也桃李事已退狂風簸枯楡狼藉九衢內狂一作彈春序一如此汝顏安足賴汝或作去誰能駕飛

車奇賦國人一臂取百禽作飛車從風遠行見山海經相從觀海外

晨遊百花林朱朱兼白白柳枝弱而細懸樹垂百尺樹或作對左右同來人金紫貴顯劇或作極嬌童為我歌哀

響跨箏笛跨或作跨非是豔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張文潛云東坡言退之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

與復不淺。○心懷平生友，莫一在燕席。死者長眇芒，生者困乖隔。生者或少年真可喜，老大百無益。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盧汀字逢吉

天街東西異，祇命遂成游。月明御溝曉，御溝或作溝水。蟬吟堤樹秋。老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寂寥二三子，或作寔。歸騎得相收。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張籍周况也籍字文昌時爲國子助教况娶禮部侍郎韓雲卿

日薄風景曠，薄一作落方云薄追也國語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今出歸偃前簷。晴雲如壁絮，新月似磨鎌。田野與偶動，衣冠情久厭。吾生可攜手，歎息歲將淹。方云淹當作殘也淹延之義不可通用今

築歲將淹又遠行歲已淹字皆說○今按古字通用者多方何獨知此淹字不可通用也。

題張十八所居張籍居長安西街孟東野詩所謂西明寺後窮賸張大祝也。

君居泥溝上，溝濁萍青青。諸本上句作泥濁。蛙謹橋未掃，謹或作喧。蟬噤門長扃。○蟬音歲名秩後千品詩文齊六經。

端來問奇字，漢書劉歆子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注云奇字古文之異者。爲我講聲形。周禮保章氏掌教國子六書注云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象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形聲如江河之類。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盧四名汀字雲夫錢七名徹字蔚章張十

入卽籍也。

曲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蓋明鏡。秋波或作波秋。雲或作霧。紅雲明鏡皆喻也。三公三堂詩水上。覓紅雲與此同義。大明宮中給事歸。大明即舍元宮也。

走馬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九十六。汀詩九寒光映骨睡驪目。言說處詩之快也。○今按本蓋用莊子列御寇篇取驪龍之珠者必遺其睡之語以目言之則又不

止其領下之珠矣。方說不成文理。况上文初無欲睡之意耶。我今官閑得婆娑。公時自中書舍人問言何處芙蓉多。難驪拳芙蓉兮水。擣舟昆明度雲錦。漢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脚敲兩舷叫吳歌。晉夏統上

太尉賈充令作其土地閒曲。統於是以足扣絃引聲喉轉清。太白山高三百里。百或作十。太白山負雪冤激慷慨東坡詩。脚扣兩舷歌小海亦是引用統事。○戲音賢。太白山高。三百里。名在鳳翔府郿縣。負雪冤

冤插花裏。玉山前却不復來。玉山亦曲江汀滢水平盃。水下或有字。非我時相思不覺一迴首。天門九

扇相當開。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或云仙下有無字。分兩句讀。至答字句絕。又本無鸞鳳二字。皆非是。

奉和錢七兄曹長盆池所植錢徽

翻翻江浦荷。而今生在此。今生或作生。今非是。擢擢菰葉長。芳根復誰徙。露涵兩鮮翠。涵一作濤。風蕩相磨倚。但取主人

知。誰言益益是。誰或作誰。誰或作誰。

記夢此詩蓋有託諷意。公忤執政。左遷為右庶子。時作前酬虛公荷花詩。末云豈如俯仰隨人之意。可知其為左遷之時也。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束督發家賦。且羅縷而自陳。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挈攜阪

維瀾口翻。今按上句言角根。即辰卯二宿之位。二十八宿所起也。此句言隙維通。謂寅申巳亥之四隅也。挈攜此

維瀾口翻。今按上句言角根。即辰卯二宿之位。二十八宿所起也。此句言隙維通。謂寅申巳亥之四隅也。挈攜此

維瀾口翻。今按上句言角根。即辰卯二宿之位。二十八宿所起也。此句言隙維通。謂寅申巳亥之四隅也。挈攜此

西北爲渠通之維東南爲銀德之維又地形謂云河水出崑崙百二十刻須臾開方云僅彥遠云世間只
東北阪赤水出其東南陳洋水出其西北陳亦邊隅之名也百二十刻百二十刻以星
紀言夏賀良說漏刻以百二十爲度事但漢哀帝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作去我徒三人共追

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躡翫戲上丘召切神完骨躡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盲杖撞玉版聲彭航

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步少石壇坡陀可坐臥坡陀與送惡師詩破陀字同語見楚詞招魂然唐

本作我手承頰肘拄座音孩隆樓傑閣磊嵬高嵬五罪切天風飄飄吹我過壯步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

一字難是所難此乃爲詩之法也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嚙行詰盤嚙或作嚼音義通口前截斷第二

句虐綽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閒諸本能多作擊今從閣抗蜀

人則自居世閒徇流俗矣安能從女居山閒而又不免於屈安能從女巢神山曰太白詩云遺我鳥跡寄

曲乎猶柳下惠所云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云爾我氣雖出世閒人亦不能容也

識神山又嘗曰退之有言我能佩曲自世閒云退之性氣雖出世閒人亦不能容也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長安有三內皇城在西北隅謂西內東內曰大明宮在西內之東南內曰興

中給事歸即東內也南內本元宗在藩時故宅高宗龍朔二年置

薄雲蔽秋曦蔽或庇清雨不成泥罷賀南內銜歸涼曉淒淒非是曉或作銜內綠槐十二街中朝事迹曰天街

槐街白樂天游園詩云下視也渙散馳輪蹄余惟翫書生音翫孤身無所齋三黜竟不去論語柳下惠爲士

憲宗迎佛骨公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凡三貶及爲刑部侍郎言致官九列齊豈惟一身榮珮玉冠

韓昌黎集 二古詩 七十九

簪犀。混蕩天門高。音異。著籍朝厥妻。應乃得入也。公妻盧氏封高平縣君。歲時入朝宮中。文才不如人。行又無町畦。莊子彼且為無町畦。問之朝廷事。略不知東西。况於經籍深。豈究端與倪。君恩太山重。不見翻稗稊。上田黎切。所職事無多。又不自提撕。自或。明庭集孔鸞。曷取於鸞鷲。樹以松與柏。不宜閒蒿藜。作問。婉變自媚好。詩婉兮。幾時不見擠。貪食以忘軀。夢不調鹽醢。音詳。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音粹。將舉汝愆尤。以為己階梯。收身歸關東。期不到死迷。

朝歸與前詩同時作

峨峨進賢冠。耿耿水蒼珮。唐志。百官朝服皆進賢冠。諸佩五品皆水蒼玉。服章豈不好。不與德相對。顧影聽其聲。頰顏汗漸背。漸。子廉切。進乏犬雞效。犬雞事取孟嘗君。雞鳴狗盜之意。又不勇自退。坐食取其肥。無堪等鸚鵡。長風吹天墟。秋日萬里颺。抵暮但昏眠。不成歌慷慨。魏武帝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雜詩四首樊本之作四首。以義考之。鷓鴣聲楂楂以下當為別篇。公時為右庶子。而皇甫謐程異之徒用事元和十一年也。故此詩及讀東方朔雜事讀瘧鬼皆指事託物而作。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上徒敢切。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

鷓鴣聲楂楂。鳥噪聲撲撲。鳥。鷓鴣聲。爭鬪庭宇閒。持身博彈射。是持或作閱。非黃鶴能忍飢。兩翅又不壁。能忍或。非。蒼蒼雲海路。歲晚將無獲。歲晚或。作晚歲。

截榛爲構。榛，楚詞桂棟兮蘭榛，遂擊榛榼而將榮。注：斲榼以爲椽，束蒿以代之。或作小大不相權，雖無風

雨災，得不覆且顛。解轡棄騏驎，蹇驢鞭使前。北史：陽休之曰：將涉千崑崙高萬里，歲盡道苦適，停車臥輪

下，絕意於神仙。

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羣。覓，或作求。獨有知時鶴，雖鳴不緣身。啣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居曰：啣蟬不能鳴者

也。蛙龍鳴無謂，閤閤祇亂人。

讀東方朔雜事，譏弄權挾恩者耳。此詩

嚴嚴王母宮，下維萬仙家。音同此云：下維萬仙家，似當以嚴嚴爲義。噫，欠爲飄風。或云：聚氣爲噫，張口

爲欠，說文：欠，張口氣，悟也。見鄭氏禮注，音於其切者，非。溜手大雨沱，方朔乃豎子，驕不加禁詞。加，一偷入

本作噫，欲噫，欲擊神聲也。宋孟頫以亢聲大欠，被劫奮溜手大雨沱，方朔乃豎子，驕不加禁詞。加，一偷入

雷電室。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謂東方朔，昔爲鞠輟掉狂車。輟，或作輟，輟字見王褒籍賦。又晉李暉雷賦：鼓

王母聞以笑，衛官助呀呀。虛加：不知萬萬人，主身埋泥沙。簸頓五山路。五山，五嶽也。流漂八維，流，或

維，或作絃。曰：吾兒可憎，奈此狡獪何。方朔聞不喜，褫身絡蛟蛇。唐何切：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按。按，奴禾切。

羣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觀睥睨處，斜視也。睥，匹達蒙不能睥睨。注：猶事在不可赦。音奢，與去欲不布露

言，外口實誼諱。或作欲不布露之。言：王母不得已，顏頰口齋嗟。齋，或作吝。領頭可其奏，送以紫玉珂。方朔

不懲創，挾恩更矜誇。詆欺劉天子，正晝溺殿衙。勅，朔本傳：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一旦不辭訣，攝身凌蒼

霞。凌或作入。○今按此詩亦必有為而作。○朔本傳不書所

龍瘧鬼漢蒼儀顛頭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瘧鬼此詩首云層層水帝魂謝

刑部侍

層層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尙奮瘧鬼威。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歐泄閒。不知臭穢非。

歐或作嘔。泄或作洩。亂之病相屬。字正作歐。泄夏時。醫師加百毒。令聚毒藥以供醫事。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灸音疾。酷若

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咨汝之胄。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沫

於前徽。沫或作味。或作法沫已也。離騷經芬至。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爾祖無忝。視然不知

歸。○視有視面。他典切。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清波為裳衣。白石為門畿。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降集隨九

歌。飲芳而食菲。贈汝以好辭。出汝去莫違。

示兒東坡云退之示兒詩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所示皆利祿事也。至老

杜則不然。其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自愛文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公第在長。此屋豈為華。於我自餘。為或作中堂高

且新。四時登牢蔬。登有親登。邊中堂。以供時祀。而前蔬。語意正同。不必須作祭字。乃為時祀也。廟前榮饌賓親。

沈氏筆談云。退之示兒詩云。屋裏謂之榮。東西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苑雖黃以為不。然其說云。王

元長曲水詩。序云。跨靈沼而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為屋櫺。櫺一名櫺。安在苑。雖黃以為不。然其說云。王

謂之榻集韻云屋榻之兩頭起者爲榮故記言浩當東榮又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僊佺之徒巖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雨交四榮之說筆談未爲確論前榮者榻雄甘泉賦云列冠婚之所於作依皆非是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婁絡之婁音縷莊子有宿施於上榮是也

卷妻者注卷妻猶拘擊也春華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噓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

山鳥旦夕鳴有類澗谷居調或作調義當作調郭璞江賦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或作車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無非或作是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爲峨冠講唐虞或

酒食罷無爲葦槩以相娛齊余朱世隆與元世雋退槩忽聞局上談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凡此座中

人十九持鈞樞又問誰與頻莫與張樊如莫與或作莫若曾本作來過亦無事考評道精麤躑躅媚學子

○音壁屏日有徒音餅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丘魚嗟我不修飾事與庸人俱嗟我或作我如○今按

如此及卒章無迷厥初者相應但作嗟我則語勢差健而義亦自通蓋我不修飾者非謙詞乃謂向我亦不修飾則不能致此爵位居室交遊之盛耳然則我如者乃嗟我之注脚故今雖只作嗟我而我如二字當知也

安能坐如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按此篇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不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

庭楸詩意與前示兒詩所云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者相應又次其後蓋同時作

庭楸止五株楸或作樹以題楸共生十步閒各有藤繞之上各相鉤聯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連朝日出其

東我常坐西偏或作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或作當晝日在上我在中央閒或作焉此詩二聯字三閒

央園作中園焉以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聯聯。夜月來
 求道重韻諫矣。倚嘉苗。○荷此見切。我已自頑鈍。或作滯。重遭五楸牽。客來尙不見。肯到權門前。舊史
 照之。荷荷自生煙。晉湛方生稻苗諺。我已自頑鈍。或作滯。重遭五楸牽。客來尙不見。肯到權門前。舊史
 少與孟郊張籍友善。而觀諸權門豪士。權門衆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司馬遷答任安書。未在多
 如饒練焉。瞭然不顧。卽此詩所謂也。權門衆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曰若九牛亡一毛。未在多
 少閒。往既無可願。不往自可憐。或作領。或作皆非是。

詠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祕書至。王六王建也。以或作與。以與義通。已見前。○今按以字或取
能左右之義。○公長慶四年夏以病在告。至八月滿百日。

免吏部侍郎詩
蓋此時作也。

前夕雖十五。月長未滿規。君來晤我時。來一作未。風露渺無涯。浮雲散白石。天宇開青池。孤質不自憚。中天爲
 君施。翫翫夜遂久。亭亭曙將披。况當今夕圓。又以嘉客隨。嘉一作佳。惜無酒食樂。但用歌嘲爲。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與懷呈一二知舊李逢吉也。當是長
再相後作。

燦燦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飄。上宰嚴祀事。清途振華鑣。圓丘峻且坦。前對南山標。
 村樹黃復綠。中田稼何饒。顧瞻想巖谷。與歎倦塵囂。倦或作倦。惟彼顛瞑者。瞑从月。古眠字。徐錯曰。今俗別作
司馬彪曰。去公豈不遼。云非是。爲仁朝自治。用靜兵以銷。勿憚吐捉勤。捉或作握。字本史記魯世家。可歌
風雨調。聖賢相遇少。功德今宣昭。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韻。裴謂裴度也。假或作爲。○裴度爲李逢吉所聞。長慶二年六月罷
相尙書左僕射。公有此和篇。及感恩言志。與朝回見寄之作。

公乎真愛山。看山且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脚歷。略切枉語山中人。句我澗側石。枉或作往。句或作與。有來應公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駢羅。隨勢忽開坼。有洞若神剗。局官切有巖類天割。忽夢切終朝巖洞閒。歌鼓燕賓咸。孰謂衡霍期。衡山在今衡州。霍山按周禮在冀州。期或作寄。選謝靈運詩。遊當羅浮行息必慮霍期。近在王侯宅。傅氏築已卑。書說樂傳。磻溪釣何激。選阮籍勸進表。呂逍遙功德下。不與事相撫。樂我盛明朝。或作於焉傲今昔。詩於焉。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夕或作日。阮籍字嗣宗。詠懷詩近百篇。其一六韻一首云一日復一夕。一朝復一朝。然其題實自效一日復一夕始也。後人以詩語與題不相應。併易作一日復一夕。

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祇見有不如。不見有所超。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調。不知久不死。憫憫尙誰要。於逾切富貴自繫拘。貧賤亦煎焦。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鑪。譬如籠中鶴。六翮無所搖。譬如兔得蹄。或作跡。繫辭曰。忘蹄而安用東西跳。還看古人書。復舉前人瓢。前人或作前日。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謠。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李繁時爲隨州刺史。宰相李泌之子也。

鄴侯家多書。李泌封鄴縣侯。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唐紅籍志。甲乙丙丁四部書各一庫。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以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爲丞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滻水。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至灑陵入澗。○滻

韓昌黎集

卷八

聯句 諸聯句多
元和初作

城南聯句

徐師川問山谷曰：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始。上則唐虞發歌，下則漢武柏梁，皆聯句之所起。劉貢父東野潤谷色，人言東野聯句，即非平日所作，恐是物之所有，故凡可以吟詠者，皆歷言於詩。蜀本作一百五十韻，不可為據。

竹影金瑣碎 郊瑣或作鑪，非是。沈存中云：竹破，若日影金瑣碎，乃日光非竹影也。洪慶

溜何冷冷飛泉漱鳴玉，後荆公詩云：風泉隔屋撞哀玉。琉璃翦木葉，愈

月緣階貼碎金，語本此出。○滌方宗士江二切。理楚更切。琉璃翦木葉，愈

尋得深行遙岑出寸碧，愈遠目增雙明，乾穉紛拄地。郊穉，或作絲，或作紅。○化蟲枯揭莖，孫汝聽曰：化蟲

蟬蟻之類，枯揭莖者，言化蟲已枯，尙木腐或垂耳。愈草珠競駢睛，○駢，浮虛有新斲。郊玉切。擢抗饒孤

擢抗饒孤，下爲薪。○抗，音兀。擢，抽庚切。山顛囚飛黏網動，愈盜啗接彈驚。囚飛，盜啗，潮本作蟲，飛雀，此詩

本並同。上杜詩：啾啾黃雀脫實自開坼。郊牽柔誰繞縈，禮鼠拱而立。愈陸機二足於頸上，跳舞善鳴。駭牛

躡且鳴，駭或作驤，音侯。詩：文馬行也。○今按：驤，躡二字於牛義無取。疑驤從蜀本作駭，而躡當作驤，此當於

成暮堂蝙蝠沸愈蝙蝠見上石詩注破窳伊威益伊威或作蚌追此迅前主郊答云皆冢卿也
 襄十四年先敗壁剝寒月愈折筭嘯遺笙桂熏霏霏在郊茶跡微微呈主或作桂或作茶皆非是視兮
 君有冢卿今履或作星皆非是愈劍石猶竦檻愈獸材尙挈楹孫汝聽曰獸材謂柱上寶唾拾未盡郊玉啼
 在或作柱呈或作星皆非是或作題蜀都賦玉以咳唾喻珠璣或啼泣喻玉筋也唾隨隨本或作瑋或云碣柱覆
 墮隨鎗唾或作題或作洪慶善賦此以咳唾喻珠璣或啼泣喻玉筋也唾隨隨本或作瑋或云碣柱覆
 下或作柱呈或作星皆非是或作題蜀都賦玉以咳唾喻珠璣或啼泣喻玉筋也唾隨隨本或作瑋或云碣柱覆
 作碣然非文意又碩乃柱礎亦非可拾之物也臆緒疑闕愈疑汝聽曰言臆紗中粧燭已銷繁綠髮抽
 珉瓚韓醇曰綠髮青膚聳瑤楨韓醇曰青膚苦蘇也貞白蛾飛舞地愈幽靈落書棚此已上言郊墟惟昔
 集嘉詠郊吐芳類鳴嚶窺奇摘海異愈恣韻激天鯨腸胃繞萬象精神驅五兵蜀雄李杜拔愈李杜下
 未詳嶽力雷車轟呼宏大句幹玄造郊元或高言軋霄嶂初耕切字芒端轉寒煖愈神助溢盃觥巨細各
 乘運愈湍澗亦騰聲在昔詩人吟詠之工凌花咀粉藥郊創縷穿珠櫻綺語洗晴雪愈嬌辭睚雜翳酣歡
 雜弁珥郊或作勸雜或作新從閣本淳子髡所謂前有墮耳後有遺簪是也○今按勸繁價流金瓊齒
 蒼寫江調郊或作紅選劉休玄詩慈發江南採蓮以釋之東野亦喜用江調字萎蕤綴藍瑛萎蕤青
 藍田之玉也愈庖霜膾玄鮑愈浙玉炊香粳浙字從浙作析其從析者星歷切孟子所謂接漸而行是也
 本多朝饌已百態郊春醪又千名哀匏蹙駛景愈或作蹙缺列唱凝餘晶解魄不自主郊痺肌坐空墜
 若乎其後墜丑庚切直視也言坐久而無所見也墜或作蹙缺列唱凝餘晶解魄不自主郊痺肌坐空墜或

唐人多書叢作寮，楚詞及舊本韓，駢鮮互探嬰。音食桑變忽蕪蔓，愈樟栽浪登丁。中莖切新霞闢詎能極，柳集皆然今本尙見一二姑存之。

郊風期誰復廣，晉習鑿齒傳風期超邁風期，猶風標也。誰復，愈臯區扶帝壤。愈瓊蘊郁天京，祥色被文彥。郊

良才插杉柳，尹成隱伏饒氣象。愈興潛示堆坑，壁華露神物。郊見西京賦注，河神靈學華山事。

許謨壯締始，愈詩許謨定命，注許大也。輔弼登階清，疏一室秀恣填塞。郊閱切。呀靈瀟滄澄，切已上紀，句形以

益大聯漢魏，愈作連肇初邁周贏。史記昔周邑我先秦，積照涵德鏡。郊傳經儷金籙，明經故鄒魯諺曰：遺

子黃金滿，愈不如一食家行鼎甯。愈寵族飮弓旌，此盡或作書，殊私得逾程。飛橋上架漢，愈

繚岸俯規瀛，規或作窺，非是。規，度也。瀟碧遠輸委，郊湖嵌費攜擎。湖嵌石也。苟首從大漠，愈漢李廣利伐

首畜種歸種，難宮館旁。○菑音陶。楓櫨至南荆，選沙棠櫨，華風梓。嘉植鮮危朽，郊膏理易滋榮。理或

此以嘉植言也。周禮：其植物宜膏物。懸長巧紐翠，愈組或作網，象曲善攢珩。善或作蓋，魚口星浮沒。郊馬毛錦斑駁

鄭注云：謂楊柳之屬，理致白如膏物。也。五方亂風土，愈百種分鉏耕。葩藥相妬出，郊孽非是。非茸共舒晴，類招臻侷詭。愈相如封禪書云：奇物

也。歷切。詭，翼萃伏衿纓，危望跨飛動。郊冥升躡登閱，字見揚雄校獵賦：蜀本登。春游轢襪靡，愈楚詞：蘋草

隨風貌。○襟音歷。彩伴颯嫫媼，廣韻嫫媼，新婦貌。遺燦飄的鑠，郊淑顏洞精誠。嬌應如在寤，愈頽意若含

醒鷓鴣翔衣帶，郊鵝肪截佩璜。王逸少玉部：論白如。文昇相照灼，愈武勝屠捷搶。爾雅：彗星為捷。割錦

不酬價。郊構雲有高營，通波物鱗介。愈物，或作仞，相如賦：充仞其中。古字作仞。疏腕富蕭衛，音行，杜衛香

若買養馴孔翠郊遠苞樹蕉併書曰厥包楛楛錫其子可食選楛樹曰芭蕉一名芭蕉鴻頭排刺艾愈

謂之矣文云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之雞頭北燕謂之殺青徐淮酒之開鶻鶻攢瓊橙此已上言土地人物

亦誤卵也納涼聯句蓋有價禽鶻今本鶻廣雜良牧蒙休賴先盟罷旄奉環衛守封踐忠貞戰服脫

明介郊朝冠飄彩紵爵勳逮僮隸簪笏自懷綳乳下秀嶷嶷椒蕃泣嗶嗶詩其泣嗶嗶貌鑑清盜匣

愈眸光寒發矚館儒養經史郊綴威觴孫甥考鍾饋肴核夏鼓侑牢牲飛膳自北下函珍極東烹如

瓜煮大卵愈比線茹芳菁海嶽錯口腹趙燕錫媼姬選詩燕趙多佳人方音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好

女舜妻娥皇字娥媼或作嫫一笑釋仇恨愈百金交弟兄貨至貺戎而呼傳鸚鵡令鸚或作鸚或

四物也或順居無鬼瞰愈楊雄傳高明之家鬼抑橫免官評已上言門地殺候肆凌翦籠原雨置綉綉

本非是或翼怒鬚蠶愈方庚切躍犬疾翥鳥呀應甚飢虻筭蹄記功賞郊上林賦射藥脚麟顏師古曰持引其

腦擒擡振諸本腦作腦擒作相擡作盪又作湯今從蜀本云騰腦字之或體撰撰也疑遊當作擡擡音聲

搥音猛斃牛馬樂愈妖殘梟鴝惇切爾雅鴝鴝今鴝也其音各者鳥今接鴝音柯類窟窮尙噴視郊箭

出方驚抨普耕連箱載已實愈礙轍棄仍贏喘覿鋒刃點郊困衝株枿盲櫛掃淨豁曠曠愈聘遙路萃

萃選宋玉高唐賦羸萃餓攸飽活爵郊惡囁嚅腥鯖云已上言射獵之壯觀嚅說文云嚅貌廣韻歲律及

萃五臣詩羸萃餓攸飽活爵郊惡囁嚅腥鯖云已上言射獵之壯觀嚅說文云嚅貌廣韻歲律及

地介臯鞏臯鞏皆河南地名休跡憶沈冥愈楚詞補症駿與臯鞏前漢司馬遷云在臯鞏之

音冗爾字或作傷爾字或在洛陽諸本此四句下無愈字今從唐蜀升朝高轡逸振物羣聽悚

賦增洪慶善云退之家在洛陽謂必誰與雜荒茸籍唐本為是此漢叙傳所謂朝紳鬱青綠馬飾曜珪

而駭神聽徒言濯幽泌切徒一作待必與雜荒茸夷險芟荒是也芒字非朝紳鬱青綠馬飾曜珪

瑛國離末銷鑠我志蕩巧隴郊劉闢亂蜀王師出君才誠倜儻時論方洵溶魏王粲浮淮賦滂沛洵溶

湧格言多彪蔚懸解無桔拳周禮古沃切拳音拱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家堅如撞羣金眇若抽獨蛹

不絕也○蛹音勇伊余何所擬跋鼈詎能踊衛千里塊然墮岳石飄爾胃鬣髭郊○鬣音吠龍旆垂天

衛雲詔凝禁甬充韓醉詩皆以為甬道恐非君胡眠安然乎非是朝鼓聲洵洵愈

鬪雞聯句傑公與東野聯句詞意雄渾極其情態間以人才為喻兩皆

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愈崢嶸顛盛氣禮記玉藻曰盛氣顛實揚音宏洗刷凝鮮彩郊高行若矜豪

側睨如何殆愈精光目相射食亦劍戟心獨在郊既取冠為胄復以距為鐵音陔或作鐵漢書鉤戟長綬

擊不協然鐵乃刃下之平底者天時得清寒地利挾爽塏音凱磔毛各噤瘁或作瘁或作瘁今

與距不相似亦未詳其說也愈怒瘦爭碾磊○碾音猥俄膺忽爾低植立瞥而改

也義訓寒謂之瘁皮日休詩枕下聞澎湃肌上生瘁愈怒瘦爭碾磊○碾音猥俄膺忽爾低植立瞥而改

郊○擊○匹膺膺戰聲喧鳴○膺膺音稍續翻落羽唯七罪切廣韻云中休事未決小挫勢益倍愈

腸務生敵或作腹賊性專相醜裂血流嗚聲啄殷甚飢餒郊五卷題巖谷義見對起何急驚隨旋誠巧

給。給。子。梁。公。子。之。毒。手。飽。李。陽。毒。石。勒。子。美。義。陽。日。厭。癩。老。拳。亦。此。事。也。孤。神。植。困。朱。亥。愈。史。記。魏。朱。亥。為。侯。蘇。鷲。於。魏。公。子。及。公。子。真。行。至。鄆。手。魏。王。令。代。晉。鄆。合。符。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鄆。植。元。本。神。手。神。植。尊。拳。劉。伶。語。也。鄆。公。濟。云。善。神。植。作。袖。中。語。而。神。植。字。則。朱。亥。事。中。無。之。故。邵。欲。神。作。袖。以。從。本。事。然。又。借。用。字。耶。○。今。按。善。手。是。李。陽。借。事。中。語。偏。枯。耳。然。亦。未。敢。違。納。也。今。以。其。說。未。明。復。為。詳。說。如。此。以。俟。考。焉。不。惻。心。我。以。仁。碎。首。爾。何。罪。獨。勝。事。

有。然。旁。驚。汗。流。洗。郊。知。雄。欣。動。顏。怯。負。愁。看。賄。爭。觀。雲。墳。道。助。叫。波。翻。海。愈。事。爪。深。難。解。唐。本。云。館。本。作。以。

傳。李。校。同。樊。本。作。傳。皆。則。吏。切。漢。刻。通。傳。事。刃。公。之。腹。中。考。工。記。用。此。二。字。也。管。子。傳。載。十。萬。又。春。有。以。傳。

謂。輻。入。牙。中。者。苗。聲。如。戴。泰山。平。原。人。謂。樹。立。物。為。苗。公。蓋。全。用。此。二。字。也。管。子。傳。載。十。萬。又。春。有。以。傳。

抗。蜀。本。皆。作。爭。其。訛。又。矣。噴。晴。時。未。怠。一。噴。一。醒。然。水。噴。神。氣。始。醒。用。再。接。再。礪。乃。公。用。子。乃。字。出。此。書。蠶。乃。

乃。鋒。道。助。叫。波。翻。海。乃。鍛。乃。礪。又。或。作。噴。皆。非。是。樊。汝。霖。曰。接。猶。接。戰。也。爭。觀。頭。垂。碎。丹。砂。翼。搗。拖。錦。綵。或。

雪。填。道。助。叫。波。翻。海。乃。鍛。乃。礪。又。或。作。噴。皆。非。是。樊。汝。霖。曰。接。猶。接。戰。也。爭。觀。頭。垂。碎。丹。砂。翼。搗。拖。錦。綵。或。

臣。注。樹。斂。也。土。獵。切。此。當。以。摧。揚。翼。莫。所。惡。恃。五。連。軒。尚。賈。餘。左。成。二。年。欲。勇。者。賈。清。厲。比。歸。凱。愈。選。俊。

感。收。毛。趙。使。平。原。君。合。從。於。楚。有。毛。遂。借。定。從。前。受。恩。慙。始。隗。史。記。郭。士。先。從。隗。始。王。曰。英。心。甘。鬪。死。言。肉。恥。庖。

宰。君。看。關。雞。篇。短。韻。有。可。採。郊。有。言。皆。非。是。或。受。恩。慙。始。隗。史。記。郭。士。先。從。隗。始。王。曰。英。心。甘。鬪。死。言。肉。恥。庖。

納。涼。聯。句。公。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掾。召。入。為。國。子。博。士。至。是。七。月。與。東。野。會。京。師。聯。句。此。詩。叙。久。譎。新。召。還。為。學。官。本。末。甚。詳。

遞。嘯。取。遙。風。魏。劉。楨。大。暑。賦。披。襟。領。微。微。近。秋。朔。郊。金。柔。氣。向。低。火。老。候。愈。濁。愈。熙。熙。炎。光。流。竦。竦。高。雲。而。長。嘯。冀。微。風。之。來。思。微。微。近。秋。朔。郊。金。柔。氣。向。低。火。老。候。愈。濁。愈。熙。熙。炎。光。流。竦。竦。高。雲。

擢。愈。閃。紅。驚。蚘。虬。或。作。蚘。楚。詞。著。龍。勸。虬。於。左。右。凝。赤。聳。山。嶽。目。林。恐。焚。燒。耳。井。憶。澆。瀆。賦。澆。瀆。實。墜。○。林。或。作。蚘。楚。詞。著。龍。勸。虬。於。左。右。凝。赤。聳。山。嶽。目。林。恐。焚。燒。耳。井。憶。澆。瀆。賦。澆。瀆。實。墜。○。林。

漢士威切又士減切仰懼失交泰非時結冰雹水大凝禮曰陽之專氣為駁陰而脅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

孟所以有失化鄧渴且多而列子夸父逐日影於隅谷之際道渴奔河誠已愨喝道者誰子

世紀曰禹賜喝嗚叩商者何樂列子師商彈琴當春而叩商絃洗矣得滂沱

傷暑也○喝音謁先感然鳴鸞鸞岐山○鸞音鸞岳土角切嘉願荷未從

典切洗矣猶洗然也感然鳴鸞鸞岐山○鸞音鸞岳土角切嘉願荷未從

前心空緬邈潘岳寫婦賦曰清砌千迴坐冷環再三握煩懷却星星

高意還卓卓郊龍沈劇煮鱗左氏醜龍事牛喘甚焚角用田單蟬煩鳴轉喝

不啄畫蠅食案繁背炳肌血渾單絛厭已褫語當暑移綺給易終朝

謂之扇運云厚幸茲得佳朋於此蔭華桷青葵文簠施清或淡激甘瓜濯

曠凝淨古畫奇駁壁或作壁畫或作畫○凄如狷寒門史記武紀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顏曰今洽谷去

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此兩涼詩也湖字自當又甘泉賦登梯攀而狷天門

此定柳文孤亦作瑯又淮南子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故離騷連絕堪乎寒門若以瑯言則寒門當用此

極寒之地為優○今按後說蓋方口既非絕境未為皓若攢玉璞掃寬延鮮蝶汲冷漬香穉楚詞稻覆

音篋實摘林珍盤肴饋禽覈或作殼說已空堂喜淹留貧饌羞齷齪愈○籛音濕

蕩蕩加或賈勇發霜矧賈勇見上城南聯句爭前躍冰梁風俗通才駭側角切殷勤相勸勉左右加

覺感衰悲舊改工異逞新兒音遊誰言擯朋老猶自將心學危簷不敢憑朽机懼傾撲机一作五青雲

路難近黃鶴足仍銳銳玉篇云銳足未能飲淵泉立滯叫芳藥郊本草楚人謂白芷與子昔睽離嗟余苦

屯剝直道敗邪徑拙謀傷巧誅楚詞諶諶謂余以善淫炎湖度氛氳氳於音切熱石行犖磳犖音犖

飢夏尤甚瘡渴秋更數周禮疾醫春時有瘡首疾秋有瘡君顏不可覲君手無由搦女角切今來沐新恩元和

六月召為國子博士庶見返鴻朴儒庠恣游息禮逆約切數一音朔君商推萬俗危行無低徊楚詞九歌心

免啣楚詞卜居曰將啣啣啣車馬獲同驅酒醪欣共救廣韻救口噏說文惟憂棄菅蒯左氏傳成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伊音伊望侍帷幄此志且何如希君為追琢愈詩追琢其章

秋雨聯句按詩云儲宮煙火濕此公為學官在京師時也又云因

萬木聲號呼百川氣交會郊左太冲蜀都賦庭翻樹離合雜或牖變景明諒愈深瀉殊未終說文小水入

堯鷲在滄○濼職飛浮亦云泰郊顏延年駕幸京口牽懷到空山屬聽邇驚瀨愈簷垂白練直練或渠漲

清湘大郊甘津澤祥禾伏潤肥荒艾愈禾或作木非主人吟有歡客子歌無奈郊侵陽日沈玄剝節風搜

兌愈缺址遊峽喧坊北有三義賈誼賦塊塊無垠應劭曰其氣塊塊非有齊限也郭璞注鷗颺臥江汰

郊隨虛思道納涼賦動颺颺於音微風來枕前高灑自天外愈葦穴何迫迨或作葦義訓迫迨急也字見

枝掃鳴嘍郊詩鷺聲嘍嘍援菊茂新芳援或逕蘭銷晚餗愈玉篇餗香也地鏡時昏曉池星競漂

沛郊謹諏尋一聲詩載號載吹毛傳曰謹吹也灌注咽羣籟愈儒宮煙火濕市舍煎熬仗郊休者也選心

臥冷空避門衣寒屢循帶愈循或作循非是李陵傳數數自循其刀環又自循其髮顏注謂摩順也梁范靜妻詩循帶易緩愁難却心之憂矣水怒已倒流陰

繁恐疑害郊憂魚思舟楫憂魚乎是也左傳所謂微禹吾其感禹勤畎澮愈書禹濬畎澮距川孔安國云一畎

二尋深二懷襄信可畏書蕩蕩懷山襄陵注云非是包疏決須有賴郊孟或作疎九河決汝漢漢筮命或馮著

初曰澗愈晴或作情著為筮龜為卜蔡庭商忽驚舞商羊童語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一足鳥名墟禁亦親

卜晴將問蔡大龜也出蔡地因以為名庭商忽驚舞商羊童語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一足鳥名墟禁亦親

醉郊樂祭水旱也三禮義宗禁止兩之祭每樂於城門氛醞稍疎映作氣霧亂還擁蒼應曰擊注言蒙味

也詩蓄分蔚兮注雲與貌二切荇鳥外切陰旌時摶流曰摶流猶周流也摶屠由切帝鼓鎮匄磕匄

茂又音蒙又莫頁武賦二切荇鳥外切陰旌時摶流曰摶流猶周流也摶屠由切帝鼓鎮匄磕匄

庚反與轟同匄呼棗圃落青瓊瓜畦爛文具貧薪不燭竈富粟空填廡愈國倉庖○庖古外切秦俗動言

利魯儒欲何巧深路倒羸驂弱途擁行軌軌博雅曰輪也楚詞齊玉毛羽皆遭凍離蓰不能翮非古樂府竹

竿何翳頰魚尾何離蓰翻浪洗虛空傾濤敗藏蓋郊吾人猶在陳論語衛靈公孔僮僕誠自鄙左自

○藎音滄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猶未授首劉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瑤

○藎音滄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猶未授首劉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瑤

○藎音滄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猶未授首劉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瑤

○藎音滄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猶未授首劉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瑤

○藎音滄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猶未授首劉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瑤

○藎音滄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猶未授首劉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瑤

○藎音滄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猶未授首劉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瑤

○藎音滄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猶未授首劉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瑤

○藎音滄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猶未授首劉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瑤

○藎音滄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猶未授首劉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瑤

○藎音滄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猶未授首劉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瑤

○藎音滄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猶未授首劉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瑤

○藎音滄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猶未授首劉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瑤

日王忝違傲使於楚也又曰蔡君日其過此也訟漢史歷見淮南厲王傳日得幸上有子知此語未易

征蜀聯句憲宗元和年正月詔高崇文征蜀九月言異而意同二詩其相先後作歛

禽情初嘯儔色微收霈庶幾諧我願遂止無已太愈詩蟋蟀無已太康毛傳

詞香今鴉爲媒注鴉羽可朝行多危棧一作磯或作賴○今按上言夜臥饒驚枕郊生榮今分踰死棄昔

情任愈鷓行參綺陌雞鳴聞清禁郊山晴指高標槐密鶯長蔭愈直辭一以薦巧舌千皆矜郊牛舌病也

巨禁愈匡鼎惟說詩張晏云衡少時字桓譚不讀識愈後漢桓譚曰逸韻何嘈嗽高名俟沽賃郊紛葩歡屢

填曠朗憂早滲愈朝或作亮張協七禽野曠朗而無塵潘爲君開酒腸顛倒舞相飲郊曦光霽曙物景曜

鑿宵稜愈音淺儒門雖大啓姦首不敢闖切丑禁義泉雖至近盜索不敢沁沁諸字書皆曰沁水名出上黨外

汲也七清琴試一揮白鶴叫相暗或作相叫吟吟去聲趙欲知心同樂雙蘭抽作絳郊後漢女得織

冰溪時咽絕風櫪方軒舉愈此處不斷腸定知無斷處郊

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孟刑部簡也考之新傳未嘗爲刑部但言爲倉部員外以不附王叔

秋潦淹轍跡選顏延年詩周御高居限參拜愈戰國策顧弱曰臣無拜可矣不耿耿蓄良思遙遙仰嘉話郊

晨長隔歲百步遠殊界愈遠或作選商聽饒清簞悶懷空抑噫郊非是○噫烏介切美君知道腴桓譚答揚

雲動味逸步謝天械愈天械爵位吟馨鑠紛雜抱照瑩疑怪郊江淹雜體時撞宏聲不掉切輸邈瀾逾

殺愈簷瀉碎江喧街流淺溪邁郊念初相遭逢幸免因媒介孔叢子士無介不祛煩類決靡懼與劇爬疥

爬或作爬今字爬龜也無爬音然文選把研文較幽玄呼博騁雄快博博塞今君軺方馳君或作春說

史記乃乘輅車。○輅伊我羽已鏤。選顏延之詠晉康云：輅有温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誠。愈誠或作戒。或音搖。又音韶。一作車。伊我羽已鏤。時鏤○鏤所拜切。已一作毛。温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誠。愈誠或作戒。或語當用誠字。至下文伸誠。則當用戒字。後漢西域傳：謝國城下。經有明申戒。此迨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療自療焉。詩無

介切。欲知相從盡靈珀拾織芥。靈珀拾織芥。取腐芥拾。或作捨。非是。○珀音拍。不欲知相益多。或作神藥銷宿債。易有疾

拜切。○德符仙山岸。○永立難欬壞。○氣涵秋天河。○有朗無驚滄。郊○浮。普祥鳳遺蒿鬪。子鬪與魏同。雲韶掩夷

○韎。○韎莫拜切。又亡達切。與韎同。○爭名求鵠徒騰口。○甚蟬喝。切。邁。未來聲已赫。始鼓敵前敗。鬪場再鳴先

○轉。○轉音戒。○穿空細丘垤。○照日陋菅蒯。愈。左氏雖有絲。作霞。東野繼奇躅。脩綸懸衆情。莊子在公子爲大餉

○惟當騎款段。○御款段馬見後漢。○豈望覲珪玕。○弱操愧筠杉。○微芳比蕭薤。○何以驗高明。○柔中有剛夫。郊

遠遊聯句。元和三年作遠遊。途東野之。三十九韻。李翱惟東野序云：東野也。習之役於江南。此所謂漢

別腸車輪轉。一日一萬周。○郊。○離思春冰泮。○瀾漫不可收。○愈。○馳光忽以迫。○鮑明遠詩：馳飛轡誰能留。○郊。○陸士

因左傳獻俘授馘終當返耕穫愈葉街陳鈇鉞黃街漢時長安街名變夷邸在其中陳湯傳斬郵支桃塞

與錢縛乃錢縛注田器也錢音窮錢音窮博地理書封疆天文掃寥廓正封天子憫瘡痍將軍禁鹵掠策

動封龍頰歸獸獲麟脚愈獲或作音窮龍頰此詩用魏關秦關龍頰麟脚皆借對音洛賦或作麟脚麟脚章昭曰持引其脚也家語謂魯西狩子鉏商獲麟折其前足載詰誅敬王怒詩月令詰誅暴慢賦射

哀人瘼不役使也○今按歸獸用書序語對策勤為切但當解作特義耳楚詞美人既醉朱顏酩酊音落飲器安

存惟恐晚安存或作安存後漢馬融洗雪不論昨後漢段熲傳洗暮鳥已安巢春蠶看滿箔愈聲明動朝

關光龍耀京洛旁午降絲綸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中堅擁鼓鐸正封漢光武與王尋戰衝其輔堅密

坐列珠翠高門塗粉牋屋郭跋朝賀書飛敬朝猶言塞路歸鞍躍愈魏闕橫雲漢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

也莊子心居秦關束巖嶠江淹詩巖嶠轉拜迎羅囊韃左傳晉重耳曰右屬囊韃問遺結囊正封漢

于敬傳以歲時數問遠詩于囊江淮永清晏宇宙重開拓苗泰交廣記○武帝言切是日號昇平隋志昇道平

行中道此年名作噩愈附雅歲在酉曰作噩元和洪赦方下究或不能致駟冠子上情不傳主究淮南子號

為是不來庭漢儒生恹教化武士猛刺孫登呼刺刺吾相兩優游他人雙落莫愈印從負

鼎佩史記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為有門為登壇壝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中召將詔大將軍再入更顯

鼎佩史記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為有門為登壇壝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中召將詔大將軍再入更顯

鼎佩史記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為有門為登壇壝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中召將詔大將軍再入更顯

鼎佩史記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為有門為登壇壝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中召將詔大將軍再入更顯

鼎佩史記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為有門為登壇壝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中召將詔大將軍再入更顯

嚴顯或作深顯九遷彌審諤正封車千秋論戾太子事一日超九級選任
趙見呂氏春秋衛霍去病也國史擅芬芳宮娃分綽約愈色為娃莊子非是履風俗通曰楚人謂美丹掖
衰導騎多衛霍去病也國史擅芬芳宮娃分綽約愈色為娃莊子非是履風俗通曰楚人謂美丹掖
列鷓鴣洪鑪衣狐貉搗文揮月毫講劍淬霜鏢正封命衣備藻火命衣乃周禮所謂上公九賜樂兼拊搏
書益稷搏拊琴瑟兩廂鋪覆史記顏注正廢之東西堂皆號曰廂風俗通云織藻火見書益稷愈勺樂選凡四見
拊琴瑟拊琴瑟兩廂鋪覆史記顏注正廢之東西堂皆號曰廂風俗通云織藻火見書益稷愈勺樂選凡四見
皆音酌略姚令威曰後語有仍祈却老藥此帶垂蒼玉佩鬱盛黃金絡誘接謂登龍謂或作論登龍門趨
當異韻或作芍藥集韻芍藥調和五味也此帶垂蒼玉佩鬱盛黃金絡誘接謂登龍謂或作論登龍門趨
馳狀傾愈惟當早貴富豈得暫寂寞但擲履笑金飽明遠白紵曲仍祈却老藥正封君以祠竈殺道
由恣歡愈惟當早貴富豈得暫寂寞但擲履笑金飽明遠白紵曲仍祈却老藥正封君以祠竈殺道
鄒上方破廟配罇罍生堂合鑿鑄兩亦名鑿鑿之鑿大鑿謂之鑿安行庇松篁高臥枕莞蒹愈或洗沐
見上楚詞浴蘭割烹厭脾臄詩行葦嘉肴脾臄說文臄口上也取喜顏非忸怩有忸怩達志無隕稷正
恣蘭芷楚詞浴蘭割烹厭脾臄詩行葦嘉肴脾臄說文臄口上也取喜顏非忸怩有忸怩達志無隕稷正
封顯或作項談諧酒席展慷慨戎裝著斬馬祭旄纛魚羔禮芒屨愈山多離隱豹玄列女傳云南山有
封顯或作項談諧酒席展慷慨戎裝著斬馬祭旄纛魚羔禮芒屨愈山多離隱豹玄列女傳云南山有
不下野有求仲蟻尺蠖之風以求伸也推選閱羣材薦延搜一鶚正封後漢孔融曰鷓鴣左右供詔譽
食野有求仲蟻尺蠖之風以求伸也推選閱羣材薦延搜一鶚正封後漢孔融曰鷓鴣左右供詔譽
親交獻說文大笑也選嘍嘍名聲載揄揚權勢實熏灼愈黑或作蕭詩憂心征賦皆用無作煮也漢道
親交獻說文大笑也選嘍嘍名聲載揄揚權勢實熏灼愈黑或作蕭詩憂心征賦皆用無作煮也漢道
舊生感激漢高祖道當歌發酬酢羣孫輕綺紈下客豐醴酪正封窮天貢際異琛琛與際同丑林切市
舊生感激漢高祖道當歌發酬酢羣孫輕綺紈下客豐醴酪正封窮天貢際異琛琛與際同丑林切市
海賜醕醢漢律須有詔令乃許大鋪醢會案作樂鼓還槌從禽弓何曠愈淮南子疾如漢書二育
海賜醕醢漢律須有詔令乃許大鋪醢會案作樂鼓還槌從禽弓何曠愈淮南子疾如漢書二育

取歡移日飲漢夏侯嬰傳與高祖語求勝通宵博北史李謹好學陸五白氣爭呼楚詞招魂有成皋而幸

送靈師詩六奇心運度正封漢陳平六出奇計恩澤誠布濩上林賦布濩鬪頑已籛勺諸本籛作蕭漢房中歌

樂勺周樂言以樂征伐也顏師古告成上云亭封禪書管仲曰無懷慮神農炎帝頌二山名也考古

垂矩矱愈淮南子知矩矱切前堂夜清吹東第良辰酌池蓮折秋房院竹翻夏籜正封五狩朝恒岱

巡狩恒北岳岱東三敗宿楊柞禮記天子無事則歲三吹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農書乍討論志有農

家書九百篇馬法長懸格愈馬法請司馬法字見揚雄雪下收新息李愬克蔡擒吳元濟時夜半大雪陽

生過京索京縣名有大索小索亭在今鄧州界漢高帝與楚戰榮陽京索間爾牛時寢訛詩無羊爾牛來

動我僕或歌粵正封徒擊鼓曰粵或粵爾雅帝載彌天地書熙帝臣辭劣瑩燿劣或作勿音為詩安能詳

庶用存糟粕愈存或作等莊子曰君之所謹古人之糟魄已夫莊子輪扁斲輪

卷九

律詩

題楚昭王廟

北公元和十四年有襄州宜城縣驛記蓋公赴潮日也記云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東

時作歛昭王名歛楚平

王子在位二十七平

丘墳滿日衣冠盡填或作園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閒茅屋祭昭王

宿龍宮灘

浩浩復湯湯黃魯直云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灘聲抑更揚奔流疑激電驚浪
似浮霜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思鄉或作鄉是

又魚招張功曹或無下四字周官以時籍魚鄭玄云以投刺泥中取之張功曹署也俱自御史出

公於是出嶽至郡與署俱峽新命于郡而作當是貞元二十年後公在江陵祭李郡

又魚春岸闊此與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船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榜水無搖榜連船也本音謗又刃下

那能脫刃或作手波閒或自跳中鱗憐錦碎憐或作疑當目訝珠銷當去聲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

細得雋語時驚左傳得雋曰克潭聲知存寡舷平覺獲饒作船或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莊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登門事已遼事或作志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盈車欺故事孔叢子衛人釣魚

相响以濕相濡於沫盈車欺故事盈車欺故事於河得魚焉其大

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誤左傳隱公五釣渭日徒消史記呂尙年老魚釣周文客驚先賦篙工喜盡

左大冲吳都賦篙脰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少陵嘗有觀打魚詩云吾徒胡爲縱此樂暴珍自可捐憂

累何須強問鴉賈誼鴟賦曰向於子鴟余去何之楚

李員外寄紙筆

李伯康也伯康以貞元十九年為郴州刺史權德輿集有墓志○今按後卷祭文蓮紙筆之雙賀即謂此事投又魚之短韻亦指前篇也

題是臨池後

張伯英善草書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分從起草餘

漢制尚書郎掌起草禁中兔尖針莫並繭淨雪難如蠶繭紙書之

莫怪殷勤謝

虞卿著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

次同冠峽

公同冠峽詩與此詩凡二章皆赴陽山時作冠或作弄或作巫

今日是何朝

天晴物色饒落英千尺墮遊絲百丈飄泄乳交巖脉懸流揭浪標無心思嶺北猿鳥莫

相撩

荆公詩有物華撩我老蓋本此也

答張十一功曹

唐本有張翥寄公詩

山淨江空水見沙

哀猿啼處兩三家篋簞競長織織筍異物志曰篋簞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柳

也躑躅閑開豔豔花

閑或作初羊躑躅花名註見三卷杏花詩未報恩波知死所左傳狼曠云吾未獲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少陵詩應須

吟君詩罷看雙鬢

斗覺霜毛一半加任子淵云斗覺詩中健語也前輩多使退之詩有此句

郴州祈雨

桂陽郡即今之郴州○郴州音琛

乞雨女郎魂

魚羞潔且繁爾雅鮠鼠狀如蝠蝠廟開颺鼠叫飛而且乳亦名飛生神降越巫言史記漢武帝令越巫立越

期銷蕩陰官想駿奔

書駿奔走行看五馬入南史柳景元兄弟五人並為太守常以五馬自隨立五馬坊五馬亭

載於蕭殿已隨軒

後漢鄭巨君為淮陰太守政不煩苛天旱行春隨車致雨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湘中卽郴州

休垂絕徼千行淚。絕一作越。漢鄧通傳。盜出徼外。鑿錢。頗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柳口又贈二首

山作劍攢江寫鏡。扁舟斗轉疾於飛。迴頭笑向張公子。終日思歸此日歸。

雪颭霜翻看不分。

雪或作雲。

雷驚電激語難聞。沿涯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暹或作崖。

題木居士二首

張芸叟木居士詩序云。采陽縣北沿流二三十里。鰲口寺。卽退之所題木居士在焉。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爲邑令析而薪之。今存者。乃僧道符更刻。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榦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爲神詎比溝中斷。莊子。百年之木。破爲樵。尊比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遇賞還同爨下餘。後漢蔡邕在吳。有燒桐以爨者。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裁爲

琴。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

晚泊江口

據詩意及篇次。亦自陽山還過湘中作。下詩同。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湘竹。竹盡斑。孤臣水底魂。史記。屈原仕楚。爲上官大

雙歸蟄燕。一一叫羣猿。迴首那聞語。空看別袖翻。聞或作能。

湘中公此詩謂風原也。

猿愁魚踊水翻波。躍或作躍。自古流傳是汨羅。賈誼甲風原賦云。側聞風原兮自漭汨羅。○汨音覓。蘋藻滿盤無處奠。或

作空聞漁父叩舷歌。舷或作船。楚詞漁父篇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歌。王逸曰。鼓枻。叩船舷也。○舷音賢。

別盈上人。柳子厚集有詩。盈住衡山中院。

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離。

喜雪獻裴尚書。或無下四字。尚書裴均也。時為荆南節度使。吏部尚書公為法曹參軍。作詩以獻元和元年春也。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飜。或作從。所宜切。騎巧先投隙。潛光半入池。牛或作亂。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自下何曾

汗。增高未覺危。覺或作見。比心明可燭。拂面愛還吹。妬舞時飄袖。欺梅併壓枝。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卑。浩蕩

乾坤合。霏微物象移。為祥於大熟。布澤荷平施。為或作驗。布或作雨。以上句為祥言之。布澤為當。已分年華晚。猶憐曙色隨。氣嚴

當酒換。或作暖。灑急聽窗知。邵氏聞見錄云。荆公嘗以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致精神薄退之。然其詠雪則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皆用退之句也。去古人陳言以為非用古人陳言。照臨隔初日。玲瓏滴晚澌。澌或作曉。聚庭看嶽聳。掃路見雲披。陣勢魚麗遠。恒五年。左氏鄭人為

言乃為是耶。科斗鳥篆。縱歡羅豔點。列賀擁熊羆。履弊行偏冷。史記。東郭先生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門扇臥

書文鳥篆奇。索靖書狀。著韻既王。縱歡羅豔點。列賀擁熊羆。履弊行偏冷。史記。東郭先生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門扇臥

更羸。錄異傳。漢洛陽大雪。袁安門無行路。僵臥不出。悲嘶聞病馬。或作浪走信嬌兒。竈靜愁煙絕。絲繁念髮衰。擬鹽吟舊句。世說。安門無行路。僵臥不出。悲嘶聞病馬。或作浪走信嬌兒。竈靜愁煙絕。絲繁念髮衰。擬鹽吟舊句。世說。

傳內集。雪詩。撒鹽空中差可擬。授簡幕前規。謝靈運雪賦曰。梁孝王授簡捧贈同燕石。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藏之以

多慙失所宜。

春雪

看雪乘清日。作看或無人坐獨謠。坐獨坐或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銷。已訝陵歌扇，還來伴舞腰。灑篁留密節，

密或著柳送長條。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沈存中云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徧

塔憐可掬，滿樹戲成搖。江浪迎濤日，風毛縱獵朝。弄閑時細轉，爭急忽驚飄。城險疑懸布，懸布字見左襄

偏陽事。砧寒未擣綃，莫愁陰景促。夜色自相饒。月色或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此詩與後梨花下詩皆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陽山作也。後詩

桃蹊惆悵不能過。蹊或紅豔紛紛落地多。聞道郭西千樹雪，欲將君去醉如何。

春雪閒早梅。閒或元春江陵作。

梅將雪共春，彩豔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妬新。誰令香滿座，獨使淨無塵。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

玲瓏開已徧，點綴綴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逼真。煖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從將玉樹親。

從將或先期迎獻歲，更伴占茲辰。或願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珍。微或

早春雪中聞鶯。北地春晚方聞鶯，此詩蓋南還時

朝鸞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澀先迎氣，侵寒已報人。共於初聽早，誰貴後聞頻。暫囀那成曲，孤鳴豈及辰。

風霜徒自保，桃李詎相親。寄謝幽棲友，辛勤不爲身。

梨花下贈劉師命蘇魏公云當錄於古詩中注見前開梨花發詩題下

洛陽城外清明節。百花寥落梨花發。今日相逢瘴海頭。共驚爛漫開正月。

和歸工部送僧約人工部歸登也約荆州人詳見劉夢得集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得或作向

入關詠馬元和元年夏入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入藍關作

歲老豈能充上駟。史記孫臏取君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驤首。牽過關門妄一鳴。妄或作忘願延年賦望西極而驤首

木芙蓉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閒紅。露或作路閒或作透皆非是豔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塞木古祠空。或从杭蜀

作秋節。祠作辭。又云開本作秋江官渡晚。塞木古祠空。洪慶善本校从採江官渡晚。塞木古祠空。館本官渡。有涉江採芙蓉。正謂荷花。又九歌。芙蓉兮木末。則謂塞之非其地也。此以二花對喻。謂將採之。江則秋。節已晚。將攀之。木則古辭所喻為無益。蓋詩人強彼弱此意也。○今按方說非是。蓋此詩言荷花與木芙蓉。生不同處。而色皆美。名又同。故以採江塞木二事相對。言其生處。而九歌者。祭神之辭。故曰古祠也。如然。嘉祐詩。從頭至此。六句。意皆聯屬。願得勤來看。無令便逐風。願得或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公自陽山與張十一徙據江陵道潭州而作以其詠并云賈誼宅中今始見知之

榴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開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絳或作緋

井

賈誼宅中今始見。水經注云長沙縣西陶侃廟傳高洪山下昔曾窺葛洪丹井所在有之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

人渴死時。湯或作渴

蒲萄

新莖未徧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復或作後若欲滿盤堆馬乳。若或作君蜀本圖經本草蒲葡注子有似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鬚。

峽石西泉西一作寒

居然鱗介不能容。石眼環環水一鍾。聞說早時求得雨。祇疑科斗是蛟龍。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梁或作涼考之史當作梁憲宗長女也下嫁于頔之子季友元和中薨

首注云時詔令百官進詩

定諡芳聲遠。移封大國新。巽宮尊長女。長女巽為台室屬良人。季友之父頔為河漢重泉夜。梧桐半樹春。龍

輻非厭翟。選潘岳寡婦賦龍輻轡以星駕兮注喪車也周禮丁歷反還輶禁城塵。

秦地吹簫女。列仙傳秦穆公女字弄玉時有簫湘波鼓瑟妃。屈原遺遊云二女御九佩蘭初應夢。左傳鄭

已蘭曰以是為而子。奔月竟淪輝。竟或作競焉。淮南子羿請不死之夫族迎魂去。宮官會葬歸。從今沁

園草。後漢明帝女沁水公主田園無復更芳菲

之踏作或發跡別有所稽耶豈用緯繡觀朝尊楚詞忽梓體其註漢法緯繡非冥茫矚晚埃當窗恒凜凜

出戶即體體選滂積雪之體壓野榮芝菌菌巨限切傾都委貨財娥嬉蕩蕩不死樂馳奔月宮事漢或作

逐馬散銀盃萬屋漫汗合皆平聲千株照墜開松篁遭挫抑或作折方云公時以柳調事方說恐未必然

糞壤獲饒培隔絕門庭遠擠排陞級纒莊助買臣豈堪裨嶽鎮強欲效鹽梅隱匿瑕疵盡

瑣該漢相如傳豈誤雞宵呢呢或作悟選良遊呢驚雀暗徘徊浩浩過三暮史記天官書白帝行德悠

悠帀九垓風俗通十兆曰經十經曰垓國語天鯨鯢陸死骨木華海賦其魚則橫薄之玉石火炎灰炎昆

阿玉石厚慮填溟壑高愁擲斗魁揚子雲甘泉賦救北極之疇疇北斗第日輪埋欲側坤軸壓將頽岸類

長蛇攬似攬或作攫陵猶巨象脛灰水官夸傑黠木氣祛胚胎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推龍魚冷蟄苦虎

豹餓號哀巧借奢豪便專繩困約災威貪陵布被光肯離金壘離或賞玩捐他事歌謠放我才狂教詩碑

砢或作砢○砢勤與與酒陪鰓樊李校作趙穆○鰓蘇來反惟子能諳耳諸人得語哉助留風作黨勸

坐火為媒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網恢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或云王涯為舍人見王適墓誌本傳略之今

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皚平庭或作庭平今朝蹋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從或

送侯喜公長慶元年有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之什此詩

已作龍鍾後時者，懶於街裏蹋塵埃。如今便別長官去，直到新年衙日來。長官，或作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任叻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自呼其名，每銜西山木石填東海。

鳥有償冤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

豈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讎名。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胡證也，傳云河東人，元和九年，黨項屢擾邊，證以儒而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戎旆暫停辭社樹，諸本作弩，胡證建節赴振武，過河中時，趙宗儒為帥，證

持刺稱百姓，入調獻詩曰：詩書入京國，旌節過鄉關。若用今語，亦非胡公敬桑梓之意。里門先下敬鄉人。

閣本多出於公晚歲所定。○今按方意甚善，但其言閣本為晚年所定者，為無據耳。里門先下敬鄉人。

詩意取漢萬石君傳，論橫飛玉蓋，家山曉遠，躒金珂塞草春。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盧江也，國史譜云：兩省相呼為閣，若尚書丞郎相呼為曹，長則上下亦通稱也。

天伏宵嚴建羽旄，建或作樹，毛詩出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唐會要曰：漢柏梁殿災，越巫言

兩遂作像于屋，以厭火災，亦作螭字。唐玉佩聲來雉尾高，唐制：人君舉動必以扇雉尾，隙扇四小

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難身或郎署何須款二毛。左傳：二十二年，不撓二毛。二毛

黑，白相半，遷潘安仁秋與賦，余

二春秋三十有
始見二毛。

寒食直歸遇雨唐本箋云元和十年公時以

寒食時看度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又先春遊事已遠風光連日直陰

雨半朝歸朝或不見紅毬上起於戰國魏同紅毬者以紅帛爲之那論綵索飛古今藝術圖曰用

鞦韆爲戲綵索惟將新賜火周禮季春出向曙著朝衣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李協律綸也公嘗移爲江陵

早日羈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高齋詩話云退之詩江燕正飛飛歌舞知誰在賓僚逐

使非宋亭池水綠杜子美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荆州即江陵也莫忘賜芳菲

題百葉桃花公元和十年

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窗映竹見玲瓏窺或作歸或作臨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應劭漢官儀

蓋驛中給使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唐人任郎官多稱仙郎白樂天所謂仙郎靜翫禁閣閒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戲題牡丹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前史無說牡丹者惟謝康樂集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

韓昌黎集 三律詩

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至德中。馬僕射領太原。各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鬪輕盈。陵晨併作新粧面。對客偏含不語情。雙燕無機還拂掠。遊蜂多思正

經營。作正或近長年是事皆拋盡。今日欄邊暫眼明。

盆池五首。劉貢父云。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稱善。要有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敗枋頭乃其地也。唐虞州植溫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敗枋頭乃其地也。唐虞州植溫

李愿詩。只作方口。○今按公盤谷詩。因及方口。燕川則二處皆盤谷旁近之小地名耳。盤谷在孟州濟原縣。孟州東過懷州。乃至衛州。而濟原又在孟州西北四十里。則遊盤谷者。安得至衛州之枋頭乎。方說非是。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從今有雨君須記。來聽蕭蕭打葉聲。有雨或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行。惟或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聖或一聽暗來將伴侶。不煩鳴喚鬪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纔添水數餅。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明或

芍藥。公元和十年知制誥寓直禁中作。

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燦燦綠盤龍。覺來獨對情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情或

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井序。○或無奉新題三字。劉伯弼以元和八年出刺虢州。白樂天有制詞。

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

饒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爲亭臺島渚，目其處爲三堂。三堂建於開元中，呂溫嘗記之，謂三者明，劉
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屬宗室肯堂之義。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閒，又作二十一詩以
詠其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文浮枕簟，文或作紋瓦影蔭龜魚。

流水

汨汨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未滿，池滿強交流。只或作祗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闊，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竹溪

藹藹溪流慢慢或作漫。梢梢岸篠長篠或作竹。穿沙碧簞淨。落水紫苞香。少陵竹詩有兩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前
知公亦有落水紫苞香之語乎。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當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準或作准俗字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爲遮西望眼。終是懶迴頭。

竹筵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撼撼。選盧子諒云撼撼芳葉零○撼所格切。那似卷翻翻。

稻畦

罽布畦堪數。罽或作卦。布或作圃。或博局上方目也。字見選博奕論。小地。今枝分水莫尋。魚肥知已秀。鶴沒覺初深。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原或作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慎莫一時開。莫或作匆。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鏡潭

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逢。魚鰕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白樂天皮日休詩皆自注曰音佐。○今按廣韻作造。幾乃作。及廉范五稜之讀。皆已爲此音矣。然讀如佐者。又將切。而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貪利忘身。禍切之說。而世俗所用。从人从故。而切爲將。祚者。又字之俗體。將也。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菌杏。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妬清妍。却成相映燭。

遊城南十六首十六詩非一日。編者類次之。

賽神賽謂禱。賽字本作賽。漢書郊祀志云。冬塞禱祀。廣陵厲王殺牛塞禱。是也。今作賽。○賽悉代反。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穰桑生椹。實。詩。食我桑椹。椹我好音。即椹也。○椹。食在反。共向田頭樂社神。

題于賓客莊于頓字允元。元和八年爲太子賓客。

榆莢車前蓋地皮。釋木云。榆莢。榆雅云。白粉車前。草名。釋草云。一名菜。官。一名馬。郭璞云。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車。尺遮反。蓋。薇。蘼。水。筍。穿。籬。馬蹄。無入朱門跡。縱使春歸可得知。

晚春

草樹知春不久歸。草樹一作草木。百般紅紫鬪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那羞踐蹋損光暉。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西家不得歸。

楸樹二首

幾歲生成爲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脫青羅帳。看吐高花萬萬層。

幸自枝條能樹立。可煩蘿蔓作交加。可或作何。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傍或作遊

風折花枝

浮豔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只遙聞。只或作可。春風也是多情思。故揀繁枝折贈君。揀或作折

贈同遊

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魯直云。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峽來。二禽名也。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人絡絲。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復齋說錄云。予嘗讀唐顧渚山茶記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鸚鵡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曰。春起也。喚起之名。唐人說矣。孫章不舉爲證。何也。

贈張十八助教

喜君眸子重清朗。眼故云。攜手城南歷舊遊。忽見孟生題竹處。公與孟郊嘗遊此。有城南相見。孟郊死矣。故詩意有云。

題韋氏莊

城南草曲在唐最盛。名與杜陵相埒。當時爲之語曰。城南草杜去天尺五。杜

韓昌黎集

三律詩

昔者誰能比。今來事不同。寂寥青草曲。散漫白榆風。架倒藤全落。籬崩竹半空。寧須惆悵立。翻覆本無窮。
須一作知。

晚雨

廉纖晚雨不能晴。蜀本作晚雨廉纖。於律不諧。今從諸本。池岸草閒蚯蚓鳴。投竿跨馬躡歸路。纔到城門打鼓聲。

出城

暫出城門躡青草。遠於林下見春山。應須韋杜家家到。祇有今朝一日閑。

把酒

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閑。我來無伴侶。把酒對南山。對一作謝。

嘲少年

直把春債酒。都將命乞花。乞音氣。與人物。漢乞揚生師。公謂張籍詩云。乞君飛霞瓊。亦與此乞字同。祇知閑信馬。不覺誤隨車。

楸樹

青幢紫蓋立童童。蜀先主傳。會東南角有桑樹。童童如小車蓋。童童茂盛貌。○轉傳江反。細雨浮煙作綵籠。不得畫師來貌取。定知難見一

生中。貌或作邈。猶少陵貌得山僧。及童子之貌。○今按貌音邈。

遣與遣或作遠。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着人閒比夢閒。

卷十

律詩凡八十首諸本今從蜀本七十九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得長字李遜也遜字友道荆州石首人元和十年十月分山南東道為兩

林將軍高震寓為唐州刺史充唐隨節度使遜赴襄陽廷臣送者三十餘人分韻賦詩太常卿許孟容為之序按遜本傳遜戶部侍郎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又按襄州石本題名銜云檢校

工部尚書李遜時遜蓋自尚書而出史略之

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先是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討吳元濟無功罷為太子少保乃以遜為節度使壤畫星搖動，旗分獸簸揚。五營兵轉

肅，千里地還方。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長。賜書寬屬郡，或作戰馬隔鄰疆。縱獵雷霆迅，觀棊玉石忙。風流

峴首客，羊叔子嘗與客鄰堪登峴山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花豔大堤倡。大堤地名在襄陽宋隋王誕為襄陽郡聞諸女歌因為詞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曲大堤諸女兒花豔驚耶目

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和席八十二韻席八或以為席謙非也當是席蓐按詩行錄席遵行八貞元十年進士

絳闕銀河曙，東風右掖春。應劭漢官儀中書為右曹官隨名共美，花與思俱新。綺陌朝遊閒，綾衾夜直頻。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入直供青綾白綾被橫門開日月，高閣切星辰。庭變寒前草，天銷霽後塵。溝聲通苑急，柳色壓城勻。綸

緯謀猷盛禮記王言如綸其世如緯音佛李本校謀作謨然開本只作謀考之周書作丹青步武親芳菲
 含斧藻揚子吾未見斧藻其詞若光景暢形神傍砌看紅藥謝眺中書省詩巡池詠白蘋柳惲為吳興太守有江南曲云
 汀洲採白蘋多情懷酒伴懷或餘事作詩人倚玉難藏拙玉或吹竽久混真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坐慙
 空自老江海未還身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武元衡也元衡以元和八年三月自西川節度使拜相

早晚飛來入錦城華陽國志成都萬里橋南岸有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妬歌童作豔聲

太安池闕○唐長安有太安宮大安亭而太安池未嘗載見豈安樂公主所鑿定昆池耶

遊太平公主山莊諸本無此題云晁本李謝本所校並同

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臺榭押城闌押或欲知前面花多少或作直到南山不屬人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將歸或作慢綠妖紅半不存慢或榆莢能隨柳絮等閑撩亂走空園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此憲宗母莊憲皇后也樊本云諸本脫太字非是章昭

一紀尊名正后以永貞元年尊為皇太后三時孝養榮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

武帳虛中禁虛或作空漢霍光傳太后玄堂掩太平齊謝眺敬皇后哀冊文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鳴

威儀備吉因。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漢光武中元元年。上帝母因山託故封。起墳皇后合葬豐陵。因不

云故鳳飛終不返。列仙傳。秦穆公女弄劍化會相從。晉張華劍化。延平津事。有天生神物。終當合耳。無復

封。長樂宮。漢皇太后所居宮名。空聞報曉鐘。報曉。或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倍。畫翬登秋殿。禮喪服大記。畫翬二注云。漢制以木爲僮。廣三容衣入夜臺。要大

楷。君龍帷三池。振容注云。青質五色畫之。尺高二尺四角。高衣以布。○翬所甲切。於綉縵而垂之。以爲振容衣蓋。謂此也。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助。非是。只有朝陵日。粧奩一暫開。明

帝謁原陵。見太后鏡。奮中物。感動悲涕。

廣宣上人頻見過廣宣蜀僧。元和中。住長安國寺。

三百六旬長擾擾。百或作十。不衝風雨即塵埃。久慙朝士無裨補。慙。爲一。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

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窗前有幾堆。

閑遊二首。元和十二年春。作公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云。

雨後來更好。繞池徧青青。柳花閑度竹。菱葉故穿萍。故。或作亂。杜詩。潛龍故起雲。獨坐殊未厭。孤樹詎能

醒。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聽茲遊苦不數。再到遂經旬。到。或作至。萍蓋汙池淨。藤籠老樹新。林鳥鳴訝客。

鳥或作鸚岸竹長遮鄰。子雲祗自守。揚子雲傳。安帝時。丁傳。董賢用事。奚事九衢塵。

酬馬侍郎寄酒馬總

司徒東鎮馳書謁元和十年正月加宣武節度使韓弘爲司徒丞相西來走馬迎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兩府元臣今轉密一方逋寇不難平。

贈刑部馬侍郎馬抱時副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中臺或作中非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闕致時康。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或無奉字女几山在河南府福昌縣三十里白樂天云晉公出討淮西過女几山下題詩云待平賊天子莫指仙

山示武夫而公此詩和云

旗穿曉日雲霞雜。雲一作紅雜作集○今按對偶及文勢當從諸本山倚秋空劍戟明。洪慶善云以我之旗况彼雲霞以彼

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

鄆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馮李二員外或無奉字馮李謂馮宿李宗閔也閔本馮宿時以都官李宗閔時以禮部並從征○馔音偃

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閒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即是連鑣向闕時。說文云鑣馬嚼也○鑣音鑣馬嚼切

酬別留後侍郎或無酬字蔡平命馬抱時爲留後

爲文無出相如右。司馬相如也漢武帝擢居左右常召相如視草謀帥難居卻殺先。僖二十七年左氏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襄曰卻殺可○卻音隙殺音斛歸去

雪銷湊洧動。湊清二水名湊在河南南在鄭西來旌旆拂晴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李正封也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雪猶乾。印綬歸台室。旌旗別將壇。欲知迎候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四面星辰著地明。散燒煙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奏。自越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

鄴城辭罷過襄城。潁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遠來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龜下或有驛字。汝州有神龜驛。蓋按九域志。開皇初建。李謂正封馮謂宿也。

荒山野水照斜暉。啄雪寒鴉趁始飛。夜宿驛亭愁不睡。幸來相就蓋征衣。

次硤石諸本硤作峽。今陝西縣也。地理志可考。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見潼關。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或作李二十八司勳無過字。連昌宮在河南壽安縣之二十九里。按志高宗顯慶三年置。然詩落句云云。疑爲明皇所作。而元徽之連昌宮辭。大槩詠明

皇帝。或云開元中曾葺之耳。公從管公平淮西回過壽安而作。

夾道疎槐出老根。高臺巨桷壓山原。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張賈。○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界。張閣老。即華州刺史也。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爲閣老。

荆山已去華山來。史記。黃帝鑄荆山下。荆山在漢馮翊懷德縣。華山太華也。在華陰縣。日出潼關四扇開。出或作照。或作面。刺史莫辭迎候遠。相

公親破蔡州迴。親或作新。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都統讀韓弘也。○館本無此。篤侯喜詩後。

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入相。待將功德格皇天。

桃林夜賀晉公。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壬戌以裴度守本官賜上柱國晉國公。丙子以右庶子韓愈

裴則前除命蓋在公未入朝之前。故公詩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李員外正封也。

去年秋露下。羈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途。中重拜云。愈因之。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歷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鵷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

營中。長慙典午非材職。或作識。蜀志譙周曰。典午忽兮。典司午馬也。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還朝。再出亦曰。昔徵從典午。得就閑官卽至公。

獨釣四首。釣或作酌。柄爲刑部侍郎。時作。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夾音儉。羽沈知食駛。或作映。緡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

榆條繫從鞍。

一逕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坐厭親刑柄。偷來傍釣車。坐厭方作厭坐云。厭與偷車爲一說。公詩多此體。○今按坐厭與偷來爲對。亦自親切。又况坐厭乃常用之。爲一義。坐親刑柄來弄釣語。蘇州云坐厭淮南守。此類極多方。從誤本更爲曲說。不知語意之拙。遂也。太平公事少。吏隱詎相賒。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聲。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甍。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來。風能坼芡觜。露亦染梨頰。廣信吳氏舊藏印本。能作稜。亦作液。一云山谷所定。遠軸重疊出。寒花散亂開。所期終莫至。日暮與誰迴。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寄託惟朝菌。依投絕暮禽。猶堪持改火。論語鑽燧改火。春秋有改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楸之火。冬取檀槐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未肯但空心。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尙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馬十二。攬也。元和十三年元日有詩寄公。次年元日公以此詩酬之。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遙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三峯不敢眠。峯或作冬。方唐本云華岳有守。蓋公西歸經從之路。馬詩必有所序。述今不可得而詳也。○今按此詩并題皆不音。經由華州所作。方說既無所據。又三峯不敢眠。亦無文理。今當闕之以俟知者。

詠燈花同侯十一。或作同侯十一。詠燈花侯十一。喜也。雪浪齋日記云。此詩極似少陵。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黃萸排金粟。諸本黃作囊。何遜詩金粟囊。擗頭。蜀人史彥升曰。黃萸排金。謂額間花。額也。又

沈約宋書漢制乘輿與翠蓋黃囊所謂黃屋也諸本多引漢紀敘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翁一作注實此義○今按漢制黃屋與此詩文意不同疑史說誤

祖席

前字

故曰祖席洛橋逸此詩前後注文舊本無之蜀本亦然又或二題前字秋字上皆有

字得

祖席洛橋邊親交共黯然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書寄相思處盃銜欲別前淮陽知不薄陽本作南洪

秋字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而或況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榮華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宜春即

江山多勝遊公自題此二詩後云兩詩何處好就中何處佳何處惡

送鄭尙書赴南海

鄭尙書名權

番禺軍府盛番禺今之廣州○欲說暫停盃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衙時龍戶集龍戶探珠戶也南上

日馬人來後漢馬援討蠻以數十人留於象林所鑿風靜鷄鵠去左氏祀爰居國語海鳥曰官廉蚌蛤迴

東漢孟嘗爲合貨通師子國師子國在南海中樂奏武王臺武或作越漢傳尉事事皆殊異無嫌屈大才

答道士寄樹雞樹雞木耳之大者東坡和陶詩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乖龍左耳來柳子厚龍城志茅山道士吳裨

不覺離家已五千。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及韓安國傳本無劍字。古固有如此。則知其爲里也。或以歎後謂之則非。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吾能或作人。先或作先聞。海氣昏昏水拍天。水或作浪。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敘別酬以絕句二章。元或無尋端公絕句字。韶去潮尚遠。當在

詩最哀深。宣溪絕句等詩絕有味。

韶州南去接宣溪。韶或作潮。非是。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元自落。元或作先。鷓鴣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那或作安。百首相隨愧使君。百或作白。俱是嶺南巡管內。莫欺荒僻斷知聞。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松或作船。竹林莞席到僧家。林或作林。莞九運切。暫拳一手支頭臥。頭或作顛。還把漁竿下釣沙。釣或作晚。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州留別詩皆自潮移袁道中作。

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每或作亦。

過始興江口感懷。韶州始興郡。大歷十四年四月起居舍人。韓會以罪貶韶州刺史。史公隨會而遷。時年十歲。至是貶潮州道過始興。所謂感懷也。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公量移袁州。故云留別。又曰公元和十四年正月以論佛骨貶潮州三月。至潮州十月量移袁州十五年正月至袁州其往來上下於韶皆梅柳新

時也。故云來往。再逢梅柳新。

來往再逢梅柳新。別離一醉綺羅春。久欽江總文才妙。陳孔象曰：江總文華之人。自歎虞翻骨相屯。虞翻仕吳為騎都尉，嘗云：自恨骨體

不羈，犯上獲罪。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此詩本爭作催款作感。唐本云：蜀本亦作爭。李云：二宋評：已知

奏課當徵拜。那復淹留詠白蘋。汀洲採白蘋。柳惲詩語。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或無端公因三字。或作量移袁州。張韶州先詩見賀因酬之。題語凡四易。

各有義也。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鴈。管子：鴈春南遷，纔免葬江魚。江魚，原寧中將經貴郡

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韶石下。水經：韶石對峙，似闕。郡志曰：上賓虞舜整冠裾。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朝次石頭而作。仲舒也。時仲舒自中書舍人出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公自袁還

北郡。

憑高試迴首。試迴或作迴馬。○今按：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泣。由或作猶。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

平。風江或作江風。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蕭兄有女出家。○諸本遊作題。題作故。無兄字。及注蕭二存也。存

蕭存魏弘李渤同遊大林題名。

中郎有女能傳業。中郎，蔡邕也。其女文姬。能誦憶父書無遺誤。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按：因話錄作無人可主家。伯道，鄧攸也。攸

天無知，鄧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因話錄作今日匡山，蓋伯道無兒，鄧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諸本如此，但以隨爲循，方从唐本云。自貶所蒙恩，袁州

故官就新官也。公諱鄭儻，墓曰詔授司馬節度。除其官爲工部尚書，與此同。周員外，周君巢也。時爲隨州刺史，以經由道里考之作循，非是。○今按諸本得之唐本，既顛倒重複，而方說又不

行行指漢東，左氏漢東之國，隨爲大。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兼葭出夢中，面猶含瘴色，眼已見華風，歲暮難相值，

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館在隨州聚陽縣南。

白水龍飛已幾春，張衡東京賦：我世祖乃龍飛白水。偶逢遺跡問耕人，逢或尋。墳發掘當官路，或作道。何處南陽有近親，宗顯

爲東海公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寄隨州周員外隨或作循，或作復，說已見上。

陸孟丘楊久作塵，蜀本楊作陽，公與陸長源、孟叔度、丘穎、楊凝及周君巢同爲蓋晉幕客故也。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周好金丹

柳子厚集中有答周君巢論餌藥久壽書是也。乞取刀圭救病身，本草云：刀圭者，十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謂逢吉也。諸本作醉，中留別襄州李相公。

濁水汙泥清路塵，曹子建詩：君若清濁水，泥還會同制掌絲綸。逢吉以其年二月自舍人拜相，故云。眼穿長訝雙

魚斷。蓬有我雙鯉魚。中有尺素書。耳熱何辭數爵頻。揚揮書云酒後耳熱。天拊岳而呼鳥鳥。銀燭未消窗送曙。鏞或作終。或作殘窗。或作雞。金釵半醉座添春。醉或作璧。許彥周云。退之此語殊不類。其爲人乃知賦梅花不獨宋廣平也。知公不久歸鈞軸。應許閑官寄病身。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峯驛。旁山下蒙

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諸本只作題驛梁。下有注。字與此題少異。今从唐本。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昇沿路衆知難。音余。繞墳不暇號。三市。子適齊。子死。葬於蘇博之園。既封。且號者三。見禮記。設祭惟聞飯一盤。荆楚歲時記。祭子推文。黍飯一盤。或作醢。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慙痛淚闌干。

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張籍裴因馬贈詩。爾雅。馬黃白。曰駉。注云。今桃花馬也。顏延之。藉白馬賦。曰雙瞳夾鏡。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爾雅。馬黃白。曰駉。注云。今桃花馬也。顏延之。藉白馬賦。曰雙瞳夾鏡。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性情。旦夕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騎去或作去騎。裴詩有他日著鞭能願我之語。故公

爾云

杏園送張徹侍御歸使。或作侍御。無歸使字。唐本云。徹時以幽州判官。趙朝半道有詔。還之。仍還侍御。史從張弘靖之請也。杏園在長安城南。其實徹已抵京。但未朝見耳。

舊傳云。續有張徹自遣使歸是也。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歸來身已病。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放朝還不報，半路踢泥歸。牛路一作夜半。○今按朝還無因，至夜半乃得報而歸也。○雨慣曾無節，雷頻自失威。見牆生菌徧，憂麥作蛾飛。述異記晉太康歲晚，蕭索誰當救吾饑。左傳十三年晉中夢化為飛蛾。歲晚偏蕭索，誰當救吾饑。左傳十三年晉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張謂張賈馬謂馬摠。詩本

無奉和及鄆州之作字別。有奉和二字。祗或作祗。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再領須句國，左傳僖公二十一年，鄭人滅須句。杜預注：仍遷少昊司。三月，其帝

少昊蓋秋主刑而摠加。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石林詩話云：蔡天啓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發月

檢校刑部尚書故云。露門掩候蟲秋。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諸本無十八字。唐本云：白

於陵之子嗣復也。白和詩只作楊舍人林池。○今按洪本第三弟云：管本或未必然而此所

言行錄記楊大年呼沂公為第四廳舍人。擬前世遺俗。自有此等稱呼。洪本或未必然而此所

遊乃嗣復家林亭。故特以詩寄之。而并呈白馮也。但未知三閣老者其

第又如何耳。閣老二字按楊稍傳。故事中書舍人年久者為閣老云。其

牆下春渠入禁溝。或作流。渠冰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更或作見。流到池時更不流。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或無早字。長慶元年七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田

孫洪以董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漢李逢吉以宣撫出使鎮州盧杞以顏魯公使李希烈

其用意正相類。然考之史公出使鎮在二月而逢吉三月始召為兵部尚書六月始代裴度為

慙汗仰皇局。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此二首本無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花柳滿皇都。花或作煙。
莫道官忙身老大，卽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嚴諫也。題下或有赴任二字。

蒼蒼森八桂，森八閩本作八月。桂或作樹。山海經：桂林八樹在蒼蒼森八桂。賈馬：東今番馬也。天台山賦：八桂森挺以凌霜。茲地在湘南。地閩本作樹。或在近。江作青羅帶，東云：退之詩：江作青羅帶。子厚詩：海上翠山似劍銛。子瞻爲之對曰：繫激豈無羅帶水。劉恂：還有劍銛山。山如碧玉簪。梁劉孝威詩：金簪臨雙。戶多輸翠羽。家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假或作暇。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或無暇日言懷之作。六年名其軍爲天平軍。就加檢校。

校尙書左僕射。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如徐土，儒風被魯邦。劉夢得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惟郛在春秋，爲須句海岱及淮。惟徐州前漢以徐隸。臨淮則徐亦魯也。徐士魯邦字見詩。常武闔宮之什。清爲公論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窗。選劉越石詩。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或有相公字。公之宣諭鎮州也。衆皆危之。元稹言於穆宗曰：韓愈可惜。上悔。馳詔令毋徑入。公卒至。賊營，虜其衆。宗

之庭濼聽命出牛元翼之圍東坡爲公作潮州廟碑所謂勇奪三軍之帥者以此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謹或作奉

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或無奉字

文武成功後居爲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詩話云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大邊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臾鐵甲冷徹骨四十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擺落遺高論雕鐫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或作爲范蠡事見史記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或有裴字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閒秋臺風日迴正好看前山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逢吉也蕭氏在唐最盛頃蓋復僂寘傲遇凡八葉宰相蓋第在城南布政坊見長安志

山公自是林園主山簡晉永嘉中爲襄陽守峴山有佳園池歎惜前賢造作時巖洞幽深門盡瑣不因丞相幾人知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或作杜相公太清宮十六韻紀事陳誠上李相

公逢吉也長慶二年六月拜相太清宮玄宗皇帝廟也

未相與姬國。后稷以農事開國故云。輶櫬建夏家。書益程禹曰：予乘四載，孔安國謂泥乘輶，山乘櫬，輔在板置泥上。櫬前無齒者。○輶王倫切。櫬方追切。在功誠可尚。於道詎爲華。象帝威容大。仙宗寶厓除。衛門羅戟架。圖壁雜龍蛇。禮樂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真皆齒列。天寶元年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以莊子爲南華真人，文子爲二聖亦肩差。初太清宮成，命工通玄真人列子爲冲虛真人，庚桑子爲洞虛真人，是爲四真也。二聖亦肩差。初太清宮成，命工爲玄元真像，袞冕之服，當辰南面。元陽月時之首月，爲陽陰泉氣未牙，殿階鋪水碧，階或作鑿，庭炬坼金花，紫宗蕭宗真容侍立左右，皆朱衣朝服。極觀忘倦，青詞奏不諱。本朝景靈宮天興殿，祝以唐制也。噲呖宮夜闌，而似鐘音，鏗宏嘈囂鼓晨樞，張衛東京賦，才爲切，極陡瓜切。褻味陳奚取，服非是名香薦孔嘉，垂祥紛可錄，俾壽浩無涯。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絕瓊。嗟，亦或作匪唱酬謂李杜，稱嗟公自謂也。

卷十一

雜著

原道淮南子以原道首儒許氏箋云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孟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誠哉是言東披管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伊川亦曰醉乎醉荷與揚也揜焉而不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明伊川亦曰退之晚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道空撰得必有所見二先生之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文章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

聖人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支那部原道原性原毀行難周佛骨表靜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

虛位。揚誠齋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爲定名。又曰

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

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

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

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捨仁義而言道者。亦非也。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有字或老

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云。戶子曰：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

星。○今按韓公未必用尸字。彼以煦煦爲仁。音翻。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德。非吾所謂德也。或無其所謂。四字非是。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

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公言私言下。或皆有。周道衰。孔子沒。火

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閒。或無黃字。晉魏梁隋諸本。皆作魏晉宋魏齊。方從閣梳本。云。南學晉梁。北學魏隋也。其言

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墨則入于老。二語。入于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

出者奴之。主乃與下文三韻皆叶。作王非是。按作入者附之。出者汗之。二者字或皆作則。噫。後之人其欲聞

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

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諸本嘗下有師之字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或無以字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通或同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壹或作溼，或作理，按史記賈誼傳：獨理鬱其誰語，不入聲通用溼與壹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今按字書：壹，吉凶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平入聲通用溼與壹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今按字書：壹，吉凶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在壺中不得泄也。即今之氫氣字。壹，溼古蓋通用。故漢書但作壹耳。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或無權衡字，非是。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割斗折衡，而民不爭。割或作擗，或作鳴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致之或作致，其非是。麻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有能字，下諸則致之民四字，而句下有無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失其所以爲臣一語。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有雖字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事下或有雖字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其言或作之言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爲。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爲也。非韓子不能至是。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一作國家。天下句下。或有者字。皆非是。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進上或有夷而字。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文或作書。或作教。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果蔬或作蔬。果或作蔬。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或無而字。而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下或無其字。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音名。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何上或無也字。

○今按曰斯道也何道也。是問詞而曰斯道也。吾所謂道也。以下乃或答語也。斯道也何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或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或作斯道也。吾所謂道也。又或無所謂字。皆非是也。堯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或問張無垢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以小便譏之矣。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充論公道。亦曰愈者。擇焉由周公而上。而無傳則捨之矣。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充論公道。亦曰愈者。擇焉由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何復或作何。其下乃答語。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繇寡孤獨癡疾者有養也。○癡其亦庶乎其可也。蘇子由曰。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性善等篇。皆激籍而作。其原道也。張芸叟曰。張籍嘗勸佛老。情云。子由所云釋氏厚。在當時於途僧浩初。序已籍而論。而芸叟指論紛然。蓋少作也。今其畫境者。其害之矣。學。

原性一兵部作性原。○今按謂道原文。一人原。扶樹之。教道。有性。明。白。疑。此。五。原。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與。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說。未。詳。上。孟。子。之。言。然。李。習。之。則。置。孟。公。所。作。原。性。者。原。性。折。之。以。孔。子。之。說。未。詳。上。孟。子。之。言。然。李。習。之。則。置。孟。公。則。揚。子。本。言。性。庸。而。復。謂。性。善。三。篇。皇。甫。正。則。作。高。得。多。其。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為。多。杜。牧。之。言。曰。異。於。韓。子。太。極。所。由。生。而。行。非。善。也。性。善。而。一。子。王。荆。公。謂。之。性。則。又。之。所。以。異。於。韓。子。太。極。所。由。生。而。行。非。善。也。性。善。而。一。子。王。荆。公。謂。之。性。則。又。之。之。言。也。至。此。論。動。靜。以。異。於。孟。荀。然。不。動。則。異。教。皇。甫。濂。之。論。謂。孟。荀。殊。而。一。性。者。皆。出。其。下。三。品。

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惡生而自能爲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歛本朝言性者四家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荆公謂揚子之言似矣蘇氏亦曰揚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蔽於雜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郭氏之論盡矣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

情者七者或並無者字皆非是曰何也或無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

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方從閣抗蜀本云禮信去仁

禮曰智曰信○今按方本以五行相生之序而言諸本以四方相對之位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

居中而言理皆可通但竊意諸本語陳而韓公亦頗尙異恐方本或得一也而并屬下句云一謂仁也言不

於四作行之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一也而并屬下句云一謂仁也言不

少存乎仁則少畔乎仁蜀本倒一也二字杭蜀反皆作及非也○今按也一二字當從蜀本而以也字屬

上句一字屬下句方及諸本皆非也方以一爲仁亦非是此但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一者或偏多

或不純耳反字則方得之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音佩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

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或作中焉者

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亡與上或有情

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

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諸與

本多作歛善惡下又有歛字○今按二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爲句首猶言及也作歛而爲叔魚之生也其

句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愛之道也語勢亦相似

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焉知必滅其宗。昭二十八年左傳：羊舌肸向生，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必滅者，叔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無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巖巖然。見詩生民。○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或無母字。母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字屬上句。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終上或無其字。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教或作學。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有字。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言也者，或無也字。○今按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之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為未盡耳。

原毀或作毀原，說已見上。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蓋本此。○古之人或無人字，下同。早或作蚤，聞古之人有周

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方从闕本。無求其所以四字。只作責於己。爲周公者。○今按闕本不成文理。而方从之。謀。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去其下十三字。或从闕本作求矣。其所以爲周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作己。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善或作非。或有非是。取其一不責其二。實或作取。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或無此八字。非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上是字。今之君子則不然。或無則不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身或作於己。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是之或作如。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原上或無有字。意與忌之謂也。忌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應下或無者字。非是。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

是強者必說於言，儒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此下或無世字，非是已或作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化歟或作也。

原人仁或作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閒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閒，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人可上或指下或有指下或有商字，非是。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或無曰山乎，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或無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

原鬼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表裏。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威獨人，是爲子厚求食也。遂

仇欲同力討之，天帝之數窮識亂，爲鬼所乘，不然平生強聒，至死無用。

有嘯於梁。於梁於堂下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聲與形上或有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

靈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李石曰：公子彭生託形於豕，無聲與形，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有怪或作見怪，二鬼或有物四說字，漠然無未盡也。

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上民字一作人，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

於形，有託或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無之字，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

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反乎或作非，是其非是，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

者，物怪是也。或無不能無形與聲六字，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恆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

福。本或先言爲禍，按左氏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內史過，對曰：云云，有得神以興，亦有

與也。驚鷲鳴於岐山，其喪以杜伯射于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閩蜀粹

於鄰，動於民而爲禍，福其斯之謂歟。

但此篇前已有題，不應復出，故且從荀子諸賦正此類也。

行難言參自越州召拜祠部員外郎，豈在前歟？參字公佐云。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參作倭，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非非

非。聞下或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僮嘗往問客席，嘗問或

作問客或作賓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膏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可或作何，

苑作可云，可人見禮記鄭注曰：此人可也。○今按據禮記是也。然詳下文韓公之語，似以陸公雖嘗任

誅此人，復自疑於有罪，則頗有薄其門地之意，而以薦引之力自多者，恐須作何字語勢，乃協更詳之任。

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也或作之罪一作。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任而誅或作誅。先生曰。否。吾惡其初去聲。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爲大夫於公。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惡音烏。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而可上或有焉字。聖人賢人。或皆作之。或并有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儻有焉。聖人賢人。或皆作之。或并有百年。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無於字。或又往坐焉。坐或無字。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於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或無其皆賢乎四字。缺或作涿。少或此言人之才。或不全備。姑舉其可棄之少也。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正不敢必求全才之意。而下文韓公又以太詳而不可取之多。而略其可棄之少也。殊不可曉。當更考之。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其位下或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且舉或作素之。詳下或有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文錄作退語其人。乃今吾見孟軻。

對禹問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云云。乃設問而爲之答。且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

孟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大抵其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爾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利一作慮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無其人下或有而不傳三字不傳者或作不得如己者非是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慮下有民字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音朔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莫上或無人字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或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待或作得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諸或作之守法或從闕作法守非是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雜說四首或作三首其一作題崔山君傳

龍噓氣成雲噓上或有字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茫上或有字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上汨陵谷音骨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靈或從闕本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

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或作不，或無信字，非是。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醫下或有人字。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不可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

而已矣。綱下或無之字，理亂或作亂否。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作綱，綱或作網。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

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所以闕以字。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作或作傳，傳數十王而

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

世或作帝。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四海或作天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

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諸本或無天字，扶或作持。○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善

或無善字。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談生者，談姓，不知其名。之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

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聖者或作聖人，或有人者二字。其首有若牛者，其

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鳥，闕作馬，或云尸，禹長頸鳥喙，闕本訛也。其貌有若蒙俱者，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注云：方

欺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脅曼膚，楚詞平脅曼膚，何以肥之。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

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或作面貌，或作面貌，或有其字，禽下或無獸字，邪或作也，列子包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大人聖人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

狀貌七致皆同而有禽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或从闕抗無怪神之顯之心意亦如此耳。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或从闕抗無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或無下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或無駢

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

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馬上或有今之字。

馬也。或無也。字且欲或無且字且或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

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二無字下。諸本皆有良字。闕抗本皆脫其

讀荀下或有子字。○荀卿名況。趙人。齊襄王時爲稷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

謂子思孟軻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其性惡。謂人之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僞。此其抵牾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削者然。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

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道不傳于世。雄下或

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其下或有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

于秦。黃老于漢。或無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或作矣。一無揚雄及得荀氏書。於是又

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時下或有有字。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抑下或

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無黜字去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或從闕無乎醇字或無乎是揚或作雉非是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孔子待人以恕

讀鷓冠子

西漢藝文志有鷓冠子一篇其下蓋云楚人居深山以鷓鳥羽爲冠而唐志云鷓冠子三卷豈漢時遺缺至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爲道家者流公謂其辨施於國家功德豈少

而柳子厚作辨鷓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鷓音曷

鷓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

九方作六云今鷓冠子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九篇此只云選篇博選鷓冠子第一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博選篇云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使其

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

過下或有其字學問篇子第二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音義同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

有二字云滅或作減注下或有者字

讀儀禮

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隆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遺讀儀禮巫蠱倉卒之難竟不施行今亡矣唐明經有三科儀禮其一也今書具在凡十七篇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其或且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或作然文王周公

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况聖人之制

度邪存上或無之字家或作說尙下或無有字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或無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

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墨子名程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二篇有節用象愛尚賢明鬼神

用自古寧有之之意然後識公讀墨之旨云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墨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

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不是處至若言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上或皆作尚從本考墨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荀子

大夫練而牀禮歛子不答以告子貢子貢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

曰汝問非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

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疾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

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

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列子云孔

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古語云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梭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賢孟

子特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之耳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黃儉

養三者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墨蓋出於此莊孟荀猶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疾

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其言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孟退之

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抑何乖刺如是耶若以孔墨為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為非矣其與孟簡

不書則又取孟子距之排佛老可以謂向無孟氏也皆服左衽而言休離矣故推尊孟子距之為非矣其與孟簡

不書則又取孟子距之排佛老可以謂向無孟氏也皆服左衽而言休離矣故推尊孟子距之為非矣其與孟簡

不書則又取孟子距之排佛老可以謂向無孟氏也皆服左衽而言休離矣故推尊孟子距之為非矣其與孟簡

卷十二

雜著

獲麟解爾雅曰麟魯身牛尾一角獲麟事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元和七年麟見東川或疑公因

柯既沒亦不見其有激於斯者修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書或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馬牛或作牛馬鹿然或作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也下或有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

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也下或有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下或有也字或有也字或有

師說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

有同異無以韓貴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閣本無此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或从閤杭作豈或井有二字而無夫字皆非是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

師之所存也。存一作實嗟乎杏字非是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

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且或作已下或去皆非是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

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一作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

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方云讀音豆周禮天官注徐邈讀馬融笛賦作句投徒闕切何

休公羊序失其句讀不音山谷和黃冕仲詩只从如字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

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

似也。似一作類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或作大按官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

不齒。或作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歟。無其字或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絕句郯子之徒。

其賢不及孔子。孔子至周問禮於魯聘訪樂於萇。弘。史記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左氏傳曰郯子來朝

弘師襄老聃六字連下句郯子在適周見萇。弘。老聃之前。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各語。故此上句既敘孔

是。○今按孔子見郯子在適周見萇。弘。老聃之前。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各語。故此上句既敘孔

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郯子之徒。則三子在其中矣。方氏知當存孔子數字。而不字。誤矣。井。孔子曰。三人行。則

必有我師。語本無則字。方曰字似不當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無是字。聞道有先後。術

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驛貞元十。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有請。上或

無字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過之孫樞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孫樞又與王霖書曰王川子月餘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窮者如赤手

捕長蛇不施鞿勒驢以自喻執政奇得莫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招或詠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

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學或作必峻或作石本多用峻字新舊史同上占小善者率以錄去聲名一藝者無

不庸爬羅剔抉爬或作把巴切挾於決切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執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

之不明之不能或作是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

有年矣年或作時云考舊史公時以職方下選蓋非久於博士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吟或作手不停

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紀或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焚或作恆兀

兀以窮年兀兀或作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之下或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衣弊不補履決

語抗辭幽說問意眇旨見揚子雲解難問或呼訝切尋墜緒之茫茫或作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障或作涇或作迴狂瀾於

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或有字沈浸醲郁醲或作含英咀華張子韶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

英咀華正謂此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姚姒舜禹姓渾渾無涯無或作夏或作渾渾爾○渾渾胡本切

○囁在呂切周語殷盤佶屈聲牙聲廣雅謂不入人語也信屈聲牙皆艱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

○囁在呂切周語殷盤佶屈聲牙聲廣雅謂不入人語也信屈聲牙皆艱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

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一作得或作儒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

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具或作且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或為字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

於友跋前踞後其尾說文與義通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遂或作逐謂真元十九年三年博士

冗不見治元年六月為博士四年六月選部官史謂三歲為真蓋三年也今按洪譜則樊說為是當作

三年唐本詩注行狀皆有三年何煩曲說乎然洪亦附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取其或冬煖而兒號寒年豐

而妻啼飢豐或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或無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爾雅杗

梁說文云杗屋大梁也○細木為桷詩松桷有椳左氏傳音角檇櫨侏儒爾雅云檇柱也櫨柱上跗極

既字或作棟○椳闈居椳椳戶樞闈在地謂之臬註即門魚烈切唇點切椳首屑木各得其宜施以

成室者匠氏之工也或無宜梁棟下者以爲椳椳者以爲椳椳者以爲椳匠氏之工也或無宜梁棟下者以爲椳椳者以爲椳

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椳椳者以爲椳椳者以爲椳匠氏之工也或無宜梁棟下者以爲椳椳者以爲椳

所用也是故林芥之材猶不棄者而況於人乎公言蓋祖此而宜施二字當為一節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牛瘦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紃餘為妍卓犖為傑卓犖

守正大論是弘荀卿至是弘八大字方以舊史如此又云文苑上文皆同惟是弘作以與蓋國初以諱避

讒于楚廢死蘭陵史記荀卿遊於齊三爲祭酒齊人或讒荀卿因家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

類難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通或作進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平聲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顯或作消舊史四句皆無而字，猶且月費俸錢，俸或作奉歲靡廩粟，音糜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從才用切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語本多作役，促音韻公張署蓋，音署抑首促促，就食韻。下二字皆出，窺陳編以盜竊，編或作篇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此非其利哉。或作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賄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庳下也，呂氏春秋謂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忘已量之所稱，已量或作量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榼也，榼莊子求狙猴之杙者，斬杙，梁以杙自喻，非是。○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榼也，榼莊子求狙猴之杙者，斬杙，梁杙音弋。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師下或有字，本草昌蒲一名昌陽，作不杙者，非是。楚希。

本政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爲太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模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於原道篇既詳辨而排之矣。至是又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其或作有，或無其字。○今按猶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遂作逐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爲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何居或無何字，或無居字，我或作吾。○今按何居準禮弓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尊情飾淫志，孽或作秦。○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

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或無然非二字。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

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砻砻。決不可暨。或無後字。暨或作涓。○砻善骨反。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

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

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怪或作類。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管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爲七八。蔡在當時最爲近地。成德淄青連結爲援。所謂今之

在得人及喪度平蔡而公之言驗。太和閒杜牧作守論亦公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

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椽。而外施窰窰以待之。椽或云籬也。欄也。字當从木。○窰徒敢切。窰恣井切。宅於都者。知穿窬

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肩鏞以防之。音決。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

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屈或作偶。○屈渠勿切。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野下或無

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爲下或有之。而二字。或只有。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

莫大於不足爲。疑下足字。衍下文不足爲者。故此。○今詳文勢。疑爲字。衍蓋以謂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

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閒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繇地則千里。而與我

壤地相錯。與上或無而字。無有上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庭之戰。國鏡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滄。其間又自知其不

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或作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翻通曰。孟賁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干鈞。賁音奔。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爾雅雞大者曰蜀。莊子庚桑楚篇。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向氏註云。越雞小雞也。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按公上下文考之。蜀雞當作越雞。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於或作與。非是。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圻者王承福傳。圻或作朽。圻音烏。左傳圻人以時填館宮室。杜注圻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朽字。○今按論語作朽。

圻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或無夫字。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饅衣食。饅。朽具。爾雅。饅謂之。○饅。母官切。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當謂所當之直。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子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从罔。罔本以生。或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同。似當从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而百官者。承君者。理我之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上下文意皆不協矣。今當以方本爲正。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或从罔。罔無也。字非是。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饅以嬉。作捨。餒一日捨饅。或夫饅。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

而有智也。智上或無有字。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特或作故。孟子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又彭更問土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嘻，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入下或有於字。有一至者焉。子有食於人及食功之說，公所言蓋有合於此。又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同下或無之字。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死上或無曰字。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焉下或有字。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知其下本有能字。蜀本能上又有強字。或从闕本作知己之不可能，又無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覆，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杭蜀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下耳。今參取二本，定爲知其不可而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饜之者邪。之字或無。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闕作我類有之。闕作有小皆非是。又吾所謂勞力者，下或有也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楊之上或有然字，非是。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畜或作養。其者，其亦遠矣。亡或忘。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鑒或作覽。或作覺。今疑自鑒或當作日鑒。

五箴五首 井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或無余生三十有八年。三或作四。或从閻抗蜀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二於字或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余方从閻抗蜀本並作于云。左傳于日也。○今按方說不爲無據。然與所證之文初不相嗚呼余乎。其無知乎。無乎字或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烏或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焉或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此謂佐董晉張州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世謂爲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爲陽山令。以汝方並作汝。以○今按近時韓公立言本意。殊失韓公立言本意。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嗷音鐘。

行箴行或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善禾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

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追。諸本皆同。而方从闕。抗作止。○今按草書追字。近似止字。二本偶以轉寫致誤。而方乃以好怪取之。不復計其文義之通塞。可一笑也。

好惡箴

無善而好。善。方从抗。蜀作悖。○今按二本蓋由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下句而譏。方亦不顯文義而取之也。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或作然。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瞽瞍。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賈音古。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及其或作其及。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願。禍亦宜然。禍亦作辱。則方。

後漢三賢贊三首

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爲之贊。各不滿百言。而敘事略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充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詡。徙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充歸鄉里。屏居教授。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言。乃閉門潛思。善論衡八十五篇。爲州治中。自免歸歟。

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或無爲字憤世著論潛夫是名充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譏號曰潛夫論述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民甚或作患王符述赦篇曰今日賊良皇甫度遼聞至乃

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謁規規臥不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蓬接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仲長統字公理或無仲字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謂上或有自字其後果敗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以此有聲傲儻敢言傲或作倨或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而無雄才未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

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尙書郎舉下或有高第字○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文章或云考本傳當作才四十一終一下或有

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蓋以是罪公而

愈與李賀書李上或有進士二字非是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此公自言嘗勸李賀舉進士而所爭名者毀之也今方氏乃从諸本刪去名字而以有字屬下句遂使復出四字爲指語而爭名二字無之承故諸本亦有覺其誤者而并刪四字以从省雖若小勝方本然要爲失韓公本指語而不究毀者之體

也。方本又無之字。亦非是。方又云。康駢劇談錄謂公此文因元稹而發。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董彥遠謂賀死元和中。使種爲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時同試者。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或無字。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或無字。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禹。且與區之類是也。區與丘同音。烏。區。草。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嫌名律乎。下諸本皆有此二。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謂文王。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某在斯。○若春秋不諱不諱嫌名。○本或無若字。康王劍之孫實爲昭王。○劍音昭。曾參之父名皙。曾子字或作孔子。○若昔者晉友。又曰。稱裘。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期字度。字或並有者。字。董彥遠曰。騏不諱昔。而用○若字。或作晉子。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期字度。字或並有者。字。董彥遠曰。騏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度。公誤用也。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然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或出此。武帝名徹爲通。徹爲通。侯爲通。侯。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或無下。又諱二字。顏氏家訓曰。相公名白。傳有五。暗之稱。厲王名長。琴有。楯之目。不聞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漸勢乘儀也。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玄宗名隆基。○諱呼古切。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爲觸犯。宗廟諱代宗。諱豫。玄宗諱見上。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言語或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或無舉字。爲可下。或無字。凡事父母。

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矣或並作也。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

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

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宦者或並

訟風伯 訟或作譏，非是。德宗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公時為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

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調陽山云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無上或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尺志

兮將墜。覆覆或作倭，倭將下或有欲字。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闕其光兮，不闕其神。嗟風伯兮，其獨

謂何。獨或我於爾兮，豈有_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

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氣不或作雲不嗟爾風伯

兮，欲逃其罪又何辭。或無兮字，又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我今或天誅加兮，不可

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雖或作之，非是汝或作爾。

伯夷頌。王荆公伯夷論，謂韓子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誓，太公聞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

不與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於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

此頌相反，學者其責之伊川曰：伯夷頌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力舉世非之。下。方。有。五。字。云。自。周。初。至。唐。貞。元。未。幾。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也。又。別。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也。又。別。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方。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捨。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益。甚。矣。方。說。不。通。文。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峯。乎。泰。山。不。足。爲。高。○。萃。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事見史記宋世家武。王。周。公。聖。也。聖。下。一。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與。或。作。率。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謚。也。見。春。秋。少。陽。篇。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明。下。或。有。字。今。世。之。所。謂。士。者。或。無。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凡。人。乃。與。下。文。非。聖。人。者。相。發。明。語。本。非。是。一。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方。本。誤。也。又。按。此。篇。之。意。所。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人。則。是。固。爲。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爲。竊。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一。凡。人。之。毀。譽。而。適。爲。喜。愠。者。有。開。矣。近。世。識。者。多。誤。以。伯。夷。爲。萬。世。標。準。故。因。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韓昌黎集

卷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曰若果行此

鄭國實穎之仲尼聞之曰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以禮相國聲下同人未安其教安或作知云此以教叶僑與鷺車萃詩用韻如此

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許堯反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

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易否臧凶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

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下塞上鬻文六年穀梁云上塞則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

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成敗之迹昭哉可觀或

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成敗之迹昭哉可觀或

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君或作旁暢交達非是

達或於康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理下或有者字

韓昌黎集 四 雜著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十日字。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或無下公字。且曰：

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爲

一或有盡字。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或作著于。獻下或有之字。一通今按著于篇雖古

爲奇。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爲字。韓愈曰：相國

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或無之字。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

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

禮過矣。以已。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徼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

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國語自敵以下

則有讎。注敵體也。今人多用敵已字者。非宰下或有相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

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或無乎字。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

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無宿資蓄貨以鈞聲

勢。宿資蓄貨或作宿貨蓄資。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巇許宜反。要平聲。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

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說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

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宰。相或無歟字。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或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乎或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公下或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有其或凡在此趨公之庭，此或無此字。○今按議公之事者，吾旣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旣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爲南上或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又或且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惜或

張中丞傳後敘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汲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其大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爲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張籍字文昌，公舉薦進士。得李翰所爲張巡傳。巡上或無張字，遠杭州鹽官人。敬宗會孫，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當有然字。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遂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或無之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慷慨或無霽字。非是。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或作箭。曰。吾歸破賊。師非是。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或無霽字。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欲將或疑衍一字。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巡或作及。其常或作警。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或無下嵩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或無警字。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巡開元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士。賦詩有云。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又夜聞笛聲詩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見矣。起或作。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或無戶字。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

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泣作猶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爲

河中府連理木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孝經授神契曰王

司空咸寧王渾瑊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殆或作

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或無五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

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饒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

異體或作上下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去聲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

之柯同榮異壟之禾方云三館本潮本之柯即相所頌之木也同榮異壟之禾即書所謂異畝同類之嘉

禾也蓋追爲前日之預言而汎舉其類耳司馬相如所謂雙旆共插之吾僉之產茲土也久矣或無之字

字經當今欲明于大君欲將紀于策書王抑余也治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王余抑也或依上文作王抑余

也方从三本定此○今按抑余蓋互文以叶韻耳作奮肆媯媯上音俞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

于康衢頌曰

木何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洵或作詢。非是。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人或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 井序。○公時佐董晉在汴州作。陳后山云。退之記。信然。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後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舒之。自廣川徙隴西。故云。仲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

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閩郭

盜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距或作拒。其不合者。誕實聯鎖于河。作不合或宵浮晝湛。舟不潛通。沈舟不作

方作舟用。方並從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之患。故須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為虛設。而其下句亦

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為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然其襟抱

或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為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然其襟抱

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就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龔

童噉嗜。○噉音叫。劫衆阻兵。懷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拯或

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

二句方從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日所定。當從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

直謂閣本為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舛誤為最多。疑為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詳

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其文理之如何。已為可笑。今此乃復造為改定之說。以針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

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開或作打。黃流渾渾。胡本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

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方从石閣蜀本。作辭。今按此說方氏多从石本。石河之云。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燕或作宴。此記多从石本。王弘中名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亭在連州。公爲陽山令。時作陽山連之屬邑云。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之字。慧下有者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三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葦蕪壤。燔樞翳。燔或作焚。詩其樞其翳。注曰。木立死曰燔。自斃曰翳。樞側師反。翳於計反。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音呀。窪者爲池。音蛙。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避。寒暑。今从石本云。左傳。晉僖小人皆有關廡。以避燥濕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埃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丘上或有埃字。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蜀本如此。或作頌者。頌从石閣。按頌字疑衍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閣。杭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作州之老。民非是。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本無其字。直或有於字。其側石作宜。皆非是。直音直。當也。史記。樛里子。墓正直其北。匈奴傳。諸將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如字。地藏。石本無地字。其人石本無其字。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部下或有侍字。或無郎字。

皆非。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涉浙湍。今鄧州有浙江縣。以浙水得名。○今按浙音錫。其縣是。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緩狄所家。○狄音柎。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瑰或作瑣。宜其於山水。飲聞而默見也。也或作之。石本無也字。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石本無而字。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按顏魯公千祿字櫜及唐韻亦皆作豪而元和郡國志云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改爲濠據水皆與地理志合但通典偶脫中間去水一節耳此濠字當作豪○此記當在貞元十五年作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士或作總。統理所部之。此濠字當作豪。○此記當在貞元十五年作。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祈或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因或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或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置徐泗察三州節度使。為之。徒建封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者下或其一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曰隴西李博。隴上或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年進士。贈李君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或云。恐是博。

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人有荷下或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或作挾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或無也字。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記下或無之字

畫記 蘇內翰嘗曰世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此大妄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

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

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音的騎而下倚馬臂單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下

或無而字驅牧或作騎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

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或無坐而脫足者一人。坐上或有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

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驢驅者

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或無者字○今按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或作婦載而上下者三

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或馬大

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上者下者梳本作亦有馬之下者焉，對本同但又有下者亦闕本亦

乃與上下文意。行者牽者也。牽或作奔或併無四字○今按牽謂牽而行涉者陸者。此承涉者則陸爲方出

水也。不翹者願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人立者。三字非是。齧者。○齧音齧。飲者渡者。陟者降者。痒磨樹
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喜下或字。怒相踣齧者。○齧音齧。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
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爲或作焉。屬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字。橐駝三頭。橐或作駝。下
賦注。橐駝者言其可。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單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
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楯音楯。餅孟登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
一。皆曲極其妙。閣杭本用下有投壺二字。而無器字。非是。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或無始得此
畫而與余彈棊。沈在中云。彈棊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
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
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字。或作叢。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
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字。或感然四字。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字。或亡之且二十年矣。
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國一作故。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
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爲上方無始字。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
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崔立之貞元四年進士。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

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錯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鴛行以進平立脫丞曰當署下或有丞字丞涉筆

占位署惟謹涉或作濡目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

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訾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劫或作該方從文苑云謂諺語之所舉計者以丞爲慢之最且至以相訾訾也○數所矩切訾將此切訾牛刀切

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滄或作澄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

屈口人抗本無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也今按抗苑皆脫字方從苑爲誤但唐人試宏詞者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千當作其如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

云風其坐人也然無所擺姑放穆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元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

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

耕去牙角音斲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喟下或皆有然字頁余上方有喜字云喜音許吏切黃霸傳少

爲文丞言猶文具也○今按文丞應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疑爲衍文或斯立易楫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

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槌一枚也水澗纏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

日哦其間下有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字首尾敘其不一到爲歎而終之曰不盡之意歐陽永叔爲襄守史中輝記峴山亭尹師晉爲襄守燕公記峴山亭蘇子美爲處守

李然明記照水堂蘇子瞻爲眉守黎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略同豈作文之法

當如是耶抑亦爾
公此意而爲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則或作登臨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徽中爲洪州都督作此閣有瑰偉絕特

之稱。特開本作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注或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或並無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

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或無事字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

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於上或私喜幸

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諸本皆同

苑無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十二字而償作賞下又增適字○今按敘事當如諸本乃有曲折而其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饗餼然後請觀乃從下門而入意亦相似如方所定則皆失之而竊寄目償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大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

語意生澆。適所願亦不若償字之穩也。西道書舍人王仲舒舒爲洪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

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行上文苑有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方从文

今按下字對偶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作月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

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

或無矣字其歲九月。人吏浹和。○浹音接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與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

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上或無公字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

矣。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上或無公字。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

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烏或作胡。杭苑作乎。○今按作乎語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寮園所得。施於其長者。蓋本作烏。自烏而胡。又自胡而訛耳。大抵此篇文苑多謬。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椽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爲其泰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不分別貌。○漫莫幹切。漶胡館反。又乎貫反。破或作故。鮮或作圭。說見祭湘君夫人文。○今按瓦甄堅物。破缺乃不可用。而故則無甚害也。且修屋而盡易其故。則是新作。而非修之謂。非是。故無修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而下或有賞焉。字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菜或作五。

科斗書後記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作。

愈叔父名雲卿。仕終當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上元二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常藏代朝。獨爲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雲卿孫女也。觀此。則立義節有大功於昭。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觀此。則立義節有大功於昭。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云。尙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禮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公於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承相。幕府於汴州。元中。鎮汴州。真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作履之。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書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注非也。衛宏字子敬。光武時爲議郎。

歸登字 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或無其字據依或作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
 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或無道字識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
 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或無字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
 愈記

卷十四

雜著 書

鄆州谿堂詩

并序 ○鄆音運秦為薛郡漢為東平國春秋齊人來歸鄆此篇多從石本退之文有
 石本者鄆州谿堂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司馬村柳子

厚銘縣北劉村路 應碑與碑廣州南海神廟碑 柳州羅池河上鄭僂碑 衛州徐偃王碑 華州蒲城
 胡瑛碑 西京北邙 德與碑 廣州南神廟碑 柳州羅池河上鄭僂碑 衛州徐偃王碑 華州蒲城
 記廳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為正長安薛氏有皇甫混手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樹降旗而
 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崔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繼帖云鄆塘特高古風敢一人不任
 堂慰之極混上侍郎耶曰宗伯者文章宗伯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部知兵馬使劉錡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

道以鄆曹漢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揆字或為鄆曹
 寬海沂密為一道東平郡即平盧軍所治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揆字或為鄆曹
 漢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沂海寬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三分其地者謂揆及此二人也○漢音卜既一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

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會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

彙公之化。一本作擊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

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著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九壘九州也。與壘同。有葉有年。有荒不條。不或有或作有。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作牧視邦選侯。以公來

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彙。或作蝻

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音煦師摩手拊之。箴之石之。箴或作針搏而磔之。磔音格切凡公四封。

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師石本作帥。師征作師爲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

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今有平聲

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曰駭。叶水。皆古音也。今有平聲

古音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韻。二書其說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益中徵如真。豕覺而駭亦

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說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如管子宮如牛鳴。益中徵如真。豕覺而駭亦

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誼律。音誼施用不差。音試人用不屈。谿有蘋

苽。苽。毗實切。萍也。根浮水而生者。苽與苽同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敦遺。音敦此邦是麻。

貓相乳。蜀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平王馬懿也。懿字洵美。是說先儒或

以爲幾乎。詔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不爲詔矣。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一母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嗚啾啾。音伊。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走下或字。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或無字。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闕統無仁字非是。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伐或作非。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二失字下或並有之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或無此字。因敝之爲貓相乳說云。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蜀本作凶吉。○今按經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倒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從其聲之諧者。不能悉論也。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爲證。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也。下或有字。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

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以實，實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

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遠下或無然字，焉或作鳥。○今按當有然字，而焉字闕下。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

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爲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爲魯得元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穆或作魯，非是。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

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旣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楊，利天下；子居，後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有書七十十一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成化而從焉。或無其字。孟子辭而闕之，則旣廓如也。或無今其書尚有存者，其

道可推而不可乎。或無知字非是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闕之者何說。作之者或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尙在方从闕統苑作在尙無將字。○今按若从方本則尙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相入。其說非是。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車之會三。梁車之會六。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

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人下或無而字。己作身。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下名或無而字。其

實或作於寘。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舊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問。夫子之言。盡各言爾志。蓋上或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

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字。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居是邦也。六字。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

而或作所。爲或作其。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或無之字。所二字。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

其官者。

無有字或

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

或在晉下。謂元魏爾。蓋不然也。三國之魏豈應略而不言乎。

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

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

作加倍或

而自御史臺尙書省。以至于中書

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

委之以或作

以委之非是。况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

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盡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

易上或有周字。說下或有者字。

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

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爲健乎。

二或作

文曰。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乾之四位。旣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

此下或有其

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

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或無所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

者下或有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豐上或有旣字。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

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正與張中丞傳後城壞而其徒皆死云云

者相類。恐公自有

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

此一種句法也。

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人當作民。此試進士當避諱作民字。非是。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敝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封諸本作隨。非是。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下或有或無已字。一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德下或無者字。由漢氏已來。或無已字。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或無雖字。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無字。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二於字。或皆作子。有其道而不以

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為聖人乎。烏或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陽城拜諫大夫。聞得失。然猶未肯言。公作此論諷切之。城亦不屑意。及後延齡誣逐陸

為相。善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論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城字元宗。定。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

夜不出。六年。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城及進士第

山。遠近慕其德。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尉楊

寧。賚束帛召。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或無人字及。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

心哉。諫官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

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並無之字。或。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

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與。志不可則。而尤不

終無也。登。上或無以字。事下或有上字。尤下。今陽子在下。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

或作實。匹夫。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或無。視政之得失。

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無之字。

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言乎哉？乎上或無複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非是。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或作秩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元憲曰：考他書未獲爲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之勁能招國門之闕，注招舉也。又過秦論：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非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或以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

聞用也。

有心字

閱其時之不平。

或人之不义。

得其道。

不敢獨善其身。

而必以兼濟天下也。

必或作不。

孜孜矻矻。

音

死而後已。

有而字

故禹過家門不入。

孔席不暇暖。

而墨突不得黔。

彼二聖一賢者。

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

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

補上方本有

自字者下無

哉。

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

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

豈使自有餘而已。

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

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方說非是

耳目之於身也。

耳司聞而目司

見聽其是非。

視其險易。

然後身得安焉。

聖賢者。

時人之耳目也。

無也字

時人者。

聖賢之身也。

且陽子之不

賢。

則將役於賢。

以奉其上矣。

或則將或作且將於賢

或曰。

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

而惡許以爲直者。

若吾子之論。

直則直矣。

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

好

盡言以招人過。

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

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

招音翹。

吾子其亦聞乎。

愈曰。

君子居其位。

則思死其官。

未得位。

則思修其辭。

以明其道。

我將以明道也。

非

以爲直而加人也。

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

而好盡言於亂國。

是以見殺。

而好盡言於亂國方本作而言盡

文傳曰。

惟善人能受盡言。

謂其聞而能改之也。

子告我曰。

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

今雖不能及已。

陽子

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或無哉字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爲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

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也。

目見泰山不見眉睫。

其是之謂乎。

書

經曰。

改葬總。

見儀禮喪服篇

春秋穀梁傳亦曰。

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恒王穀梁傳曰改

葬也。

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緬謂遠也。

此

改葬服議

議

春秋穀梁傳亦曰。

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恒王穀梁傳曰改

葬也。

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緬謂遠也。

此

改葬服議

經曰。

改葬總。

見儀禮喪服篇

春秋穀梁傳亦曰。

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恒王穀梁傳曰改

葬也。

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緬謂遠也。

此

改葬服議

議

春秋穀梁傳亦曰。

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恒王穀梁傳曰改

葬也。

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緬謂遠也。

此

改葬服議

經曰。

改葬總。

見儀禮喪服篇

春秋穀梁傳亦曰。

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恒王穀梁傳曰改

葬也。

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緬謂遠也。

此

改葬服議

議

春秋穀梁傳亦曰。

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恒王穀梁傳曰改

葬也。

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緬謂遠也。

此

改葬服議

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云一作言。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下或無者也。字故下或無其字。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或無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自江熙以下皆莊公二年穀梁傳註。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總三月。註云。訖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文。弔而加麻。無服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下或有者。字。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亦孔叢子之文。未葬。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隱元年左氏。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或無下。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或無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盪其墓。呂氏春秋。惠曰。昔王季歷葬于渦山之尾。築水盪其墓。於是更葬。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隱元年左傳。十月。改葬。諸本無故字。考之左氏。當有。喪事有進而無退。禮禮文。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

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無而字，或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非是，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啓下或有殯字，至下或無既字，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曰如，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讀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書祀于周廟，邦甸侯衛，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子上或無之字。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

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所進或作進所或作進以進或作道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或無然字種下或無之字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作以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壘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非上或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此或將令學生恆掌其事。而墮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作教或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利則不可爲已。又况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此商君傳所謂利不百不變法工不十不易器是也如下或有於字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去非或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文苑此篇前後有議曰謹議四字

禘祫議或作禘禘○今按篇內皆作禘禘禮三年一禘。禘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其尊卑而祀之。禘祫之議。考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

者不一。陳京始建議，樞有禮儀使顏真卿議，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勳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府章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議，惟顏魯公議與王昭等五十五人議，馮驥卿王權又申衍之，公所排五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間與聖廟禘祫就本室後卒詔從王昭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獻懿二主于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時貞元十八年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開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

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下方有廟宇。○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

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為新巧，以失莊。凡在擬

議，不敢自專。或在或作疑，或作疑。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

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或作在。○今按官不及今輒先舉衆議之

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廟或作之。宜永藏之夾室。見貞元七年八年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

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

祭，而二祖不得祭焉。祭焉，或作登焉。詳上下文，作登非是。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見李嶸等議，諸本毀

下再有宜字。○今按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禮記注：土封為壇，除其毀廟之主，

上之字疑當作而。皆以昭穆合藏於禘廟之中。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

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年六月，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

壇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于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世。則祭之。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卽饗於下國也。選諸本作遠。今从閣抗蜀苑云。新史與文粹作依遠。以意改也。甘泉賦。徠祗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厚。選兮。犀音。迥與。選同。皆徐行也。顏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卽去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選神主於德明與聖廟。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雖下或有爲字。其於或無字。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父之或作父子。父下或有子之字。皆非是。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廟以居之。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方本無去壇去墀四字之遺。作遠之。○今詳四字。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春秋公羊傳。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非禮也。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言若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祫之所。而遂直廢其祭。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玄王。虞也。詩長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玄王。虞也。詩長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或作蓋。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春秋文公二年左氏語。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

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或作神，之非是。又常祭甚衆，陳京傳亦作類，新書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厥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祭於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爲萬世之道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疑衍字。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有議下或字。相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或作夫。孰非由聖人之道，由或作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所上或有故字，非是。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于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誠明者，或無自字。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

功無加者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爲情乎。亦爲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不稅。如爲文也。則至親之葬斷小功之爲不稅也。夫曾子隆於情而不及文。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後聞之。則免祖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除喪而後聞之。則免祖。哭之成踊。夫若是矣。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祖。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祖。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文見禮記檀弓。以情上。諸本有是

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不上或。小功服最多。功服或作。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音的。與

昆弟之下殤。禮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

或無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時或作。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或無相字。非是。其不追服。

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計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恆多。而服小功

者恆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有字或。聞其死。則悲哀。豈有聞於新故死

哉。今特以計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喪者。感

或有於宇。喪或作服。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無者字。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

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

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而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

文之悚息尤深。或作甚。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或無太學生字傳作書云此文總於書類當從舊本○今按此當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作二十餘年方自杭本廿年除又云蜀本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行玉廿穀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爲句而以廿爲一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卅字唯孔左丞碑尙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人方本餘年從諸本。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或作升之聞下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名下或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立下或有或無於字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有爲字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歎字而無莫爲禮部四字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子厚作陽城遺愛父母俱全。具或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國子太學四門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請諭留蕃。或無諭字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貞元十五年九月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注詹字下同○今按當作州以城爲道州刺史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杭蜀本無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建中四年十月涇原軍亂推朱泚爲

主○此禮反。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敢。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有氣上之字。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或無下

答張籍書

雄孟軻之垂世。即謂此書也。後楊籍遺公書云。頃承論於執事。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秦。浮屠之法。入於中國。生人之道。乃存。而金水火之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傳天下。故道相傳。而君子之言。夫婦之道。義沉於世。執事為之。書固仁人之情。痛也。乎異。而人為之。皆終。今之絕。教異。執事之所。多。道。者。其。論。或。不。容。比。異。執事。多。尚。私。欲。無。固。有。子。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為。得。此。之。辨。揚。墨。老。釋。之。好。說。使。聖。人。之。道。弘。復。見。於。唐。豈。不。尙。哉。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上人字或作衆，○今按人人乃衆人之義，此篇下文及後與孟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字，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聲，徒相爲營，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見上或有所字。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無下或有有所字。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未至或作不能，或至下。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與下或無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謠言有云，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永都以書勸之耳，而不知藉此書乃與公酬答於貞元佐汴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十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子，厚以永貞元年出爲永州司馬，凡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間作，後此書十有餘歲，謠言未可惑也。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閒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程或作禮。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無音字。愈再拜。

二氏亦宗事之意。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仍無吾字。○今按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方本誤。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窮或作躬。甚作窮。皆非是。甚又或作至。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下二及乎。或並作至。乎。句下無也字。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爲字。或無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竢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其何或作又。何。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無商字。考張或有己字。或無然字。或無非好己之道勝也。一語。雄下或無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爲道。若上或有傳者二字。籍本書實有若好下吾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

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能字本皆作爲。考之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則此爲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闢董仲舒不弛而事正作爲字疑公自用論衡非用戴禮也。○今按作爲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仲之禮記而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况公明言記曰。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今據公本語依禮記定作能字。○惡害於道哉。惡或作豈於下。或有爲字。一本作烏。害其爲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卷十五

書 啓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因被留以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以吾或作以余。今從閣蜀本云。除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卷答張籍書。或作它人。非是。見前。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一本有又字之處。或作人處。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或作從今本定。○今按上語與世相濁。即是從今之人。更着二字。則贅而不詞矣。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使上或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月。

林州四日而軍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於或作與。○今按遂殺留後陸長源。主人與吾有故。主人謂張建封也。哀其窮。居吾子符離。雖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辟公爲幕職。建封公爲幕職。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部郎中雲卿之子。奔也。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盡時或作時。盡向作日。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

寶下或有存亮字。公時以言事黜爲山陽。故云。遼寧蠻縣。貞元二十年作。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牀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不得上一字。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貞元十九年。公以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書或作畫。或作畫。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循上或有若字。或無萬一二字。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非是。或作尤。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其光二字。或作世。曜或作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或作情。猶將倒屣傾困。困一作箇。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願足下之能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

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相載而往，垂橐而歸。管子小正篇諸侯之使垂橐，而稱苦隕切。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或有實字

月日貞元十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工部尚書李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京兆尹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復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來京師。至是以貞元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且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貞元十九年自正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免書。或注建封字。或作狀。公貞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州。是時作。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皤白。皤或作皎。或作皎。天馴其心。音循。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

安阜或云屯名如唐孟元楊董作西華屯是也。屯之役夫作田。或朝行遇之。迫之弗逸。弗或不入立而拱。竊

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或無此

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

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我國名。又附麗也。或閩杭本作我。名下注絕句二字。麗或作離。

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下

或無也。字安阜。或作莘。附或作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

職日切。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漢終軍多如此。嘉祐杭本亦然。方本之屬作其。屬下句析作拆。云

髮前左衽而蒙化者。又王褒講德論。今南郡獲白虎。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言蓋祖

此。○今按嘉祐諸本之析。二字文理。分明方氏但據蜀本。而不復著諸本之同異。其所定又皆誤。蓋其屬

歸我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亂之臣。歸我之為大。而可願也。崩拆亦不成文。若用論語分崩離析之語。是宜

則當从木。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則當从手。二義皆通。然既有崩字。則似本用論語中字也。是宜

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苑作合全無文理。文。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

而默默耶。杭蜀苑作默賀。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蜀本注。巽字或作異。非是。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江陵作李巽。是時自江西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

十二月九日。永貞元年。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

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唐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

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好或作喜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磨礱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文苑作泰山與上下句不類，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與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非是。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作身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琴操曰：寤威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慶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慶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爲屬上句爲，或作其則屬下句爲。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方本仁下賢下無而字。○今詳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爲正，或皆無之，或而不可讀，以爲古則不淳也。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是歲八月，憲宗爲今則不響不識其何意也。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是歲八月，憲宗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或作計。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寤威之歌，醒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慙，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下或注

愈白。尉遲生足下。

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

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或無複出古之道三字。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此書答楊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爲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作果以知人堯舜所難，舜或作帝，又嘗服宰子之誠，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敦詩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翹書，李下或無七字，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下或有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皆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尙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下或有也，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內拙。可也。聞上或無其字。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

暇幸時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或注頓字公元和元年自江陵移召為國子博士行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頌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天保樂詩保或

讀蔡琰胡笳辭詩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人捲蘆葉吹中也移族從并與京兆書閣本如此云頌

世雄朔易時移羣從占數為京兆人實答頌第二書也其曰移從者頌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

從并為徙并非也○今按劉集代實答頌第二書也其曰移從者頌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

移居之移乃移文之移蓋始去其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無自字手披

書觸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

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人則或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濤莫不戰掉悼慄眩惑

而自失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表五情震悼也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

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區或櫃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

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憚赫或作變化閣蜀錄梓皆作輝辨字小訛也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

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或無之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

有德而字且有言也揚子雲曰雲下或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噩也○灑胡昔

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隨上或無而字管仲噩噩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子

焚遲

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論語。吾不如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然字或有。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尙書相公啓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部尙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若俯者，事上之禮。無者，非是。感戴戰悚，或作慄。若無所容措，然尙有厥誠，須盡露

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驥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或無厥誠字。驥或作灑。字通用。或作。愈幸甚。三得爲

屬吏。元和元年九月，餘慶爲國子祭酒，公爲博士。十一月，餘慶爲留守，公爲都官員外郎。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無入字。○今

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公作襄陽。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作校。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

言，有不便於己。閱無於字。非是。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

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

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僂僂日日。音泚。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鳴鳩

平均，歌於國風。詩曹國風鳴鳩刺不壺也。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伏惟

俯加憐察。閱無俯字。錄無俯察二字。俯或作特。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公。其言剴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

愈啓。愈爲相。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或無伏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

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止方並作爾。○按對上句行字義。當作止。方本無理不調。今改。從衆受容。

受察。開杭本無受容字。非是。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或無之字。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

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外下或無於字。非是。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

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

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

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陵駕字見選沈休文論。此固相公所欲去

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嫉下或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非是。未下或有至字。或作不至過。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

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長下或無者字。非是。安得不小

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

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黜黜。黜黜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黜黜元夜陰。○黜烏敢切。黜從敢切。不以真情狀白露左

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受私或作私受。○今按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爲句。語亦太煩。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

一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

無一分顧藉心。開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字。杭本無名字。可自作自可。亦無下罷字。一本或作可自罷乃罷去。○今按此句諸本皆不可讀。但別本作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比開

本只移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但增一名字倒一自字而文義通暢略無疑滯今從之○又按此二書
誤字尤多而閣杭蜀本又爲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大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職事則皆如公狀
之體不用古文奇語此二篇亦其類也竊意顧失大君子織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
懼再拜

卷十六

書

上宰相書

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元年登第後又試博學宏辭於禮部又黜於中書此貞元十一年所以以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書下或有于字時宰詩之序曰菁

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或作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

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

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錫之或作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

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載載也或作載者載也或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

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君子之

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邵氏聞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駟騶泮宮之詩，使聲于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著書者，載二百餘字，蓋少作也。云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人三字，則非是。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作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的人生二十八年矣，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與或音賦。居窮守約，或無守字。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音賦。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壽張之說，音譁。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無宮以歸。今本亦誤。○今按二字無大利害，公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宮字而不得更用宅字，則固矣。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恤恤乎左昭十二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有所字。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或之子，或在君子下，或在君子下。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的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

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

聞下或有今字。

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

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

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

稍進。萬不有一得焉。

進下或有者字。

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

惟恐或作之恐。無此二字。

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

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

進或作上。而宰而爵。

或並無而字。而復出天子二字。或無於字。

枯槁沈溺。魁闔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

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

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

歸上或有依字。

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探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

冀辱賜觀焉。

或無敢字。或無冀字。冀辱或作伏垂。

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木強人。而爲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爲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

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

不敢逃遁。不知所爲。

或無逃字。

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

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

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無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語差凡故今且从方本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或作甚或有其字而無也甚二字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之字或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熱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曰下或有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材或作才能不或作不能而無足字相上或無賢字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或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聞於已仕未仕者或使及二字非是聞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曰其所與遊或舉於管庫禮記檀弓曰趙文子所舉於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陰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憐下或有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事見史記。輔相下或有也字。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姦下或有人字。無欺字非是。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之在或無之字。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當是國字。意下或有以字。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或無佞欺字。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至比或作如比。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日或餘日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
闔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
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
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宋或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
之道者。道下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
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音朔寧獨如此而已。惴
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不得上或恐字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或作無文非是愈再
拜

答侯繼書

繼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為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崔大名。字敦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斲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
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開或作聞。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
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或無以字。○今按以已通。僕雖欲重
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雖欲或作雖復。或無之意二字。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
行或作亦。當或作將。隩或作輿。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
或無世字。○今按行疑當作復。

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或無方藥二字。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事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一作事。旣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此句或無今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或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或無兩之字。旣貨馬。卽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日十或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

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頓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或無也字。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扳音攀。于元切。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之於上或無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或無之字。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

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或無者。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退下或有四字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忸音黷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所成或無此二字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子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或無進者二字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五或作數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工或作良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卞和獻玉則足事見韓非子則足下或有而字且無使劬者再刖。或作則下同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振尤非或作非尤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或無復出爲字非是方今天下風俗。

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境或作地。或無境字。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

得失。或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句奴求和親博士狄山語。若都不

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有所字。作唐之一經。垂之

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別也。又所

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吾愈再拜。

答李翊書 翊或作翊。非也。貞元十八年。陸德佐主司繼德。與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德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所作。歟。呂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爲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六字。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能。如是誰不欲告

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外或作餘。非是。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

以知是且非邪。者下或有也。字焉或作烏。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無者字。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

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取於人或無於字。下一語同。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

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下或有邪。字非是。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

而竅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

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餘年或作年。餘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兩或作秦。非聖人

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

其難哉其觀於人

下或有也字

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

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嘗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汨音聿其觀

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二則字下或有並有心字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

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

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或作府無絕其源亦作無虛其府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

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

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無邪字而有則時用焉四字或併

有邪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施或作垂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

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或作乎有志乎古者希矣古下或有字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

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樊汝霖云自三代以還陵

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

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爲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爲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

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爲憂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

之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

上歐陽書亦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駁者是也

重答翊書答下或有李字

愈白李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入統本作是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方从三本無於字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思上字及邪或作及也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屬下或無有字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巽字元和五年八月以巽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爲之代書

月日前某某官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寓或作獻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云上或無皆字云下惟閣下心事犖犖。呂角切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有朋字或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言下無之字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不聞或作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已或作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退下或有而字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能無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

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無所能或並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十或作百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計下或有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別上或有計字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見。或無心中字。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致或作置籍又善於古詩。於或作爲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方云校本一云敲當作敲字甚怪所引盧全詩當亦是謾本耳夫盲者業專於藝必口故樂工皆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而文苑但文苑必作也是精字更詳之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或無籍字或無比乎二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幾下或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下或有無其字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裁下或無之字籍慙覲再拜。

答李秀才書

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字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苞或作包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或有復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衆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

則如元賓焉。杭本無既沒以下八字，非是。與方作以。○今按方以以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與可通用，故从杭本。作以然，執若从諸本之爲正邪。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文辭，閣杭本作命辭云。元賓，正使實謂元賓之辭，作命辭亦無理。見元賓之生所作耳，非謂元賓之辭也。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矣，或作乎。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與，或作歟。屬愈頓首。

答陳生書

生下或有商字，或注師錫字。陳生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已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迂闊而其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語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當在此句，其字下。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蠢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方，從閣杭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已字，亦無。○今按此閣杭本之謂全無文理而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

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愈白。見胡旬切。公時爲博士也。

與李翱書

與或作答

使至辱足下書。或無足下字。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

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貞元

十五年。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

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句或無將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誠。僕之有子

猶有不知者。之下或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或

作執。○今按作驅。即屬下句。作執。即屬上句。詳下文。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繁複。故當以驅爲正。僕在京城八九年。謂應進士時。無所取資。日求

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長

或有已字。非是。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

道義者多乎。不以上或得字。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或無我字。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

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無
字今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滂而處其所可樂哉或無非不願爲子之所
云者爲或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此謂張建封幕府謂在南陽公幕中也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
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杭本竊作悲云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
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所愛或作其愛少上或有尤字
非是吾下或無豈字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
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孔子上或有昔者字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聖上或無有字而又有一簞食一瓢飲足以不死去聲其不憂而樂
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
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此候杭本作候此以自解今按此與孟東野
書春且時盡相似愈再拜

卷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爲徐州刺史，徐州濼濼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以長入夜歸爲不可，其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

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

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

非是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喪或作哀，或校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

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下之

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

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

受教。諸本皆如此，閣本二教字並作命，方从杭蜀苑，教作受命，所受教作所以受命，云考孟子上語當作

之不知方氏何據而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也。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

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

作而能愛而忘作而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或作言，此

不愛二語並無者字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

而退。終或中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聞下或無執事之三字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

此。好或作待，或作疏，蜀文苑只此。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从之。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

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聞本惟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从之。韓愈之不諂

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能上或賢字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則上或有苟如此三字

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或無字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

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或無復出，知已二字伏惟哀其所不足。哀下方有察字，按

不當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用是爲誘信，當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調於公，望其稱薦於公，癩爲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後竟登真元十九年第，亦公稱道所致耶。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

已。斯須，或作頃，渴，或作頃，渴，皆非是。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

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

者，生之謂矣。願無以當之，如何。當或作答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

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所字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文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旣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或作謂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或作嘉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與或作上子頤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尙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頤音迪

七月三日。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尙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上或有失字達或作進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矣下或作有而字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抱閣杭蜀本作苞文選抱多作苞陳寶碑所謂苞靈曜之純是也蜀世仍有出字文苑有出人字○今按韓公未必固用選語且从諸本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立下或無而字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

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或無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將或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恆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郭隗答燕昭王語，事見史記戰國策。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享或作宴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功下或雖遇其人，未暇禮焉，或作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覲覲者，既不足以語之。以一作與，以與義通。麟測角切，磊落奇偉之人，磊魯魯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爲宣州判官，而公爲國子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公時在徐州幕。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爲幕府，公遂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資，客惟宣州。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或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靈臺字見莊子。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達。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僕自無者字。

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或無所與二字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或諸或作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服或作伏。言或作百。皆非是。窺之闔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蘊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明。自非是。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爲上或無以字。既謂能相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無耳字。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食上或於字。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鶩也。音。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非是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旋或作旋。非是。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或無意。非是。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

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無意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伊潁二水名。潁之或作潁水。近者尤衰憊。潘拜切。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左氏僖公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云。車謂車牙。○車尺奢切。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已白。其一鬚或無一字。鬚或作髮。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字。或無女字。滿下或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京字慶復。大曆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禱。京奏禱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公於十九年冬。貶陽山。此書當在京。遷給事後作。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或無日字。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專上抗本有辱字。忌者或作忌。始生之跡上或有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句之字皆非是。

下文閱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屬或作厲。或从文苑云。屬猶字。爲對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附屬連屬之屬。決非厲字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或並有其字。愚或作言。其情或作於情。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不盡。或不作。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所爲下或有文字。下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邵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楷下或無字。字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作言。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得字。朋友道缺絕久。諸本久下有矣字。方从閣梳本云。漢武紀。夷其必用漢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懷懷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疎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蠶蠶之徒。○○音相響百倍。○○音足下時與僕居。僕居或作並居。或無居字。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今服亦無理。疑上句入。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字或是天字。更詳之。

雖造吾慮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居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

已或作以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向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

聞流言不信其行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或無

恟許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作望或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且下或有懼

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此本孟子之說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無吾字願足

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中行書同或作頽首

與衛中行書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汴州張建封徐州二公

云狀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

近似者而竊取之無二字或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

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

任者也或上或無能字謀下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

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

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

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爲幸或作爲不幸非是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吉下或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而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或作居是非

上張僕射第二書

公此書諫張建封擊絺事。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爲第一書也。觀堂劉張僕射擊絺書。棧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

書說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可及哉。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作陳。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蜀本如此。而或從諸本。或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爲也。今作邪字。讀之。文理尤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心上或有人字。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有人字。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或作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

特以擊毬之閒之事明之耳。無上或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

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或作

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統

○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杭本只是偶然脫漏。不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

垂於胸臆之閒。或作腹。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之辭。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或無一字。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或無論文字。公此書於汴州作。

辱示初筮賦。或作仕。或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或下有有字。而無

得。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必則人或無以字。小稱意。人亦小怪之。亦上或大稱意。

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俗下下或無文字二字。而

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直或作

今字。然以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或無之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

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或無字。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

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未爲或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無其字。然侯之

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長上字或無年字。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幾下或有至字。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斂去乎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久下或有非是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外下或有薦士字。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與員外陸參佐之。公時爲四

十九年劉述古以二十一年李紳以元和元年張後余張敬以二年皆相繼登科。獨韋羣玉不見于記。非公薦進之力歟。宜當是時皆爭爲韓門弟子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或無跡字。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謂有下之事。或作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或作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或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矣。文章之尤者。有侯

喜者。貞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國子主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中進士第。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

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或無子。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耕其

時。或作非耕之。或作其暇之時。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京或作漢。或作漢西京。舉進士

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貞元一

述古中進士第。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

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詐妄。或作邪妄。或作邪妄詐。或作邪妄詐。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

稱者。其日已久矣。或無矣。字。或作爲日久矣。有韋羣玉者。貞元十七年。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公所薦。十八年。第

即羣玉也。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方作行。○今按賢。卽志剛而氣和。

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

家者。羣玉是也。能上。或無而字。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

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或語。或作論。或無有字。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貞元十八年。杞中進士第。張乾者。元和二年。弘中進

登科。尉遲汾者。貞元十八年。李紳者。紳元和元年進士。張後餘者。貞和中進士。後李翊者。貞元十八年。或文

記同。尉遲汾者。汾中進士。第李紳者。紳會昌中爲相。張後餘者。餘中進士。第李翊者。翊中進士。第。或文

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與解。或作問。問焉。則以對之。廣

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或無

或無字。而未知墜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王敬之。礎大梁舉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人下或無此字至今以爲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蔑蔑或作蔑然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謀上或與字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讎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卷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尙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尙書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葉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願遇哉。下豈上或赫赫乎。泱泱乎。或無泱泱乎三字。○泱音光。功業逐日以新。名聲

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傳達于四方。音轉。或願操一
戈。操上或無。或願二字。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或作。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豈非待士
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
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
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
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或作又。杭本無賢者至。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
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或得或作待。已下。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或無。又博采於
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能或。行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矣。下或有。天下之金石。不足
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
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
作警。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比上或無。至字。不上或無。而字。能下或有。誠悅閣
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或作。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爲容。進下或有。
誠字或在容字下。容下或有也。字。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
或無以左。至爲容七字。皆非是。是來之下。或有陳字。書下或有陳字。皆非
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或有。陳字。皆非。

其字或無以字。○洪慶善年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鳥賦。又據程道說：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程說大誤。蓋月序東出潼關而六月遠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有此書。或山下有詩也。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遇或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石字見伯樂遇之而不顧。見駢國策。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無耳字。云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無比字。或有無等字。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獨闕杭本。以其知某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爲人求薦。而杭本曰執事其知某何哉。則似決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諸本或作執事其知某何如哉。語意似協。而亦未有懇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複無奇。文意首尾不甚通暢。恐尙有脫誤處。更詳之。

應科目時與人書

元九年宏詞試也。即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扶文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

匹儔也。

匹或作比。

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

有地下或地字。

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

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獮獮之笑者

禮記獮祭魚獮獮獮蓋十八九矣或無

矣或作年方從謝本云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任此書謂其

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爭笑

之是也本多作八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

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觀也其

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或作而輪轉之清波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

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鳴下或有且字或作而鳴且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

之。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函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

愈自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或無

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

獨有接後輩名接後輩下或有之字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

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

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謝校矣作爾或作耳李習之
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主也書曰朕聖讓說珍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甸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開開兮此非難也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入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或作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或無進字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若上或無要字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不下或無自字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願常以此爲說耳願常或作必當或作願常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或作如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

殷備也或注御字非是公嘗薦備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遂其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季誠使回鵲則知殷侍御爲備無疑序作

於元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益涼則明年八月歟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盛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

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作日。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踟躕。上子六反。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

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前。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

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敍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

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或作暇。儻矜其拘縲。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

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聖賢實傳。

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藥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繕繕。若

此之至。總總或作拳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

其又奚辭。或作詞。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公爲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塊。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知或作智。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或無立

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獨从闕。杭

國語琴瑟尙宮。鐘尙羽。重者從細。輕者從大。○今按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

皆之中。大者爲宮。細者爲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綱得其次第。而不差

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琴太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自有五聲，而聲必中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爲宮聲，而不用它律。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瑟字句絕，諸本如此。方呂者，故特取此誤本耳。今從諸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獨以鼓爲瑟，而爲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皆本上。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齊或作竽，或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亦作瑟，而下作之皆非是。

行道於此世，求上或有也。字道而爲文，必使一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雖上有誠字，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無之字，惟吾子諒察愈白。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無吉州二字，下云：被吾兄二十四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今按：開杭乃節本，諸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月，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本乃其本文，今從之。信此傳之，聞杭蜀本無此四字。公謫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字無與者，字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願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營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者所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蜀本刪胸中無滯礙五字，自又或作且。

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曰或作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至或作燒除其經。作經書或下有書字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與且百年。尙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七二三尙皆或無尙字。或作皆尙。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不應複出。方本非是。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蘇軾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孟子既沒。申商韓非之學。遂行。秦以是喪。至於勝廣劉項之禍。天下齟齬。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漢氏已來。或無羣儒區區修補。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漢氏已來。或無羣儒區區修補。

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木旼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子於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逝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五孟則序文。楊詩。墨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徇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箭易。箭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爲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爲一。孟子稱堯舜。愈則曰。不往也。愈則曰。子頗。千宰相。此其異者五也。其曰韓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孟

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而或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鄧瑀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闕邪說距駁行之意。斥守湖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真與大顛對釋氏之徒。撰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哉。

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卽位。封公子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信音申。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僕下或無者字。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龔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或無書各自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或作名四字。非是。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有其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或作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有其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從閣本。意今在謂意之所趨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爲奇也。政使能奇。亦復幾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誤者之弊。而謂韓公爲之。誠恐閣本初亦失誤。而方乃曲爲之說。以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後人故不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

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繫上或有無衣字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也下有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効俗或阿上仍有効字或作効阿俗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

或注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囑公有言於朝也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下有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連辱或作辱連紙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

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稠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河南謂房式也式為河南尹其

作難暑牒首曰開副曰式參謀曰符欽想所為欽上或有重字益深勤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

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於下或有古字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概知感激知上疑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

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信或作伸或云信音伸之下或無望字敢下或無復出默字○今按

其義通矣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

不敢去心期之無已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捐或作止○今按捐罷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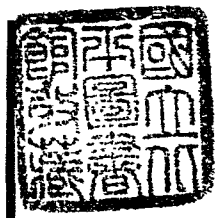
俗故其詞亦用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埃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飲者祇

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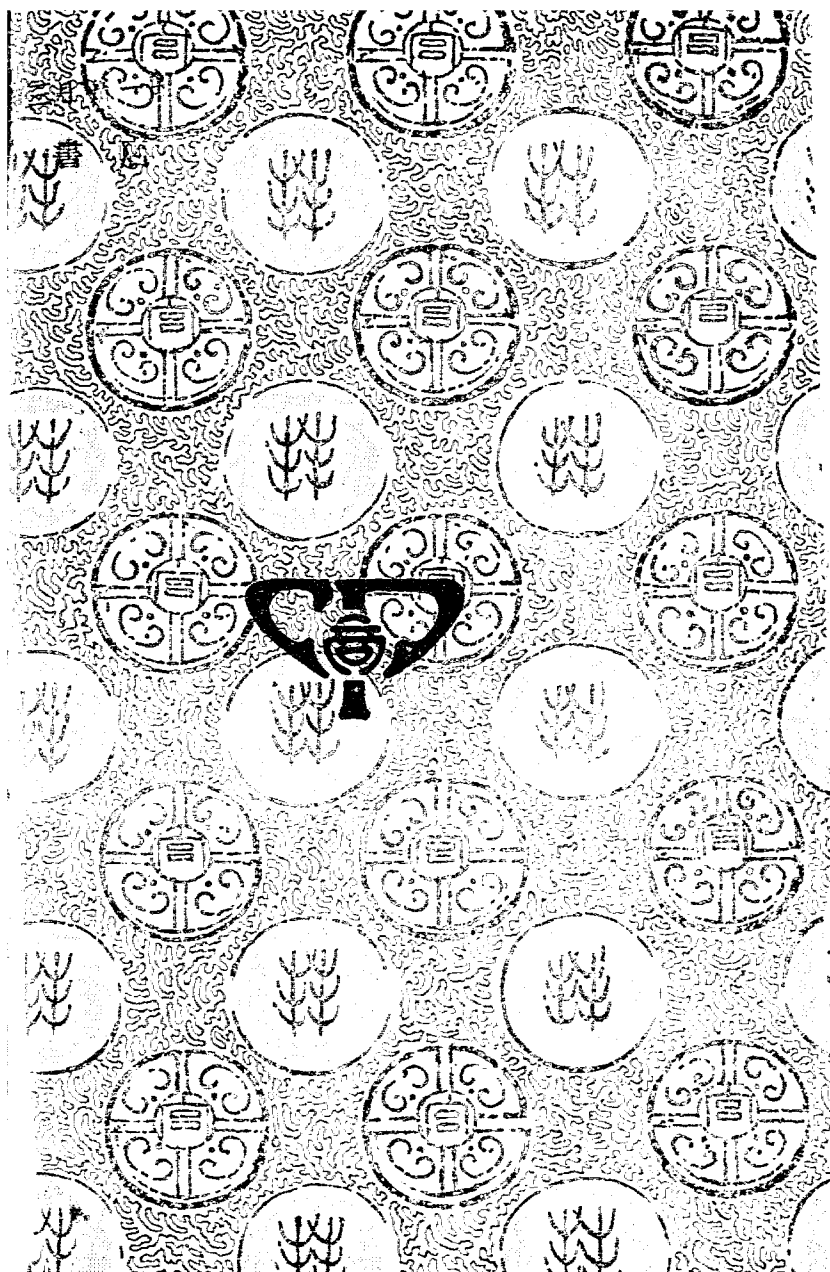
答元侍御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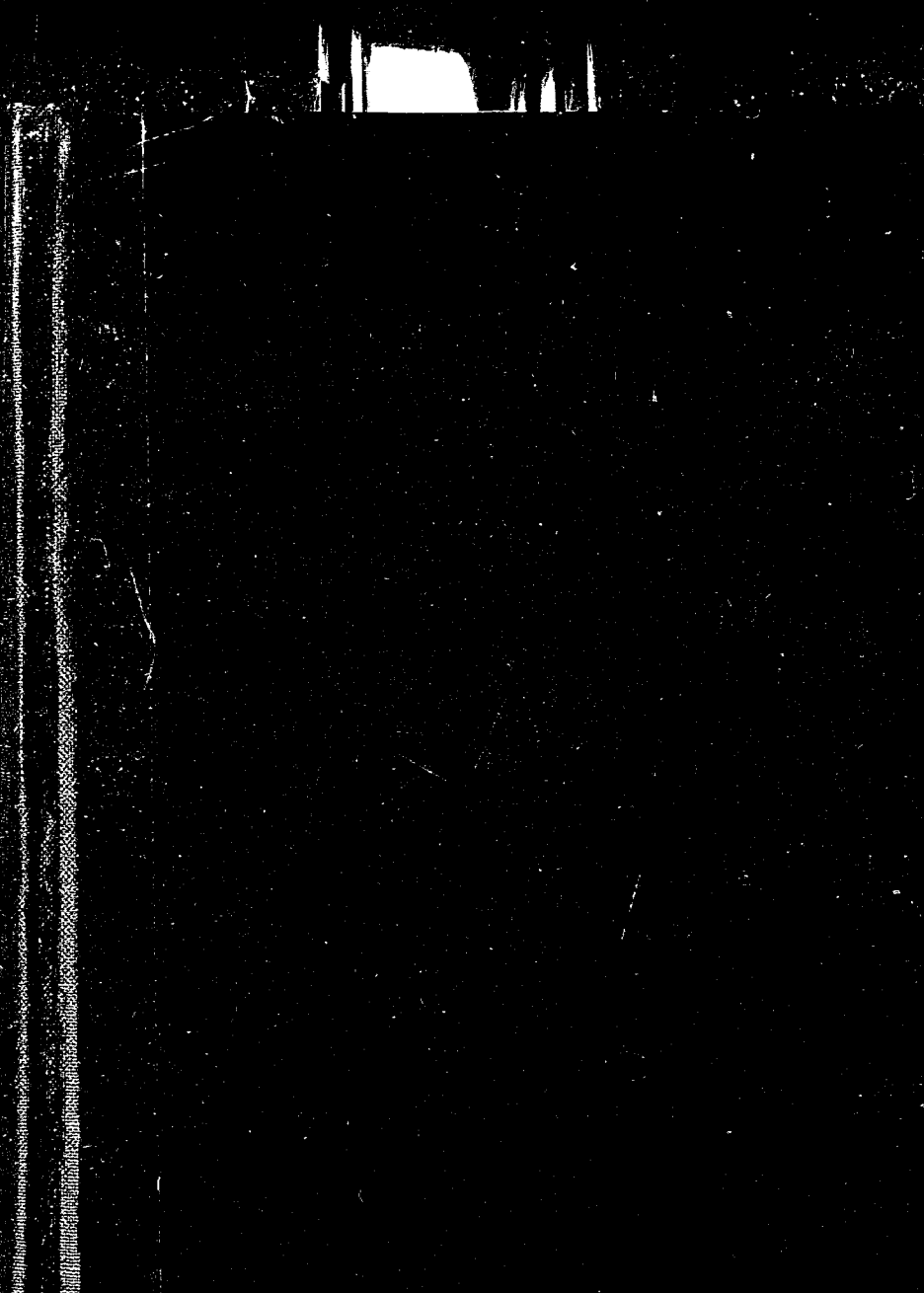
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丐公筆之於史公。以此答之。此書蓋元和九年在史館時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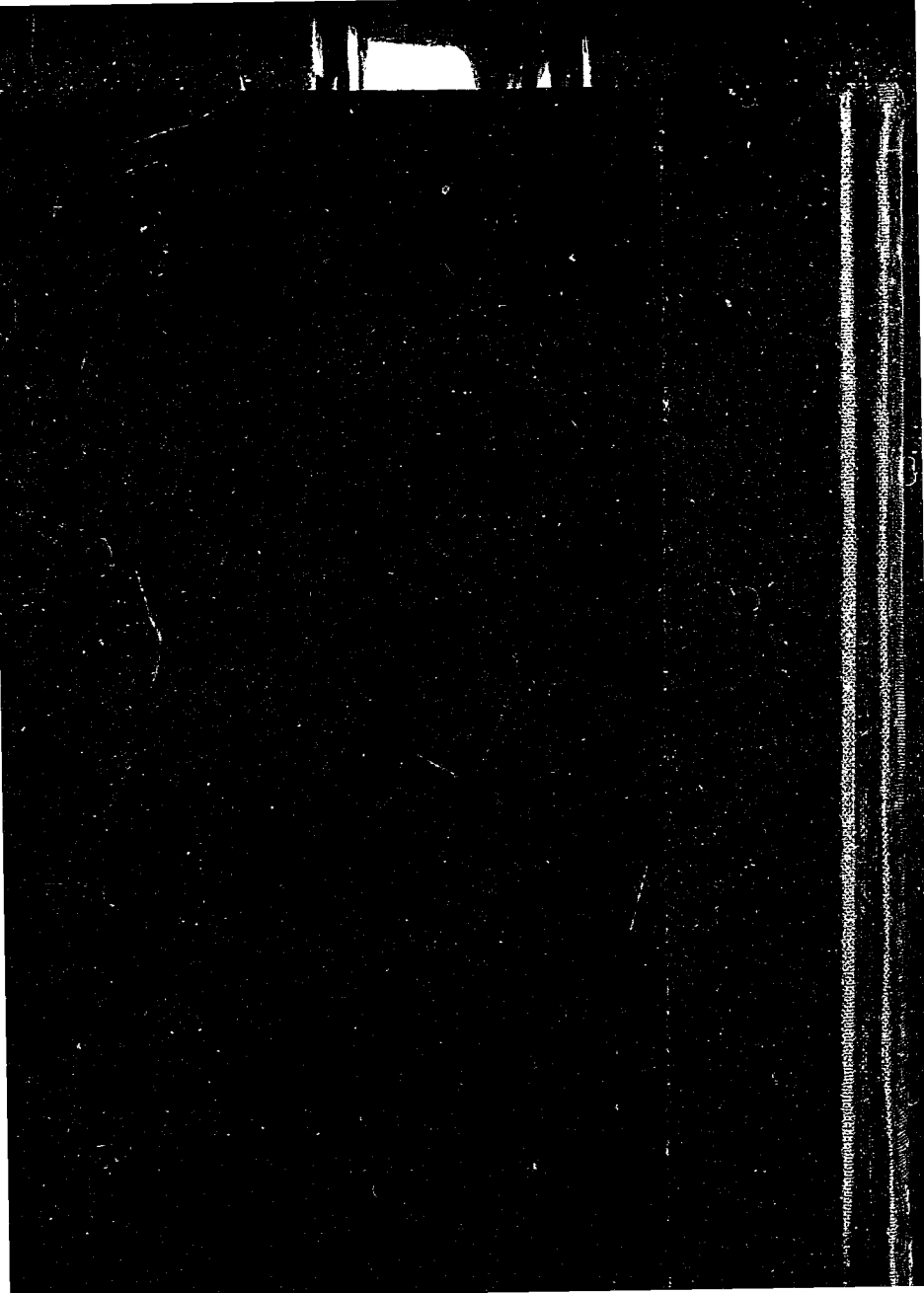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甄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暗棄去。或作亡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或作事，非是。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抗或作仇，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自合。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白或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尙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旣承命，又執筆以埃，愈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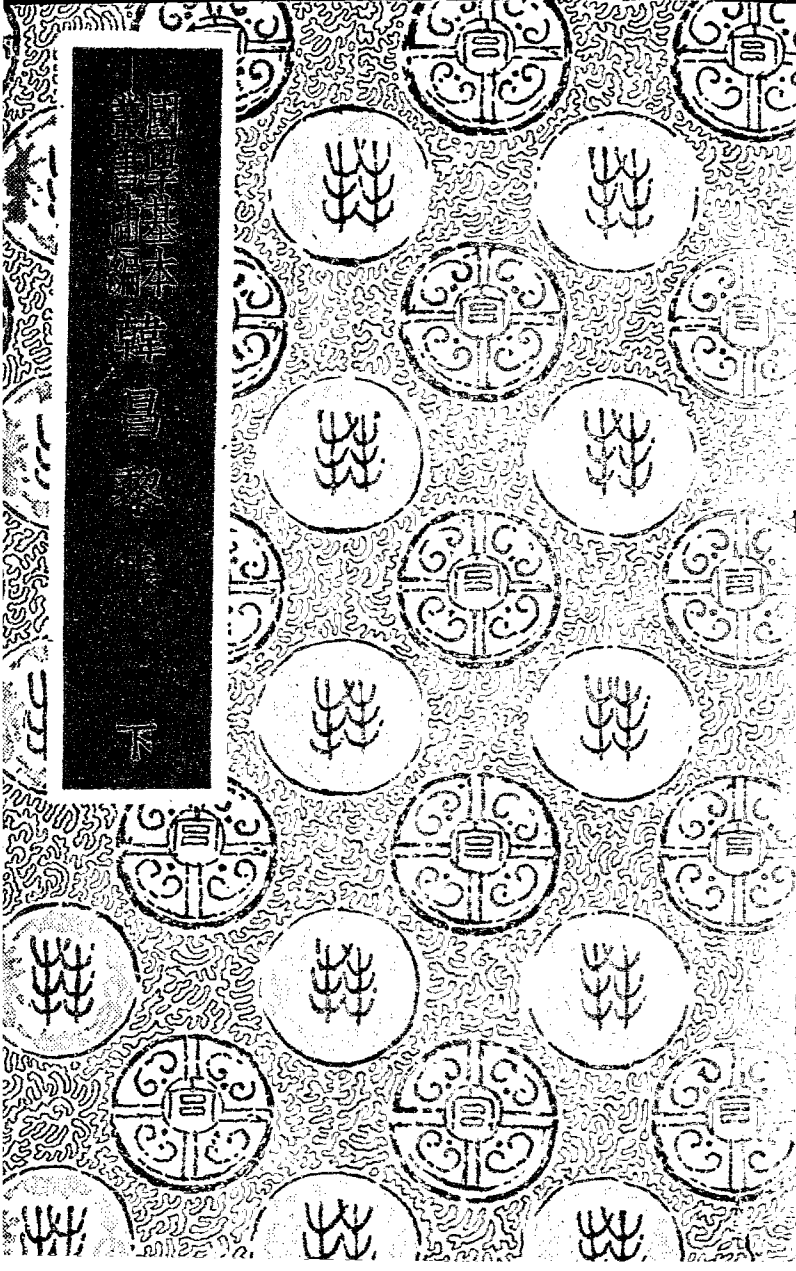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九年六月廿九日







國學基本書
國學基本書
國學基本書
下



韓愈著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韓

昌

黎

集

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韓愈著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韓

昌

黎

集

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000
661-3

:55



3 0405 4161 1

韓昌黎集

卷十九

書序

與鄭相公書

時鄭餘慶以節鎮興元孟東野墓誌云與元尹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

再奉示闔皆緣孟家事

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為興元尹餘慶

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

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

東野無子孟氏兄弟鄭二弟

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東野之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孟下或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

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

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諮報不宣或作齊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恆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

韓昌黎集 五書序

韓昌黎集 五書序

一



45113

本傳不載宗師爲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或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閣下篋橫尙有少闕不滿之處篋或作匱少闕一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懼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公韓始自御史中丞出爲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時方討吳元濟詔發岳鄂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韓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

淮右殘孽賊

一作

尙守巢窟

或作窠巢

環寇之師殆且十萬

此用莊子語

曠目語難

蜀本作難語非

自以爲武人不肯循

法度

頽頽作氣勢

頽音頽

竊爵位自尊大者

肩相磨地相屬也

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

令走馬來求賞給

助寇爲聲勢而已

閣下書生也

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

武鼓三軍而進之

三一作六

陳師鞠旅

詩鈺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

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

二州之牧以壯士氣

斬所乘馬以祭蹕死之士

蹕徒許切

雖古名將何以加茲

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

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

而大作於外

動皆中於機會

以取勝於當世

而爲戎臣師

豈常習於威暴之事

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

而樂其鬪戰之危也

哉

鬱於中

此由天資忠孝

鬱於中

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

而樂其鬪戰之危也

哉

鬱於中

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或無而字。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食或作用非是。或無之徒二字。又無下之字。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兇豎吳元濟也。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圖或作國。非是。握兵之將。熊羆驅虎之士。羆獸名。說文。羆。獲似狸者。樛俱切。畏懦矚踏。足迫也。上子六切。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奮上或似字。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開。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真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點下或有賜字。益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又作序。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

卒之以俟其至幸甚諸本幸甚二字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

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

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召或作占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

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公此議詳見論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一作可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田弘正始家奴與先是田季安爲魏博節度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且賜今名八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爲作先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無蒙免二字今從闕本○免也連上文爲句蒙恩者蒙田之庇而得遣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爲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弘正子布肇已附

狀已下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

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譏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

附狀求因閒粗述下情或無求字聞或作問○今按此謂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

僕射公忠賢德爲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

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宜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呂本注釋字以史考之釋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釋同年故曰久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比或作夜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伏字

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比或作倫或無字史記非兒女子所獨宿直舍耶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歎歎不能自禁

殞涕有兒女子之感。知為兒女子所詐當有子字獨宿直舍。公時以考功無可告語展轉歎歎不能自禁

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

待。無下或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宜

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宜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或作與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不得為例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

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

避尹尙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敕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又曰時宰相

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以訟自解文刺紛然宰相

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竊紳十人於陸侯李紳在焉紳味其平昔侍郎

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登紳以附逢吉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

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尙不臺參。或無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

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亦令尙與中丞

分道而行何况京尹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亦是以下十九字竊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如下添中丞

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曰不用臺參已下當再出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有夫字

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徧迫是實若

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

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修報狀伏惟照察照方作昭○今按唐人

送陸欽州詩序陸修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居一作從齋咨涕洟咸

以為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

所察欽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

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或作或而屬下句方從閣本作咸而屬上

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方從閣本云杭本說咸作或然尙於是昌黎韓

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作美陸君之去兮誰與翺翔諸本如此方從閣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

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句用韻及語助者發歎是也

有隔句用韻及兮而兮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者雖經是也。有隔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不兮下句押韻有兮者橋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聲歌之例則華光有兮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之例則光翔當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雖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以無兮也。若用橋頌之例則下三句爲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韓公深於騷者不應如此。蓋方所从之本失之也。今定从諸本以騷經及賈誼甲屈首字爲例。若欲以橋頌爲例則止去方本首句一兮字。尤爲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韓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此序呂公以爲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一釋然者。時東野爲深陽尉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作爲一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凡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鳥下闕本有。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斂。斂古奪字。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从闕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已再。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爲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闕鍵血脈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無次第。其誤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假在下或有之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弗或作字。又自假於詔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

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下或
有於楚二字。莊子蒙人。蒙梁地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脊到。有書四十六篇。脊古慎字。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脊到。有書四十六篇。脊古慎字。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
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
嘗絕也。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
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方從諸本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浮。○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
本刪去二以字。○今按自其聲不應用淳字。以美之。諸本皆誤。○數以急。弛以肆。二句諸本皆如此。方從謝
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證。正與上李巽書相似。其意以爲必如是。然後爲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
也。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從閣本以亂爲
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無理。蓋因亂而誤爲辭。又因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
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爲亂。又補十九字。文意乃足。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
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魏晉方作晉。或無古字。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非是左傳云。克己復禮。
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
用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
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閣杭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
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憐。然者或作者。然云。願命王

補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莊子或本皆誤也以解或無以字非是

送許鄆州序

或作送許使君刺鄆州序仍注仲與二字或作志雍樊云志雍字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頓節制山南東道鄆州於山南爲屬邑是時頓斂民方急公因志雍之行序

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頓書故云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頓此序十九年作也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

公下或有頓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有也字則道德彰而名間流

問或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諸本

字方從關杭蜀苑得之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世下或有出翠字

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

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事不從謂不能卒言之也小人之所以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

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觀爲

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蘇一作縣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

已窮而賦愈急賦或作怒非是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刺史

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或無如是

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旣已信而行之矣前下或無之字今之言者其有不信

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

之信或作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寶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敵一作敵氣上蒸也方從閩苑作敵云敵橫擿也謂鉅海敵蕩其南也○今按敵微扣也字書殊不可曉作敵亦非是但當作敵方當抵對擇之意與上句隔字正相對也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維一作昔島居作夷氣隔對擇之意與上句隔字正相對也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維一作昔島居作夷氣隔對擇之意與上句隔字正相對也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或或灑海之饒固加於初或云灑灑也篆文無灑字漢志灑南山又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之語本無灑出之字方類河十郡只用灑字加於或作如其非是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之語本無灑出之字方如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有御字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耶趙植字宗平留守判官合東都交遊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扶風人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都留守判官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之或作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貽上或有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又樂之尤也。元光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書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或

癸未間。公爲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無

字。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於是總

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醜學序行。一作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

斥夷狄之新聲。褻衣危冠。與興如也。與興或作愉愉。从抗蜀本云。詩。我黍與興。淮南子。善有儒一生。儒一

一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以或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廣之以文。王宣父之操。見

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事。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所武

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暉或作暉。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暉。序云。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故映。暉。照。煦。無有暉者。豈暉後改名暉。或煦耶。諸

本或作齊暉。或作齊暉。按登科記。映大曆五年。昭貞元十五年。暉十一年。煦元和二年。踵登進士第。而暉亡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

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故上之人。行志擇誼。或無故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

之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

可得明而去也。闕杭蜀苑無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三年晉祁奚請老舉讎舉子事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或無字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衆下或皆有人字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然或作是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虜猶嗚呼也古文於乎烏虜嗚呼皆一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鄉闕苑以人爲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爲之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已其作鄉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爲導者音義皆不同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有所下，或有所字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之兄或爲時名相出藩于南，于下杭苑有鎮字闕本無○今按是時洪州只爲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杭苑皆誤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今從闕杭蜀本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一云既屈矣一作既不得志矣○我未也則此而曰我未也，不以闕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下或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我至爲是。

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爲戒。觀或拜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經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誦其習其或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

太行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在懷州濟原縣。南也。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藁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

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

苑刪去。○今按石本之不同，說見於後。友人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

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樊氏石本作有。从石名聲昭于岿，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

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石本無此六字。才峻滿前，峻或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

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大小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爲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詳公此言。最爲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爲正。如永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其謬可考。而知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作且。

齊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塘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聞杭蜀本置此公時爲四門博士。塘爲太學生。在貞元十九年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無其字。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抑一作御。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塘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無將字。違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於一作爲。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卷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

御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爲御南作也南下或有遊河北三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性下一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古聞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士諸本作古所云語，乃相應作吾所聞，猶爲近之，而語勢已微舛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歷，不成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爲道上威德，以警動而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殺去燕之趙，趙封於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殺去燕之趙，趙封於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酹歌于市中爲我謝曰：明天子在，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公此序大概與送許鄆州之意同鄆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兩序皆言子公嗣又皆言民窮歛愈急必有所屬也顧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丈上或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或無苟有二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

爲也。州或作前。縣下或有。復出縣字皆非是。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崔君之仁上。或有。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科。公此序甚備。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亦升于禮部。故謂俱陸公之門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是在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或作者二字。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

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鄙人邪。○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爲鄙人也。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聞或作文。五都當謂雍。陝。鎡。蒲。洛。羣吏以閹苑本。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與或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無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與處上或。是禮禮弓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公時爲四門博士。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嘗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儒名或作名儒。非是。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之名或作名儒。非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或無浮屠師三字。喜下或有爲字。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謔其所志。或爲哥。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宗元爲之請解其裝。請或作序。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所下或無得字。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下或無之字。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爲事或作禮樂。心下或有必字。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

行。行上或有字。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江河或作河江。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瀆告之。或無瀆之字。○告。工毒切。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作穀或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大或作過。大乎或作過於。正或作大。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爲下或有字。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兔。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爲上或無而字。爲下或有之字。悅或作惑。弱或作弱。告人或有之字。余旣重柳請。或作詩。非是。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

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爲觀察。支使。此序乃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賢或作常。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有字。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或無於字。於下或有其字。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盡或作得。或別有字。在盡字下。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中丞乃楊憑也。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

川下或有守字是若史可信或作使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或無鳥或作是鳳鳥也

送廖道士序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衡南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或無高字獨衡爲宗衡下或最遠而獨爲

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其最高而橫絕南北

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或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州

或有氣之所窮盛而不過或無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選虬龍騰以蜿蟺蜿蟺也蟺蚯蚓也扶輿相

爲一注磅礴猶混同也○蜿於元切又音宛蟺市衍切又音善磅礴音旁礴音薄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

而鬱積無而上或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

不能獨當也或無英及橘柚之包五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

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

者邪迷下或有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

吾少時讀醉鄉記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舍其子孫私怪隱居者

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乃上或有然猶

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或或作不。或無發字。若顏氏子操瓢與箒。一云顏氏之子操瓢。與箒食。或無子字。曾參歌聲若出

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翹彙之託。而昏冥之逃邪。何下或。有事字。吾又

以爲悲辭鄉之徒不遇也。疑符。爲字。建中初。天子嗣位。大曆十四年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續。在廷之

臣爭言事。廷上或。有朝字。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旣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或無。又字。思識其子

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

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於其世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或注瑄字。元和五年。刑部侍郎。鄭樞樞知舉試。洪鐘待撞賦。孟瑄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瑄。以之荆。此永貞元年。十月作。○瑄。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郴。年甚少。禮甚度。一作。其世或作於是。

固心存而目識矣。識音志。或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

以奇之。吾益或。作余益。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彊而或作。有非是。况其請之煩邪。

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

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嶽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送陳秀才彤序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嶽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爲學。續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非以字或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彭姑吾見之。楊湖南門下。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楊憑也。之下或有於字。

順然其長。音祈。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

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

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時公爲考官。則何信之有。諸本何下有字。○舊讀此序。嘗怪則何不

後見謝氏手校本。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未有題字。云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疑正乃刪去。此一字初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爲礙。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脈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疑。嘗謂此

於韓集最爲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方據謝本爲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亦故吾不徵於陳。余一作。而陳亦

不嘗見其真本耶。嘗以告之。又不見信。故今特刪不字。而復詳著其說云。故吾不徵於陳。余一作。而陳亦

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

生。而不如志者。志上或有其字。今從閣本。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王瑱。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或無爲字。大而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

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方從閣本作引。○今按。方乃不取。而獨書

其誤。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有莊字。或荀卿之書

無下或無之字。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

於商盟。名字或作名耳。或云子弓。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羅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傳授之序。與此不同。○駢音寒。韻音渠。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書上或有師字。非是。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晉或作命。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此謂裴均。楊憲。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諸本作裴均。非也。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爲荆南節度使。憲十八年九月。爲湖南觀察使。荆即荆南。潭即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爲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或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或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或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或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或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或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或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或

而上無平字，即又不成文。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公時亦官洛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或無復出東都字，大其爲人佐甚忠，佐謂爲幽，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卷二十一

序

送區册序

洪謂區册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初吉當在明年正月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屬連州。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江上或有水有字廉或作其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荒茅篁竹，蜀本作荒漢書嚴助傳，谿谷之間，蓋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語或作說，不下有相字。川畫地爲字，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篁。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士或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貞元二十年矣，無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觀或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見莊子徐無鬼篇。○登許恭切。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或無斯字，皆非是。入吾室，聞詩書

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或作乎。問或有以字於。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

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樂上方無以字。厭下方無乎字。○今按欣然喜。陶然樂當爲一例。故諸本皆

定從本歲之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歸拜其親。拜或。酒壺既傾。序以識別。志。

送張道士序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途中丞過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或作道。語似太重。當且作隱。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

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方下有。有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

贈。而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

白或作。自非是。恨無一尺捶。或作。爲國答光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

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

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或作。期非是。寧當不埃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

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

或作。可通用。然本不從水。只是語助。辭如。書斷。猶大。學。今。莊。子。猶。爲。人。猶。亦。是。此。類。故。說。文。水。部。無。之。但。因。伐。檀。連。澗。淪。淪。故。俗。途。加。水。用。之。而。韓。公。亦。有。舍。風。瀾。之。句。則。此。作。瀾。亦。未。可。知。今。上。文。既。作。嵩。高。則。此。且。作。伊。亦。無。害。若。有。他。證。見。得。上。文。果。當。作。南。則。此。却。當。改。爲。瀾。矣。

既非公家用。且

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開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贊高寧僧傳云。閑。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御筆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閑元寺終焉。閑嘗好以管川白紵書。真草為世楷法。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史記善射之百發百中。庖丁治牛。莊子養生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師曠治音聲。平。劉伶字伯扁鵲治

病。扁鵲即秦越人。僚之於丸。莊子市南宜僚弄秋之於弈。孟子善弈者也。伯倫之於酒。倫晉人。樂之終

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徒非是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齊音劇。往時張旭善草書。州蘇

善或作喜。非是。不治他伎。喜怒哀窘。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怒

文苑作喜。焉草書。怒焉草書。不平。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

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或無猶以此終其

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

錙銖。情炎於中。情或作精。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或無今閑師浮屠氏

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並作膠。杭歐謝本作經。其後切猶網解也。莊子內籜者不可經而提。義蓋同此。○今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二有所於字。非是。杭本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

拾。取或作散。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購。意

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類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正謂此一段文意。

也。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善或从閣本作喜。○今按善幻。開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閣下或有師
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吏後至。解衣盤礴。郭注云。內足者神聞而意定。又云。王彥法
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
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此高韓公所見。是非則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委靡積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伎。則不可知耳。此十二年也。據傳詔。使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

送殷員外序

汗驕甚。俯不爲屈。處責其僞。俯和曰。可汗唐境。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僞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字非是。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字非是。時節貢水土百物。

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憲宗月上。此尊號。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

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舉有經法。通知

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作術。由是殷侯。俯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

行。杭本無命。字非是。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元和十一年五月。殷大夫殷侯。今人適數

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持或作獲。入直三省。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

爲三省。長官張籍。寄白舍人詩。三省比年名望重。說者以唐無三。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刺刺方云。

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上文考之。朱說爲長。三。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刺刺方云。

何。庚耶。潘岳。閣道。諒和。極刺。七迹。不若。如。洪。讀。則。當。以。庚。爲。義。顯。婢。子。語。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下。或。有。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

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二語闕杭本皆無在字。

送權秀才序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事見戰國策。卞和之匱多美玉。卞和獻玉事見韓非子。卓犖瓌怪之士。怪或作奇。宜乎遊於大

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旣平汴州。西下或有董字。真元十二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

男爲軍司馬。州縣或作郡。非也。董晉祭文石本可考。下同。是年八月以汴州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下或有

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和方从闕。杭蜀苑作聲云晉范

石非中宮商故文章以諧聲爲尙。公進平淮西表曰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亦謂此。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

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閱或作聞。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

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或作送李礎判官正字歸湖南。礎之父仁鈞也。真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

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貞元十二年七月。董晉鎮宣武。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府或作父。日爲酒殺

羊享賓客。李生則尙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閒公

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日或作由。仁鈞其後

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官下或有員外字。王下或有府字。此謂東都蓋李亦分司也。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

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亦留此或無亦此二字。留作收皆非是。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

司錄周君獨存。周君名君巢時為河南府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外下或無則字。離十三年。和六年。自貞元己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二年耳。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

此言十三年豈退之與礎別在戊寅歲乎。年自貞元己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二年耳。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

於今為先輩成德。成或作盛。李生温然為君子。李上有若字。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

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或無退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

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寒飢或作飢寒。至文苑作在。○今按在乃至字之誤。書史多互用者。考之却當。祿不足以養。下有或。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已或作止。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

最故。故又為序云。或作序之序。或作序之序。

送石處士序。或有赴河陽參謀字。謀或作謨。或有詩字。洪字濟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

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灑穀之間。嵩邙山名。灑穀水名。皆在洛陽

是也。後改名澗。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

尉集賢校理。又明年六月卒。於是召為京兆昭應。

稱道耳。洪之河陽幕府。明年六月卒。於是召為京兆昭應。

元祐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裔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求士。

事辭或作事免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不上或有則字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東上或無而字或并無下流作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或作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農不耕收或蜀本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歸州恆山郡本恆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農不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誤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朋友闕杭本作其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或無則李載書册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下或有筵於二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真闕作其非是方從闕杭本無爲先使下句全無文理方從之誤矣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或無敬字詔或作呼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使其身闕本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不下或有祗字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退或作遺蜀本云遂詩元本具於此今附第四卷末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溫造字簡與大雅之五世孫文宗朝終禮部尚書公前年造石洪今又送造二生皆東都處士之秀者公時爲河南令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多下或有於字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能下或有字解之

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

矣苟無下或有留其二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特或作懷洛之北涯曰石生

也石洪其南涯曰溫生虛全詩所謂水北山人亦南山人是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

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

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

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諮或作奇士大夫之去位

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

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

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或無字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閣杭蜀本無內

外求無理愈廢於茲不能自引去或無字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閣杭

皆非是至字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其或具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

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或作

送鄭尙書序鄭樞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通典曰嶺南五府經略使治廣州領州二經略使治容州領州十四桂管經略使治桂州領州十四鎮南經略使安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南都護府治交州領州十一至德元年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使府大府始至開本無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郊上或有于字○帕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或先字帥守屏切必鄂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或更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諮或作香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颿與音遼又勅教切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仇或作鷲機毒矢以待將吏將字或無撞搪呼號以相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把疏或作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獮之也獮音維艾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或作賣之州或作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就浮羅國流求國毛人國夷州賣州林邑國扶南國真臘國皆一曰吉莫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耽音耽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胡或作夷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

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長慶三年四月。權為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嘗或作十一月七月。權為又帥滄景德棣。刺與德棣滄景節度使。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初權自河南尹帥山南東道節度使。又帥滄景德棣。刺與德棣滄景節度使。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南東道為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軍充左街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元長慶權自河南尹入為工部侍郎。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耶。二年十月。遷本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氏。慶二十二年。語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邪。○今按。通鑑。權家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多。姻妾。祿薄。不能贖。因李訓。干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蓋譏之也。

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或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權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肅之禍。洪謂唐志無所考。非也。○今按。漢書王尊傳有治所字。此所治字當乙。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或無轉字。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飢。時薛謩為代北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謩也。至則出賊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為下或無之字。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

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私其下或有字。其或作有。皆非是。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金銀。緡。唐五品服。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五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二軍也。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幾字。務一作得。或無幾字。務一作得。兩得或大臣方持其議。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作得兩。大正語見食貨志。志所載營田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躩。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今从開。杭本定。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十校理序

舊史云。鄭餘慶之子。濬。本名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濬。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誦官累年不仕。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

理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涵求告來寧公於其行作是序以送之蓋五年春也故有歸騎卷衫游之句

祕書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士下或無曰字常以龍丞相爲大學士。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爲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說修撰校理官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名下或有士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作授一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選字非是，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按舊史元和元年鄭餘慶罷相，爲太子賓客，遷國子祭酒。冬十一月庚戌，遷河南尹。三年夏六月甲戌，自河南尹拜東都留守。六年十月除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館學，與京師同。故掌其職者謂之分教。而舊史又云：愈始舉進士，投文於公，頗聞故相鄭餘慶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或無後字。○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或無耳字。或作爾字。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門下或求告來寧，親東都時餘慶爲東都留守。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有郎字，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定也，即成王定鼎于郊，鄆之所。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詩洛字詩下或有曰字注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正或洛上或有得字才子富文華校籬天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作或和鳥暝正交加楊

花其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親交或作交親

章侍講盛山十二詩序講或作御或作識兼茂科賢良等憲宗時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

善出為開州刺史穆宗立為翰林侍讀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文宗時為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嶽四梅溪五流盃渠六盤石磴七桃塢八竹巖九琵琶臺十

胡盧沼十一繡衣石場十二上士瓶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隨巴東郡之盛山縣武德元年改為開州

章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章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章侯將

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躍躍開杭本無下躍字以下句偶之非是不利不下或有得字若不可生

者豈章侯謂哉謂說上或有之字章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藝下或無之字皆非是又妙能為辭

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靈其容而消之也

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

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章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或無方字上巖石追逐雲

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歌詠或作詠歌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胸臆說文臆名

漢中有胸臆縣地下濕多此蟲因以為名胸从肉句聲考其義當作潤養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樊謂考唐韻音蓋陶劉禹錫音風忍漢書胸音劬通典曰開州漢之胸臆地也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下或作止，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

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知下師服張本，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

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蔡張本皆作長頸而結喉，無高與中字，唐子西曰：結古髻字也，高結

高結語原此。○今按古語自有城中好高結，不必引樵結也。但道士之首加冠，不作樵結，讀結為髻，如樵

喉屬下句者，雖有據而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高，而此高結喉中，又作楚語，不作樵結，讀結為髻，如樵

二字。○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能詩二字，非是。

劉往見衡湘閒人，說云：年九十餘矣，張本上年上有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方無解

作能，拘囚，張作罔，兩不上方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張解

有然字，而無其字，或無否字。既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於下兩喜字，張本，道士啞然笑曰：啞鳥，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

肩倚北牖坐，袖杭蜀本作抽，倚，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解或有弟字，我書下有吾句字，或，因高吟曰：龍

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不似，張本作似，非，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作一子，張，欲以多窮

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思字，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或無，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作，將下

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或無詩字，張本作劉進，其不用意

而功益奇，此從張本下四字，或作益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或無，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

明應之如響。皆類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夜盡三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但有喜字。屬上句。又盡作益。二子二字。下便連因起謝。張本又以盡爲蓋。而一本併無盡益蓋三字。○今按方本簡嚴諸本重復然簡嚴者似於事理有所未盡。而重復者乃得見其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故且從諸本。而方本固在其中。但方本語便劉喜劉既書姓。喜不當獨書名。恐劉下有侯字。而下文別有喜字之誤也。諸本喜益忌之之下。復云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語。亦太冗。張本夜盡三更四字。屬於含譏諷之下。固善。然似不若移於喜益忌之之下。此皆未敢自以爲然。讀者詳之。○非世人也。或無世字。或道士喬曰。有然字。○今按恐或有髯字。不然。章不可以不作。非世人能出也。張本某下有等字。伏或作服。道士喬曰。有然字。○今按恐或有髯字。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無來字。或無吾。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即下讀字。張本作書。非是。訖使。方作止。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作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或下或無字。字作下。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語下張本有吾字。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皆字。不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方無敢書五字。請聞下十三字。張本。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喘上張本。斯須。曙鼓動。琴瑟。音。二子亦困。遂坐睡。睡三字。乃覺日已上。驚。願覓道士不見。上張因方無。即問童奴。奴曰。曰。上張有。儻字。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張無到門字。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

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此題無

巧匠斲山骨，剝中事煎烹。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明外苞乾蘚文，中有

暗浪驚。服在冷足自安。理方從抗蜀文，梓作安自足。既無文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閒，妄使水火爭。明大

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

竇傾。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明皖皖無刃迹，莊子皖皖然有繆繆

類天成。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雙或上為孤髻撐。諸本此下無明字，今按此似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鐙。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灰炮，徐也無計離餅罌。明陋質荷斟酌

狹中愧提擎。服豈能羨仙藥，但未汗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明徒示堅重性，示或不過升合盛

師○過或作合或服作斗盛或作成傍似廢殼仰作仍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明以茲翻溢恣以茲或

實負任使誠。服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諸

此下無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服耕切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撻除庚切

撰也淮南子子路撻溺而受牛謝磨磨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附也願君莫嘲諷此物方施行四韻並明

注也或謂軒轅寓公姓彌明公名蓋以文滑稽耳是不然劉侯雖皆公門人然不應諷諷如是之甚且

之所稀孰爲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死者或作死而生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鉞抑所寶

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寶之或作寶者天或作大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字非是闕杭無其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

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非闕杭作隱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集韻靈良反按享字

惟前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

歐陽生哀辭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藝文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

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治上或有

非是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

與云云願倒錯亂全無文理而方云三本如此不當輕改其辭如此今定从呂本方主下有人字鄉縣作

縣鄉則云觀游宴饗必召與之宴或作讌與讀爲預或作預或時未幾皆化翕然化新傳作仕非是按袞

有可取云觀游宴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同州進士詹子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

爲客王均禮觀游燕享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同州進士詹子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

之人舉進士詹始銘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退之內州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林蘊泉州

及爲記中有辭云綬胡之纒化爲青衿其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建中

高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或作救

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哉下或無兮字。

題哀辭後

或刪此四字作題歐陽生哀辭後。崔羣及登皆與公同年。劉伉姓名僅見于此。他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友之上或無書字。或無伉字。一作伉。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

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或無書字。一作伉。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

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或無志字。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哀一懼其

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其志上或無字。雖然字。八字下又或有則進知其義。八

陽生矣。必時觀十一字。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从三本無道字。以上古之道。不有譽毀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之所

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

辭哀之。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怒或作怨。或作思。怒下或有邪字。居或作爲。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或無蒼字。抑蒼茫無端。而暨寓其閒邪。寓下或有字。死者無

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無自字。或無之字。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

其容。此句或作如處其旁。非是。烏虜遠矣。何日而忘。馬嘯呼。

祭穆員外文。爲崔侍御作。晁本篇首題云。維年月日。汝人博陵崔懿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穆

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寧之子。工爲文。崔侍御名。輿直懷。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或作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如或作無

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駿明。或作俊我鈍而頑。道旣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知其或作可。而於

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爲東都留守。亞辟留守無事。多君子僚

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旣來卽。或以嘯歌。嘯或作

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或作我復。○今按下文云。無非終日以語。以或作與。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感

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福。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

何悲。曲或作直。直或作曲。二上懷主人。主或作王。非是。內閔其私。閔或作憫。或進退之難。君處之宜。君或作旣釋

子囚。令狐運爲東京牙門將。亞惡其爲人。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敗。近郊。亞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

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其疑當不日而

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了。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一作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失

作
哭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爲陽山令過郴州議李使君有李良外寄紙筆及又魚詩

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文苑此篇

元和元年歲次景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云使君員外三兄之靈考之唐曆皆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

之足究何或當貞元之癸未元或作酉○今按癸未者貞元十九年貶陽令時也 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頹而位仆歷

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觀於或言莫交而情無由若或作若或作既下無情字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作荒

窮遐或作或作或作擧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網繆恆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直右苞黃甘

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賈即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投叉魚之短韻即公又魚十八魏韜瑕而舉秀埃新命於

衡陽費薪芻於館候以順宗教徒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空大亭以見處憇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

煩腸以清酌作於航北湖之空明覩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賦或作管啾啾而並奏選閉居得恩

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作窮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般速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音留前下

宿留海上史記宿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帶子產獻紵衣焉見左氏襄公二十九示茲誠之不謬作授或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

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遂承凶於不救。承或作成。於一作而。見明旌之低昂。見禮弓鄭注云。神明之旌。尙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燒志於讒構。或作饒。或作。擣。或手皆非。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陵一作。雛一作。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車或作年。○今按後漢書馮衍出妻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觀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尙饗。

祭辭助教文公達字大輒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丙寅作景寅。避唐諱也。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散墓志石太學助

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繼下或有等字。薛君之靈。晁本作河東薛君七官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來或作東。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尙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張季友也。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庚承宣邢册等六人者。皆與張貞元八年同進士。陸贄典貢舉。故文有司我明試。時惟邢彦之語。詳見公誌其墓云。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文苑作元和十年。晁本作維元和十制語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庚承宣。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册等六人。皆張季友之同年也。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表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之中。宵與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今者或懿德柔

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瘡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託嗣或作嗣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視諸誅。尙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俱出南方。爲令明年。順宗卽位。俱往江陵。故凡道塗經涉。唱和契闊。皆具此文。公方從晉公討蔡。祭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

歎張之行治。則詳於公誌。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

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或無守太子。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或作時。選潘岳關中

也亦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慙而狂。音慙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

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颺。君飄臨武。山林之宰。歲弊寒兇。雪虐風饑。顛於馬下。

雪虐。梳本作嘯。虎以顛於馬下言之。由虎擊懼也。風聲謂虎食風而嘯不已。虎近於虜。說自此也。鬣或作號。○今按梳本全然不成文理。以上語歲弊寒兇言之。八字相偶。當爲雪虐明甚。我泗君眺。

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觚頂交跖。項或作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逐。呼回中作霹靂。追程盲

進。颿船箭激。颿或作帆。母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上或作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

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饑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遽或作復。枕

臂欲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驟音子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

其徵。寅或作黃。○今按寅爲辰名。寅乃寅或作寅。改作寅。說見下條。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鱗而憑。獸本首。李本校作

莫魯癘云。驪不駿虎取之則亨矣。不待禱而有焉也。○今按洪謝本皆作歸也。然且作孟春之

君。竊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柳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還無捨。注。遂也。○重華不可

熊咆虎鳴。不存令章。罰籥蝟毛。不存或作存。不罰或作罪。唐人會飲以舞記罰。劉夢得詩。罰

觀南嶽。雲壁潭潭。雲或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有鹿或作大鹿。角湖旁至今有鹿角。巡檢司也。鈞登大帖。

怒頰豕狗。狗豕聲。○狗許角切。鬱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前漢尻盆。下馬伏塗。從事是遭。

子徵博士。君以使已。○元和中。元六年六月。公召為國子博士。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元

州名。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

闔死休。生潤死休。或作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或作奪。許方作許奪。○今按奪謂爭執。不與。猶今

義也。方本無權。臣不愛。南昌是幹。今按墓志。張自刑部出。康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獠。用遷。澄浦。為人受瘡。

譽自處州。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陳州。徵錢。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

倍數。經。署。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瘥。病。也。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

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塞。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相。討。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余。辱。司。馬。

議兵大梁。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諸軍。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

望君或作定居。非是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或作爰及祖考。紀德事功。或作已事。或作著事。功著於

出著字。又似可疑。姑从舊本。作事。蓋紀其德。紀其事。紀其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

哀哉尙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謂與其子同僚必公爲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某等或作某乙等。胄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爲婦爲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尙饗。

祭薛中丞文

一本同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買祭薛中丞存誠也薛嘗劾浮屠鑿虛距抵死表李位無罪事見舊史本傳甚詳。

維年月日文苑作元和九年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北齊號御史臺爲南臺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憖之悲具僚與云亡之歎况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尙饗。

祭裴太常文

裴之諱字皆不可考。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文苑作元和九年晁本月日下具給事中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買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五人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

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爲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爲時法。言比古經。比必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僊俛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禮諸本多作齋。舊本多作機。公作無。檐石之儲。檐字本此。郭璞方言注。齋石之儲。實用齋字。前漢制通。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揚雄傳皆只作作。實殖傳齋千僊。顏曰。僊人僊之也。一僊兩壘。丁濫切。

潮州祭神文五首

是本第一首。題作祭湖神文。第二首。題作又祭止雨文。第三首。題作祭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稍弊。精一作損。精先旅切。又

音所。餽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監尙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禮記大享尙服脩注云。捶脯也。服或作時。○今按若作時。則脩當作羞。○服丁

反。曰。稻旣稔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或無以穫。字非是。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

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或無之字。愛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割剗雲

陰。卷月日也。月日或作日月。非是。忽麥切。翻方支切。又音麗。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口上或有而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庭或作廷。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尙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聞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

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下或再出。爾字屬下句。明神閱人之不

辜。若饗若答。饗或作響。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咨或作疵。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

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一作肴。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或作茲。或作鑿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曰。惟封部之

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庥或作庇。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旣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衍

衍。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鑿之或作鑿。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

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怠。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

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尙饗。

卷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晁本首篇題曰祭城隍文次題祭仰山神祈雨文次題又祭仰山神文元和十五年夏作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或無袁字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以上或無字天降之罰以

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下或有死字○今按死字不當用又上句已有不應重出蓋因上句而誤也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身或無躬身國語靡王躬身公用此也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

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

蒙恩閱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

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卽袁明年自袁召爲國子祭

道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諱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維年月日文苑作維某年歲次庚子五嗟嗟

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故效切下其聞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

既覺同

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爲或作憐尊青黃，乃木之災。見莊子語子之中棄，天脫羈羈。音繫玉佩瓊瑤，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表表或作表奏非是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或作觀非是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飛或作非嗟嗟子厚，今也則亡。也則或作有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寧或作子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或無此四字尙饗。

祭湘君夫人文

國子祭酒未離袁州時作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此上四十四字，或只作維年月日國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或作陽今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災，以殞其命。或無此字舟次祠下，是用有禱於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卽衰。自潮徙袁十四年十月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十五年九月，自袁召爲國子祭酒，復賜金紫。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世或作三，方从石本，此蓋言卅年前上文，但言前歲之禱，則實發夢寐者，但謂不敢忘前歲之吉卜耳。此卅字未詳其義，恐亦石本之誤也。夙夜忱惕，敢忘神之庇。忱或作伏伏以祠宇毀頓，一作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圭。或作暗昧不佳，或作暗昧不圭，今从石本。圭與錡同音，集韻：錡，潔也。明也。

爲健之圭陸音曰舊讀爲圭呂氏春秋飲食必獨不稱靈明或作明靈今从石本外無四垣堂陞頽落牛羊入室居
深高誘亦讀作圭此類非一今作佳由圭字訛也萬下諸本有祈于邪舊碑斷折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
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修而作之伯四字今从石本舊碑斷折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
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或無字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
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尙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
不復刻此四十二字石本附祭文後諸本皆有之方云此蓋後人以碑本附入闕杭皆無之○今按此
之字書必公所自記故石本有之當附於此方但以闕杭本闕遂直刊去亦可惜也今从諸本而次一

祭竇司業文竇名牟長慶二年卒公嘗誦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湊前作也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
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調詔曰予虞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
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高平澤州高平郡命副儒宮作副或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
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或作逾七八年孰非望公方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弟
第五人常三以辭雄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第及牟爲第三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謂牟庠相繼爲澤州刺史
牟羣庠羣三以辭雄汝封元和二年登第及牟爲第三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謂牟庠相繼爲澤州刺史
爲之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愛既或作在麻之蓬自視難數音望君飛鴻四

十年餘事如夢中。諸本皆如此。闕杭苑及南唐本作事半如夢語。意碎澀不如諸本之渾全而快健。前人誤改當以重押中字之故。不分宰河洛。媿立竝躬。俱官於學。以繼臨洪。惠許不酬。許或作詩。○今按惠許謂報德知公詩多不避也。

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尙饗。

祭侯主簿文。此謂侯喜也。蜀本注繼字非。○詳觀此文當知其爲侯喜作。公貞元十七年與喜不我隨之語。嘗謫喜於汝州。荆史盧郎中又嘗薦之於陸員外。修觀其詞亦與此文惟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相表裏。又公集中端有贈侯主簿喜詩。用是知其非繼而喜也。其曰吏部侍郎

自韓愈郎長慶三年。鄭韓愈郎長慶三年。自兵部轉吏部時作。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信。退之諸子有名視者。長慶四年進士登第。小說中亦載他處不見。唯符見於孟郊張籍詩中耳。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困或作罔。捨或作捨。皆非是。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

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或作人。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祠。方葬或作葬。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尙饗。

祭竹林神文。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旱禱。其後賀雨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類。謂此皆長慶三年爲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於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爲愚不能。

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或無祀字。惠天之人。不失其和。按此天下或有下字。係从闕杭本。○今字也。下同。人又無罪。何爲造茲旱虐以罰也。虛閣杭蜀本在。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勅。以化正其句同。

下聞無香惟腥。音腥。神于惠罰無差。神于或神字。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尙饗。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於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准古法。作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甘雨。時或非是。以惠茲人。急急如律令。

祭馬僕射文

馬十二名。總字會元。扶風人。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爲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爲京兆也。有舉馬總自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則總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貞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鎮滑臺。辟南仲不法。總坐貶爲泉州司馬。適彼甌閩。跪危跋躓。一作靈。○跪魚列。顛而不踈。鳥禾。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後也。抗節番禺。上音潘。下音愚。去其螟蠶蠻越。大蘇或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義軍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十二年。以總兼御史大夫。充殲彼大

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吳元濟誅總留蔡州爲彰義留後奏改彰義爲淮西十月茫茫黍稷昔實棘次鳩鳴雀乳不見梟鷂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公并侯許濇等州觀察處置使濇舊屬淮西故云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郟戎音運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十四年二月誅東平節檢校刑部尚書爲郟州刺史天平節度惟東有獬獬狂犬也淮南子獬狗不自懼西有虺虺也顛覆朋鄰我餘有幾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身其餘幾之語或本非是襍崆中居幸慈恤切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驥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於地官且長百僚十二月以總檢校尚書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者或在門之語或本非是用度弔廬已萃未燕於堂已哭於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會不三四會不濡翰酬酢文字會不醉飽以勸酒載側吏奠以斂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尙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或無弔字武侍御一以爲武少儀謂公嘗爲太學彈琴詩序少儀時爲司業後以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使南詔在元和五年一以爲武儒備據李翱集

墓誌云故相鄭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及鄭公留守東都後元和五年云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御史皆同未知孰是然題曰侍御其文亦曰侍御後元和五年云御史然則繫月且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閣

作也。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所下環復不窮也。作旋極西之方有佛焉，其非是。士大樂。無之字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既又逢月且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無其體或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或無且字或本是眞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又不安知其不果然乎。乎或無字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兮！目存。暫暫或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見下或有無兮！葬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勸，以妄塞悲兮！慰新魂。新上或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祭陝府李司馬文。李漢之父，荆雍王會七世孫，長慶元年二月卒。詳見公所誌，荆墓。○荆，薄經切。一本無故陝府三字。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爲耕，文以爲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孤或作苦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惟或作爲遂承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公姑悅喜。姑或作始，非是。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歆或作昭尚饗。

祭十二兄文。公從兄，公之皇祖諱淑，素有孫八人，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爰，見於世系。爰以元和元年六月卒于虢州，以其年九月葬于州十里。文所謂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公蓋有異時歸葬于先原之意。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十二兄故虢州司戶府君之靈。或無故字嗚呼！維我臯

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於今。今日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趨

奔束制。生非是。或作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尙饗。尙上或有

祭鄭夫人文。夫人韓會之妻。而公之嫂也。公少孤。而育于其嫂。文言其俯育之。恩至矣。公既爲之服期。而祭之以文。此貞元十一年往河陽時作。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差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嫂。榮陽鄭氏夫人之靈。維年月日。晁本作貞

月朔日。或無。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大曆五年。公父仲蒙幼未知。鞠我者兄。退之

謹于二字。行狀云。生三歲。父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亂一年。亂毀齒也。周禮未亂者不爲奴。注男八。兄宦王官。提攜

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殮。疾疹水火。無災及身。疹或作疹。劬勞閔閱。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舊史

歷十二年。是也。其兄歿南方。從嫂歸葬。河陽故李漢。漢序云。先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

辛勤來歸。氏荐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遷或作南。大曆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四窮荒海隅。天闕百

年。會卒于謂。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旆翩然。至誠感

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口或作日。云。從閣。杭蜀本。○今按。百日偕行。無理。當从口。爲

百口。不知此亦通。良賤而言。闔避地江濱。志賦所謂。建中原二年。中原多故。退之避地江左。卽復春秋霜露

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貞元二年。公自年在成人。屢

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廼瞻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子或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葢。今其敢忘天實臨之。真觀中魏徵令狐德棻之妻。遇提孩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考。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洪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汲。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向。豈非先覺。嫂叔。豈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公幼養於嫂。服期以報。可為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亦云。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十二郎文 老成率府參軍韓介之子也。介二子曰百川。曰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為後。死矣。故文云。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又云。去年東野往吾書與汝。蓋貞元十八年有送東野序。即是年為十九年。此文必其秋冬作。十二月則公謫陽山矣。斯文蓋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為其父作瀧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年月日 或無日字。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語雖不必存。亦不可不知也。今按。郎子是當時之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會貴守韶州。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無吾字。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相下或有幕字。貞元十三年。董管帥

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孳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是議欲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

官使取汝者始行者佐上或有使字吾又罷去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西歸洛陽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

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屬上有兩圖字一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謂或作爲而下或有先字吾

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

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

搖邵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覆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

荒今俗本作茫茫非是陳后山詩平陳鄭毛視荒荒本此也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

者其能久存乎存或在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感也去或在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

者天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或無其夢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

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非上

或有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

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業或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明或作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

矣壽或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蒼下或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

志氣或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

十或作一。考成二子。曰湘曰澆。澆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以季子出繼。則湘固宜十歲也。○
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無之。字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
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日月。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或無如字。言或作時。○今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論。當時語音之訛。有曰而如靡異。則此如字。卽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有蓋字。使者妄稱以應之耳。○
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
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
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
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
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
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

祭周氏姪女文 韓俞之女。適四門博士周况於公爲姪。女。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於周氏二十娘子之靈。或無子字。俞爲開。封尉女名好好。嫁而有子。女子之慶。元和三三年。周况登第。公以好好妻之。生一男一女。纏疾中年。又命不永。卒時年二十七。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闕。尙饗。

祭滂文。滂。公之姪孫。老成之子也。元和十四年。公謫潮州。滂與其兄湘皆侍行。是歲冬。公移袁州。滂乃死于袁。遂葬于袁之郭南。其詳見公所誌墓也。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彊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可或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魂無依。瀝酒告情。哀何有極。尙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公之姪孫女。其李干妻也。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祀以庶羞之奠。祭於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醇或作舒。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爲。出從于人。旣相諧熙。又暴以天。神何所疵。生殺減益。竟誰主。我哀汝母。執慰窮廢。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尙饗。

祭張給事文。微。公之從子。塏也。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御上或無侍字。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考名休。嘗佐宣武軍。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實或作舉。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

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蓋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張弘慶元年三月以度使徹先為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靖仍辭徹為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徹為真御史弘靖遣之而密奏幽州不延日久。今臣始至須強佐乃濟行半道有詔以徹還之。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鬯。闔府屠割。或作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作刃或弓矢穰穰。千萬為徒。諛謹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七月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因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等。以徹長者不殺置徹於弘靖所居。月餘遷之別館。徹出門罵曰。汝何敢反。行且罵衆。即擊君以死。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為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與魂東歸。於葬或作掩。誅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尙饗。

祭女挈女文

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女挈年十二。死于商南曆峯驛。詳見墓誌及元稹驛詩。女挈公第四女。○挈女加女居二反。挈或从奴。古本祭文與壙銘皆作女。挈董彥遠曰。挈字傳寫之誤。蓋古文如紛挈等字。無从奴者。公最好古。名其女不應用俗字也。○今按挈挈通說已見第五卷李花詩。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南史方言謂父為爹。○爹屠可切。又陟斜切。使汝娣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於第。四小娘子。挈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或作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天或作大。汝或作女。挾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於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穀梁傳。昭十九年。子既生。使汝

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卽寃我歸
自南乃臨哭汝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宛宛或作寃寃詩宛在
逢歲之吉致汝先墓長慶三年十月四日公尹無驚無恐安以卽路以一飲食芳甘棺輿華好芳或歸於
其丘萬古是保尙饗

卷二十四

碑誌

李元賓墓銘按今石刻首題云十一月建立疑立石在葬後

李觀字元賓謝從古本刪字字今文粹亦然其先隴西人也或無始來自江之東下或有食大年二十四

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書下或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于或旣斂之三日

或無之字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友上有其字葬上或有鄉曰慶義原曰嵩原慶義或

蓋原或作某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人下或有昌黎字

已瘞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謂其或死而不朽孰謂之

天謂之或已瘞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才或作過已瘞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已瘞元賓請

四字方從石本今亦從之但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嘗歎其句法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
學者皆未之見遂從其說定上字作志意之意下字作究竟則予不識其何說也竊意若非當時誤
刻即是後來字半磨滅而讀者不審遂傳此謬好事者又
從而夸大之使世之愚而好怪者遂爲所惑甚可笑也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安平或作平安今深州有安平縣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爲刑部侍郎出刺
徐相州同或作董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
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談諧縱誕卓詭不羈卓詭或無此二字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
年君生四十七年矣以卒日考之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於鄜州既至表授右衛曹參軍實參幕
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弘或作尤既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爲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
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爲軍司馬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八月
馬隴西公隴西公以爲吳郡之從則賢也之從或作從事或署爲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荻茅或
即晉也隴西公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百或作二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
荻茅此葵也此兼水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百或作二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
陸晉之作茅自當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百或作二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
其字或無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
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方無大斂字○
斂計之乃得三於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與或作以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
哭方本非是

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肯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德者下或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馬下或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有可字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可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或無太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劉公嘉話拾遺言予嘗與柳八韓十八詣施士可聽毛詩說其魚豨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則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枯所以言陟彼枯兮無可枯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言陟彼期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說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都不注此新史云士可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可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波井得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繼下或太學生習毛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

韓昌黎集 五 碑誌

本為是。但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或在博士上。或在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乞留三字。或留或遷。下文當去。下然無所據。不敢輒改。姑存之。以俟知者。凡十九年。不離太學。之則或選。語勢未盡。或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論而闕之。不敢定其去留也。

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媾。或選。語勢未盡。或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論而闕之。不敢定其去留也。

友直。明州鄞縣主簿。鄭或作鄞。鄞縣名。前漢云殺鄞。鄞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左氏。桓。九年。見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常字子桓。一無施字。繼為博士。漢書儒林傳。

宣帝時。延為太尉。年八月。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本姓施氏。然子統。字公緒。亦載其跡。先

生之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紛或聞先生講論。如客

得歸。得或卑讓。肫肫。中肫曰肫。肫其仁。鄭注。肫讀。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為或縣曰萬年。原曰神

禾。高四尺者。西南北之人也。不可弗識。於是封之。崇四尺。東。先生墓邪。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年為國子博士。和二年。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多勝。至起居郎。貶官卒。則起居舍人君會也。子厚以為耶。誤矣。以道德文學伏

一世。伏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或無。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永泰中。會

張正則。崔造。為友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少字。為四夔。舊史載於。其義以為道。可與古之夔。臯

者侔。故云爾。夔夔。後同。或曰。夔嘗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曆初。御史

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仕或作士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或無晨字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知上或無其字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若干或作五十四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配上或作字君歿。訓子女得母道甚。或作甚得母道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二十或作若干十六或作十四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丈或作又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父下或有之字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得下或有其字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夔臯者侔。大夫或作之且可以爲相。其德不旣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擇或作釋其進退不旣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鄆州洛交令。君祖下二十四字。或但言君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夫人之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或無之字。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下或無入字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緱氏下七字。或作某縣某原。○緱音溝。其年月日。或無此四字。非是。元

和二年二月十日云。十下或有四字。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房使君房武也。武刺施州而夫人卒。殯于江陵。公時爲江陵法曹而作。繼於河南。銘與元少尹房君墓。即武也。

夫人之先出於周。或無之字。○今按此篇之文平易明白宜有之字。以鄭爲氏。因初侯。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是爲成公。其地華州鄭縣是也。後世以國爲氏。曾祖

諱隨祖諱玠。厥考諱絳。咸垂休。歸於房宗生九子。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且裕。宜壽而富。今何謬。

寓或作賈。永貞冬至前四日。寓殯墳此非其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晁本作清邊郡王楊公神道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字上或無奇字。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

虛下或有軍字。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

幾二十。燕奇開元二十六年生。天寶十四年祿山反時燕奇年十八。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宜或作義。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

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閒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

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二年或二歲。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

兵拒之。爲展所敗。進陷揚州。潤昇等。二年正月。平展。赴揚州。揚州長史鄧景山以

虛兵馬使田神功。生禽展。場潤等。今云寶應。誤也。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大曆八年

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以工部尚書。九年。從朝于京師。正月。神功卒。神功本傳云。大曆二年。來朝。加檢校

李勉爲永平軍節度。滑毫觀察等使。尚書右僕射。而此。建中二年。城汴州。建中二年三月。築汴州城。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

云。九年。未孰。孰是。建中二年。城汴州。月。築汴州城。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

公復汴州。貞元四年十二月李希烈陷汴州與元元年十一月宋齊邱度使劉洽十二年與諸將執以破希烈之衆希烈遁歸蔡州汴州平今云貞元二年誤也劉公謂劉元佐

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封下或十四年有六十一五月某日終

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右

左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或無自字公結

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

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詣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

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

葬公子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通王德宗之子諱以貞元中領宣武及河東節葬月或作

三月者誤矣但八月十月皆有庚寅不知孰是大抵此碑多誤不曉所以僕射田公田神功也神功

以上元二年平劉展此作寶應二年舊傳神功大曆八年冬觀闕延信宿而終此作九年皆差也夫人

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

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有字男一人女一人女一亦無有字夫人同仁均養

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或作丈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

已躋既明且慎終老無墜魯陵之岡蔡河在側在或蒸蒸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復或作稷，唐世系表集古錄皆作復。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氣略敢諫諍，爲諫議大夫。或無有字諫諍二字。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歐公政怡字銘云：裴虬撰李陽冰篆，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銘刻於島石，虬代宗時爲道州刺史，按此文云虬爲諫議大夫，不云爲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其事。歐陽豈得之怡亭銘耶？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以濼濼廬三州召公主書記。二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遷或作疾，非是。疾病，改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頰之女。音疑。男三人，環質皆旣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充或作望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時寶應元年上時雨詩。代宗以爲能，將召入爲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或無字。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詔作謂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爲翰林。下或有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館嫠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而有或作。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此銘以家叶難，方言羅謂之羅，羅蓋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日子曰孫，厥聲世繼。子或作嗣，音陽之色，或作。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

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石本有河東字，或無。然此後多从石本，今亦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字大順，或作字某。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

常侍。祖下十六字，方云開抗蜀本皆闕，惟監本與石本同。○今按方氏所校，事據三本，而謂今本皆不足

開抗蜀苑粹不同者，未必父曰播。元暉三子，據總攝據，開元十九年並登第。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

皆無所自也。觀者詳之。父曰播，元暉三子，據總攝據，開元十九年並登第。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

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作授或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

揖，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貞元三年二月，以

鳳翔留後邢君牙爲鳳翔尹，鳳翔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笑下或有者字，

龍西觀察使。至是表公達佐其軍。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笑下或有者字，

月九日大會射，會下或有者字。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下或有者字，

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與。指或作挾，隔木無指一矢三字。○今按揖，其帥曰：請以爲公歡，遂適射所。一

座皆起隨之。或無昔字。射三發，連三中。射無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

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與利，功爲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

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卅七石本如此，下二十一日亦君再娶，初

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或無初娶以下十二字。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或無產字，即字。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

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天。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于好辭，以永於聞。好作埋。

卷二十五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孟郊詩有甲盧殷十首其一云：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莓苔外相訪，稀至覩，惟有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生後君作困依磨一片。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有五日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或在紙二字，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或無公字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飢寒死。登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房式乞葬己，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留守尹爲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爲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嵩下或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女上或學浮屠法，不嫁，爲比丘尼云。

與元少尹房君墓誌。房君武也，公嘗爲其夫人，鄭氏作殯表，今又誌其墓。

房故爲官族。

官或作宦

稱世有人。自太尉瑄。

瑄字次律河南人

以德行爲相。相玄宗肅宗。

天寶十五年七月玄宗拜瑄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至德二

年五月罷廣德元年卒贈太尉

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會祖諱玄靜。尚書膳部

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

玄靜父彥雲有二子長曰玄基次曰玄靜玄基子祖諱肱爲融天后朝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融子瑄

號州司馬。父諱繼。

或作樂

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與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

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

其後爲盤厓令。施州刺史。丹陽盤厓施州吏民至今思之。○盤音轉厓音窠扶風縣名水曲曰盤山曲曰厓前漢行幸盤厓五柞宮

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與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

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人或作人初公之在施州。夫人

卒焉。殯於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于伊水之南。公改葬服議殯於堂謂之殯六年正

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繚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

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中丞或將行或作

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歷於上命。不得視

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邪。子與吾兒。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旣不獲辭。旣

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作名或有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李素也據史李素無傳於李鎔傳附見焉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尹下或有隴西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皋山

下或作八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考之史亦合伊闕或作陸渾考唐志鳴皋實在陸渾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公或作以幣走

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於子少尹將以某月日葬有某字宜有銘其不肯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

不得跌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公方作功○今按若月本則此句無首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或無

或無而銘諸三字或無諸而二字皆非是公諱素字某某或作字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于其外氏育或

無其字以明經選主毓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毓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

鄂邑名古有扈國○鄂音戶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倫上或無其字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

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貶或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或無耶

萬年或年公主奪驛田主下或有簿字云簿京兆尹符縣割畀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度支或侍郎介

特或作特非是元和元年四月以兵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擅字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

賞高崇文尙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以崇或不便字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

卽其日事已疏奏事已或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飢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如郎下或

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遷下或有刺字，時以杜兼爲蘇州刺史，兼曰李錡，且反。李錡前反，權將之戍諸州者，或無權刺史至，斂手無敢與敵。錡或無敵字，或無敵字，皆非是。二年十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先是忠處湖州，丘自明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察。刺史動靜及將反，各令殺其刺史。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端非是，皆斂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適敗縛，或無公脫械還走州。錡反，素爲志子錡，具桎梏釘于船，未及京口，十月，泗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句絕，賊卽錡將之戍州作亂。州大將張子良、李奉仙等執錡，素獲免。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句絕，賊卽錡將之戍州作亂。者以公至之速不及走死爲州民執。天子使貴人持紫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六年三月，以河南尹鄒士美爲昭義軍節度使，以素爲少呂氏子，隗棄其妻著道士衣冠，或無交字。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問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賊減民賦錢歲五十萬，或作賊，古通用，然不知此句當如何讀。若賊字屬上句者，語意差，或作十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弘泰，簡州刺史。作純，祖乾秀。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太君六字，參或作泰，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有封彭城縣君五字。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祖曰餗，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或無其次曰三字。道易上或有其。次曰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章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臯山下。銘曰。

高其上而坎其中。上下或有立字。立或作丘。或作山。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校理下有詩及序送之。至是卒。公祭以文。又銘其墓。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九或作七。或作拓拔。廣韻引周書王

乘王與並賜姓拓至氏。又有拓拔氏。初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石

爲跋。故以拓跋爲氏。跋亦一作拔。或說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長。遂以爲氏。後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改爲

元氏。夏謂中夏也。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二十

拓音託跋。蒲撥切。望後魏官氏志。烏石蘭氏改。後七世至行襲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會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

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尙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

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李翹嘗有薦洪狀。謂明經出。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

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或作方。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

御史。建字杓真。元和三年十月高郢爲御史。崔周禎爲補關。禎或作禎。考周頌从示。○今按皆舉以讓。宣

大夫。奏建爲殿中侍御史。建舉洪自代。大雅文王詩。从木常兩存之。○今按皆舉以讓。宣

歛池之使。坦與浙東使。薛交牒署君從事。有爲字。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聞以幣先走廬下。有君字。故爲

河陽得。得。上或有所字。佐河陽軍。元和五年四月。以烏重胤爲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者。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

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

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以或作與。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上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諸題唐故或有或無。或有銘字。或無銘字。皆從舊本。石本多用大

之爲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字某。或作文。明。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仕周爲大司

云。鄖音鄖。公之子孫。世爲大官。子詹。事封武陽縣侯。瑛。子幼平。校州參軍。幼平。子抱貞。梓州刺史。唯公之父

政。卒雒縣丞。贈虢州刺史。公旣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眞卿學。太師愛之。或無太師。舉明經第。選授峽州

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峽。或作峽。考地。理志。當作峽。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登下或有明五經。三字。或無登字。歷校書郎。咸陽

尉。佐邠寧軍。貞元四年七月。以張獻甫爲邠寧節度使。獻甫表丹佐其府。自監察御史爲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

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河陽下或有軍字。或無未新羅國君死。

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

私。號私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或作賞。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卽具疏。所以上

以爲賢。命有司與其費。或無以爲。或無三字。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

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或無化大字。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

軍司馬無行字或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審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或無詔字。八月。西川節度使韋臯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九月。朝廷可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奴。上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閉。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善其言。以丹爲東川節度使。領御史大夫。代李巖。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閉。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徵上或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元和元年正月。以左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闢。與梓州。諷其士心。必能有功。四月。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是月。以丹爲晉慈隰等州觀察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忠。或無上以爲忠四字。疑或公自以前有上以爲賢語。涉重複。故刪其一。不知當存何字也。一歲拜洪州刺史。江西南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元和二年正月。以宰相杜黃裳爲河中督。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洪江饒慶吉。信撫袁八州。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財或作禪。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飢。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或無長字。東西七里。人去溲。污氣益蘇。污或作汙。復作南昌縣。徙廐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馬或作焉。不或作爲。死或作廐。新史作。廐倉爲新。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有既退。

二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爲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其大下九字，闕杭李謝本，作其大不可略。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爲不法若干條。法下或略，如是非一無也。字。治功開天下，不辨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答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刺或作贖，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或在不易下，卑下或無一字。聚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支或作枝。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恆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或無字。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或無字，杜牧作遺愛碑云：有子三人，寘，宙，咸，通中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嶺南節度。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岫終，福建觀察使，寘，無聞，唐史世系表，則著寘，宙，審，而遺岫，審，大理評事。陵原，或無縣字。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宗禮即呂恭字。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方从闕杭蜀本，無直而不華者五字及傳於後固四字，而寘出得銘二字云：寘氏本有此字，殊不知嘉祐杭本已如此，大抵方未嘗見嘉祐本也。一本云：我公宜得銘得銘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即顯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紫閣，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爲人。或作謙謙矯矯爲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爲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音難碑于墓前，維昭美故，納銘

墓中以識公墓。○識式志切。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畢氏本畢公高之後。其後世為東平須昌人。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晉有畢湛為中書郎。湛子卓字茂世。太與末為吏部郎。北史畢敬衆

子元賓。父子相繼為兗州刺史。元賓六子。祖朽。祖斃。祖旋。祖入國朝。有為司衛少卿。貝邢。庶許州刺史者。曰懷。入或作人。屬上句。懷河南。懷之子構。一作稱非是。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為景公。

新舊史有畢繆傳。終於戶部尚書。世系景公。生抗。抗亦作戶部。然舊史畢誠傳。乃稱吏部。景公生抗。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抗本抗作抗。世系表作抗。傳作抗。而世系官職亦不同。覆其宗。或作其宗。覆焉。尚書生坳。家破時。坳生始四歲。四或作七。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為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坳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上或經第一句。當有脫字。○今按明宏死。坳益壯。始自別為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或作死。節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請上或有以幣字。署上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為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入錢或作出入。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諸或作請。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墓或作葬。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女下或有子字。女子疑皆因下文誤入。生男四人。曰鎬。鈺。鉢。

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十下或有職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

十七殯河南河陰南下或有縣字縣字或在河陰下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瓊爲竟之金鄉令之或州先君歿而十三年夫

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年下有無而字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

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葬下或有於字臨汝下有縣字汝

原上或有臨字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

銘以圖長存或作圖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今按此與後篇張圓志文體特爲橫逸與諸篇不同亦

字乃韓自吾弘農諱懷仁沂諱璵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沂下或有

似少分別耳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李肇國史補云張圓佐韓弘舊史弘初秉節事無小大委之後乃奏

然此誌言遇盜死塗中亦未曾略及貶謫之意則國史補未必可信也

葬以元和五年二月庚午據長曆二月無庚午若曰庚午則正月晦也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劉下或有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

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或無夫子字非是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逢或將以日月葬妾

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泚或作名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汴下或有兒字或無將字是其死不爲辱而名

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胤下或有若字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

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或無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

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弔下或有即字今按既辭而遂敘其事蓋一辭而許所謂禮辭者也。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閒。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旣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日或作庚午。考唐曆二月無庚午。葬下或有于字。妻彭城人。世有衣冠。或無有字。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漢有陳蕃。故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楚若敷熊儀生子曰鬪伯。比伯比生子曰良。良生越。椒。字伯琴。以罪誅。其子賈黃。其後有守上黨者。惠於民。卒。遂家壺關。縣名。屬潞州。曾大父延嗣。延嗣父。諱焉。高奔晉。晉邑之苗。後以爲氏。向書中書舍人。大父合液。延嗣二子。含澤。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穎。揚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貞元十一年八月。以路寔爲江西觀後使李巽。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參軍。河東節度廳。假使蕃佐其府。十三年九月寔卒。後辟不肯留。辟蕃。蕃辭。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參軍。河東節度廳。假使蕃佐其府。十三年九月寔卒。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以曆推之。丙寅爲其月十九日。葬君於洛陽平陰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

人皆幼遺資無十金。漢以前以銖名金或言萬金皆以斤名銖者二十四兩斤者十六兩也。諸歸無族親朋友以爲依也。宮或言百金或言萬金皆以斤名銖者二十四兩斤者十六兩也。諸二年。憚大和五年。格八年。台符。大女。皆幼。自義和二年。至長慶二年。甫十五年。豈遂有世孫登第耶。然則世蕃之孫。誌謂蕃卒於元和二年。男大。幼。自義和二年。至長慶二年。甫十五年。豈遂有世孫登第耶。然則世字云爾。其後送名。情。憚。格也。嗚呼。蕃死時。其困如此。其執子孫之盛。則如此。爲善者。可無愈矣。天將以是安施耶。銘曰。

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韓昌黎集

卷二十六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或無郎字孔君名職孔子三十六世孫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懌字君勝昭義軍潞州也今在河東今爲昭德軍貞元二十

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頭一作顏抑首伏氣抑首者也作吐非○今按漢傳言

伏抑首言伏地而抑首也此言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

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有且字或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當非是居

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或作恚亦通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

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以有或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

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或無者字皆上闕本有唯字或會宰相李公鎮

揚州元和三年九月以宰相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猶或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

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

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戰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和五年四月。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璀。縛從史送京師。訖羅州司馬。歐文忠書從史。誇聰明山記曰。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裔俱列于後。而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不聽。卒爲重裔所縛。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自古敗亂未始不由此。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南下或有府字。陰下或有縣字。廣武原。或作某地。云唐河南府有河陰縣。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有及字。或無自。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下或有帥字。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軍帥死。義節度使李長榮卒。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其字。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分或作非。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君或作君。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官。贈某官。父某官。贈某官。諸本作祖如圭。皇海州司戶。贈志部員外郎。父峯。父皇。著作郎。贈某部員外郎。方志。此以如圭作如圭。父祖官職。多蓋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二世此只言父祖。已非。考世系表及孔戡志。此以如圭作如圭。中作員外郎。蓋作佐郎。爲郎。又非也。駕部乃戡贈官。此以爲其父所贈。又非也。○今按此姑。从方本無大利害。但方誌諸本止載二世爲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亦只載二世云。駕部乃戡所贈官。而戡實贈司勳。皆非。是世系幾志。與此志文亦未知。其孰爲得。失恐皆未足以判其是非也。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岷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戮。尙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

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疑方从杭本無傷字。○今按此傷字。諸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可。以諸本補之。甚可怪也。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或無散字。君或作尹。杜君名兼。史有傳。公與兼皆嘗佐張。建封于徐州。至是兼死。河南尹而公為都官員外郎。為銘。

杜氏自戴侯。幾始分。戴侯之子恕。為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守豐樂戴侯有三子。恕。理。寬。恕字務伯。弘農太。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為河東太守。葬其父洹水之陽。或無之。陽字。寬字。務。叔。舉。孝。守幽州刺史。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為河東太守。葬其父洹水之陽。或無之。陽字。寬字。務。叔。舉。孝。

從事。中。耶。河。東。太。守。洹。水。出。汲。郡。隆。慮。縣。○。洹。胡。端。切。其。後。世。皆。從。葬。洹。水。之。陽。字。及。正。倫。為。太。宗。宰。相。宣。明。州。府。交。辟。不。就。景。子。裕。字。慶。延。仕。齊。樂。陵。令。四。子。正。玄。正。徽。正。倫。高。宗。顯。慶。元。年。三。月。以。正。倫。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十。一。月。罷。今。云。太。宗。諡。也。年。猶。封。襄。陽。公。封。襄。陽。郡。公。九。月。太。宗。始。詔。

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襄陽公字。生僑。為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為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為左司郎中。卒。贈少大理。或復出嗣。字。生僑。為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為富

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為左司郎中。卒。贈少大理。或復出嗣。字。生僑。為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為富

明亂。贈吏部郎中。公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廣三子。曾。左。金。吾。兵。曹。參。軍。第。進。士。第。建。中。元。年。司。徒。北。平。王。懿。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徐。泗。州。軍。度。使。表。在。其。府。下。遂。至。濠。州。刺。史。本。傳。刺。濠。州。日。誣。劫。草。賞。陸。楚。二。人。以。罪。殺。之。而。子。厚。杜。兼。對。乃。取。其。在。濠。州。能。擢。離。令。之。議。今。二。事。誌。皆。不。載。豈。以。其。善。不。足。以。掩。惡。故。略。之。耶。抑。誌。與。傳。異。故。敘。其。族。出。歷。官。卒。之。年。日。與。夫。生。娶。而。已。也。

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疑本如此。諸本甲字亦疑。衍或當在兵字上。姑闕。以。峽。知。者。

有功。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入為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

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中。或無中字遂為給事中。出為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故河南少尹。行大尹

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

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饒之女。音既生子男三人。柔立為天長主簿。詞立為壽州參軍。誼立為順宗

挽郎。女一人。順上或無為字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

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銘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為進士。乃篤朋友。及作大官。及作或克施克守。纂辭奮筆。渙

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廩虛空。事在子人。在子一日遠日忘。何以

傳之。刻此銘章。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夫下諸本無守字。仕

襄陽郡王七字。平陽或作陽平。从石本考。唐世系表。當從平陽碑銘。或作碑文。○今按此篇多

从石本。按石本。其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上駙都尉。韓愈撰。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

柱國。榮陽縣開國侯。鄭餘慶書。將仕郎。右拾遺內供奉。賜緋魚袋。陳皓篆。額其後。云。元和

七年。歲次壬辰。十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建云。此可以補刊本之闕。字有異同。今附于下。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袞。四代而至冀公。完。或並。封。縣公。完。子。文。昇。平。受。關。杭。本。世。表。作

封宜城縣公。昇子元愨。楨。元愨。令。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令下。或。開元受賜更名。賜。或。作。錫。嗣。恭。其。初

欠。令。元愨。子。太。一。太原。令。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令。下。或。開。元。受。賜。更。名。賜。或。作。錫。嗣。恭。其。初

尉備漢黠河朔表爲肅關令徒神烏姑臧二縣考錄上書于太史治行靈州治或作始永泰元年閏十月
上爲天下最玄宗以爲可嗣漢晉恭因賜今名字懿範
度使終功南邦大曆七年正月以嗣恭爲江西觀察使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晁反殺享有不社紹
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檢校兵部尚書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或無司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
嫡子嗣恭二子愬應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選或作遷貞元初割餘零都作縣安遠以利
人屬餘或作隸人鑿敗灘石以平贛梗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
于溫築堤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上田或苗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
廬州又甃其城人不歲苦人或作民入爲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
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永貞元年十二月自常州除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或作公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
闢誅蜀下別出劉字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閒置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
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于左右權丞相善之鏡其說響山石響山宣州山名居宣五年以疾
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或無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爲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人或作歲熟以
其得收常有贏利或故在所人不病飢而官府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左
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歲上或有其字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
原夫人蔡陽鄭氏附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既有而字告於叔父御史大夫廊坊

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度洎温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人作民下完

上實師于其鄉鄰寇逼屈營軍響山牆屋脩施不錄而直作循字褒功刻表功或承相之辭受代而家敘

疏及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凡代一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或作戒于終咎伊我襄陽克慎以有

延昇後承或作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在經在或有以告無期博士是銘博士或作傳世○按公是

烏氏廟碑銘烏重胤之父也許孟容鸞爲作神道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元和五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爲留後

軍中尉吐突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由是復起從史委其成功十月乃陰與寇連夸護兇驕出不遜

詔削奪承宗官爵以承璀爲招討宣慰使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共討

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七罪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

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從下或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

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重胤自昭義都知兵馬使路州左司馬拜銀青

御史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尙書且曰其以廟享其以或卽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

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謂工部尙書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

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三室同宇史記渭陽五帝廟同宇章昭曰謂

上同下異也宇一作宰非○今按後漢以來

公私廟制皆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世本十五卷。錄黃帝以來帝名號。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左昭二十三年。莒人逐之。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齊下或有字左氏。昭二十四年。齊冬十月。齊烏枝鳴。戊宋一本。秦有獲爲大官。任鄙烏穉。皆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烏氏後魏高洛侯之裔。國邑在漢東二千餘里。貞觀初。貢獻內屬。代爲功臣。官徙地。今爲張掖人。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珙。字某。贈下或有工部字。珙或德潤。重胤。傳亦云。承珙子也。溫公考異。晉加辨正。宋樊本皆作承珙。蓋許孟容嘗爲承珙碑。石本猶傳於世。新傳蓋本此也。烏氏自營。營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意北狄有五。一契丹。二奚。三室韋。四黑水。從戰捺祿。走可突干。諸本多作突于。或作汗于。今從許碑。定从干云。可突干。契丹之勇將也。新章。四黑水。從戰捺祿。走可突干。傳奚契丹入寇。承珙破於捺祿山。又戰白城。承珙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干奔北。渤海擾海上。或無擾。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樊汝霖云。或謂破走可汗于渤海。上追之。至○捺祿山。切。渤海擾海上。海字。承珙治神道碑云。渤海王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新史。据孟容神道碑及公廟然。止是一事。今按許孟容作烏承治神道碑云。渤海王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新史。据孟容神道碑及公廟防。過要害。則是捺祿走可突干。而馬都山拒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新史。据孟容神道碑及公廟碑。而作司馬溫公考異。以新史爲誤。恐考異未見孟容碑刻耳。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擲原累石。泉或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名黑水。即鞞鞞。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之。以德二載。安慶緒兵敗。走保鄆郡。史思明判官耿仁智說王范。范節度使。思明復叛。尙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尙書獨走免。許碑承恩承珙之從父兄也。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

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石嶺或作左嶺統蜀梓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

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許碑年九十六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重衛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右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尙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

壇壇制有或作有數備禮登方無數字登下有壇字○今按數備禮登數字乃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

壇其壇或作靈數備禮登方無數字登下有壇字○今按數備禮登數字乃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

上句已言授節不應至此始言登壇况登壇又與立廟不相關乎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蜀本文苑作左祖右孫○今

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其有或克對無羞克或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尙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今鄭州滎陽有索水卽漢高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

尙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豁字君明魏將作大

匠五世孫仕垂其孫簡當拓拔魏爲滎陽太守豁字溫燕太子詹事生三子暉後簡者號其族爲南祖南

祖之鄭入唐有爲利之景公令者曰嘉範簡生季駒駒子兩於公爲曾祖是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

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涼之或涼州公諱儋少依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

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季或作李謂下或有曰字稍長能自課學課或作謀○今按蜀志出師表自左

氏春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大曆四年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興元元年正月。以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澤奏僞爲參軍。戶曹殯于涼。涼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榮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公能有使字。或無哀字。云自少而具求之不置也。○今按心字當屬下句。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閒。卒用有就。閒或作問。非是。或無卒字。有就或作其說。非是。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卽詔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考嚴綬傳。將說。字說也。或無節度。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得吏士心。及昇大帥。昇或作升。帥或作師。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媵。嬉之大燕。燕或作誇。校講民事。校講或作講校。施罷不竣。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氓征就寬。氓或作民。或作賦。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能字。或無能字。贈尚書右僕射。卽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軍下或無之字。或作氓。或作民。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河石節度府管汾沁嵐石忻代憲凡九州。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與或作爲。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若或从闕。蜀本作苦。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令狐楚嘗爲太原從事。唐志有裴奕。十卷自號白雲。獨子蓋以類僞也。名人。

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與善屬上句。好樂屬下句。蜀本以善爲其而。連好樂爲句。又云。名人魁士。呂氏春秋語。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爲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勢卑。常或作營。下同。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患下或作勢。下同。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或有田氏字。歐陽公曰。自天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并訛。惟子家本更校。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如羅池。黃陵。廟碑之類。以校子家本。并謬猶多。若田弘正碑。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今以碑校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易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大夫安定。胡證書并篆額。京兆府。碑有此碑。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武元丞相吉甫。李吉甫丞相絳。李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

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

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事嗣或作嗣事。嗣下或有子字。此篇今亦从方氏下。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弘正父廷

爲滄州刺史。恒州李寶臣幽州所據。兵攻擊欲兼其土。廷玠固守。卒能保全。朝廷嘉之。遷洛州。改州建中。初。田悅領魏博節度使。志圖凶逆。召廷玠爲副。蓋悅父承嗣。與廷玠爲昆弟也。及悅姦謀敗露。廷玠曰。爾藉伯父遺業。可先殺我。乃謝病不出。三年憤鬱而卒。子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同爲叛臣。若狂志不悛。可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郭子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

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

史臣克作爲駟駟泮閼之詩。音駟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音格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

家。服上或有能字靖或作靜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或隸字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

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州或作博或無

十月以弘正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弘正

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使，兼御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弘正

與季安時爲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季安高祖璿平州人官都水使者璿二子守義延輝延輝安東都護府

衙內兵馬使，延輝子延玠元和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卒懷諫自爲軍務時

七年八月，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卒懷諫自爲軍務時

馬使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

諸將憤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之，不可。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

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

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

曰：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此據石本外或作內受或作臣狎于太寧，狎或作洽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

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嬰兒謂吏戎愁毒，莫保腰頸。或作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

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天或作王左傳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注言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

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孤縱其長也縱哭或無捨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漢高帝季弟楚陽曲之別繇公祖遷昌裔曾祖承慶為朔州刺史祖巨敞為太原晉

也何必彭城公會祖考為朔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于公身三世晉人趙德夫

三世作不應差其世次莫可曉也○今按劉志在後卷所述世次尤詳與再世之云皆不合石本不足

信之一公生而異魁顏鉅鼻幼如舒退少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為國暗噫上於金切來

告邊帥師或作可破之計楊琳為橫巴蜀靡彫考代宗起大曆三年瀘州刺史楊子琳反昌裔

船諭招爾雅士特折其尾毒其尾毒或不得動搖琳後來降公不有功終琳之已還臥民里昌裔說邊將

蜀楊琳之亂蜀人苦之昌裔單船往說琳大曆四年二月琳遣使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與國

謀德宗之始為曲環起奮筆為檄強寇氣死建中初曲環為鄆州刺史劉曉大義褒上其藹德宗異之

敗算成效於屈指環有許師度拜陳許節度使昌裔從府還公遂佐之蘇民軋敵或作朝戰多出公畫

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陪貳天子所憑蔡卒幸喪圍我許鄂新師不卒勸將將捕○動動急走親又遠也

切公為陳方力或作應變為械與之上下寇無所賴奇句或韻者或說是一句非也○今按此篇文體整齊無

果孰是也石本之不足信遂至遁敗真元十五年八月環卒淮西吳少誠遣兵掠穎陳州刺史上官說

此又顯然前亦壓辨之矣

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國許州就欲棄城走昌裔時為營田副使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以功遷陳城勿駭賊氣自襄吾以全制其虜虜不克矣昌裔募勇士千人擊城大破之城由是全

實許之半許州圍解昌裔以整駕元侯以勢自憚貞元十六年七月少誠進擊蔡州行營招討使韓全義

天子命公討蔡州何為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復入居許為軍司馬貞元十八年以昌

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

馬脫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環職貞元十九年六月說卒以昌裔檢校工棄惡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

稚羞嬉遨或作連手歌謳上無可怨外無與讎既長事官峻之大夫峻諸本作淺○今按此其價未塞僕

射以都封彭城郡公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價或作賞以或作巳○今及癸巳歲秋涌水出流過其部破

民廬室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公即疏言此皆臣儼防斷不補濟民於泉濱或臣毫且疾宜即

大罰上曰燭害燭或作箇○今按燭大臣其來允余之思其可止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公迎于驛遂行

不迴六月隆熱上下歛歛或作斂○斂大赤也字見公鞭公驅去馬以與公病日惡不能造關仆臥在宅

始憲宗憲昌裔自立欲召之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愁苦可召也六月以東閱有加錫命為統軍龍武

都留守韓臯代之詔昌裔還京師至長樂驛知帝意因請歸私第許之稱風眇閱有加錫命為統軍龍武

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長首昌裔至天子為茶即其家拜檢校冬十一月日將南至公遂薨殂年六十二

奏聞但悼俾官臨弔悲不聽朝贈督潞州存歿之賚於數為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公往有命匪後人卜

衢州徐偃王廟碑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和姓纂然後漢書云楚文王滅之楚詞亦

中石刻云朝議元陽書考功十年十二月九日立韓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史記秦本紀大業之子曰大費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二子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本紀又曰大廉玄孫孟戲中衍殷帝大戊以為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世遂世有於鳴條是有大功也。○殷或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若木玄孫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殷御以敗桀今从石本此篇內同疑者別見。秦處西偏專用武勝。來中衍孫曰戎胥軒軒生仲淹潘生飛廉陸生非子周孝王以為附庸也。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國或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之於秦是為處西偏也。上下相賊害卒債其國而沈其宗。債猶亡也。爾雅云債債也。莊子一債一起。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文或作推之此宜作文。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穆王名滿左昭十二年云穆王欲肆其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列子曰駕八駿之乘西征崑崙八駿驕驪綠耳赤冀白養渠黃輪蓋驪山子同王毋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瑤池之上母為天子見西王母鵠于天山陵自出道理悠遠山川開之將子無死尙能一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苦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石本無宴字。○今按無宴字不成文以理諸夏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其况慶曆石本非常時物尤不足據而左傳有賓祭字當從諸本作祭為是。贊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博物志云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名陳蔡之稱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朱弓一作象犀。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也。○造父穆王御飛廉玄孫長驅而歸。史記秦本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騏驎驪絲耳之駒西巡狩樂與楚連謀伐徐。以史記世系表考之穆王所不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救亂。與楚連謀伐徐。以史記世系表考之穆王所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

偃王雖走死失國。

失下或有其字。

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

禮記曰：邦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

左氏昭

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嗣其

其妻

祖孫相望，自秦至今。

秦或名公巨

人繼跡史書，史或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

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下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

春秋時姑蔑也。至漢改焉。唐號曰龍丘。越絕書：姑末，今太末後漢吳有龍丘葦者，隱居太末。

太音圖。

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

志：生研石上，注研與硯同。

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

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儿研于會稽之水。

選：綠苔，研平研上，南越

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

公或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徐蟠字巨山，相屬爲刺史，帥

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

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簡樸，下窄。

切：猶倉胡，不足以揭虔安

靈。

又：揭音翳，而

又梁桷亦白，彫副不治。

選：期不地，彫墮落也。

圖像之威，黜昧就滅。

○：凱音麻，玉

夷庭木禿，缺體然。唐人多用之。姑从其舊，所毗日慢，祥慶弗下。

按：日方云：洪以石本定，作由。

○：今

州之羣支

羣支，或作支，郢，或

不獲蔭麻，余惟遺紹，而尸其上，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

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鄉咸序，應

鄉或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社哉。

耿社哉。

不言石本之有無，又云：耿當讀从炯，今从語本，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鑿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縣

作：或

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

○：婉

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擅命

秦傑以顛，徐由遜，縣

其實幾姓。歷短晉長。晉或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與方從洪氏石本姑蔑之墟。太末之里。今衛州有姑蔑城左傳哀公十三年越伐吳王孫彌庸自泓上觀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之見姑蔑之旗曰晉父之旗也杜預注姑蔑越地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上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耐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古或作死元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暴方作常而不言文追作誄。刻示茫茫。示或作石方云石本如也也。協韻若耶切

袁氏先廟碑袁滋歷並詳本傳特其槩耳唐書新傳以滋爲袁範之後則又誤矣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歲或作年方云考之史袁滋以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元或作十一年朝京師旂或作旌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飾。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即所謂歷牲之碑祭義云祭之日如具君牽牲入廟門歷于碑歷繫也著先人名跡。著或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篇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或作已來○撥切注見廿卷集高曾祖考。所以躬躬。肅後。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賢院校理墓誌銘曰。周樹舜後陳。語或作詩樹或作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

春秋世。陳常歷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或作可譜。常居陽夏。陳陽夏。漢世淮陽國。前漢

○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或無字。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韓申儒。邊黃。漢儒。韓固。齊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

空城且書乎。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唱業於前。至司徒安

乃弑固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懷德於身。袁安。後漢時。仕終司徒。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紛非是。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提拔魏鴻臚。

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新下或有安字。穎或作類。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

年。以大耄薨。始葬華州。蓋或作毫。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

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暉。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

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貴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

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或無再出大父字。有

比或作妣。皆非是。攷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

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

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貞元十六年二月。自尚書右丞出刺華州。金吾大將軍。貞元二十一年三月。召拜。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

贊辨章。便章也。史記。便章。百姓。即平章耳。仍持節將蜀滑襄荆。成軍節度。八年正月。自戶部尚書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九

年九月。徙荆南節度。蜀謂四川。潯。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或作烈。以教無忘。可

謂大孝。詩曰。詩下有文字。

袁自陳分初尙蹇連。或作連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忍一作思。漢明帝時。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賊罪鞠人。嘗曰。凡學仕者。高則

望。宰相下。則希牧守。綱人於聖世。所不忍為。方云。博士韓問。司徒袁安。也。按左傳。陳有韓。濳塗。又。有袁。集

漢有韓。固。韓。豐。又有袁。安。蓋兩姓也。杜預謂袁。喬。濳塗。四世孫。不知何也。至漢。復出兩姓。濳塗。又。有袁。集

古錄。漢三老。袁良。碑亦云。濳塗。立姓。為袁。蓋韓。收功厥後。五公重尊。安。章。帝。時。為。司。徒。二。子。京。敞。京。子。湯。

袁。古。字。通。用。袁。益。良。碑。亦。云。濳。塗。立。姓。為。袁。蓋。韓。收。功。厥。後。五。公。重。尊。安。章。帝。時。為。司。徒。二。子。京。敞。京。子。湯。

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成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

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把。或。作。祀。或。作。數。以。立。廟。見。烏。氏。廟。碑。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

其筵肆肆。筵。或。作。業。維袁之廟。孝孫之為。順勢即宜。以諷以龜。以平其熾。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

進室。親登籩。錮。錮。或。作。肩。臚。胎。骨。也。儀。禮。兩。胎。脊。肺。設。屬。髀。路。禽。獸。骨。也。四。者。皆。所。薦。之。羞。○。臚。奴。報。切。又。

非本曷思。刻詩性繫。或。作。繫。性。維。以。告。之。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房。啓。之。死。及。葬。誌。皆。不。載。年。月。日。啓。以。貞。元。末。為。容。管。在。容。九。年。遷。桂。管。坐。中。使。事。貶。虔。州。死。元。和。十。年。也。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為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

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于茲。父乘。瑄。三。子。宗。偃。御。史。中。丞。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胎。胎。前。光。

容服功緒卓殊。氓獠循業。○錄張維不順隨。中不使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非公感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無或

尚書以上
二十八字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莊憲皇太后之弟。順宗今天子之舅。憲宗太師之子。太尉之孫。司徒之曾孫。王用

子顏。生順宗。后生憲宗。憲宗元和元年。贈太師。用祖曰思敬。元和元年。贈太師。司徒。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大襲外氏。自外高王

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册登公師。事載之史。高王上或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至王傳次。即用也。於是特拜

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詹事。特或未三月。因遷大詹事。賜勳上柱國。爵封郡公。國於太原。益葺廐苑之事。

公起外戚子弟。秩卑年少。歲餘超居上班。官尊職大。朝夕兩宮。而能敬讓以敏。持以禮法。不挾不矜。賓接

士大夫。高下中度。土下或與官著事。滋久愈謹。與或作與。書或作嗜。方云書音指致也。詩者定爾功國。由

是朝廷推賢。所處號治。轉少府監。太子賓客。別職仍初。仍或作如。初方從館。杭本作耐。○今按仍即遷左

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皆以選進。不專爲恩。專下或十一年秋。將以八月葬。莊憲太后。元和十一年

八月葬前一月壬申。以疾告薨。春秋四十有七。上罷朝二日。爲位以哭。贈工部尚書。十一月壬申。葬于萬

年縣落女原。落女或夫人河南胡氏。號太原郡夫人。有子六人。女子一人。葬得日。公之姉壻京兆尹李儋。

或作儋。考儋謂太子右庶子韓愈曰。子以文常銘賢公卿。常或今不可以辭。應曰諾。而爲銘曰。

有嬌氏國實出炎軒按史記軒轅黃帝娶西陵之女曰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曰元囂曰昌意元囂生
蜀塗莘摯史記黃帝之孫也娶塗山氏之女生啓書曰娶于塗山李歷娶太任蓋摯國任氏之中女詩曰摯仲氏任
子昌立是為西伯又云王娶莘國之長女曰太皞詩曰命此文王子周于京續女維莘列女傳湯妃
有莘氏之女生仲任外丙又云太任文王之母摯仲氏之中女王季姜以為妃子京續女維莘列女傳湯妃
 正妃之門孰豐其川不羨其源王氏周胄太子晉之後官封繼繼上繼字或實生聖女以母唐帝公惟后
 季天子吾甥其非是卑躬慎德不與寵橫方年未老后哀猶新如何不惠而殞其身刻文茲石久載攸存
上方作猶○今按文理當作攸又
上句已有猶新字不應重出也

卷二十八

碑誌

曹成王碑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退之性不喜書然警云凡為文
詞宜略識字如此碑中用翹髹鏤款撥突泐等字是也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永隆元年十月明坐與
王從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二子俊嗣王南州別駕榮為黎國公垂拱四年並遇害神龍初以傑子胤為
嗣曹王後備自南還詔停胤封而封備備卒開元十二年復封胤胤卒子戡嗣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子胤為
嗣王是為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
 伍得閒走蜀從天子或無得字或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衛下或轉貳國子祕書自都
無蜀從二字

使者三選至王生十年而失先王開元二十一年父戡卒一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痛下有或自字委已於

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持身或作將身斬斬或作將

漸是漸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劄於兵也謂為兵所劄割郡旱飢

民交走死無弔交或作皆○今按唐人語多用交字如陸宣公奏議王及州不解衣下令培鎖擴門音割

擴者莫切云交駭物○今按唐人語多用交字如陸宣公奏議王及州不解衣下令培鎖擴門音割

頭乞候一作機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字或無十者奏報升秩少府或無報字府下或有監字時大饑叩

馮於是開倉盡散之於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答以優詔就加少府監與平袁賊寶應元年八月

詔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之四月晁卒仍徒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兼方作處云考舊傳合州人袁晁反

與及也易係辭其執能與於此○與音預仍徒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兼方作處云考舊傳合州人袁晁反

今兩奏功而得處州別駕又不行州事則於地望事權皆為左降矣以事理推之不應如此疑方本誤而

諸本作兼者為是蓋以舊官仍兼本州別駕以寵之爾下文又云部告無事則謂溫州前此早飢而今始

其間不應復有處州一節則是自行刺史事而為真刺史也遷真于衛真或鑣法成令脩治出張施或作聲生

勢長上觀察使曙媚不能出氣時辛京果為湖南觀察使○誣以過犯御史助之助或貶潮州刺史楊炎

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或無于字大曆十二年八月既吏部侍郎楊炎為道州司以直前護或無王之

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理或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詩丘中有麻將行也即貶于

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方云聞抗蜀本察使馬大有殘字而無國

考○今按文勢則馬說為是，虞使亦古語，新史所載疑亦以碑語料其如此耳。今從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或成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帥湖南，建中元年四月以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

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蓋首鼠或作疑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蹕

切教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得或作送，方云集韻得送各

後漢寒朗傳：二人錯愕不能對，新舊史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貴或

亦謂愕貽不敢動，則此用愕字為正。史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貴或

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建中二年皇丁母艱，奉喪至江陵，二月，山南復還，淮南節升秩散騎常侍，或無常

明年李希烈反，或無李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建中三年十月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命至

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江州按洪州或作南方，云考新舊史皆作洪州，乃

未曾出門一步，無足書者選兵江州，蓋為北，向進討之勢，故其下州也。○蕪州治所，若只大選洪州，乃

史承集誤，不足據。當從諸本，作江州，蓋為北，向進討之勢，故其下州也。○蕪州治所，若只大選洪州，乃

勾卒羸越之法，搏新書作國方搏羸或徒官切，團也。楚澤之馬園，果皆曰古字通非用，是蕪謂秦從，今感謂勾踐

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按搏或徒官切，團也。楚澤之馬園，果皆曰古字通非用，是蕪謂秦從，今感謂勾踐

搏或疑是，靖字亦未有據但搏力無理，其說無疑耳。或疑所據，蘇氏有古字通非用，是蕪謂秦從，今感謂勾踐

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注云：商而子農，戰致則力，治國者患之，秦散左，搏力之謂然杜後，出用韓公碑語也。然

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屯，勾卒其杜越法注云：曹誅五界，成或頌曹伍相或保是，方七年，曹字見馬融

晉班水名，或云音昇，然集韻分界無新書樊自將五百人，教音如秦兵團力法聯賞也，曹伍相或保是方七年，曹字見馬融

界敗則誅，及其音昇，然集韻分界無新書樊自將五百人，教音如秦兵團力法聯賞也，曹伍相或保是方七年，曹字見馬融

晉班水名，或云音昇，然集韻分界無新書樊自將五百人，教音如秦兵團力法聯賞也，曹伍相或保是方七年，曹字見馬融

州。幸梁希烈北取汴鄭。建中四年十二月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薄非是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

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咋仄幸切聲大也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

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吏一軌民用吉日辰良體也使令疑衍一字宿上或無。

所字非是。○今按方說一字是也。但因沈存中說吉日辰良一句遂更不問。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

是非每有訛舛悉以遷就如此以一吏為吏一則無理之尤耳。充句遂更不問。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

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彝將慎將鐔將潛借盡其力能。任至潛九字或作任馬彝伊慎王鐔將方云

之借盡其力能一作借能盡其功借上或有王字。薨贈右僕射。真元八年三月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

其力方作力其非是。○今按能字合在盡字上。道古第憲宗即位以道古為司。刺利隨唐陸徵為少宗正兼

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貞元五年道古第憲宗即位以道古為司刺利隨唐陸徵為少宗正兼

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元和八年十月自宗正卿除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元和十一年道古

為六州都團。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寄或作其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

練觀察使。而四州適在吾封。州或作邑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魯三子象古而墓碑

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詩或作請或無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弟或作第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微或作微二或字並作子既早卒二貶死泰與偕封於貞觀二

也。曹之祖王畏塞絕遷。曹第方作明宋景文云豈有為人作銘而名其祖者當作曹方云明坐太子賢事降

畏塞如其行塞之塞言見殺於閉塞之中而封絕於遷殺之時也。按銘文四字未詳其義疑畏如畏厭溺之

鬪云明德黔州都督則不知明但徒黔州而為都督所殺遂誤以都督屬上句也。而別零王黎公不聞僅存。接

史明子俊嗣王傑黎子父易封三王守名按史中宗神龍初以傑子胤爲嗣曹王後明少子備自南還詔國公皆爲武后所殺子父易封三王守名按史中宗神龍初以傑子胤爲嗣曹王後明少子備自南還詔至戰所謂三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疆艱其姦猖蘇枯弱王守名也云枯蘇也音懸韻以報于宗以昭于王或無此王亦有子或云語下脫一句按公爲銘不必盡偶句用韻之不可爲法王碑雖可爲例然彼文從韻協無可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陸陸蹶居衛切詩良士蹶蹶疑者而此篇下文亦不可曉不知其果然否耳陸陸蹶居衛切詩良士蹶蹶階而升也○今按方說無理作陸陸則韻故且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之然其義亦不可曉大抵此篇多不可曉今姑闕之

息國夫人墓誌銘

其曰葬河南河陽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則李樂實河南人耳樂無傳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夔貞元九年十二月靈州節度使杜希全卒十年正月以本守邊有勞詔曰樂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戶部尙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使僮字非是治居第生產皆有條序居卑尊閒尊尊或作尊卑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倉或作倉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戡強以肅成敏以和或無戡女子嫁與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爲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爲易主或作主施于其家難甚吏治難甚或作甚難文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

在貞元有錫自天錫或作息方云蓋以國封言之非也啓封備服以疇時勳時或以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上在河之陽遙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王荆公云退之善爲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也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取下有而或本無之戾力結切契語結切字本作莫通俗文曰與多節目謂之莫與方言作謬賈誼傳莫與而亡節今按取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名節可以戾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作而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門下或無以字上初卽位謂憲宗以四科募天下士元和元年四月試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宏遠堪任將帥科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李惟簡憲宗時爲金吾衛大將軍年少或有惟簡字或無年字士或作事乃躋門告曰躋或作躋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旣節度昭義軍張甚張聲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元和六年五月以惟簡爲鳳翔驪州節度使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樞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弘農胡縣有闕鄉汝南西那里案爲戾國注云閔字本從戾其後轉諛說作門中受耳○閔音聞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

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或無疾字。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

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徽，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

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今按侯高事見李翱文集。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

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下或有瘁字，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

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讓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

百金爲媼謝，諾許白翁，諾許或作許諾。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大或作文。

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行或作聽。翁望見文書，銜袖，或作轉。果信

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淮南子：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佩玉長裾，長或作輿，不利走趨，

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非是或作願。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夫人馬暢之妻。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馬

字洵美，貞元三年拜司徒侍中，十一年薨，贈太傅，諡莊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途二子，彙暢，暢元和五年，初司徒與

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序或作緒。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親下

咸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

夫人適年若干或作十四入門而媪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

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憚雖下或有字未嘗見聲氣元

和五年尙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

祖孝友以類子下諸本有敷字或作毅或作毅舅本長子繼祖殿中丞孝友嗣類本或孝友上有承孝

繼之子彙暢彙子敘敷暢子亦只有繼祖豈繼祖先名敘邪或放字當刪○今按馬少監墓誌云君諱繼

祖則方說得之仍當更從臯本刪敷字但其兄弟連名考之則又疑作放爲是而其下或有承考二字

者乃言放能繼北平承少傳而孝友似之也少監志云諱繼祖或是反用此志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

誤本補足而世系表又承集誤然不可考姑從臯本而并著其所疑如此云

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胡登切出爲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或作父母有事賓祭

酒食祇飭協于尊章畏我侍側章或作粵漢廣川王傳背尊章顏注猶言舅姑也作卑非是及嗣內事亦

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丘夫先其歸或作我之亦未安或疑長當作慰是及嗣內事亦

銘壺彝是收○壺苦本切宮中道詩室家之壺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顯拓拔世舊注云據元和姓纂父憚河南温縣尉娶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或作以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今世有李虛中命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或作相王，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或作義。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卒，干。有省。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貞元十一年。試書判入等，補祕書正字。祕書字。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貞元十六年九月，以張式爲河南相。武元衡爲相。武元衡爲相。武元衡爲相。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爲運佐如初。元和元年十一月，以宰相武元衡爲相。武元衡爲相。武元衡爲相。四川節度使，奏奪爲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今諸葛武侯碑陰，元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題名有觀察使所。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卽詔爲眞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旣至，宰相欲白以爲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池令府君僑墓十里。澠池，縣名。史記：秦王與趙王飲于澠池。○澠音泚。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爲鄭之榮澤尉。嘗，或作常。非是。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旣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榮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爲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爲供給教養者。及由蜀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祕方，能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謂，或作非。是。白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

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三下或君既歿。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良。良爲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羣字戴初。范陽人。貞元十與君合德。親戚無退一言。退一或作一退。或疑無字在退下。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或無協字。或疑下有耶字。次曰彪。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不羸其躬。以尙其後人。羸或作羸。獨孤郁墓銘曰。年再不羸。惟後之成。義同此也。

卷二十九

碑誌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董溪即晉之子也。史附晉傳。謂討王承宗。賜死諱不詳其事。止曰死湘中。諱之也。公詩有送董溪壻陸錫云。我實門下士。力薄納與蚊。受恩不卽報。永負湘中墳。謂溪流封州死湘中也。公嘗佐董晉幕中。觀其銘辭。意在言外。旣微而顯。誠太史氏之筆哉。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隴西公董晉也。生四子。全道。全深。全素。全海。溪即全深也。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閒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大或非是。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

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無下或字。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蕪。不能無節。淮南子。明月之珠。納之大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遺漏。繫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長源字泳。是歲八月。自前齒

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或作朝。及來佐幕府。往疑自

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判官。詣門請交屏所挾爲棄所挾。太師薨。貞元十五年。始以祕

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作選。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己見。大或並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

一府政。音預。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恆州。成德也。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

糧料使。討處置使。征王承宗。以溪及于。舉讓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兵罷。元和五年。七遷商州刺史。糧料吏

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因。方作顯。漢韓安國傳。由此顯結於漢。當用此義。公不與

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州下。云。年若千。今日。但於湘

按唐書。元和七年。立途王爲太子。亦與下文相應。二年。糧料吏有忿爭相告。言五月。溪。舉讓皆坐。賊數千

流嶺南。憲宗悔其輕。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元。賜死。權德輿傳。亦云。董溪于舉讓。以運糧使盜軍資。詔中使半道殺之。

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

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下或有字。曰居敬。尙小。長女嫁吳郡陸

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

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將葬，下方有中字云：以上文考之，無者爲是。然世系表全素太子中書舍

字，有則前後皆當有無則皆當無不應前無而後有也。審如方說此志，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

亦必是未遷時作。况它本自有無中字者，今姑從之，不必曲爲之說也。

韓愈，元和中八年正月，公爲愈，則爲之銘辭曰：物以久弊，或以讎毀。音擬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貞曜先生墓誌銘先生孟郊也，湖州武康人，以詩名唐人。韓筆故公誌及銘皆以詩稱之。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己或作乙，考唐曆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或

或作赴位，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告葬期。時宗師自太子舍徵銘，下有

尹故相餘慶，餘慶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閏月八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人持母喪在東都，徵銘有於

愈，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與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人或作尹，且來商家事，與鄭餘慶書云：再奉示問，

皆緣孟家事，又云：樊宗師在東都經營，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

野，父庭玢，音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天寶十端序則見長而

愈，憲則見或，涵而揉之。或作足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鉢心，劇利傷也，荀子不苟篇

文藝鉞也。劇居，刃迎縷解，刃或作物鉤章棘句，搢擢胃腎，胃腎或作皆盡○摛音摛，摛，神施鬼設，聞見層出，

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殺，或作採擷從閩杭南唐本云：字林，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

曰謂或吾既擠而與之矣作齊或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

舉元十二年呂渭知閑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又下或有以迎侍溧上溧陽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裝

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陸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裝

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陸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裝

陸轉運使李綱分司洛中與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或無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元和九年

以餘慶為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或無次於闕鄉閱音開詳見前卷暴疾卒

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鄠郢皆在江南鄠鄠家湖州武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

東其先人墓左樊子樊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或無而供祀字有俟字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

有光或無古宗師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杭本無賢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待或

是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簡字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元和九年九月簡

使觀察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簡字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元和九年九月簡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嘗或無戲字執或作持或無維執不猗一句或此句在維出不嘗之下嘗凡

財也若曰不賞則貧也猗亦二義詩那云猗歎歎辭也節南山云有實其猗鄭氏注猗也若曰維卒不施

不猗則無所倚也東野以貧出任而中立不倚卒至於無所施為止昌其詩銘意如是而已昌身如飽

以昌其詩蘇子瞻嘗舉此以問王定國當昌其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作詩答老不衰却懷安所之

坡乃云不知昌其志蓋蘇贊東野詩有未足當韓察之句不為所取也

唐故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獨孤部有傳。事多出此誌。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河南洛陽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及字孟之。代宗時。官憲公躬

孝踐行篤實。而辨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齊史公傳。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

於一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大曆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與其兄朗。朗即。畜於伯父氏。

始生而孤。與伯父汜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貞元

年。與期同來。舉進士。時郁時郁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時權德輿為中書舍人。知制誥。望臨一時。望或。登君於門。歸以

其子。歸或或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為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是年無奉禮。至朋遊益附。華間彌

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元和元年四月。應材識策。茂明於二年。兼職史館。兼史館。修撰。四年。遷右補闕。

詔中貴人承瓘。七罪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

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為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

嫌自列。元和五年九月。德輿同平章事。起居郎。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部以德輿故。辭翰苑。憲宗曰。德輿

故杜琮。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

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元和中。復以郁為翰林學士。九年。以疾罷。尋遷祕書少監。元和九年。以疾辭。內即

闕於郊。謂屏居鄠縣。閑下或有居字。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是年有上五字。本或繁。年四

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次日天官始十歲傳云子序字賢府嬰父始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暉之承孫承孫字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胤慶

配良是似是宜是似方作是以○今按是似是宜承上句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言胤慶而似配良而宜也方似作以非是

之甘泉鄉家瑩憲公墓側家或將以五月壬申窆彼驗謂愈曰子知吾弟久知或作與敢屬以銘銘曰

於古風襮順而裏方詩緇衣朱襮謂衣領之在外者於下或有平字○今按上篇四言不不傷戴美世令言戴前人之美而世其令德也而年再不羸惟後之成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張府君卒葬之年月日誌皆不書以公祭文考之公時在京師以考功郎知制誥季友歸葬長安公於是乎祭之且誌其墓時

元和十年也

元和十年也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明下或無年兄子塗與其弟庚揆

等庚揆或作庚揆護柩歸葬長安縣馮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或無叔父且死

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張目方从杭本無目字云後漢嚴光傳良久張目熱眦然此恐當从杭本吾

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爲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爲

禮發書云云其末有複語千萬永訣八字或無末名日月與封日月一作月日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貞

八年中進士第其上有嵩者當字文時爲車騎大將軍鄜城太守卒葬河北諡曰忠公至孝權閒五世

矣。孝權大父諱孝先。或作奉先。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抗本史下無綏州字非是。孝權蓋尙小。母

曰太原縣君。卒。奉上或有復。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柏三年。而後歸。選爲河南府文學。或無府字。去官。徐州使拜

章請爲判官。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張建之子愷爲徐州團練使。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卽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

徐使死。元和元年十一月愷卒。孝權疾卽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鄆縣尉。古切。胡明年。故相趙宗儒鎮荆南。以孝權爲

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眞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侍御殿中。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

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皇甫媪何疾。媪。母老稱也。漢書常從王媪負貫酒。媪音襖。銜未決。皇甫母

病果死。得解。遷留司虞部員外郎。謂分司東臺也。孝權爲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嶷嶷有立力。嶷。魚與孝權

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尙也已。是爲銘。此下或注銘亡二字。或注疑闕銘詞字。

唐故檢校尙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一本檢校上有金紫光祿大夫字。僕射下有城都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字。公旣爲兼御史大夫字。統軍下有知軍事上柱國彭

城都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字。公旣爲兼御史大夫字。統軍下有知軍事上柱國彭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

宦北方。宦或作官。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或作誦。今按名訟無理。疑避諱而改。

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音穉。恆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

不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唐史昌裔傳云。

入蜀揚嘉琳反昌裔欲之嘉琳之亂在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夏州歲月相遠嘉琳事詳見崔寧傳

起之按新傳曲環方攻爲環檄李納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惑氣懈恒謂成德節度使李惟岳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二縣並屬宋州擊李希烈陳州城下與元元年閏十月李希烈遣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宋毫節度使劉洽遣公常在軍開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說或作況所以能擒誅叛將據或作檢○今按此謂安國寧謀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公諱李尹慙其庭中人漢袁盎爲吳相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下謝盎還愧其吏公所謂慙其庭中人語出此耳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非是○今按過秦論云陳利兵而誰何顏注云問之曰此爲誰人何人也亦此義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尙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罪詔還京師始昌裔代說爲節度也憲宗惡其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雖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臯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臥第歲

中卒史與誌少，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勅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某下或有日字，下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卽弔其家。卽下或有中字。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便或作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楚辭屬而不爽些，注楚人謂莖敗曰爽，○爽平聲。我銘不亡，後人之慶。慶讀若羌，離騷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是也。集韻並入平聲。

卷三十

碑誌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也。其弟中行，字大受，貞元九年第進士，至是爲兵部郎中，元和十年也。公此誌自與其弟中行別下，至可餌以不死，造詣雄奇，所謂唯

陳言之務去者也。

君諱某，字某。或作諱之，或作諱之。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某或作某，或作璿，按元和姓君諱某，字某。或作諱之，或作諱之。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某或作某，或作璿，按元和姓

衛中立次中行汪彥章云王仲信本謂北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
爲事或疑此與字當作以更詳之樂弛弛或作弛置自便弛或作弛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
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土中行元九年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忘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
賁或作賁作賁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爇爲黃金切於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
遂踰巔塞也一於革切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
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
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元和八年四月以從之帥坐事免是歲七月啓以罪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
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十二月以馬總幸尙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
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某或作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耐先塋
某縣某鄉某村諸本作於時中行爲尙書兵部郎下或有中字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伊闕縣伊國鄉高都村高都村於時中行爲尙書兵部郎下或有中字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兮班固通幽賦云苟無實其執信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音古脫外累自貴珍
訊來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貞元十九年公與張君同自監察御史以言事黜張爲郴州臨武公爲

之意可謂厚矣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本鄆所并陳之
以宋亦有留故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
史郇或君方質有氣形貌魁頽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署貞元二年自京兆武功尉監
察御史爲幸臣所讒幸臣李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時三人俱爲監察御史貞元十九
令詳見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卽半歲管奏君爲判官貞元二十一年八月
題注下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卽半歲管奏君爲判官貞元二十一年八月
表署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貞元二十一年十月李鄴爲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
抑首促促就哺嚮揖起趨去無敢闕語促促或作媿媿或作媿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或
作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元和二年二月以鄆爲鳳翔尹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
幹他遷元和四年三月以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
棘棘不阿諸本無議字及下棘字而云晁本校增此二字阿或作撓○今按歐公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
黨不訴殺牛或無不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
一皆禁督立絕詳下或有事字或無視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吏或舉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
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緡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
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謹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

書有經數觀察使。滕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疑必有脫誤。或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作吏。或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聞竟閉門死。年六十。或無閉。門二字。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昔或作者李迥。赴襄陽。送行詩有著作。郎張。昔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遠。以不久生。作以。一唯其頽頽。以世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贈一本。上有唐故字。李惟簡。父寶臣。見藩鎮傳誌。所載多與傳合。尙書左僕射字。李惟簡。父寶臣。見藩鎮傳誌。所載多與傳合。

公諱惟簡。或作某。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范陽內屬奚族。本太傅初姓張氏。假子遂冒姓張。名忠。志肅。

宗時。舉恆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名曰字。或

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寶臣元年十一月。忠志以僞恒陽節度使。掣其所管五州。降于河東。節

太傅薨。建中二年正月。公兄弟讓嗣。寶臣三子。惟簡。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惟岳

簡以宗。僮粟。士百餘。奉母鄭歸京。建中三年閏正月。成德兵馬。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卽馳歸。與母韓國

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鬪乃至。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

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帝見惟簡厚。曰兒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之拜太子諭德。累遷禁軍。從渾瑊。率師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豔屋西。豔屋。雍縣名。屬鳳翔。討賊。類戰。歷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豔屋西。○豔屋。雍縣名。屬鳳翔。見二十五卷。與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可或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或作公。考之。元少尹。墓誌銘。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作何。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或作公。考之。號元從功臣。四月。詔奉天。隨從將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遷左神威衛大將軍。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元和初。檢書。改爲左金吾衛。有長上萬國俊者。上或作尙。新史蜀本作上。○今按長上。當從蜀本。以軍勢奪與平人地。吏憚莫大將軍充街使。蓋衛卒之號。猶今言長入也。當從蜀本。以軍勢奪與平人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爲金吾。與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爲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卽齋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與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卽以公爲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五月。以惟簡爲鳳翔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爲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算。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或作務。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鑄鈔。鑄。詩序。乃錢。鑄注。田器也。鈔。大錢也。○切。屬。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與勵。與。或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襄斜。梁州記。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襄谷。南口。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李光。邠寧節度使尙書劍。郭俱來朝。上爲之燕三殿。唐麟德殿有三殿。故曰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預。

既事勅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或無得字今年老斥外任。斥或作計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丙申作景。避唐諱也。葬萬年鳳棲原。萬年下或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賢下或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與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或無記字。董下或有子字。卒能以忠爲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或無銘字。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此篇从方氏石本。疑者別出。蜀本注半借撰墓志。陳鴻撰證張籍撰行狀。歐陽公集古錄有胡良公碑跋。云。良者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按方本無中散大。云。良五字。又它神道碑不著墓字。唯此有之。亦變例也。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無十四日字。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迺巡。遇述。遷造。或無巡字。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爲書文二字。非是。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

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屬貝州。河下或有復出清河字。宗城縣名。武德九年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爲

麟臺正字。垂拱元年二月。改秘書省爲麟臺。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或無官字。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

節概。勸或作勤。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卽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削。不干人。

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建中三年五月。以中書舍人趙贊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公爲

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坐貶死。考覈一作覈考。或無貶字。或無

字。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爲節度使。辟珣佐其府。以公佐觀

察事。檢校尙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獻陵高祖陵。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

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業下或無以字。杭併無以字。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

令。以治辦。遷尙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

生下或有徒字。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兩穗。閭里歌舞之。或無舞字。考功以聞。遷尙

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尙書李巽。事上或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丞或由是退。公爲鳳翔少

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

尙。百官志。少府監從三品。掌百工技藝之政。總中尙左尙右尙。明年。以病卒。或無病字。非是。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

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謂或作爲。非是。銘曰。

竭竭胡公。竭切。竭丘。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平聲。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餽軍，或作遭讒府界，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于茲有斬，或作守官駕部，名昇已屈，昇或作或作民，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維公或作維彼，無怠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權德輿憲宗朝拜同平章事新舊史有傳所載加詳於誌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元和五年九月以德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閒國也，權故城在南郡當陽縣周衰，入楚爲權氏，楚韻云，權始出天水，本顛頊之後，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翼字良略陽人與太原王讚俱爲苻堅謀主有大臣之言，堅伐晉，翼力諫，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翼子宣慶事姚秦爲黃門侍郎郡公榮四世之爲唐上庸太守，荊州不從，堅遂大敗，卒平涼，曾孫諱倕，文誕子崇本匡成令崇本子無贈尙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焯或作焯平涼曾孫諱倕，文誕子崇本匡成令崇本子無贈尙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肅宗時終秘書少監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臯字士傑天寶末安祿山爲河北按察使表臯爲從事察祿山去官，累以官徵不起，代宗爲起居舍人以疾辭李季卿黜陟追諡貞孝潤州二年四月十四日臯卒於江淮，奏臯節行改著，作耶復不起，追諡貞孝，潤州二年四月十四日臯卒於江淮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元和五年五月罷，其後以吏部尙書授節鎮山南，元和十一年十月以道節度使年六十，以薨，贈尙書左僕射。

謚文公。元和十三年八月以病乞還卒於公生三歲知變四聲作能或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

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

博士。貞元初江西觀察使李兼表德與爲判官再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貞元

八月司農大卿裴延齡以巧詐除戶部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貞元十年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

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

耶。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

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貞元二十一年六月轉戶部侍郎元和初歷兵

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元和四年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疾九月德與同平章事公旣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

助與。或作爲或無此一字○今按助與如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

後教子順事之類是也作爲非是。

矜或。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八年正月罷相守本官七月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

陳。不以露布。或以或無不字復拜太常。元和九年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或無

先。是詔許孟容蔣父等刪定格勅成三十卷表上留中不出德興請下。其在山河南南勤于選付治以和

刑部與侍郎劉伯錡代考定復爲三十卷十月奏請行用從之。

簡人以甯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痾傷。痾或作痛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

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有某字或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卒。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顛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願朝莫敢言者。○顛音迪。顛下或有字。公將留守東都。公下或有字。為上言曰。下或有字。顛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顛以不憂死。元和七年正月。司空平章事于顛。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梁正言。求子段中少監孝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顛左遷。恩王傳仍絕朝。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謂敏流雷州。孝友等皆貶。宣八年七月。德輿將留守東都。為言之。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或無未病二字。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能字。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視或作親。未嘗問有亡費不備餘。下或或有其字。諸本符作待。或作儲。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德宗貞元年正月。以崔造平章事。至十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纛然服喪。來有請。德輿二子。璩字大圭。璩字大。二月。罷德或作代。考宰相表云。當作德。權在商周。世無不存。無或作次。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符堅嘗遊東苑。命沙門道士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道止有度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禪神輿。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或作爵位豈多半塗以稅。作已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作。推或作師。或流連六官。吏戶禮兵。刑工。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為。或作焉。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絕或有。○今按作共。勇字相應。孰克知之。或先或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并序○據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辛巳度為授淮西宣慰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

敘裴度事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所第一朝以原不之意大抵安度固帝意將不取

首鼠遂能平蔡意多歸乃成則世罔有公亦重論也文昌見故詔文昌然李商隱有贊裴度必取

之銘曰凡此蔡功惟斷後與三韓銘如詩昌東則公臨江驛小待較而明矣陳業冠吾曰

吏部美章公之光文載斷碑人與李商隱如詩昌東則公臨江驛小待較而明矣陳業冠吾曰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其謂退之淮西碑如詩昌東則公臨江驛小待較而明矣陳業冠吾曰

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西商隱如詩昌東則公臨江驛小待較而明矣陳業冠吾曰

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相曰夷死且持十萬衆且虎豹入蔡縛賊能為古稱與古

利矛日可麾帝外耶載筆隨行軍愈為辭愈拜稽首且虎豹入蔡縛賊能為古稱與古

恩不警帝曰汝度功第一汝隨行軍愈為辭愈拜稽首且虎豹入蔡縛賊能為古稱與古

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清仁自古不違言訖慶額在天頃公退拜成鋪表曰濡染大筆何

清點取典與碑字塗改磨治如手之靈破體書以清晨再拜成鋪表曰濡染大筆何

繩百尺履倒碑呼聖皇流相與恒婦之流元氣先時已入重嶺少盤三孔之天愈味死

其器存其辭頌萬過口角流相與恒婦之流元氣先時已入重嶺少盤三孔之天愈味死

追願書萬本頌萬過口角流相與恒婦之流元氣先時已入重嶺少盤三孔之天愈味死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尊牙其閒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不薶奴豆切除田草也薶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

文武皇帝下或有陸月受學號元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或無阻乃切○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

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或無奔明年平夏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
年三月兵馬使文明年平蜀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韋皋卒行軍方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九年九
張承全討斬之文明年平蜀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韋皋卒行軍方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九年九
方圍梓州則亂已及東川矣方說非是○今按又明年平江東元鑄反大將張子良執節度使文明年平澤潞
既圍梓州則亂已及東川矣方說非是○今按又明年平江東元鑄反大將張子良執節度使文明年平澤潞
遂定易定茂昭以易定二月歸于有司致魏博貝衛澶相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宋
左氏盟于禮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究或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元和
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據許州遂燒舞陽犯葉襄城城上或有等字洪云此謂以動東
刺史陔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上濟據許州遂燒舞陽犯葉襄城城上或有等字洪云此謂以動東
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或作外杭苑無外字○今按此句若作外臣則當時舉朝之臣皆以伐
蔡爲不可又非獨一二人也考之下文所謂一二臣同不爲無助者又正指本武元衡裴度無外字皆非是
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唯一二臣爲可而其外羣臣皆以爲不可耳諸本武元衡裴度無外字皆非是
者得之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帥或作師傳三姓四將廣德元年十月以李忠臣爲淮西節度
少誠爲之是爲三姓大曆十四年三月忠臣爲其將李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
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併或作併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
何敢不力天上或無何字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有固字曰光顏汝爲陳許帥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
忠武管陳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以光顏等分掌行營武等十六道進軍節度使
許二州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以光顏等分掌行營武等十六道進軍節度使
將索左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度
邵陽左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度

韓汝節度使。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義成管鄆滑二州。陝益即劍南東
 徒隸汝州。使延慶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為淮西
 鄆寧節度使。延慶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為淮西
 本或作廊延寧慶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為淮西
 下歸財與糧。以武諸軍屬下。或曰。文通汝守壽。元和十年二月。為壽州團練使。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
 有集字或在公武下。皆非是。曰。文通汝守壽。元和十年二月。為壽州團練使。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
 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西下或有徐泗字。四或作。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使李道古。以鄂岳觀察使。曰。
 愬。汝帥唐鄆隨。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汝下一。汝遂相。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為。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
 五月。上遣度詣行營。曰。度惟汝予同。有與字。汝遂相。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為。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
 宣慰。蔡用兵形勢。曰。度惟汝予同。有與字。汝遂相。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為。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
 汝其以節都統諸軍。節下或有度字。諸方作討。○今按前輩有引左傳討其軍實為討軍之證者。恐未必
 為證。不必引左傳。却不相似也。但公所作韓弘碑。但云發討師之語。而晉官有都督征討諸軍事。皆足
 諸軍。則作討者為誤矣。不可以偶有旁證而強引以從之也。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共往撫師。和
 宣慰。因留監其軍。汝惟或作惟汝。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或無服飲字。或無衣服字。或無服字。有飲
 字。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神策軍三百人。衛從賜以犀帶。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元和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為淮西宣慰使。度奏刑。庚申。予其臨門送
 汝。度行。上御通。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或無顏胤武合攻其北。大
 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或無人字。此謂降其民與卒也。故下語皆不再出。道古攻其東南。
 八戰降萬三千。有本字。再入申。破其外城。元和十二年。道古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

賊將輒釋不殺。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將李祐率士卒劉參於張用其策，戰比有功。比或十二年八月，承相度至師，非是。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四月，蔡入董昌齡引兵入據之。元濟甚懼，時董重質將騎軍守洄曲，元濟悉發。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洄曲或作迴。○今按洄與史合。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度建彰義軍節將，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或無字。悉縱之。斬元濟京師。濟西或有於元十一月丙戌朔，御興安門受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觀察使，涼國公。顏胤武皆加司空。李光顏烏重胤並檢校司馬，鄆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騎常侍鄆州刺史，韓公武爲檢校左散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考之史及段文昌碑皆合一本無大夫文通加五字非是。道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或無道字，或古時已爲中丞，故不復言御史也。○今按道古墓志亦可考。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或無道字，或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度歸京師，十二月制加彰義軍節度中光蔡潁觀察使，充淮西宣慰處。蘇大夫依前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而使朝議大夫門下侍郎鄭平章事兼蔡州刺史，飛騎尉裴度金紫光仍賜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士而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以蔡州留後馬總檢校度使。尚旣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愬，或無愬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或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往在玄宗。在方作居云，唐人以在爲居，亦草書之誤。本政居字已論於本篤方說非是也。崇極而圯，河北悍驕。安史既平，燕趙魏相繼而起。河南附起，謂汴蔡之屬。四聖不宥，肅代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

奔走偕來。或作來偕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或作淮蔡既定。四夷畢來。于思于思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卷三十一

碑誌

南海神廟碑。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今注于下。蘇內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遷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不從。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笑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

海於天地閒。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句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強。亦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或作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北海廣澤王。冊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或作升。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至是封王。分命

碑監十三人。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
備禮兼册制祭。其祭儀具開元禮。因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唐制。南爲五
府。而嶺南節度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
使觀察四府事。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
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廟怖悸。故常以疾爲解。或作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
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滋或作茲。供。從神不
顧享。盲風怪雨。或謂祕閣本盲作瘋字。見呂氏春秋考古本。只作盲。月令盲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
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天寶十二載七月。以孔
也。詩殿天子之邦。按戮傳。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戮每受詔。自
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傳所謂詩豈公此作耶。○殿丁練切。公正直方。殿中心樂易。祇慎
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册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祝
册。誓羣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唐制。岳瀆以上祝版。御署附
也。且字官上。或有某字。○今按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語。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
欲增也。官上某字。石本無之。或以爲用左傳其官臣偃之語。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
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几利切。說文稱
也。漢何晏景福殿賦。殿若胸星是。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月令。季春之月。且率牛中上。公乃盛服執笏。以

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具或海之百靈祕怪惚畢出蜿蜒蛇虺來享飲食惚或作恍蛇或作蜺與闔廟旋爐音祥飈送颿與帆旗蕞旄麾飛揚騰謫鏡鼓嘲轟高管噉譟音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祀之本甚明或疑誤刻今改從諸本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祀諸本石本皆同方作祝誤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廿有四萬或作十有八萬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丐一作正加西南守長之俸西南或四面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嫁下方有者字石本無方誤也時或作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或無耳字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陰或作之祝融之宅卽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右或作祐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今按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凡五條然則它云石本考恐亦不能無謬也

處州孔子廟碑此篇方从石本碑記不載年月日第云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爲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爲或作焉然字屬下句皆非是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杜牧云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公作此碑云社稷不屋而壇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也張文潛曰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諡孔子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顏子配享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不如或作無如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人或作民以或作夫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邵太史曰歐陽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然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乃云后之人徒見宜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歿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者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以退之爲謬矣雖然韓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殿氏曰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侯鄴子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令或作命顏子或作顏回其餘六十子有二字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堂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軻荀况韓生董生揚雄等伏生即伏勝毛公即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舒高堂生能言禮見漢儒林傳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字下或作或在其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

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菜或作奠。歐陽曰：釋奠，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祭，故始入學者，必也。其略者，老歎嗟，其子弟皆與於學。邠侯尙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邠侯所作，厥初庫下。○庫音卑，音婢。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作先，或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揭居謁切。又音桀，又音羯。又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或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此篇方从石本，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尙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
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篆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
左衛長史孫季雄建立歐陽修撰九月愈蓋傳機者誤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
年二月傳師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元正月愈蓋傳機者誤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
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蓋以是罪公而新史書其事於厚傳無所褒貶元祐七年六月詔賜
唐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爲靈文之神昌黎以其事而銘之厚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
星辰爲岳濱胡爲強爲羅池之陋爲神昌黎以其事而銘之厚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
有抱負不克施遺流於夢中不爲明神烈鬼巍嶽嶽柳州以求異乎晁氏曰：此亦羅池神之文也
能使犬鼠餘驚破膽於夢中不爲明神烈鬼巍嶽嶽柳州以求異乎晁氏曰：此亦羅池神之文也
文也。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

奮。下或有曰字。○今按宜有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考

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

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與事。宅有新屋。步

有新船。步或作涉。柳子厚說。墟步志曰。江之譜。凡舟可。池園潔脩。豬牛鳴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

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

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善道或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嘗與其

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嘗或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

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元和十四年。卒。三年孟秋辛卯。長慶三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

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

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以食其土。福禍或

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

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蕉下或有葉。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

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嘯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

猿吟兮。秋鶴與飛。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爲石本之誤。沈存中云。非也。獨用鶴與兩字。則語則亦石本不能無誤之一證也。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徐充羨兮。○杭音庚。徐徒古切。又音土。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

黃陵廟碑此籍方從石本曾子開曰。湘水出全瀘水出道。二水至永合而爲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瀘州之尾。洞庭之口。孫氏曰。廟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里。或云在岳州。首題云。通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錄云。當以碑正爲。

湘旁有廟曰黃陵。筆墨間錄云。黃陵廟首言湘。旁卽龜策傳言江旁老人也。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石或作古。或無此字。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表字景升。東漢末爲荊州刺史。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事見史記。秦始皇廿七年。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或作返。據下文。道死沅湘之閒。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石本書璞作樸。唐人多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考山海經作小水。是也。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帝上或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有爲字。

其正自得稱君也。或無君母二字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作升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紀年書名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溺下或有死字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湖或作潮非是又或作湘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漢地理志南海郡有揭陽縣至石本揭作揭音竭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元和十四年十月以敕令量移袁州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楛腐瓦於刺史王堪。刺史王堪上長慶元年。刺史張榆自京師往。與榆故善。與上或有余字。○今按此合有謂曰。巧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榆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

公神道碑銘 王仲舒爲連州司戶公令連之陽山仲舒觀察江西公爲袁州刺史公既爲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爲姬姓。或無之字。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左氏

一年，郭暉俊齊王子，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烈字彥芳，東漢有傳。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後漢徵君郭子段別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鄉。下有或。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曠，古限歷御史屬三院止尙書郎。三院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史。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尙書。公尙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蜀作諱弘，中字某，後漢志同。○今按上句已存。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下浪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貞元十年十二月，仲舒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起拜拾遺。與陽城合邊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或無而作其下，又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或無右字。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伏或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或無由此貶連州司戶。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貴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或無爲參謀。裴均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爲峽州刺史。峽或作峽，友楊惡也。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顯或頌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火上或有其秋夏賦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

政成爲天下守之最。政或作化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

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閒哉。上若未棄臣，宜

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或無利字，非是。俾使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

使。奏罷榷酤錢九千萬。千或作十。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

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或無足字，代。罷軍之息錢。息上或作日字。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

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廩。廩上或有於字。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

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長慶四年

二月葬河南葬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仲舒七子初哲貞弘泰復河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

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韓爲華英。韓爲華英，而華英作英華。本韓

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或作

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於郎署。蹇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於權。

以直友冤，敲撼挫捩。竟遭斥奔，久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煥喝以醒。或作迫之

敵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

其實籍或作籍俾統於洪。逋滯攸除。姦訛革風。祛蔽於日。釋負於躬。方乎所部。乎或作平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稭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所或作譟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忽滔滔。奄忽或作勿忽維德維績。志於斯石。日遠彌高。方云此錄有美王公不用韻未章三語分兩韻例又異也○今按錄之卒章。錄石二句。雖自叶韻而未句高字。仍與勞滔韻叶。非有異也。

卷三十二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韓弘新史有傳多取碑詞傳聞有誤處當以碑爲正蓋淮西之役弘爲行營都統公爲行軍司馬其

知弘非一日也

韓姬姓。以國氏。國下或有爲字。○今安以國氏春秋傳語唐韻云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爲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夏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秦滅韓以其地爲潁川。太康之韓。新舊史皆言弘。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閒。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校以上文。自可言之。作不與人交。爲是。今以下文長者言之。又似作不與人校。爲是。更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或作齊國。有功建中貞元之閒。功下於字。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侃侃或作侃侃。

倫不縱爲子弟華靡遊放事。縱或作從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

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兵下或有將字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屬之欲切諸

老將皆自以爲不及。或無字司徒卒。貞元八年二月去爲宋南城將。十二月軍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爲使。

弘出爲宋州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九月卒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

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內下或有字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

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尙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弘事逸淮。爲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軍懷玄佐之惠。以弘長厚。共請爲留後。環

監軍請表其事。朝廷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尙書。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作舅氏。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

而吳少誠反。或無字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昭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

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孺而髮櫛之。幾盡。苗孺而髮。柳之淮南

呼。哀切。然不一捕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上。

數上聲。下數。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讎。嗷。叫號於城郭。

者。○謹音歎李師古作言起事。作詐。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盜

或無字。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亦當作師。急或作及。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有安字。或告曰。剪

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有下字。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鞣

村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元和七年
為魏博節度使李師道使來告曰元和元年閏六月東平帥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非其
其非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
非是非是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
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兵以或作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元和十
以弘充淮西行營都統使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
姦三淮南西於是校左散騎營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加弘檢
校左散騎營侍充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
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
匹五十或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
糧七十或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初公下或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無上或
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册拜司徒兼中書令弘三上章堅辭或務願留京師進見上殿拜跪給扶
贊元經體元下或有不洽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元和十五年正月又除
河中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爲河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長慶三年請罷或前
守司徒兼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或作年八

○眼音讀。左顧失視，右顧而蹙。巨當山或德軍蔡先鄆，三年而墟。檣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幽都幽州也，

陪執扶陪或作伴，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賁何如？登或類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

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上謂公

讓太宰，養安蒲坂。元和十五年六月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春秋傳，拔引而立

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序子厚集曰子厚之

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退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為然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或無拓跋二字封濟陰公，慶字更興河東解人仕周會伯祖奭為唐宰相，

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高或作中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

不能媚權貴，失御史。竊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佐郭子儀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

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無與字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嶄土咸切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或作授校書郎柳集可考或本

今按三字下文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或作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踔勑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

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

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選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書後更定也。若從初本則上則幾乎闕矣。疑初本直未至。又例貶州司馬。月憲宗卽位。貶叔文。渝州司同貶宗元。邵州刺史。十一人道。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水之字。元和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柳州刺史。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東坡至廣州寄二子詩云。莫學柳儀曹。詩書教豎犛。事本於此。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白上或作刺字。或無。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救下或。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少上或。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

宗室遷尙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爲利隨唐陸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貞元八年

十月。自宗正少卿出爲黔中觀察使。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貞元十一年。鄂岳觀察使柳公綽爲飛譖。上聞。會道古。自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上卽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

水銀爲不死藥。薦之。李泌或作賁。經云。新舊史。李千墓志。石本皆作泌。泌以故起閭閻。爲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

有十字。以疾卒於貶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東都

某縣。其年。或作某年。月上無某字。公三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紘。紘爲進士學。或作

州牧。郎公。音云。鄧叔裕五世孫。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周大父士倓。且緣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葑。白芷其

藥。○藥。乙角。生綽紹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爲京兆尹。左散騎常侍。爲尹。今夫人韋氏無子。

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或無用古今禮。至

公宗室子。生而貴富。字非是。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其尙有封。太宗也尙。或作上。當公弟兄。或作兄弟。未續又亡。其遷於南。年及始衰。誰黜不復。誰或

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於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公在江陵。與鄭暉同官。實詩有

君諱暉。君或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鄭暉字子直。西魏大子孫。因稱以自

統中。封襄城郡公。子孫因稱以自

別此下或有君其後也四字。○今按下會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妻

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有君字。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鄂縣尉拜監察

御史。佐鄂岳使。鄂縣屬京兆府。妻均之爲江陵。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馬。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

之徵也。之徵或作戶徵。非是。元和三年四月。召均爲尙書左僕射。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九月。加均同平章事。復以君爲襄府左司

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元和六年四月。均卒。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

史。遷祠部郎中。遷上或有方字。非是。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君願行。或無會字。或無方字。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

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或無居字。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

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

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音朔。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熱或作然。倖祿入門。與其所過逢

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談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無此上六字。或分擊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

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看或對。或無或字。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

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

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

女。肇京兆人。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卒。除吏部侍郎卒。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儻。詞或作嗣

宗價或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一作四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關再鳴謂進士及佐三府治藹厥蹟三府謂鄂岳郎官郡守愈著白官或中洞然渾樸絕瑕

謫樸或甲子一終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薛或元種為神道碑而公誌其墓

公諱戎字元夫河中寶其上祖懿為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汾陰河

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續純絢緝繪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為河南令以卒縑或作縑世河南有子四

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放賜戎皆有名蹟其達者四

人溫州刺史丹廬州刺史戎於倫次為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閒不以事

自累為貴戎少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使下或有日州客至多莫

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李衡為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戎貞元八年二月年四

十餘始脫褐衣為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為江西公因留佐映治貞元八年六月以桂

代衡鎮江西召衡為給事中映表戎留之桂卒貞元十一年七月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

或作陸孝德當作桂流戎作始顯下文非是映卒貞元十一年七月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

自佐詔以公與冕貞元十一年三月以御冕爲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

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遇馬摠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爲泉州別駕冕意欲

除摠附上意爲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始不願仕者正爲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囚公

於浮圖寺而致摠獄事聞遠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冕卒閩濟美代冕

使練副又副使事於浙東府濟美使浙東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給事中穆質有直氣

外郎部員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爲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

東觀察使某年或作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方云前已云元和四年此不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

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爲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

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踈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卒有

病奏至或無此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或以其年十一月庚

申葬於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耐其或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

卒子男二人曰沂或作沂世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旣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

令河南公嘗令河南與薛爲代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故字疑當在上文公

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或作不。僬僥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或作中人以自此文四句一韻古。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卷三十三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人之葬以長慶二年三月時公武尙執喪不變許國以是年十二月薨則公武已死矣許國之諱詳焉。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或無今字。前鄜坊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坊或作州。非是。○郵音字。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爲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劉玄佐之甥。又或作父。非是。公下或有之字。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或作賢。事皇姑齊國太夫人。太夫人弘母劉氏也。玄佐之妹。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能上或爲字。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爲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於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起上或起再字。辭以羸毀。不任。卽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固下或有守字。天子嗟歎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於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爲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尙書主客郎中。其

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元和姓纂云。翟。黃帝之後。翟文侯。以佐文侯。高陵相漢。進封高陵侯。翟方義。

以家酬。翟義。遷於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

東。公或作父。非是。子在廊時。史記。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廊。爲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

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已。莫我或作莫慰。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厥

裔。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公嘗有送竇平從事序。謂其族人殿中侍御史辛。合東都之交遊能

疑焉。考誌載其兩佐東都留守則序。所謂合東都之交遊。卽司業明矣。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京兆金城人。或作字貽周。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代或

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深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

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孝謹厚重。又作孝愛。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或無虞。元和五

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卒生於天寶八年。長慶二年二月丙

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

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遲音理。義見一卷岐山下詩。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

給事中。高字公頤。涪州東光人。貞元初為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警下有字。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

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軍節度使李長榮卒。昭義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

盧從史。貞元二十年八月。以昭義兵馬使。盧從史為節度使。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歸東都也。呂氏

春秋下。靈命封夏后之後。於祀前漢皇后。舉駕。○舉音預。從史卒。敗死。元和五年六月。京師。其都知兵馬使。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

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貞元二年九月。以吏部侍郎。崔驥州司馬卒。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

東都留守。奏歷六府五公。卒初為東都留守。巡官歷河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

言者。或無字。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為郎

官令守。令守疑當作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溫舒傳過過者。謂之妖言。益

明上下之分。益字。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羣。常進士。十四年中。行大曆水部員

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羣字丹列。以處士隱居毗陵。貞元十六年十月。向吏部郎中拜御

史中丞。元和二年正月。以武元衡同平出帥黔容。以卒。元和三年十月。監察使。八年四月。庠三佐大

府。庠字青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韓臯出鎮武昌。庠為推官。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羣亦進士。封字友

元。和三年二月。臯移鎮浙西。以庠為副使。又為宣欽副使。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羣亦進士。封字友

登。第二。以御史佐淄青府。平盧淄青節度使表羣自副。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善文。或作好學

好古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贖。次曰某。少字。或有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曆公大

年生至是年五十五故云
少公十九歲少或作以非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
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閱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自竇生少聖愕旋河槽引比史

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鶩鳴攬舞相嬰撥漢納孔軌隱或作發竇太后從兄子嬰

嬰謂撥漢家黃老之道家言此云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而或作西遙遙厥緒夫子是承吏部有姓

笑曰遙遙華胄遙遙字出此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唐正議大夫尙書左丞孔公墓誌銘孔戮新舊史皆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戮字君嚴孔子後三十五世曰務本務本子如時事唐爲尙書左丞長慶二

爲尙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無三字天子以爲禮部尙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長慶三年戮累表

尙書致仕優詔褒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或無字謂曰公尙壯上三留奚去之果留下或曰吾敢要君吾

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方从抗本無至字云洪引襲勝那漢俱乞骸骨

未必然○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欲从抗本之故遂以爲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曉愈又曰古

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

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

遠於人。於是或作是於音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戮同在南省。數與相見。相上或有孔戮字。此不宜有。○

數音戮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或作平。正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戮輩

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建中元年。建中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

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

俸。三上或無尹字。戮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賤不下博陵。崔易簡殺

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作左。戮元和未嘗為左丞。蓋權知右丞事。論年而正除右丞。長慶二年。還

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改華州刺史。或在罷。實海物之下。華

也。新史亦可考。下邦令答外。按小兒。外按或作按外。○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

元衡中。丞裴度。懇教甚切。即此事也。小兒事見順宗實錄。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邦令。而以華州

刺史為大理卿。音圭。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元和十二年七月。嶺南節度使崔

誰歟。今安在。是為朕求之。度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

稅。與水岸。渡處。碇。鍾舟。石。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賄財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

○碇。丁定切。

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無下有或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縛或作傳或無有隨公吏吏上或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觀下或非是自貞元中黃黃中或或叛或從容桂二管管容經略使楊旻桂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洞諸變叛久不平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武定或作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類或作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恨下或有焉字無而數字或焉字在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或非是嶺南巽然洞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常自或作自常非是事官吏刻石爲詩美之詩或十五年遷尙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尙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尙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尙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下溫或作遵方云作溫與傳合蓋晚年皆從溫曰名溫質則非晚年從溫也豈以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編庶爲異耶然非要切不必強解

戰戰音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戰自湖南入為少府監是慶元年正月戰自湖南觀察又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戰與公子

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河陰縣名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十者非卅或作三十此銘皆以四音為句作三吾見其孫白而長身白或非是寡笑與言其尙類也或作耶

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或有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十二

山令嘗為作宴喜亭記後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公時刺袁州又為作滕王閣記至是銘其墓又為神道碑然則公於弘中可謂厚矣邵氏聞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碑見三十一卷

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或無復

公諱仲舒字弘中并州祈人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

員外下或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峽州說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闕或

無郎字或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樂或作宜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

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

中丞至則奏罷推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千或作十與民或作巧貧民一語下文已有不應再出方本是也

但其說非是除酒推蓋與民共之使但自釀非直以錢九千萬與釀戶也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或無又出庫錢二十萬以巧貧

得自釀非直以錢九千萬與釀戶也

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禁或作學○今按作學非是但下文自有浮屠老子字此衍文去之則文理通暢矣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界下或無內字山或作以其誑巧漁利但無本可證不敢刪耳奪編人之產其字疑衍編或作經○今按以民爲人蓋避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或無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以尚書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或在及知作及知盡力直友人之屈友人蓋楊憑憑尹京兆日御史中丞李夷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二字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或無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利或作之李云古本無利字神道碑周知俗之病亦古本偶皆脫闕不足爲据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按文勢疑當有悉字在備字上一旦張下民無不拊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會祖諱玄臧比部員外郎或無諱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或作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工或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或無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

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或無耶字。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或作文。哲或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

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今按方說非也。史漢功臣傳末。述計其功。皆以最字起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或有銘字。

君諱繼祖。繼祖始生。德宗賜名。退而笑曰。是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北平王。少府監贈太子少傅。

諱暢之子。生二子。長放。次繼祖。氏。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

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作舉。窮不自存。有能字。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

馬前。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繼預議。韓愈時以殿中侍御史。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

飢。賜食與衣。不成文。方無賜字。○今按並無賜字。即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

也。姆抱幼子立側。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姆莫補切。又其豆切。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

雪。可念。殿中君也。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憐。茹。記云。王丞相於青疎臺中。觀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

黃魯直亦嘗用玉雪可念語。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或無鉅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

碧梧。碧或鸞。鸞鵠停時。能守其業者也。恭非是。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珉。蘭茁其牙。○萬鄒滑切。稱其家兒

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公貞元八年。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十一月。公東。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

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或無此二字非是又十餘年至今
哭少監焉長慶初繼祖卒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句末六字疑衍人欲
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晁以道乙居字○今按此篇末兩三句不可曉疑而字當作亦

卷三十四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歐陽文忠公云退之與樊紹述作銘便似樊文誠不虛語據宗師元和九年

出刺絳州也見示郊詩及薦狀自絳還朝當在長慶初年序不載其卒之年月或法不必載邪

樊紹述既卒且葬紹述河中人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

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誌上或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

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狀策等文凡二百九十一篇曰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以卷

爲篤疑誌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後文筆則學奇於

韓愈學灑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爲文不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大奇灑矣本朝王晟劉

忱皆爲之注解如瑤翻碧激鬼眼傾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園池記云元和朝文章之

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詩曰管聞紹述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
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執云已出不馴襲旬斷欲學益庚書云云必出入仁

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舍地負放恣橫從子容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

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長而或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

是也蓋下疑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或無嘗字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還言某師

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師或作帥方無出字以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或無綿絳之人

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病以或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

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與元元年正月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貞元二年閏五月徙鎮荆南八年二月

空祖某官諱泳泳試大理評事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開元中泳舉草澤科建

師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得下或有地字或在衆若無能者嘗與

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或有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或作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覺或作

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湘七子漢其一也卽公之壻新舊史有

公諱柳薄經字某雍王繪之後繪或作會新舊史作繪太祖景皇帝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

追王其祖父追王之王曰雍王長平王年六月封道玄淮陽王追封繪曰雍贊爲河南王淮陽生景融

生一景融親益疎。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魚及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爲行。爲

士大夫家。岌爲蜀州晉原尉。原或作廣生公未辟以卒。子生一歲曰辟。說文周年也。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

○食。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

十四。五能。聞記論語。尙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爲敵。浸傳之。聞諸父。敵

作嬌。非是之。諸父泣曰。吾兄尙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從子容切。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

吾爲汝得師。語或作謂。或無字。無吾字。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魯公真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文下或有

爲上等。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或無字。選爲萬年尉。爲華州錄事參軍。

爭事於刺史。去官。爲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元和十年十月。鄭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

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漢張耳傳。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又袁盎還

我三字。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或無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爲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

爲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或無字。非是。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陝饒節度使衛公又喜曰。是官無

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或無正月字。而云。李本作正月。

辛丑歲。丙辰。非歲名。則爲日名。而在月下。爲是方。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

知日辰。所直而不以李本補正月字。不可曉也。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

中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邪。為澄城主簿。其嫡激。廊城令。激下或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澹。沈。潘。皆進士。澹字經野。沈字正武。潘字子及。皆登進士。

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壻也。故子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廟或作其。○今按唐會要。禮官議戶部尚書韋損四令。合立三廟。此以邢之先嘗有王封。而後世官卑。不得立廟。故云。將復廟祀也。然唐制亦非古。而本廟立法。尤疎略。唯蘇魏公嘗議立廟與襲爵之法。相為表裏。其說為善。惜乎當時不施行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張徹為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若有所諱焉耳。徹死于亂。具載之史。其

言多出公誌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徹中進士第。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元或作

史當作元年。陳齊之云。常疑牛僧孺之為人。觀此語。則知韓公亦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今宰相。牛公未知孰是。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

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

節度使張弘靖為幽州節度使。代總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仍或至數

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歷毋音

作無我事。下或有無罪二字。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於薊門館殺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等。以徹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館。

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或無字。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

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史下或無張字及無告此餘人不知遷之別館今按餘
疑衍而下文不知遷之別館自爲一句蓋述其言如遷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卽與衆出君與
也但無所考不敢輒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曰遷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
以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
狗鼠鴟鵂新史書徵事大抵出公此語其所書罵賊語凡削六字改一字筆削固史氏汝何敢反汝何敢
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或在長上則或有之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
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馬爲之選於軍
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恭或泰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輿傳歸其
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蓋本或作二年或作三
右僕射明年夏召選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按方說雖如此而其君弟復亦進士元和元年佐汴宋得
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卽自視衣褥薄厚禱或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或無養字○今按養
食忠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空青山出銅處銅精熟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楊
者佳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
父某或作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
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願以行。子揭也。噎暗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缺折或作折。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闇明當作明。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也。割切也。當如諒字之闇。○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蓋法免置魚雁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闇明二字乙之。則韻自叶而義亦不通也。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闇作韻。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或無府苗氏三字。或作范陽盧君夫人苗氏。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襲。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以宰相世系考之。襲襲爾晉卿。襲襲殆庶所贈官。疑晉卿仕至宰相而贈也。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或作別駕。世系表作永王府諮議參軍。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河南或作范陽。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或作卒。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夫充次亡公。其季女壻也。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年七或作八。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之下或有銘字。或有銘字。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是或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媿德門。乃克或作享。肅其爲禮。爲禮。方作禮容。○今以下。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絜絜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劬。或作既克。其家厥問。愈劬。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

外孫累累或作桑桑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歎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銘或作石實或作詩書德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參軍李翺習之之祖習之嘗自爲其皇祖實錄其行治皆如誌所

欲傳體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欲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斥其愚而爲之傳焉意翺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或有一日字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

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開封縣某里或作陳留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或作其世曰

其詞或作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至或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涼武昭王名嵩字玄感晉安帝時自

後文時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冲嵩曾孫也今云六世恐誤冲子延實都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一作六

督青州刺史延實子彬襲祖爵清淵縣侯卒贈齊州刺史子桃枝襲封玄孫詔諸議參軍詔子楚金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或無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或其於

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刺上或無其字據李將去官民相率謹譁手瓦石胥其出擊

之胥或作須或作需或無其字史記趙世家太后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

曰是何敢爾或無爾字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仗或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

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加下或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或作日山谷李謝以古本定與既遷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於開封壙於丁巳墳於九月辛

西窆於丁卯。

窆或作麥。

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

一無後字。

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

子衡。

惟慎子五人。衡其第二子也。貞元七年。自常州刺史鎮湖南。

八年徙鎮江西。召爲給事中。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

甚文。固於是乎在。

其甚文矣。魯直詩云。習之實錄。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云云。見公前錄。盧君夫人。茲又銘其子於陵。故

處士盧君墓誌銘

言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云。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

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捽之。

卒或作率。昨或沒切。

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

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

孤。母夫人憐之。

貽娶苗氏。太師晉卿兄如剛女。

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

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

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

孟下或無又字。

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

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學或作常。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

一本作千。

余兄孫女壻也。

或無女字。

年四十八。

子大曆元年生。

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

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子以進士元和十年。子中為鄂岳從事。子十一年。李道古從事。遇方士柳泌或作。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柳泌說已見前。其法以鉛滿一

鼎。一有以。按中為空。實以水銀。實以或。蓋封四際。燒為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

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或無。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

七。公以為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

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

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顛或。摧而為火。射發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茵或作

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為

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遣子一器。可用棗

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作其一。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所服下或。下則平矣。病二歲。竟

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肉方作害。○今按古書肉或作夬。今淮南子及內經。蠶。樞

及。或無死字。皆非是。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誠者也。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

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

減節。鹽醯以濟百味。濟或。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

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孔毅夫雜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爲出二侍女。合

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礪黃邪。又後山嗟談行亦云。韓子作誌。還自居自笑。未竟人復吁。正謂此耳。

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炭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強老而通閣本無而強老三字方以爲脫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元或三娶京兆田氏女或無男曰家女曰門曰都皆幼或無曰初君樂號之士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葬下或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或作財○今按此句未詳當有脫誤蓋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此誌及張徹墓誌皆以俞爲開封尉唐宰相表以俞爲開封令亦誤矣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或有復出好字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三男下開封字或作俞俞二女長嫁周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

卒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爲博士或無弟字舊本皆有○今按公父仲卿與開封爲兄弟則公與開封固從父兄弟也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

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子一作於元和元年況中進況進士家世儒者或無曾祖諱

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

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疾或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爲中書舍人父下方有弟字○今按方

曾祖父者曾祖之兄弟也其子爲族祖父其孫爲族父其曾孫爲族兄弟有從祖祖父者祖父之兄弟也其子爲從祖父其孫爲從祖父兄弟有世父叔父者父之兄弟也其子爲從父兄弟今韓公於開封及饒州皆爲從父弟矣於開封之女則公當爲從祖父也此但云從父爲脫一爲銘曰祖字方作從父弟尤誤今無別本不敢輒增祖字且從請本去弟字

夫失少婦。失或作喪。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公爲袁州日。二姪湘。滂皆從之。滂死於袁州。故云。權葬宜春郭南一里。宜春。袁州也。世系表。老成。二子湘。大理丞。滂寶雞丞。按誌。滂年十九死。則未嘗仕也。表復誤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王名茂。滂世祖也。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爲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

季也。其祖諱介。爲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居舍人某後。或無復出者。成字。或無某

字。起居有德行言詞。爲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或無早字。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

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倍與背同。倍文。謂背本暗記也。周禮注。倍文曰。諷韓語。蓋本此。應重覆。如此也。爲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或無得字。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

且踰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爲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爲人亦然。或無文字。詞下或有

於。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死或作卒。滂貞元十八年生。吾與妻。君虛氏。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

春郭南一里。或無一字。嗚呼。其可惜也已。也。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或無之字。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或無也字。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歸或作悲。銘以送汝。其悲奈

何。

女挈壙銘公元和十四年。以刑部侍郎諫佛骨忤上意。出爲潮州。女挈道死。商南。層峯驛。壙之山。下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移刺袁州。明年九月。召爲國子祭酒。過墓下。題詩驛梁。至是

發其喪。歸葬于河南之河陽。世墓之次云。

女挈

女加女書二切

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爲少或作少，非是。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爲刑部侍郎。言佛夷鬼，其法

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或無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

海揭陽之地。或無漢字。揭，愈旣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或無可字。女挈年十二，病在席。病或

或作在病，無席字。旣驚痛與其父訣，又與致走道。又一作父，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層峰或作密。卽瘞道南山下。

五年，愈爲京兆。下有或字。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葬上有或字。女挈

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和下有或字。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公嘗誌盧君夫人苗氏之墓，今誌唐充妻盧氏，卽苗氏長女也。充其長女，增公季女壻也。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三男。

考苗夫人志，當云二男。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或無複出充字。宰相休憬曾姪孫，出郟氏。今按郟緱

字與郟字相亂，今流俗，郟超字多作郟誤也。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

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一母。得或作其。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倖身，茲其

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觀或作親，○者之戈切。與何叶，莫才老識如此。

乳母墓銘舊本作河南縣令韓愈乳母李氏葬乳母且爲之銘自公始

乳母李徐州人李下有或字號正眞入韓氏乳其兒愈入或有作爲下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大曆三年公生五年而公父仲

三歲而孤此云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未詳退之祭嫂鄒夫人云我生不辰李憐不忍棄去李下有或字視保益謹遂

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見下或有其字徐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

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二或三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節下或有受字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

月十八日疾卒葬或作病或無疾卒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

爲銘語或作誌

卷三十六

雜文

瘞硯銘銘或作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公與元賓皆貞元八年進士也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此下或有問地名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漢詞皆用古韻詩新父子王之爪牙。雖所止居古牙居通。疑與資亦然也。公豈宅有所自邪。○今按髦資與居書叶。今北人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或作毫。非是。載穎而歸。獻爵猶謂毛爲謨。公作董生詩。咨與書流叶。皆可證也。

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或無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有始。字。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有李字。中車府令高。趙高爲中軍府令。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雖下或後字。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也。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摹或作髻。上嘻笑曰。喜非是。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或作而。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左氏傳二十四年。富辰之言。戰國時。有毛公

毛遂原君之客。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或無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

將軍拔中山之豪。非是。始皇封諸管城。作之。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倅見。卒見任使。見或

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方云。閣本無此篇。劉龍圖燁云。或言此篇不類退之文。及得本校。果無。趙璘因語錄。謂革華傳稱韓文公。皆後人所誣。是唐人已知其僞。然杭本文粹。皆錄。洪謂始

送窮文。予嘗見文宗備問云。穎項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宮中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相謂曰。今日送卻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

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曰。公送窮

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晁無咎取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腰窮不遭窮

若。有物焉。爲之故。託於鬼諱。彼窮我者。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

於正之義焉。上座亦卒歸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或有程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糧。輿或作輿。糗。爾雅云。麥也。周

久丘敦二切。牛繫輓下。引帆上檣。選萬里連檣。牛繫輓下。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無矣。字鄙

人不取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或曰。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

新。駕塵曠風。廓郭二音。霍又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

聲。若嘯若啼。若歎若嘔。若歎若嘔。許勿切。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

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燦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璽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鼻臭香。○麟許糗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又與同以。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迴或作曲。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朋儔或作儔朋。六或作三。非是。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覆羹。○煇力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目或作貌。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名上或一字。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決於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曰文上或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與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淮南子人不小學不大迷。以小黠而大愚。洪駒父曰小黠大癡。三國志自有全文。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惟或作非。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麩。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

延之上座。之或作入。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座。於是段成式作留窮詞近世唐子西作留窮詩二者皆祖公之意而為之然成式後又作送窮辭焉。

鱷魚文。鱷或作鰐。朱居靖公秀水閒居錄云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鬚鱗尾長數尺未大如箕。此文初公至潮。閩民暴風鬻雷起。潞水有鱷魚。食民產且盡。取蓋猶象之任身也。數舊傳皆載公。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鬻雷起。潞水有鱷魚。食民產且盡。取蓋猶象之任身也。數舊傳皆載公。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告以文也。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州。惡谿鱷魚不。懼所為雖異。其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矣。

維年月日。或作維元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銜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列新書作邈。方云音力制切。莊

子搗鬻音刺也。字从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或無後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或無之。字。沉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潮州或作湖。而無海字。或作嶺海。而併無湖湖字。○今按此言。文則只作湖嶺。亦通更詳之。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子下非是。四海之外。六合

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睥然其目。睥

目出貌。安上或有下字。不或作而。或無處字。○今按此恐有脫誤。據處食民畜能豕鹿豕。以肥其身。以種。羸當云睥然不去。據溪潭食民畜云云。乃是更詳之。○睥何版切。據處食民畜能豕鹿豕。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亢拒或無亢字。長雄漢薛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或作中。

云洪謂中身也。禮曰：天子共中。退然國語：余左執鬼中。伏伏。覲。覲。云或校作。晚。晚。覲。覲。莊子：晚然。在注身也。○今按二本皆通。然意新。史作心。爲近。故从之。伏伏。覲。覲。云或校作。晚。晚。覲。覲。莊子：晚然。在微。繼中之。○今按恐當作。晚。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也。或作。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或無。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而爲冥或無冥字。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或無冥字。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卷三十七

行狀 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題中或無支度二字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尙書左僕射一本有皇任開州新浦縣

主簿九字。公嘗從晉於汴州。爲觀察推官。故知晉行治甚詳。唐史晉傳皆取公行狀爲之。其增修者不一二爾。司馬溫公考異以爲公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敘其爲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謹亦可稱也。談載云。董晉行狀書李愷光事。大似左氏。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至德元載十月。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

爲文。任翰林之選。選下或有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

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

史。貞元二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圓爲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充判官。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

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沒立可敦

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大曆四年五月。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奏晉爲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壘。取回紇力

焉。取一作假。約我爲市馬。復出馬字。連下文爲句。非是。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乎一作卒。涵懼不

敢對視。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壘。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公與或作公爲。與上或無而字。

爲賜。或作爾賜。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至上或有五字。而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

或無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下

或無故字。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舉或作舉。兩此用莊子盜跖。自迴紇歸。拜司

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德宗卽位以大行

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擇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盡或始盡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建中四年十二月以晉爲國子祭酒河北宣慰使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人心下或有字或無大字公既至恆州恆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與元年三月李懷光反車駕幸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與上或有字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或無故字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有罪下或有字雖有大過猶將撻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之下或有字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貞元二年七月以晉爲尚書左丞被黜復拜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五年正月以晉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

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以。或作已。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旬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複出。天下二字。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或作已。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年五月罷相。改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疾上或有。非是。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二年。以晉守兵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充東都畿汝州防禦使。入謝。上語問日晏。或作遷字。問日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或無州字。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由字。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寧代之。敗遊無度。或無敗遊字。無度。或作無幾。考之傳。其將李萬榮乘其敗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有使字。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

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至者下或無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及或遂逆以入。及郟，三軍緣道護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無或初，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懼下方有不字，云士寧懼，下文皆衍。○今按士寧萬榮，專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圖已而復加厚焉。尋上下文未見其惜費而薄之意也。況以下文又加厚，每加厚推之，不字之衍甚明。方說誤矣。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故士下或有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日明二字，或作時，非是。初，玄佐曹汴州兵至十萬，過之厚，萬榮惟恭每加厚焉，警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皆一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朝廷以晉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八月，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行軍司馬，諱恭簡儉，每事因循，故亂兵粗安。長源性剛，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刺多更張，舊事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以財賦叔度爲人，仍伐軍中惡之。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蒂，聯實。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蒼鳥舊本多，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

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既歛而行。或無既於行之四日。汴州亂。乙酉。以長源爲宣武軍節度使。是日兵亂。殺長源。叔度。丘顯等。故君子以公爲知人。作知。或作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關其鄂。闕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今按外集作其。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詔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溪。全素。澥。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溪澥作全。澥考世系表。董溪志。溪澥皆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無爲大理評事五字。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或無伏字。并牒太常議所。證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或作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穎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或無。麟字。虛度也。喜嘗爲度作復黃破記。公既已薦喜於虛汝州。十二年。陸儔佐主司。極德與又薦於陸儔。後一年喜登第。誠可謂知己矣。

進士侯喜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或知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或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無字。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長，或作而。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或作雖，連遭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絕下一有無字。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王公下或有大人字。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乃下或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司馬遷答任安書。不其然乎？不然乎？或無複出四字。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錄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飢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公時爲四門博士，抗疏論列，其曰：雖非朝官，蓋未爲

御史時也。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卒。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舉選一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或無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萬字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公羊傳。咸五年曰。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親之。南郊。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以民爲人。避太宗諱。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或無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王化。或作主化。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公時爲監察御史。皇甫湜爲公作神道碑曰。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籍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役。而免。

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出爲連州陽山令，蓋謂此也。公二十一年赴江陵，遂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

之閒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途，餒或餓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腹或作復，德宗十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權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今按腹內謂應納而未納者，嘗見國初時官文書猶有此語，如今言名下也。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或無知字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慚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貞元十九年，公爲四門館博士時奏請也。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準六典。唐六典三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撰，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至二十六年書成。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已，或作以。下同。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或無從字。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廩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廩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廩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廚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公嘗聽殿中少監馬君繼祖墓即北平莊武王之孫贈太子少傅弟拜北平於馬前王問而憐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焉今又爲彙之行狀

卽北平之長子也故其終亦曰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鑿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君諱某字某諱某或其先爲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爲趙氏其先本嬴姓伯益後伯益生大廉大廉四世孫

勝爲趙氏季勝十世孫叔帶去周事晉叔帶五世孫夙晉亡而趙氏爲諸侯夙九世孫澆自立爲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爲六國

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或無破秦軍闕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爲氏澆四世孫武靈王與

子惠文王二十九年使別子趙奢擊秦大破秦軍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

附與下賜者號馬服君子孫以馬爲氏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爲薊令薊或燕王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羅藝字子世京光雲陽人隋

稱幽州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唐武德二年十月藝奉表歸國詔封爲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

燕郡王賜姓李氏六年二月藝請入朝

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爲玉鈐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爲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爲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諡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燧二子，長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大曆十四年閏五月，以燧爲河東節度使。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者，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嘉或作喜。起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七或作十。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一作賜。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爲繼室，是爲陳國夫人。陳國無子，陳國無子，或作夫人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己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祭陽鄭氏，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恆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參軍，敕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旣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蜀本此狀首云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仇殺人，固有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

特從減死。宜法杖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云。公於時未燹。史官也。此後人以史文增入閣本。舊本皆無之。○事之首末。已具載本篇。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秀傳。按新史所書。自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有國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救。公此議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尙書省集議。酌宜而行。禮刑兩不失矣。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端上或有大字。

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尙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

父讎。見於春秋。公羊傳定四年。父不見於禮記。詎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又見周官。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又

或有字。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而字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

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

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將或作特。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

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

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殺下或無者字。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

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

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

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

所誅。有吏字。或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土。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或無有字。申或作由。下二字。○今按此合有。由字。但下字當作申。又或是上字耳。更詳之。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或無律字。謹議。

錢重物輕狀。唐史食貨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緡二疋。輕錢重。民困而不充。詔百官議曰。今宜使天下兩稅。推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云云。此狀大率與於陵議合。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作牒或錢重物輕。爲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爲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爲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而錢或無而字。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絲。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草粟下或無字。悉以聽之。則人益農。或作豐。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爲器皿。或無皿字。禁鑄銅爲浮屠佛像鐘磬者。舊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爲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下或有五嶺字。或五嶺字。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一無坐字。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

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扶或作狀。非是。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爲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卷三十八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九年十二月戊辰。尙書右丞韋貫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尙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屬之欲切。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願已慙視。他典切。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緣去聲。前漢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雅。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思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

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或有復出四字。

爲宰相賀雪表。時武元衡張弘靖章賀之等爲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變和。慚無效用。覩斯慶澤。實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退之以元和八年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而吉甫以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錄在十年夏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二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貞元二十一年正月。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推功。原大或作原本。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章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

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擢塵玷。或作實積愆懼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卻進舊本者。臣當修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初德宗幸奉天。倉卒間。順宗嘗親執弓矢。後先導衛備警。辛苦儻所論著。尙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爲裴相公讓官表。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代爲此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移。或作出。因。或作乃。元和初。度爲監察御史。論權倖語反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元衡帥四川。表爲節度掌書記。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自西川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受恩益大。顧己益輕。大。或作厚。益。輕。或作愈。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迫。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譏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

徵誠或作獨斷不謀。獎待踰量或作。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

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

苦心焦思，日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九年

度爲御文叱邦憲，十年度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斃路。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

史中丞又叱邦憲，刑部侍郎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斃路。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

三進斷鞬，刑部侍郎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斃路。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

首度墜溝中，冒覆得不死。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祗自內慚。豈意陛下擢

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變和之任，忘其陋汗，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孟子云伊尹

說於版築，孟子傳說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難隱呂望之鼓刀兮遺文王而得舉注云齊桓起甯戚於飯

牛離顯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注云甯戚商賈宿齊東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

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

狄未盡，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

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

事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爲宰相賀白龜狀一作表據表言伐蔡事當在元和十年宰相裴度張弘靖奉賀之也。公元

右今日某宜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止或作旨。今玉堂宣處作進止。下同。○今按陸公奏議亦可考。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爲蔡。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蔡周之守龜。本出蔡地。因以爲名。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認列臺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

或無冬官字。公嘗有答殷侍御書云：蒙示新注公羊春秋。疑卽侑也。狀薦堪御史。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侑果因公之薦而爲太常博士矣。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諸本有停字。無使字。或無停字。方引宋委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王用字師柔。憲宗舅李修。其姊婿也。公時爲右庶子。爲作碑時。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云。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用以元和十一年八月卒。贈工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兆尹李儵。或作修。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

望顏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或作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劉又好俠能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

墓中人所得者歟

某官某乙本或無此四字但云臣愈言今日品官云云

○今按狀體前合當具官不當言云臣某言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野之葬稱其經營如己薦之鄭餘慶後又薦之於故

銘極所稱道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校下或有書字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徵自代狀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舉錢徵爲袁州舉韓泰爲祭酒舉張惟素爲

兵部舉韋顯爲京兆尹舉馬總爲
兵侍又舉張正甫皆一時之賢也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徵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正月或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

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

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或無撰文二字元和十二年十月淮西平羣臣請刻石紀功十三年正月敕

自奉敕凡七十日矣舊史云淮西碑多敘慶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時有
石烈士者因什碑得見上訴其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詳見碑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正月十四日勅牒或作以收復淮西以或作已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

下爲將來法式或無陛下推勞臣下或作推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

所任爲愧爲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中謝涉旬或滲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

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

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

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爲經或作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

并慙慙恍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霑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爲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爲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慙之至。

卷三十九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癸卯鎮州節度使王承宗遣盜夜伏於靖安坊刺殺宰相元衡死之又遣盜於通化坊刺御史中丞裴度傷首而免京城大駭武元衡死

敦日未獲賊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尸路隅而不能擒賊因灑泣極言乃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至是獲賊而未即加賞此公所以以狀論列其號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一作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左金吾衛大將軍士則士平等。或作士平。士則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獨上或有內字尙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

以爲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因或作由，法一作罰。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旣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或無之人字。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不績，已或作以下同。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五州，澤潞，邢，汝，磁。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六州，魏博，貝，相，成，衛。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易定二州，張茂昭所管，徐泗濠三州，張愔所管。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由上或皆字。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爲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或作或作。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尙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言爲必信，言之必信，闕杭本兩句，皆無信字，無理甚明，亦足以見二本之。昔周成王尙小，與其弟叔虞爲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擇，杭本。

是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

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

漢高祖深達於利作達或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

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方無亦未至利者十三字○今詳文意上文引秦孝公周成王事故此

能收大利結之不可久闕方本但以詰信閣杭之故不問臣於告賊之人告或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

可否直行刪去舉正亦不復載殊為無理今悉補而足之臣於告賊之人作捕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

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僻愆之罪而收其懇款誠

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新舊史皆具載於本傳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

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贊歎公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崔

羣裴度戚里諸貴皆為公言乃貶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為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

進士又同佐裴度淮西故疑之遂貶宿欽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為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

宿所能了耶聞見錄云憲宗元和十四年又迎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戒韓宗曰生得見

年有陳洪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戒韓宗曰生得見

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以求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伏以或作臣聞伏自後漢時流入中國流上舊史有始上古未嘗有也昔

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或作一百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或作一百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

新史無八字考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百五歲百一十八歲

舜及禹，年皆百歲。新史舜王有在位字，以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此時二字，舊史無然而此三字今從新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五十九年，新舊史無九字，脫也。言方作定，新舊史皆無年所極三字，方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入或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或無耳字。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或九或八。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新舊史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乃或作反，乃更或作乃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事上或有信字，新舊史無事字，有信字。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武德九年四月，高祖詔有司遠，材識新舊史無事字，有信字。推闡聖明，以救斯弊。聖明或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不上或無即字，創上或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當新舊史作無許字，新舊史創作別。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音輿，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迎新史作加，或作相。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年豐人樂，新舊史作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或無設字。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

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信新史作信向。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何人。新舊史作微賤。豈合更惜。或無。豈合。焚頂。燒指。焚項上。新史有。以至無故。新舊史焚作灼。燒作燬。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少作幼。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或無。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佛上新舊史無。夫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史作不道。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新舊史無。至今。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惑下舊史有。於字新史惑作貳。誤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令新舊史作。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祓。闕。杭。蜀。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桃。鬼。所。惡。茢。葦。若。可。掃。不。祥。左。氏。不。祥。本。作。拂。然後進弔。禮記。十九年。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穆。公使巫以桃。茢。先。祓。瘞。楚。人。悔之。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付下或無之字。新舊史作。付。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新史作。前。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此二語。佛如有靈。能作禍祟。或作。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叩頭。上疏。請除。佛法。云。詳。自。盡。農。云。予。罪。愈。之。言。蓋。廣。突。之。言。也。故。表。出。之。林。之。奇。日。崔。浩。闢。佛。而。死。於。魏。韓。愈。闢。佛。而。臣。後。詐。短。政。虛。云。云。予。罪。愈。之。言。蓋。廣。突。之。言。也。故。表。出。之。林。之。奇。日。崔。浩。闢。佛。而。死。於。魏。韓。愈。闢。佛。而。

而於唐此浮屠者得爲口實以爲學佛者之戒至于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漸講

潮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佛字本傳具載公此表憲宗得表謂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

帝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相意是愛我韓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表因思
遂授袁州刺史歐陽文忠公云前世有名入當論事時感激不遑誅死其若知義者及到貶所
則威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或者又罪其以封禪諛帝皆非也

臣某言臣以狂妄慙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作陛下哀臣愚忠

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

量破腦剜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正上或有即日奔

馳上道或作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三月己卯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

治平或無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

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

刺史面問百姓疾苦面或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

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

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經舊史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瀧難計

程期程期新舊颶風鱉魚○鱉其患禍不測州南近界州南近界或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

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新舊史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舊史無所見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鑿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乎新舊史或作縱。臣亦新舊史並無亦字多讓。作復武剋不剛。孽臣姦隸。或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舊史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靡。莫不寧順。史作從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魏下或無之字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范太史唐鑑曰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年下或無代字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或作時而臣負罪嬰壘。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

作前史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非作送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

懸關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册尊號表。公時在潮州。奉表陳賀。尊號之稱。始自開元。至是遂以為故事云。古者皇曰皇帝。曰

天皇應天之名。而明皇遂稱尊號。曰開元。聖文武皇帝。其後子孫因之以為故事。范祖禹所謂使其臣子生而加證於人君。豈不悖哉。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耆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

於來代。或作載陳請懇至。句于再于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非是。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

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册。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天人合慶。或作交。日月揚光。環海之間。或

中。含生之類。歡欣踴躍。欣一作以歌以舞。或以歌以舞。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長上或

無人。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妙算下同。經緯天地之謂文。截定禍亂之謂

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

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

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刻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截

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幅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國內字或四夷皆朝貢。朝上或可謂道

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議或作講。或撰泰山梁父之

儀撰下或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一作假息海隅有集字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爲比作與或銜酸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作彷彿或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史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爲先朝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上元和十四年七月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元和九年十二月司刑南宮元和十二年十二月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卽位表穆宗卽皇帝位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或無三日虔奉遺詔昭升大位升或作承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卽位書昭升于上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爲天所相爲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不續當中之昌運

爰自主鬻春宮齒青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
老幼或至垂泣或作游舉用俊乂流竄姦邪帝即位之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李筌待詔薛
放丁公著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未貶宰臣皇甫緯爲崖州司
戶參雖虞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渾敦窮奇檣杭鑿齒四凶也若舒頤數擗叔大臨虺降庭堅
仲容叔達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十六相
左也見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
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
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守郡或作僻不獲奔走稱慶
闕庭無任欣歡踊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或無蒙字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
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
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縲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
詎之益姦罪人悉原鑿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
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
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册皇太后表穆宗紀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尊母爲皇太后即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子儀之孫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册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續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帝王世紀華胥太昊母文母有光於周道文母太姬詩亦右文母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賀或作慶無任踊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穆宗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也公時爲袁州刺史以表圖稱賀云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爲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陵或作澤故黃帝因之以紀事左氏昭十七年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虞舜由之而作歌尚書大傳曰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王或作正其日景戌亦主於土今按四季之月土王用事各十八日今云六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月明當作王景戌以歷推之十六日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以或作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欣一作歡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

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附於下文奉表陳賀之下，或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國子監公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舉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序或考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公自潮州移刺袁州，舉泰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春也。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慶州司馬，元和十一年三月，遷漳州刺史。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貞元十一年，泰登第。亦更臺省。貞元中，泰累遷戶部郎中。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爲治，官吏懲懼，不敢爲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爲允當，謹錄奏聞。

慰國哀表 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刺袁州，奉表稱慰。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

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

籍字文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進士。公時為國子祭酒。以狀薦籍。籍用是自校書郎。除國子博士。元和十五年也。籍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為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揭。特狀為博士。始獲升朝行。未幾享其。賓遂忝南宮。耶可以知公之薦也。或有國子監字。

登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請上尊號表

或有國子監字。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至是有此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無得字。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或無經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元。以鎮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旋定幽都。長慶元年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以所管八州歸于有司。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析木天街。北嶽醫閭。皆以街。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屬幽州。北嶽當山在定州恆陽縣。在古冀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修貢職。章亥所步。山海經云。禹使大

三於北重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倭國自南極西戎之首北虜之渠但感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

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何或作如爰初嗣位首去姦孽謂堯皇甫鱗壁取作孽隨所顧指應時

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

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媯皇殺黑龍堯誅九嬰二

李並見淮南子血兵刃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

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

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子或作下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

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

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

誠惶誠恐方本無臣菜下六字

舉韋顥自代狀 尙書兵部長慶元年七月公自國子祭酒除兵部侍郎舉顥自代○評語堂切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顥

右伏華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尙德之舉

顯宜當之。乞迴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謹奏。

卷四十

表狀

論孔戮致仕狀

或無孔戮字。公嘗諱孔尙書。言尙書七十。三上書去官。公嘗賢其能。謂公尙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明日奏疏請留。不報。此公所論之。

狀也。時長慶三年作。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戮同在南省爲官。數得相見。

或無同字。

戮爲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

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戮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戮。戮爲臣言。已蒙聖主允

許。伏以陛下優賢尙齒。見戮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卽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戮輩在

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爲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尙可顧問。委

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

禮下或有曰字。致事。或作致仕。○今按禮記作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尙壯。則

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

而留也。今戮幸無疾疹。音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承職事。亦極清簡。若戮尙以繁要爲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戮。尙未得退。戮獨何人得遂其願。其或然人皆求進。戮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或無願字。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摠自天平軍節度使方入爲戶部尙書。公爲京兆尹。舉以自代。長慶三年也。時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右僕射兼戶部尙書馬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或無近者至所以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尙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爲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公尹京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憫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或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狀蜀作表，公尹京兆時作。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長慶元年九月壬子朔日食角十二度。今月一日十月一日。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賀。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己修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

及或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官忝京尹，親視殊祥，欣感之誠，實

作至。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官忝京尹，親視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公兩為兵部侍郎，長慶元年七月初為兵侍郎，舉大理少卿，章顯可自代。長慶三年自京兆尹再除兵侍郎，舉正甫以自代。前後皆可

也考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正甫元和末年自同州刺史入拜左

散騎常侍，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

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約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力或志甘貧苦節，

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或有謹錄奏，聞謹奏六字。

袁州申使狀王黃州嘗答丁晉公書云：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巨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宜如舊制。元之

所云即謂此爾。

僕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爲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爲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季習之狀公行曰其爲國子祭酒也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

元和十五年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敘，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墳一作文，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受或作授。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尙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黃家賊自貞元十一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等州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遣中官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元和間又有黃承慶黃少

度黃昌瓚繼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爲經略使復上表請討公以近貶嶺外謂自潮方移袁繼入爲祭酒知嶺外事詳故以是三事爲請時元和十五年也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臣伏以臣去年一作右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或作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旣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

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此下或有時字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或無下已字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或無二字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因或作內殺傷疾患。或作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自或作身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或作怒致或作至。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素或作集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或無併字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伏或作服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或無者字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元和十六年穆宗即位之明年當改元，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呼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有或處理得宜，作置或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方無在字或又無等字方云二狀皆袁州進。○今按狀云往任袁州刺史方說非是。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與前卷賀白龜狀體正同猶今之貼黃及狀眼也方本刪去非是。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實或並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備折直一時放免。計上或有例字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尙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或無狀字吳少陽初爲彰義軍節度使元和九年卒而其子元濟自立憲宗欲討之明年遣御史中丞裴度視師遣度兵可用與卒相意不合既而盜殺宰相傷中丞

丞不克遂相度以主東兵公時爲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謂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
下之全力其破賊可立而待然由是失宰相意左遷爲右庶子十二年裴度出討蔡以公爲行
軍司馬卒擒吳
元濟皆如公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於。其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耗於或。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糧上或有皆字。餉或作餉非是。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待下或有。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不足上一有則。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下或有。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新史作乃。然猶然後也。下文然可集事。然擬許其承繼。皆一義。○今按此蓋當時俗體如此。故公狀中用之。不欲改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背叛或。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史。趙高曰。斷而後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 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便或。所在將帥。以其

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處下或有指字。不下或有指字。皆非是。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

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

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

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其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

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卻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

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卻下或無牒字。據下或無行字。給上或無充字。○今按上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繞一作統。一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至上有兵字。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或無分字。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隱或作嚴。○

一敵國方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四或作講。或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

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

勸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

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愛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往或作近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廉或作戰非是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然或作則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恆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伐或作討非是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陽或作誠非是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疑或作後今忽自爲狂勃勃或作悖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或作討至如淄青恆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或無命字節下或有制字或有制字而無節字○今按李德裕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長慶二年。張平叔爲戶部侍郎。上疏請官自糶鹽。可以富國強兵。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說。令公卿詳議。公與章處厚條詰之。事遂不行。平叔所陳十八條。此

可見者十六。白樂天行平叔判度支詞曰。計能析秋毫。更畏如夏日。東坡曰。此必小人也。按柳氏家訓。平叔後以贖敗窮。失官錢四十萬緡。是宜以此終也。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或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

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無益也。下若字或作令。或有若字。無下十一字。又宰相者。或無者字。或無又者二字。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

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或無一件字。○今按此別是一條。當有一件字。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尙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或無所由一字。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卻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職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價不足。官與出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也上或無文字。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文。一有字。諸州則不登

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或作只。或作每。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文下或無錢字。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尙得十萬貫文。尙或作計。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尙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尙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作謂。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

積尙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繼上或有來字。○今亦從字。今亦補足。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糶鹽。卽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

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權鹽。國或作官。糶與商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舉債或作舉實。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三百是或作三百六十。足云。或云六十。字恐非。蓋鹽每斤已當三十六文。月當十斤。則三百六十也。足或作是。屬下句。○今按平叔所定鹽價一斤止三十文。韓公通計民間所加。鹽費多者一月或至三十六文耳。其地近者。自不及此。難預計也。故此上文但云一日爲常。新法實價與舊錢爲率。則一月安得用三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或說刪去。足改作是。而屬下句爲常。

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四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卽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或無字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能爲也。人之非前意也。或無字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作小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或無字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或作於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磴。午對切以求影庇。請令所或作在官吏。嚴加防察。或作訪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權。或作稅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比下當有之今旣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爲人

把錢捉店。看守莊礎。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何或作其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

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者。或作也

一件。平叔云。叔下疑當有云字。或稱字之類。今亦補足。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

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韓昌黎集外集

卷一

諸本外集分爲十卷凡三十四篇不知何人所編行狀云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亦不知何人爲此文集然蜀本劉焯序乃云後集外宗實錄爲十卷則似亦以實錄入於其中皆不知其何說也唯呂夏卿以爲明水賦通解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皆見於趙德文錄計必德親受於文公者比今且從其石而考其真僞異同之說以詳注於其所載者即雖未載其文而猶存其目使讀者猶有考焉其石本有遺文一卷亦多不錄今亦存之以附於後又諸

明水賦以玄化無幸至精感通爲韻燭或作誠出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途取陰火於日以鑿取明

元八年登第即明水賦御溝新柳詩逸時禮部侍郎陸贄與李絳溫商庾承宜貞胡諒詹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遊古許季同侯繼穆陸贄與李絳溫商庾承宜貞胡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或無名字必主忠敬崇吉蠲氏注云吉善蠲潔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氏

黷斯用致之於天於其事情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氏

音煨候清夜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祭或作祀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視

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作聲形象未分徒聘離婁之目孟趙岐注

妻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帝使離朱索遺珠即離妻也。帝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見東漢孟嘗為合既齊芳於酒醴。夏尚明水商尚
醴周尚酒今作齊芳非。○今按明水當在酒醴之上不應反言齊 詎比賤於潢汚。左隱三年潢汚行潦之高此蓋以其都無臭味嫌不足於芬芳故有齊芳之語方說非是 易既濟東隣設牛如得其宜也。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潔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易既濟東隣設牛如得其宜

明水之薦斯在。宜或作情 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翹夔之名實處罇壘之器降於圓魄殊匪金莖

之露。匪或作非露或作露漢建章宮露盤金莖事見三輔黃圖 出自方諸。鄭氏注周禮云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淮南子曰方諸

向月則水生銅鑿乍似鮫人之淚。而能織會寓人宿既去泣別所墜淚皆成珠將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

受之下水數石也。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兔影騰精。兔影或作玉 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

二字夫或有非獨。然而象的或垂象酌始漠漠而霜積作茫茫以漸微微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

感同或作有。○今按同類與氣形藏在空在或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或

虎應對屬差互恐當作類同。○今按作虎為是但當時程試避太祖。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足以驗

諱也易中孚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淮南子虎嘯而谷風生。或作庶令知聖真黨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對本刪去今恐是公少作姑存之一本芍字上有王司馬紅四字王司馬不詳為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蕊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孫汝臨曰温馨熟美鮮香起似
 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或作靈競挽春衫來比並欲將雙頰

一睇紅。或作稀。綠窗磨徧青銅鏡。一罇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海水水下或有詩字。觀詩意謂當世無託足之地。海水有還歸之興。豈貞元及第後歸江南時作耶。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鄧林事見列子。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吳都賦云。鄧有垂天鷗。莊子。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冷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或作不。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修。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此篇从文苑公與立之唱和最多。有贈崔立之評事。有酬崔二十六少府。有寄崔二十。今亦附集後云。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子桑苦寒。或作來寒。且考莊子大宗師篇實作子桑。哀歌坐空屋。或作房。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莊子嘗爲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爲。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或無此二句。山谷詩有次韻揚明叔見錢云。桑輿金石交。既別十日雨。與山飯來一笑。相告語云。事意皆與公此詩同。

贈河陽李大夫。疑爲李芑。芑德宗初爲河陽節度使。公年十二。當大曆十四年。隨伯兄會遷嶺表。驪然。故祭鄭嫂文云。既克反葬。遭時艱難。而此詩亦有四海失巢穴之句。時年十四五矣。公嘗自言十三而能文。恐或然也。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由未。或作未能。或作能。惆悵空一來。裘破氣不暖。馬羸鳴且哀。裘破。

或作破裘。或作羸馬。或作羸馬。主人情更重。空使劍鋒摧。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作半夜。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或作歲聿不其周。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

何愛下疑有脫。或作養。或作成。冰食葛製神所憐。神所。或作神所。可填窗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或作蓋明。年非是。

贈同遊者已見正集

請遷玄宗廟議蜀本舊志。或無廟字。非是。舊史禮儀志。長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時穆宗當祔。公豈以吏部侍郎為禮儀使邪。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尙書咸有

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尙書至觀德。十。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曰上。或有。

亦字。祭七代。或作事七世。祭五代。或作事五世。或作祭五廟。則知天子上祭七廟。或作代。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

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

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應。或作警。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下或有字。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

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

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藏。下或有字。或作遷。或作祧。遷。藏。太廟中。中。下。或有從字。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議

詩之序議

三器論此三篇蜀本刪去○今從之

卷二

上賈滑州書舊史云賈耽以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此篇從蜀本

書耽時正當國亦不報誠以暗投人耶義成今改為武成矣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術或作藝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贄章或作首下同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或無既字山海經云豐山有九鐘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或無有字三或作二讀書學文十五年洪慶善云公與邢於春宜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非是故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舍和發莫和或作華作唐德元臣或作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下或作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鄭之逆旅僕或作僮逆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或作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

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

或作上考功宏詞官虞部崔員外書或云崔元翰也元翰史有傳名鵬以字行

八年登第明年以博學宏辭試于吏部而作此書故書云年二十有六矣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或無行字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下知其人上既以自咎或以已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句廢耳任目廢上或華實不兼不疑當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不言或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入者或無其字固所傳聞矣固上或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果或作其一入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竟非或作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或無譽字於士始者認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未上或有又字或無夫字天竟欲事干謁欲上或則

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於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爲或作子。患下或徒使其躬儷焉而不終日。其躬儷如不終日。而舉正躬作窮。蓋誤。而諸本作如。方云蜀本作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柳知此。厚答章中立。畫暇而以饒年先吾。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星隕。如雨。左氏室如縣。擊是皆以如爲而。風俗通。國人望君。而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爲。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右樂義多矣。惟韓柳文。時見一人。因用詳。涵考。今按孟文。選乃。進而也。見用易。此泣。血。言。如。有。義。如。古。益。遠。字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失有曰。北人。則而如。靡異。蓋不以爲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爲如。乃爲正耳。董引室如縣。擊。乃據左傳。擊字。而杜預注云。如也。言居室而。實。纒。縣。盡。故。其。說。如。此。國。語。則。作。縣。擊。則。正。作。擊。字。而。章。說。得。之。董。氏。所。引。不。足。據。以。爲。說。今。併。論。之。附。見。於。此。

中一。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作營。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尙也。有人字。或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已。或作忘。亡。或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或無夫字。其學其問。無其字。或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官。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作亡。愈今二十有六矣。年。始。字。或。有。人始仕之年。尙十四年。豈爲晚哉。年。始。字。或。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作謂。如。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儻屋賃僕之資。無溫袍糲食之給。○瀾。爾。未。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

豈遂因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執事下或有者字。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顏色言語或作言語。願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或作耳。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以默或作默。文權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至下或有也字。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庶或作幸。下或無字也。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此篇疑非公作當刪。

與少室李拾遺書

諸本室下有山字。李下有泐字。今從蜀苑新書。此書作於元和三年。公時尚為博士。據新史泐有傳。字澄之。刻志於學。隱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葛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使持詔幣。即山敦促。泐上書謝。昔屠羊。說有位三。桂。祿。萬鐘。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妾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己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云。泐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缺政。輒附章列上。即此書也。然公嘗為河南令。而未嘗為洛陽令。史之誤類如此。以公之集。考史之載。其差誤蓋不止此云耳。此書雖不見於正集。而史載之。則知外集之文。亦未可輕議其非也。泐元和九年。起為著作郎。太和。中。終太子賓客。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或無此八字。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遺公。篇內並同。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

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悉誤事。或作士。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

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憲宗以永貞元年即位。至今年。即元和三年也。凡所施者。無不得宜。者或作為。凡所施者。新勤儉之

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草野作子。山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愈或作其。請問先生。世非

太平之運。賦。或無世字。非作匪。新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行符脫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繫。

疆梁之兕，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新書無自字，視。四海之所環，無一夫

甲而兵者。而或。若此時也。若上或有。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

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或無足。跡字。即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

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或作遺，闕新書。利加於時。利下或

加於新書。名垂於將來，踴躍悚念，傾刻以冀。傾或。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

必繼以行。或無。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則或作卽新。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

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或無使字也，或作

有。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作人庶，或。必望審察

而遠思之。而下或有長字。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柳秀才或云名柯字希仁，集中不他見。公是時爲史館修撰，劉作此書以勉之。

私心甚不喜云云，反復論辨，皆以公爲不肯任作史之責，則柳所見，即公此書也。李漢子謂收

拾遺文，無所失望，乃逸此篇于正集之外，豈以其嘗爲子厚所辨駁，而途棄歟，或問張子韶曰：

退之與劉秀才論史書，言作史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子厚以書聞之，其說甚有理。退之所論，似

屈子韶曰：此亦退之說，得未盡處，想其意亦不專在畏禍，但恐闕貶，足以貽禍，故遷就其說，而

子厚所攻，宜爲。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或無此九字，或作某月。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

大法春秋已備之矣。或為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或覆出實錄二字然此尚非淺陋儻情

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盡或無氏字左傳襄二

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與任安書

者二人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選班固痠死和帝永元初洛陽令种兢以事捕固

國司馬遷作史記刑誅漢書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還塞班固痠死中洪慶善云痠音愈因以事捕固

寒死也今本誤作痠或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壽字承祚仕蜀為觀閣令史遭父喪有疾使婢侍藥

不歸葬竟王隱謗退死家隱字處叔晉太與初官著作令為習鑿齒無一足鑿齒字彥威襄陽

赤誅宋人副榮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伏誅赤或作赤族字蔚宗魏收天絕伯起

著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北齊後宋孝王誅死孝王事高齊為北平王文舉撰事誅死

主武平三年卒無子天或作天宋孝王誅死三十卷高齊大象初尉遲事誅死

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或無其後字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

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土上或立功名跨越

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能上或無復出卒字司馬遷傳卒

自敦率或無就字敦率猶敦勉也或作敦為或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無無字哀其老窮齟齬無所

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盛令就功役也有其字或

盛指行且謀引去且自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傳聞或作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

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或無字。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或有可字。非是。或無心字。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驩。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聖字。及賢士大夫事。

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文苑。決下有必字。又云。蜀本作落。落。天。地。而。無。必。字。蓋。因。柳。子。厚。書。云。所。云。磊。磊。軒。天。地。者。今。必。沈。沒。故。諸。本。或。誤。去。必。字。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作。必。將。或。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

耳。今。必。沈。沒。故。諸。本。或。誤。去。必。字。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作。必。將。或。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

下。或。脫。二。字。亦。宜。勉。之。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此書諸本皆無。唯嘉祐小杭本有之。其篇次在此。與作召顛作和師作尚。方本潮列。

陽靈山禪院。宋慶曆丁亥。江西北。其語。又錄歐公集古錄。跋尾。云。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覽。予。以。實。

集錄古文。其求之博。蓋久。而後。史。則。非。以。繫。辭。爲。自。謂。部。著。山。林。與。顛。師。書。世。所。罕。覽。予。以。實。

酒。遷兵部侍郎。重刻。故。認。爲。附。吏。部。而。流。俗。也。蓋。退。之。自。謂。部。著。山。林。與。顛。師。書。世。所。罕。覽。予。以。實。

韓。書。皆。國。初。重。刻。故。認。爲。附。吏。部。而。流。俗。也。蓋。退。之。自。謂。部。著。山。林。與。顛。師。書。世。所。罕。覽。予。以。實。

常。語。耳。初。無。崇。信。何。佛。法。爲。說。妄。者。旁。注。相。傳。今。知。乃。元。祐。七。年。重。立。又。云。按。公。長。三。簡。中。立。蓋。井。

乃。云。韓。退。之。亦。無。此。語。如。所。注。疑。妄。者。旁。注。相。傳。今。知。乃。元。祐。七。年。重。立。又。云。按。公。長。三。簡。中。立。蓋。井。

退。之。家。奴。亦。無。此。語。如。所。注。疑。妄。者。旁。注。相。傳。今。知。乃。元。祐。七。年。重。立。又。云。按。公。長。三。簡。中。立。蓋。井。

叔。矣。蘇。公。此。語。如。所。注。疑。妄。者。旁。注。相。傳。今。知。乃。元。祐。七。年。重。立。又。云。按。公。長。三。簡。中。立。蓋。井。

於。其。去。取。不。同。如。此。但。見。今。注。之。出。於。或。人。而。未。見。歐。公。語。而。略。矣。及。蘇。親。筆。也。公。皆。號。一。代。文。宗。

實。有。文。鑑。特。著。理。處。但。深。覺。其。間。語。意。一。異。二。文。勢。抑。揚。則。人。恐。或。袁。方。意。誠。考。不。爲。傳。但。三。書。最。後。一。篇。本。

亡。覺。其。所。疑。然。亦。不。能。察。其。誤。而。直。斥。以。爲。凡。鄙。所。取。其。論。雖。各。有。以。而。皆。未。能。疑。所。未。

盡也。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為可信之耳。主蘇氏者，亦未必求其是也。至於如方深氏等，附歐說，然亦未嘗論其甚博，諱得初言，既曰：皆非可與實事而求之者。孟簡書蓋已深其書文於此，而不復論其甚博，諱得初言，既曰：道德又曰：側重於答孟簡書，蓋已深其書文於此，而不復論其甚博，諱得初言，既曰：之意，邪？韓公附事，高又答孟簡書，蓋已深其書文於此，而不復論其甚博，諱得初言，既曰：者，以此二語之則，其決為韓公之所不能，而考其從異，訂其謬，如左方集，讀同，則疑傳寫之訛，而歐公之所稱，亦為之，但愚意猶恐當時所據石本，亦未必不與帶，顧往復，徐君平，見介甫，不喜徐作，無疑矣。但云：周禮曰：徐安國，自昔年，十三，四吳，源為，今悔，無及，然則，徐作，無疑矣。但云：周禮曰：徐安國，自昔年，十三，四時，然，山，今悔，無及，然則，徐作，無疑矣。但云：周禮曰：徐安國，自昔年，十三，四無耳，然，山，今悔，無及，然則，徐作，無疑矣。但云：周禮曰：徐安國，自昔年，十三，四解而適，亦有會，不常守，侍之，任而來，此為官，則恐其有，謬或，其徒，所附，益也。

愈啓。或無此。孟夏漸熱，伏下，或有。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據石本，知而顯答云：公何常守侍之任而來，此為官，則恐其有，謬或，其徒，所附，益也。

此。孟夏漸熱，伏下，或有。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據石本，知此。孟夏漸熱，伏下，或有。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據石本，知

愈啓。或無此。孟夏漸熱，伏下，或有。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據石本，知愈啓。或無此。孟夏漸熱，伏下，或有。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據石本，知

愈啓。或無此。孟夏漸熱，伏下，或有。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據石本，知愈啓。或無此。孟夏漸熱，伏下，或有。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據石本，知

愈啓。或無此。孟夏漸熱，伏下，或有。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據石本，知愈啓。或無此。孟夏漸熱，伏下，或有。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據石本，知

愈啓二字。或無此。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諭。杭作易大傳曰。或無易大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據石本意作旨。無而字。邪作也。○今按易實作意。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一字疑。行蘇氏所謂。不如親□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不敢增。而空其處。以待知者。杭但云。不如親面而對之。是亦蘇氏所謂。凡鄙者。此句來晴明。且夕不甚熱。儻能乘間一訪。幸甚。且夕馳望。儻此不復出。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此從杭本。但郭作隍。今據歐公語。據石本。止下有所字。縛下有愛戀字。所下無戀字。及則字。而著字。當有有字。言於行止繫縛。若無所戀著。則靜閑一致。語尤明白耳。或又疑。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非當作有則語。意實主尤。然未始知孰是。又諸本皆無不敢增改也。

義不至城郭。顧杭見上。或無師字。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文激修。似然細考之。或又以下。人以獨爲自。而非通。道四字。屬於行字。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並作識。今得真石本考之。乃如

此然則所便無處不安也。道故如是。即所以結上文。道無疑滯之意。方以如爲此。亦石本誤。

首據石本。無求三字。今據石本。與前二書同。但云。大顛禪師七月。

卷三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 ○ 關西公董晉爲汴州陳留郡節度使。治汴州。俱文珍爲監軍。公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爲大。漢書音義曰。留本鄆邑。後爲屯兵十萬。連地四州。陳留郡宣武節度使所治。汴宋毫穎四州隸焉。左淮

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屏翰。或作翰屏。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

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監軍俱

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危疑。或作疑危。天子

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於。或作于。謂功德皆

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釋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岡。非是。冲天鵬翅闊。報國劍鋒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東晉補亡詩曰。爾

采蘭以養親也。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墨名而儒行者。至是送令縱。又曰。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二序大

摠同意。故公集中雖與澄觀。惠師。靈師。盈上人。無本師。廣宣。僊。約高。開大顛之徒。游皆取其行。而不取其名焉。不然。則排釋老爲虛語矣。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字。或無進。非是。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有。或無。字。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

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褻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衣。或無。字。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樹。或無。字。令縱從而爲

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有。中。或作中。有。古。下。或無。字。乘間致密。有。或無。此。四。字。促席接

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或作士人。或作人事。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

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盡賦詩以道其行乎

與路鵠秀才序送路鵠贈別二序語意無倫脫誤不可讀如曰自河南令爲博士於公所歷官次亦不合故併闕之今从其說刪去

贈別序說已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直諫表論顯威狀種齏議毛仙翁序皆最末見決非公文據梳本之有外集者表狀亦不錄足以知其果僞也今並刪去

卷四

通解洪慶善曰通解擇言解鄒人對或云皆少作陳齊之云通解之乎者也下皆未當此雖少作然亦本訛也通解雖不見於正集然亦趙德文錄中所載當知其爲公文也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他下或有人字○今按此句疑有脫誤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亂或作害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而字非是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

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焉下同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爲之師也爲之或作之爲下二語同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

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觀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

烹就下或有其字非是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忠之上或有其

是字非由龍逢爲之師也。自周之前千萬年。周或作殷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或無以字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以下或有人字服或作伏且以彊則服一句疑有脫誤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故或作於是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義或作死或作強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爲師於百千萬年間。或無百字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存上或有於字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用或作能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和光而同塵或作同塵而和光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是則或無字。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或無必字謂偏作爲偏矣作也矣上或無者字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有通字或今恆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之今之下或並有人字將欲齊之者。其不猶於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或無其字或無不字或無其矜二字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或無亦字也或作邪非也曰。爾尙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賢上或無一字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也或作邪。○今按恐上句無邪字。下句也字。卻當作邪。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一作夫古人之進修。或作中非是。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爲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人。我下或有周字。同字疑衍。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爲通解。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達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乎或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或
其字下二語同。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達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乎或及其導而不防。反為
患矣。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達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火
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饑。能使不陷於灰燼矣。陷或作陷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
矣。或無而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過或作失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
言歟。其為慎而甚於水火。言上或無其

鄂人對進。或給帛或旌門閣善乎韓愈之論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孝未聞毀支體者也則公

之此論有益於時俗多矣。
鄂前古切京兆縣名

鄂有以孝為旌門者。疑為字疑衍又乃本其自於鄂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
聞其上。按尹謂京兆尹上俾聚土以旌其門。或無使勿輸賦以為後勸作欲為鄂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
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或無愈字或無止字母下十二字新史作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
是若夫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聖賢或是不
幸因而致死。而下或有且字○今按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滅絕一作絕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

道。荷或作若合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曷足為異乎。或無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

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生之劉仲忱謂之當作於。以是而

死者。乃旌表門閭。表下或有其字爵祿其子孫。斯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

或作其不腰於市。而已贖於政。況復旌其門。

河南府同官記。或無府字。記謂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復事河東公。言裴均時節度判

能誠公之非公不

永貞元年。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永貞。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是歲八月。憲宗即位。公獲事河東公。裴均字君齊

人。河東公當與其從事言。或無公字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大曆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或作列

非。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百下或官闕一人將補。必

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或無同時二字。方無將字。○今按下文所記。實為宰

則此處宜有將。字方本誤也。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裴均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范陽字子玄。於汜水主

簿。汜水名。前漢渡兵。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餘慶。字居業。祭陽人。下相國上。方無故字。今按

也。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字乘文。鄠州人。相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

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字夷仲。蘇州人。故下一本。或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

貞元九年五月，遷自左丞同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餘
平章事，至十三年九月罷。建中未，山南西道府節度使嚴震辟餘慶爲府從事。貞元十四年七月，自
去汜水爲監察御史，史傳逸之。建中未，山南西道府節度使嚴震辟餘慶爲府從事。貞元十四年七月，自
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罷。爲郴州司馬，永貞元年八月復以尙書左丞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
月，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中給事中，至貞元十二年七月罷。顧公去登封，爲
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尙書東都留守。貞元十六年五月，自吏部尙書爲東都留守。貞元十九年
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馬爲本軍節度使。自
工部尙書至吏部尙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册。有布字。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
而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檢祖光庭，作帥南荆，作并厥聞，休顯音。聞武志既揚，文
教亦熙。亦或旣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
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或無官職字，分作則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或無也字，而有亦字，有
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或無字。於是焉書既五年，謂元和也。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
庭中。語下或字。於時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作是出藩大邦，開府漢南。射是歲九月庚寅，出爲山南東道節
度使。漢南謂鄭公以工部尙書留守東都。元和三年六月，餘慶自工部尙書爲東都留守。史傳逸之。趙公
漢水之南。鄭公以工部尙書留守東都。元和三年六月，餘慶自工部尙書爲東都留守。史傳逸之。趙公
以吏部尙書鎮江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使漢南地連七州。隋唐安均，虜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
守之官，居禁省中。無守下或字。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衛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

三公同時時歲顛死矣。故止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園或作宜城驛。下或有愈代姪孫作五字。宜城。襄州縣。公嘗有楚昭王廟詩云。丘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王畏吳遷於都。都卽宜城。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或無。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開元

二年。初置十道探訪。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

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因不敢俯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也。更號韓公井。驛前水。傳是白起堰。

西山下澗。灌此城壞。或脫。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與陂上或有蛟害人。漁者避之。

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昭字。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或作。歷代莫敢翦伐。尤多古松大竹。于

太傅顛子帥襄陽。或無。字。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

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後。或。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城。當

是王朝內之所也。城。或作城。多甃。可爲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

節行。謂甄濟元侍御。嘗以書請於公。乞書。甄氏父子節義。見公答元侍御書。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或作邳。非是。洪慶善云。下邳。真觀中屬泗水。和中屬徐。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

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

爲交。何其近古人也。近下。或。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

丘，或作州，非是。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清洽池文雅臺，南丘修竹園，微子廟，皆在睢陽。即梁孝王城，鄭枚叔相如皆孝王也。客久立於廟階間，或作階，或作階下。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著已久。睢陽之或作之，睢陽有臺城，頌那商頌祀成湯之詩，也。以微子奉商祀，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遲，或作遲。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卷五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舊史云：羣元和初爲翰林學士，以謠言正論聞於時。九年，遷禮部侍郎。十年，知貢舉，取士三十餘人。選拔才行，咸爲公當。轉戶部。新史不載其爲禮部。逸之也。公學論語一年，唯外集有此制一首，則其

文遺逸多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信乎。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或作內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羣元和初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及貳儀曹，升擢惟允，邁茲令德。或作此藹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或作惟擇才均賦，或作均經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下，或有字。

祭董相公文。董公名晉，祭下或有汴州字。公時爲汴之觀察，推官晉襲之三日而斂，既斂而行，於行也。其名位具載本篇。然陸長源孟叔度皆死於軍亂之日，惟公獨免者也。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或無食邑三百戶字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
支使監察御史裏行丘穎觀察推官守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尙書右僕射平
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斂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于
坤或作神蕃昌生物昌生或作生有假有因天矜唐邦錫之元臣肫肫元臣肫肫或作肫肫其德孔碩不諂不笑
不威不赫不諂不笑或作不威或作不諂不威爲句下文其敵下別出不諂二字與上求字叶不求其盈或作不致其敵爰立作
相或作初文或訐謨實勤出若無辭疇德之聞或作德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貞元十六年三月乃藩浚郊
迺去厥疾迺施厥膏不知其勞鰥寡以饒維昔浚郊厥亂維舊維亂舊政或作亂維舊有狡有狂其羣
孔醜公其來矣爲民父母公爲非是父誨其義母仁其惠既變既從執云其初或作親云非是自邇徂遠
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或作既來至止或作公更定東人以完公既歿
矣人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闕其郛填道歎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肴在盛音成嗚呼
我公庶享其誠尙饗

雷塘禱雨文此篇乃柳子厚文此不當錄

祭石君文或作祭石濬川文石洪濬川也河南人爲京兆昭應尉遂葬于死所故曰濬川秦原也公既誌其墓又同宋景爲文以祭之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三學

士之靈。或無敬字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或作知命。或作不事。願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永喪其躬。此四字或作以喪其良能下。或有知微有議四字。或作不買。曰景與愈與遊爲久。或無曰字。景下或無與字。愈下有也字。爲久作日久。自君之逝。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女妻姬。或作雜姬。古文姬字。然義亦不近。敢忘分濟。念力未任。客葬秦原。孤魂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尙饗。

祭房君文

房次卿字蜀客。公嘗誥其父武墓。有子曰次卿。卽君也。次卿卒于京兆。與平尉文曰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其恤孤之意厚矣。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或無維某字。愈作某。嗚呼。君迺至於此。吾復何言。於此或作於斯。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君上或房字。尙饗。

高君仙硯銘

井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於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應劭武紀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蹄石汗血。顏曰。蹋石謂蹋石。有迹言其蹄堅利。朱斬。

仲謂銘語本此。○宛平聲。

高君畫讚

此篇從蜀本錄之。今按疑非公所作。然姑存之。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白璠璣。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東坡潮州廟記謂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此即公請置鄉校之意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齊上或有字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或無則字禮字夫欲用德

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百十年間或作百十年非是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

試於有司者實試下或並無於字或作于字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或未嘗聞鹿鳴之歌或無目與耳字忠孝之行不勸亦縣

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

從學爾或作耳又或作矣非是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

爲師矣有友字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或無官字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與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

爲舉本舉或作學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直諫表說見第三卷

論顧威狀同上

卷六

順宗實錄卷一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方本不載實錄云諸本順宗實錄皆以附外集然李漢序謂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則知實錄固不必附也○今按李漢之說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爲失然其爲

害已足使筆解亡逸無復真本實錄當日事體不全則皆漢文之方氏不察而從其說已
謬矣况今去公之時又益以遠比之當好幾公猶足見公當削之一時荷簡之舊史公限斷而直有
非故者皆實錄拾仍外集而詳敘事拙取捨頗為當公非違實錄文宗詔云臣添修時愈增以
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且公違實錄文宗詔云臣添修時愈增以
漢書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章處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且公違實錄文宗詔云臣添修時愈增以
章處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且公違實錄文宗詔云臣添修時愈增以
錄實禁中事太切直宜寺不喜改修非是夫史詔冊者褒貶所在匹衛夫善惡尚君國不可諫議大
事引儒不疑第五倫所書比以蔽自出明臣和闐臣僧孺謂史官漢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
下筆謂不然且愈所書比以蔽自出明臣和闐臣僧孺謂史官漢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
付史官刊定有詔摘真元正文宗問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
夏進此實錄後魏一刊正文宗問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
而新史又謂卒窵定無全篇者亦非也司馬溫公考異云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錄有
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異云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錄有
所折衷耶終之唯公之信而已此新史

史臣韓愈撰或無此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德下史有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正
安之東內成生於長大曆十四年封為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史云大曆十四年六月進封宣慈孝寬大仁
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
命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或有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為太子於父子間

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暹。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貞元九年五月。以裴延齡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務剝刻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慢權。○懷所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申。上卽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與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卽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倉祥召諭。林學士。鄧綢。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宣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尙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上自二十年九月。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嗣。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綯等。從而和之。議始定。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辛未元殿受朝。元或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含元殿至日。益其四。十一字。史云。德宗不能侍。德宗彌留。思見太子。涕咽久之。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

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丙申。卽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尙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上學書於王伉。伉。統人。頗有寵。伉下或有微出伉字。王叔文山陰以基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基叔文詭譎多計。○諷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伉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開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伉卽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詔或無召字。文下或無入字。使下或無決字。伉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紆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或無兼字。紆或作紆。文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册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諡册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或無變。或作達。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册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諡册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或以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罔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卽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壬寅。宰臣又

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癸卯。朝百寮於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強食。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待詔三十二人。三或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罷之。己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無使字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辛亥卯。史作卯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侍郎史作郎中左丞。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圓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竢祔廟畢。復常從之。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詔下或有詞一道字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或作先聖愛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踏。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尙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特寵強復。不顧文法。文或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

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或無貸字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原或作吳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原或作吳是陵轢公卿已下。陵或作凌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壬戌，洪慶善云：史作寅，談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按前云：上學書於王伾，後云：以侍書得幸於上，則此當从史作侍書爲是。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綱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傳恩拜。

卷七

順宗實錄卷二起二月，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

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下或有問字。

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

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卽斂手付與。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

高下者。其論疑當作與論。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

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

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或待

得。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尙不肯。我有死而已。有死或作必死。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

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

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地上與字恐誤或賣產業。

是本文後改作割地而傳者。不去舊文。又誤增與字。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

皆爲暴橫。以取錢物。至其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

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

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

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奏或作刺。至卽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

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遂或作逐。非是。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爲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於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辛未。以翰林特詔王伾爲翰林學士。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皋。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敕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敍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聞下或。有於字。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於九仙門。百姓相聚。躍呼大喜。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尙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賜如。或作餘。如。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或作籍。無藉字。或。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

而除之爲副以專之。除之疑當作除已。以戶部尙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尙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爲御史中丞。武

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

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庚寅制。或有曰。門下

侍郎守吏部尙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可守吏部尙書。守中

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尙書。守尙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癸巳

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於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

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續

丕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册爲皇太子。改名某。仍

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册爲皇太子。始改從今名。丁酉。吏部尙書平章事鄭

珣。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

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巡慙。蔽乃飯切。竟起

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筭以待。郢下或有郢字。有報者云。叔文索飯。宰相已與之同餐

閣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或無不字。非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願左右取

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

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韓昌黎集外集

卷八

順宗實錄卷三起四月
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卽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明。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親皇太子儀表。班行旣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不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七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

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寧寬宥察囊察等六男也。癸酉當作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歷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江或作浙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遂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迴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節爲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辟字恐誤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立或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改或作牧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佑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閩濟美奏罷之丁卯命焚容

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可或

五月己巳。

史非戊辰。五月字。

以杭州刺史韓臯爲尙書左丞。

左或

辛未。

史作五

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

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其名。主或而尋以其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甲戌，以度支郎中韓

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

郎中職如故。甲申。史作以萬年令房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或無

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爲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荆南，卽與湖南故啓宿留

於江陵。留音溜。秀。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

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爲尙書左丞。是日史乙酉，以尙書左丞韓臯爲鄂岳觀

察武昌軍節度使。以尙下十八字。史作以右丞韓臯爲鄂初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

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臯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

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

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卽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卽疏請不從，再疏乃許。

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按

而叔文下數句，重復不可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例也。蓋上文已有俱

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霑字，卽不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有

此九字即上不當有不露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脫字謬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暉爲祕書

少監國子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暉入史館自華原

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厯八年劉晏爲吏部尙書奏暉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暉之

判南曹晏爲尙書楊炎爲侍郎暉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暉爲

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暉以封暉謂使者曰相公欲

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暉因得以記焉炎不意暉賣之署名屬暉暉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

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卽炎當害臣卽或作則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

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

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告或作者○長泌卒竇參爲相惡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

江西觀察過吉州暉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祿首屬戎器或無祿字或

爲恨去至府奏暉舉前刺史過失鞠不得眞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卽位以祕書少監徵未至

卒暉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

陵事暉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尙書新

初暉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是月以襄州爲襄府按元和郡國志作襄陽大徒臨漢

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尙書

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卷九

順宗實錄卷四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作己或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章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某或若與其三川，與其疑當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關尚遊京師未去。倫下或至聞士諤，士或作貶○今按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入潁川或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進

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厯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卽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勤所逐。勤或作勸。下同。自勤擁兵繼掠。掠或作攔。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女或作人。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固或作因。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埭或作壩。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元和元年。當作貞元二十一年。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珀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贄大歷八年及第。時年二十。又以博學宏詞。授鄴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

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一日非是皆出於贊贊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恠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功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畱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贊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贖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遣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以武當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贊焉司馬溫公云贊傳曰德宗殺參贊有力焉按贊請令長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

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贊解救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贊有隙。遂以己意。得之。史官不悅者。因歸罪於贊耳。唐小說云。贊參所寵青衣。上清者。參死。沒入掖庭。因言陸贄誣陷參事。德宗乃下詔雪參。此說與舊史同。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贊同職。姦巧佻薄。與贊不相能。知贊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贊短。宰相趙璟。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密。以贊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戢。通鑑作譏。或作談。戢。彈。按史。滂充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按史。滂充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言事者皆言其屈。皆或作多。贊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贊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贊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贊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溫公云。凡爲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過。蒙容養。苟備職。致勞容思。巨小經慮。贊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詞也。贊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

城贊皆卒。

城字元宗，北平人，代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

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或作洲，非是。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

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想，或作相。云城山人能自苦

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懼之。旣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子，或作作，下非是。

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牟，或作井，客，或作密，二字，或作井容。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今按此

符，一句疑亦以修改重複而誤也。今當削去。譏之者將四字。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輒，上或有坐字。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臥，客懷

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

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

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

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卽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

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

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或作直言。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

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或無也字。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

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

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辭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縱求得城家繼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或作稅賦觀察使數請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己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按或作非或作是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生或作甥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音與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佖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佖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旣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佖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佖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爲河中少尹。佖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子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卽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誼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卽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臯裴垍嚴綬等腹表垍密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尙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詔或作譖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尙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尙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卷十

順宗實錄卷五起八月盡至山陰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續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或作繪今从史而天祐匪降匪史疾恙無瘳無或作弗今从史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

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惟懷永圖。惟懷史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

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慈惠作仁孝友之德。愛敬之誠。愛敬或作敬愛或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

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

四方。宜令皇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稱詔。所司擇日行冊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詔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

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

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仍命下二字。史無。國有

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

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又下詔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

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

規。克假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

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或作位號禮亦宜之。良娣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

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恭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

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賈呂
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
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貫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貫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
洞相善按史王仲舒下更有韋成季三字今詳下文有成數遊止正貫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
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貫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
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讎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
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或作營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或無
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
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
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探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
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喜上或有皆字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
先死按杜詩用作捷或作賤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歎歎流涕歎音希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
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
中人尙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

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執誼京兆人，建中三年中進士第，貞元元年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一人。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已或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旣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約或作終，非是。蓋欲曲成兄弟爾。弟疑當作事。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尙爲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戊史作寅下同。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年。元二或作非是。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彊名之極。彊或作疆非是。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續皇極。膺千載之休祿。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政有二字疑衍。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麻。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或作觀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爽。朕自弱齡。卽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願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

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續而承之。不可蹙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三。五。或非是。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旬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君。居。或非是。布告天下。明知朕懷。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韓昌黎集遺文

聯句

有所思聯句

此下三聯句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晚晚，春淚銷顏容。郊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天上石，別劍水中龍。愈

遣興聯句

說見上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郊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愈常恐金石契，斷爲相思腸。郊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愈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郊鶩蹄顧挫秣，逸翮遺稻梁。愈時危抱獨沉，道泰懷同翔。郊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愈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鏘。郊蓬寧知卷舒，孔顏識行藏。愈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芬芳。郊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愈

贈劍客李園聯句

同上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氳。愈照海鑿幽怪，滿空敲異氛。郊山磨電奔奔，水淬龍蝓蝓。愈太一裝以寶，列仙篆其文。郊可用懾百神，豈唯壯三軍。愈有時幽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胡久

已死。此劍將誰分。愈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勳。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閒雲。愈

遺詩

同竇李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此詩得於五竇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洛陽令竇牟。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爲韻。人各一首。洪氏年譜亦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鼻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今按。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卽以正集中春雪詩首句云。新年都未有芳華者。系之。疑亦公作也。已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無者。今悉存之。諸本更有遺文一卷。方獨取贈族姪嘲軒

睡三篇餘。並不諫。今並附見于後。其可疑者。亦但存其目。而不載其文云。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 瞋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上或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胸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 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爲佐時雍。

嘲軒睡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獨嘲軒二篇似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颯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乍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疥癩。○辨音肥瘡音溫辨瘡腫病也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惰怠。乍如彭與鄧。呼冤受菹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餒。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雖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慮五藏損。黃河弄瀆瀑。梗澀連拙鯁。南帝初奮槌。一竅洩混沌。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鯨北海之帝忽中央之帝混沌相與甚善鯨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迥然忽長引。萬丈不可忖。謂言絕於斯。繼出方袞袞。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芬蓊。○芬音木蓊音草木叢生也盜賊雖狡獪。亡魂敢窺聞。鴻蒙總合雜。詭譎騁戾狠。乍如鬪啾啾。忽若怨懇懇。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堙其源。惟有土一畚。

晝月

玉盃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臼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爲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謔盜視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

諸本注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癡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透隨復遣慳悵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雖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阻君意豔歌難可爲

知音者誠希

古詩不愁歌者但傷知音希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攜手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鞿朝鼓鈴凌起山齋酩酊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妍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飧思共飯夜宿憶同甌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闌浪春樓堞驚風破竹篙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

中丞謂張度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爲逢桃樹相料理○料音柳不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爲將纖質凌清鏡。濕却無竊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按此文恐非公作今刪去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詩辯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傳如

涇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雖甚鄙淺然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僞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閒。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爲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下或有注并序字○今按此篇不類公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今刪去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册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本有之。以附嘲。野睡之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爲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考。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蒂。旣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宣。某再拜。或無此三字。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

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蘇渥或乙此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某或作於。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方氏增考云。公既南行。家亦隨逐。二月二日。已過商州之南。而此狀言七月二十七日。則八月作也。不知其家何故猶未至潮。又姪孫湘。

亦從公而南。故宿管江口。有示湘詩。而過始興江口。詩謂目前百口還相逐。與狀言妻子孫姪未到者。皆不相應。此狀恐妄也。○今按公之到郡。既不見年月之實。則此狀無由可考。方氏引曾江始興二詩。以證此狀之妄。蓋亦有理。但恐或是已過始興。留家在此。而獨先到郡。亦不可知。但其狀詞頗類袁州申使狀。則又未有以必見其妄。故今且存之。亦闕疑之意也。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織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尙未到官。窮州使賫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特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末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已下並方本所載

韓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于溫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胄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絃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歐公跋語附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

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躡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誠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迓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尙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爲十卷。此文雖未必盡出公手。然筆削之嚴。要非公不可。故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朱子編昌黎先生傳目錄

新書本傳

文錄序

記舊本韓文後

潮州韓文公廟碑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撰歷官記方崧卿撰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與祖本末而文譜程俱所撰於集者不復載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

德終祕書郎李自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云公常自稱居南陽又隸延州公行狀亦云昌黎人皇

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不加鄧州之南陽郡字與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武陟世系表有兩

晉啓南陽也其新史蓋因李碑不加鄧州之南陽郡字與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武陟世系表有兩

韓之晉員外郎高侯潛當隨州之南陽郡字與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武陟世系表有兩

安城其則類當子潛當隨州之南陽郡字與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武陟世系表有兩

棘城其則類當子潛當隨州之南陽郡字與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武陟世系表有兩

仲成侯其則類當子潛當隨州之南陽郡字與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武陟世系表有兩

祖所撰年譜生居九當子潛當隨州之南陽郡字與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武陟世系表有兩

引董道說以為則遂韓匿後世嘗徒昌黎遂附而推之公固不得而據也唯唯州方皆稱

城陽之地又漢至隋二州皆河內郡唐顯慶中居之故州隸河南之南陽人其說獨為得之公詩

所謂于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灑穀籍祭必詩地近而後營居北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人異派而每以自稱

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類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邪然設
 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籍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履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鄂州為鄉
 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銍以為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其說愈生
 為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為河內序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諧之誤斷三歲而孤兄祭
 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李漢序云則先生於大歷三歲而孤兄祭
 乃大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為從父兄談矣又云舊史大歷三歲而孤兄祭
 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因就爽詩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行
 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老成文示爽詩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行
 避地於江之南始專習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出成文○今按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兮擢進士
 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習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出成文○今按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兮擢進士
 云韻書能記它生之所習墓誌云先生七歲好學出成文○今按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兮擢進士
 第洪譜云貞元二年丙寅庚午有河九始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哀詞答齊禱序八年壬申已
 榜進士第時年二十五歲上邢君牙書唐科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
 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授文於公廂問故相鄭餘慶下考詳是書洪譜及與章舍人書臣論八年甲戌
 西有省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賦極舞賦顏子不試宏詞見下答程皆定為文○今按八月誤矣會董晉為宣
 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一賦乙亥一年試宏詞見下答程皆定為文○今按八月誤矣會董晉為宣
 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翔既歸河陽君牙不遂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為文○今按八月誤矣會董晉為宣
 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遂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為文○今按八月誤矣會董晉為宣
 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
 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晉行狀云秘書省七月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云董公辟
 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公巡官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入汴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考蜀本
 誌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巡官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入汴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考蜀本

樊官本無三十一而仕雖在文但歷官二年然水門記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本年但逆數亦當以書十一年進士十一歲為
歷官之始公一計必數年命乃入汴日誌未為知但當及二狀十通經丁丑一持誤矣又入進士韓愈為
方得猶碑下所安得史言若巡則汴已辨其非矣○自洪言又云十三年經丁丑一持誤矣又入進士韓愈為
有亦在十三年據也舊史之十巡則汴已辨其非矣○自洪言又云十三年經丁丑一持誤矣又入進士韓愈為
狀云州監三軍俱相慶公之喪行年四日汴公在汴許有汴星亂詩水門記云十三年經丁丑一持誤矣又入進士韓愈為
汴東將彭城封從至節度遷官津四日汴公在汴許有汴星亂詩水門記云十三年經丁丑一持誤矣又入進士韓愈為
及秋將彭城封從至節度遷官津四日汴公在汴許有汴星亂詩水門記云十三年經丁丑一持誤矣又入進士韓愈為
石記汴酒交流詩答李翱書庚子秋春公歸長沙又城有諫擊正徐師節度使張建封居之有于符離足職可上
公發李生壁按無所畏野書竟以此秋不合雖建封之亦不月容邪公則去徐而封已卒徐日與亂見云
與白樂天行書二良公在洛師有調四門博士洪諱云十七年辛巳孟冬蜀師從徐而封已卒徐日與亂見云
序李楚日營諷公自去冬華山即答無微詩所謂洛年得休告八野房蜀師從徐而封已卒徐日與亂見云
為博士金華山詔歸洛因遊華山即答無微詩所謂洛年得休告八野房蜀師從徐而封已卒徐日與亂見云
奇與客登者輕命絕如老不可返則知國史稍與綠也人華有陸計窮序之已下沈燕太學聽書以洪序與
崔羣書行狀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陽山令有愛在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洪序與
墓誌未舉公年三十六自博上拜監察御史時有門落兵曹陸欽州受御詩及與陳書給事書疏詩
今十五年選狀自氏墓誌又李滑間復四考至滿十五已實錄不知何故之而罷力而復行乃師詩
其所長此選授四門博士還監察御史凡居官以來四考至滿十五已實錄不知何故之而罷力而復行乃師詩
士碑別選是歲七月公猶任博士御史乞免而停選謂官雖非朝官受俸錢似以考也罷免之由不可詳博

究然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章於此書抵耳公蓋再至言公之身
 以伸道也然公疑元二年也○貞元九年實時八矣今云卒於十有司徵愈急公與張陽山神道碑
 九始來京師在真本民意如請寬管免田租論宮側然陽山公受命張陽山神道碑
 實疏言關下祭根張文蓋之史是請寬管免田租論宮側然陽山公受命張陽山神道碑
 實疏言關下祭根張文蓋之史是請寬管免田租論宮側然陽山公受命張陽山神道碑
 坐論此兩事也方考云政者之宮則其非論宮明矣今曰御云幸論天所出饑與山神道碑
 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之宮則其非論宮明矣今曰御云幸論天所出饑與山神道碑
 公詞混皆自疑上疏者不應公嘗論宮則其非論宮明矣今曰御云幸論天所出饑與山神道碑
 詔等所排冤繼又疏上疏者不應公嘗論宮則其非論宮明矣今曰御云幸論天所出饑與山神道碑
 歸告之其罪類此也疏行王已年出官補闕疏諫王始為叔文等之所排豈不謂文等無所
 送劉生謝李十九年冬未及賦二楊甲申陽山時有冠峽真弘映中燕喜一功曹改江陵
 法曹參軍洪者皆及歷官愈觀廿使所抑乙財徒江陽申順軍軍位見八月子大夜贈張功曹改元
 墓誌河南同官洪州又及公郡口今春遇柩至夏合州及別岳者三自秋未始受法曹之命見永
 李祁州文時有郡州所及公郡口今春遇柩至夏合州及別岳者三自秋未始受法曹之命見永
 西詩又及途中孟詩序荆潭泛唱和庭序上風巽書鄭夫一表及五筵序云直詩三江有途則寄
 作所謂中孟詩序荆潭泛唱和庭序上風巽書鄭夫一表及五筵序云直詩三江有途則寄
 時蓋中謂之評則謂蓋御謂也元初權知國子博士分東都三歲為真洪月丙寅改元丙戌是
 宗即六位自論也公拜二國三博九選其春公恐及難求分司東都而公釋言行周況狀云韓氏墓誌乃文從者兄將會
 諸宗即六位自論也公拜二國三博九選其春公恐及難求分司東都而公釋言行周況狀云韓氏墓誌乃文從者兄將會
 文十學二職處公有爭先者二語以飛之公恐及難求分司東都而公釋言行周況狀云韓氏墓誌乃文從者兄將會

本開封尉。愈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郡。生以收其學。於開封界中。教畜之。飛語。卽釋言所解之。讒而竟。十
能解故兄。喪爲辭。而求去耳。時宰相鄧綏。翰林舍人李吉甫。裴瑒。公以夏未離京。赴東郡。有醜。十
十六少府。東郡。遇春。詩外。郎。卽拜河南令。洪譜云。四年己丑。公年四十二。改判部員外郎。守東郡。
方爲河南令。未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洪譜云。四年己丑。公年四十二。改判部員外郎。守東郡。
警爲洛陽令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洪譜云。四年己丑。公年四十二。改判部員外郎。守東郡。
又云。神道。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尚書。方考。除先。生。按六月十日。中制。辭亦。其。無。良。時。洪
入。禁。諱。衆。以。正。浮。居。歷。官。記。云。公。判。祠。觀。寺。尚。書。方。考。除。先。生。按。六。月。十。日。中。制。辭。亦。其。無。良。時。洪
諸。郎。官。更。列。不。見。尤。在。東。郡。有。游。嵩。洛。諸。題。名。送。李。翱。侯。敬。惡。言。罵。辭。復。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
授。字。歸。湖。南。神。道。并。碑。云。魏。郭。幽。理。序。祭。薛。公。達。文。濟。卒。以。秦。兆。韋。夫。人。墓。誌。問。者。先。生。府。同。官。記。禁。以。五。年。度。延。斷
民。守。以。應。淮。蔡。且。發。留。守。尹。大。恐。幽。理。序。祭。薛。公。達。文。濟。卒。以。秦。兆。韋。夫。人。墓。誌。問。者。先。生。府。同。官。記。禁。以。五。年。度。延。斷
留。守。以。應。淮。蔡。且。發。留。守。尹。大。恐。幽。理。序。祭。薛。公。達。文。濟。卒。以。秦。兆。韋。夫。人。墓。誌。問。者。先。生。府。同。官。記。禁。以。五。年。度。延。斷
聽。公。以。啓。辨。明。且。力。求。去。見。集。中。行。狀。有。感。春。河。南。詩。燕。日。以。職。才。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之。留。守。不。將。署
舍。池。壑。諸。詩。張。圓。遷。職。方。員。外。郎。洪。譜。云。六年辛卯。行尙書職。方員外郎。是年春。公尙在河南。有途
墓。碣。虛。殷。墓。誌。遷。職。方。員。外。郎。洪。譜。云。六年辛卯。行尙書職。方員外郎。是年春。公尙在河南。有途
雲。夫。望。秋。武。舉。峒。墓。誌。復。讎。華。陰。令。柳。澗。有。鼻。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
狀。虛。丞。房。武。舉。峒。墓。誌。復。讎。華。陰。令。柳。澗。有。鼻。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
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溪。尉。
愈。坐。是。復。爲。博。士。因。使。過。華。上。疏。理。濁。公。自。去。年。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爲。國。子。博。士。年。四。十。五。歲。疏。
子。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元。冠。不。見。下。遷。凡。四。爲。博。士。矣。此。先。言。暫。爲。御。史。攬。門。博。士。元。和。丙。戌。而。子
博。士。丁。亥。分。教。東。郡。今。年。又。自。元。冠。不。見。下。遷。凡。四。爲。博。士。矣。此。先。言。暫。爲。御。史。攬。門。博。士。元。和。丙。戌。而。子
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冠。不。見。下。遷。凡。四。爲。博。士。矣。此。先。言。暫。爲。御。史。攬。門。博。士。元。和。丙。戌。而。子
分。教。自。不。必。盤。而。爲。二。其。爲。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爲。是。○。今。按。上。句。暫。爲。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

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為言恐當作年為是然亦未敢必也○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於是詔會元和中六年二月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錢五分秋徵二分餘三年初無估匹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况公六年二月尚在東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劉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洪譜云此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文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儋神道碑轉考功知制誥修撰十二月戊午甲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微之書田弘李虛中董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暹及寒食直兩道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舍按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惡之旨甚常時議者非是年有與柳公全篤良可惜也詳云○赦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

藍田縣丞廳記獨孤郁衛之立墓誌徐僊王廟行賞表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命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鏐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洪譜云十一月癸未降為太子右庶子以考功郎中制誥武元衡公以爲盜殺人宥相而遠息兵其爲儒甚大兵不可以息事下力取三州李逢吉與裴丞相議合故裴遂用而宰相一歲矣李逢吉章取拾遺也其云故裴遂用而宰相一歲矣李逢吉章取拾遺也其云故裴遂用而宰相一歲矣李逢吉章取拾遺也其云故裴遂用而宰相一歲矣

一在去中寶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中書舍人不言及則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亦不

有官女有從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此其家均食割資雖微弱待之如賢感人詭笑
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盡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
今存有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
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行闊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
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逮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
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
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鱗春麗驚耀天下然人罪非密窳草安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
矣後無以加字凌紙怪發鯨鱗春麗驚耀天下然人罪非密窳草安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
我計○方氏附錄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所見安能由子以來能知此者
獨愈而已其曰孟氏醉乎醉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子以來能知此者
而能失若此之明也又曰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而讀也古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
然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今按諸賢之論又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
所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邪○今按諸賢之論又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
有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今按諸賢之論又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
道知其用者故嘗折其紛而論之窮謂舉世何人意識眞力去陳言誇而未氏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爲予奪
身也是以用者故嘗折其紛而論之窮謂舉世何人意識眞力去陳言誇而未氏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爲予奪
深位尊祿之私此其緩急重輕之序以決取舍雖知其行可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
佛之餘波正私竊以爲若則是而論之則於齊亦未爲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狂姿
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爲若則是而論之則於齊亦未爲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狂姿

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刊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燦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萊中。手持日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實或作寶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

游其家。見其弊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

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十五六時。於中。有故書數十冊。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無次序。吾略讀之。愛其文辨而意深。當是時。學成秩而識之。天下之人。無道韓文者。予亦將舉進士。以欣祿利。未暇學也。遂求於李氏。而得之以歸。補次成帙。而藏之。數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師魯與之遊。因出韓文而學之。自後天下學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書萬卷。然獨韓文最爲舊物。君爲吾愛惜之可也。○今按泉州本。乃汪彥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爲何人也。今并存之以俟知者。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鉞李

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爨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韓集點勘 校東雅堂本

卷一

東吳陳景雲

李序

教人自爲注。韓子作樊宗師墓銘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序所謂教人自爲者。正訓以詞必已出耳。爲當如字讀。注與音並非。注論語十卷。張水部祭韓子詩。魯論未訖注。手跡猶微茫。則此云十卷者。乃未成之書也。今所傳論語筆解。出後人僞託。

目錄

祭文中祭虞部張員外後。脫祭河南張員外一題。又祭滂文後。衍祭張給事一題。

卷首宋莒公語

馮元諡章靖。以博洽稱。宋史有傳。莒公雅重之。故校韓集。特從馮本。

感二鳥賦。觸白日之隆景。景古影字。時方仲夏。故曰隆景。雖家到而戶說。二句指光範上書不遇事。雖騷衆不可戶說。今孰云察余之中情。公語本此。或作戶曉者非。篇末注引歐公語。結句明云。無羨斯類。而歐公乃以不過羨二鳥光榮議之。非篤論也。

復志賦 將就食於江南 注全採洪譜之文。但多貞元元年四字。按歐陽詹哀辭云。建中貞元間。余就

食江南。則非至貞元元年始避地江左也。此四字當刪去。

閔己賦 題注 公之去徐。在府主未薨之前。外集有題李生壁文可證。非因府喪而罷也。本傳有才

高數黜官語。蓋謂貞元末由御史黜官。至元和初。自謫籍召爲博士。久之。又從省郎下遷也。此賦作於

貞元中。在公從事使府之後。未除朝官之前。晁說失之。咸通本。乃咸通中。中書舍人令狐澄藏本。第

五卷寄崔立之詩。視物隔籬。注引澄本。卽此本也。

別知賦 題注 按公與崔羣書。貞元十八年也。書云。僕自少至今。從事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則公之

取友天下。當自貞元二年入都之歲始也。是賦作於二十年。歲行猶未滿兩周。故曰將也。注非。知來

者二句。言此別之後。良友旣不可以頻得。而遷客又未離謫地。故申之以掩郭郭云云也。舊注解來

者未切。蔓引論語尤可削。斯百一而爲收。文粹作斯一旦而爲仇。按爾雅釋詁云。仇。匹也。詩與子

同仇。一旦爲仇。猶言傾蓋如故也。似作仇字。其義獨長。而諸本未採。

元和聖德詩 題注 按序云。臣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陛下親望穆穆之光。則此詩必非分教東都時

作也。所在麻列 按麻。南宋初蜀人韓仲韶本作森。朱子之說。蓋暗與舊本合。特偶未採及耳。然太

白夢游仙姥詩。仙之人兮列如麻。則作麻列。亦似有據。分卒禁禦注神策京師行營 按師當作西。

區外句注鎮州常山縣 按縣當作郡 滌濯剝礫句注 詩勿翦韓詩作勿刻見經典釋文此注所本

南山詩 海浴褰鵬噲注 或作騫之騫當作騫 爛熳堆衆皴注 朱子言此蜀本之誤者當謂嘉祐

中蘇溥刊本上言方從蜀人韓仲韶本則南宋初臨邛韓醇所刊本也蓋石臺之注雖出於韓而字之從皴則嘉祐蜀本已然故特分別言之耳又沈元用名晦錢塘人崇寧六年進士第一人宣和中嘗刊韓柳集後入金曾再應舉登第歸朝歷官徽猷閣學士

將歸操 題注聞殺鳴犢作 鳴上當從蜀本增竇字 狄之水兮注與清水合沛瀆 按沛當作涉

別鶴操 題注 鶴與鶴本一字古人皆通用

秋懷詩 題注 按詩乃元和初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時作行狀云時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飛語公恐及難求分司東都是詩中有云學堂日無事蓋方官國子也又云南山見高稜則猶未赴東都也至語穿心兵諸語其在已聞飛語後歟更以釋言篇參證公元和元年六月進見相國鄭公後數日卽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則是秋正公憂讒畏譏時也 彼時何卒卒注 司馬相如當作司馬遷 汲古得修綆注 莊子外篇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苟語本之注自當引莊

赴江陵途中 將疑斷還不注 蔡說非誤洪譜自疏耳方氏增考年譜辨之詳矣按公岳陽樓詩云前

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又祭張署文云。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皆斥王章之黨。非謂李實也。茗溪一條當刪。昨者京師至。京師當從蜀本作京使。

岐山下二首 題注 據唐史。程昔範。敬宗初官拾遺。爲宰相李逢吉私人。名在八關十六子之列。則昔範乃名。非字也。

北極贈李觀注 題下注已見前卷重雲篇。此複出。當刪。

此日足可惜 假道盟津注卽盟津也。盟當作孟。東西出陳許。東西當從宋閩本作東南。按公始至徐。徐帥館之。雖上。至秋方辟爲從事。詳見與東野書中。注家自失採。遂誤以爲初至卽授幕職也。此詩乃未爲從事時作。故喜張之來。有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之語。若已入使院。則方晨入幕歸。安得此閒適耶。合全篇細讀之。舊注之疎益見矣。淮之水舒舒。時送籍返和州。故有淮水楚山二句。和隸淮南。又楚地也。

醉贈張秘書 性情方浩浩。東坡文。見客舉杯徐引。則吾胸中爲之浩浩焉。又題畫詩。聚蚊金谷是何人。皆本公詩。語法言淵。鴛鴦。貨殖曰蚊。此蚊字所本。阿買不識字注。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按或問下。脫魯直二字。此必其子姪。小字句乃韓仲韶注。旣引趙說。此注複出。當刪。

送靈師 臯盧叱回旋注 按晉史。劉毅擲得雉大喜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舊注刪改本文。殊晦澁不

可解。又誤晉作宋。千尋墮幽泉。注尋或作潯。按潯與尋同。兩潯字並當作尋。見說文。開忠二州牧。按開牧未詳。忠牧蓋謂李吉甫也。吉甫以貞元中自郎署左官於外。及在忠州。又六年不遷。故曰失職。是詩作於貞元二十年。而二牧之贈僧詩。則又在前。觀下昨者句可知矣。落落王員外。注戶部。當作吏部。

懸齋有懷。風雨靈臺夜。謂官四門博士也。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誰爲傾國媒。注李

延年傳。漢武帝歌。按傳當作侍。何能一戰霸。注按公馬少監誌云。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

後五六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則貢在京師者。乃未成進士以前事。至登第後。上宰相書。則自稱前鄉

貢進士矣。此注貢於京師四字當削。何用畢婚嫁。注後漢向平字子平。按上平字當作長。

合江亭。范石湖驂鸞錄曰。合江亭。今名綠淨閣。取韓詩綠淨不可唾句。蓋石湖赴桂林時。過此而目觀

其懸勝也。邦君實王佐句。宋本下注。故相齊映所作。老郎一聯下注。宇文郎中炫又增其制。君侯一

聯下。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楊公中丞奏黜之。朝廷遂用鄒君。此考異所謂篇內三處注文也。按此三

條。定公自注之文。刊本誤以爲出於後人而削之。題下注亦止探二條。尙遺其一。宇文炫官終刑部

郎。德宗欲復用盧杞。炫時爲拾遺。與同官陳京等力爭而止。風節偉矣。

陪杜侍御游湘西寺。題注湘西觀察使。按湘西當作湖南。指摘困瑕垢。按公自陽山遇赦。僅量

移江陵法曹。蓋本道廉使楊憑故抑之。贈張功曹詩所謂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荆蠻是也。時韋王之勢方熾。憑之抑公。乃迎合權貴意耳。詩中椒蘭絳灌。自斥韋王。而指摘瑕垢。蓋謂使家之抑也。岳陽樓。朝過宜春口注。按公是時。方自潭抵岳。以趨荆南。不應過袁州之境。觀下夜纒巴陵洲句。則

宜春口蓋在岳州之南。乃洞庭中小洲渚名也。注承洪譜之誤。擢拜識天仗。謂御史之擢也。唐制三院御史有缺。悉由御史大夫及中丞薦授。貞元之季。御史臺久不除大夫。皆中丞專其事。公之入臺。時李汝爲中丞。蓋由汝薦也。時同官中名最著者。如柳宗元。劉禹錫。李程。張署等。俱汝所薦。故宗元祭汝文云。慎擇寮吏。必薪之楚。斯篤論矣。時公先貶官於外。故不預祭耳。惜史逸汝傳。而薦公事尤失傳。當以宗元祭文及新史王播傳參考。自可得之。但懼失宜當。當謂奏當也。奏當見漢書師古注。當謂處其罪。時公量移江陵法曹。故云爾。言惟恐司刑而不得其平也。

送文暢。昔在四門館注。按博士上衍國子二字。觀題下注自明。少小學城闕。按詩子衿刺學校廢也。少小句。蓋言此僧少嘗爲士耳。注未明悉。僕射領北門。謂河東帥嚴綬也。注承洪譜之誤。唐以太原爲北門。屢見於史。田季安時鎮魏博。不當言北門。至宋都大梁。始以魏地爲北門。如寇萊公鎮魏。自言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是也。洪說失之。又唐河東帥府兼統蕃部。觀公作鄭詹墓誌可見。故繼以威德壓胡羯之句。

答張徹 日月垂十齡 按公此詩發端云首敘始識面而其下以浚郊避亂睢岸連居爲識面之始則

知公與徹邂逅在貞元十五年己卯去汴居徐之日至丙戌凡八年故曰垂十齡也若從丙子訖元和改元之歲已踰十載與詩語不符矣 淚嘗還雙鬢注 按公詩敘朝正畢與徹相別惟畢事驅傳馬

二聯言已歸彭城而徹留長安省選以下四句又另敘十七年以後事公赴省謁選者再至十八年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省選遼投足者謂此也公謁選入都復與徹相聚及公得官而徹方下第且有遠

適故繼以塵祛淚嘗二語皆惜別之詞舊注通指爲十六年事非也 漸階羣振鷺注 按揚雄劇秦

美新云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又韓詩振鷺篇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

之雍言文王之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則漸階句語本揚子而義取韓詩蓋與下句並切太學言之也

又注引法言釋螟蛉是矣而肖之矣下刪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十字則學誨之義晦矣

薦士 妥帖力排稟 妥帖二字本陸士衡文賦 使以歸期告 按公薦東野於鄭餘慶當在元和初

若貞元十九年餘慶方在郴州貶所不得有此薦也 感物增戀繆注聲韻云姻繆說文云固也 按

韻當作類姻固二字並當作嫻

古風 題注 貞元之季人主方瀆貨外吏多掊克以事進奉有稅外方圓之目科率日多民力重困公

詩殆以是時作史記平準書云告緡獄與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儉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篇末

四語意蓋本此。

嗟哉董生行 生祥下瑞無時期。按時當從宋閩本作休。

汴州亂 題注 首章意乃公羊子所云。下無方伯。次篇則上無天子也。

利劍 題注 按此詩歲月無可考。詳味詩意似爲疾譏而作。與汴州事無涉。又孟東野送公從軍詩中。有行爲孤劍詠句。疑指此詩。從軍蓋公初赴汴幕時也。

汴泗交流 東坡文。彭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此詩張僕射有和篇。其末云。韓生許我爲斯藝。勸我徐驅作安計。不知戎事竟何成。且媿吾人一言惠。蓋擊毬之事。雖不爲卽止。亦深以公言爲有當也。

鴉雁 公在徐幕時。有與李習之書云。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違憂懷惠。卽有病求息意。

桃源圖 題注 武陵太守。當是竇常。常兄弟五人。並以詩擅名。有聯珠集行世。元和十年。常爲朗州刺史。朗州唐武陵郡之官。寄劉夢得詩。柳子厚和之。見柳集中。韓有岳陽樓別竇司直庠詩。及竇司業車墓誌。二人皆常之弟。常之刺朗。亦見牟誌。又朗州至宋。因避聖祖諱。改爲鼎州。南宮先生疑是盧虞部汀。韓盧倡和甚多。詳見本集。臨邛韓本題下注。必與一郎官廣和。廖本改卽官爲禮部郎。非也。尙書

諸曹。唐代統稱南宮。蓋猶云南省。不專指禮部。如和虞部志藤杖詩。稱虞部爲南宮。卽其證也。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滌瑕蕩垢 按揚雄文。滌瑕蕩穢。

謁衡岳 廟令老人 按唐制。五岳四瀆令各一人。正九品。上掌祭祀。此廟令。蓋謂衡岳廟中令也。

古意 題注 據宋建安魏本。自公縣齋有懷以下。皆樊氏澤之語。又自仲尼悲麟至微沈子幾晦哉。悉

樊氏引沈顏登華首之文也。此下更有按公諸詩及國史補所云。公實如此。初無佗旨也。四語蓋顏自
謔得詩微旨。而樊氏深不然之。故力辨其非。廖瑩中昧於文義。輒刪樊說。四句全失其本意矣。顏。吳郡
人。傳師之孫。唐末進士。仕吳爲翰林學士。登華首篇。文苑文粹並載。

憶昨行 陽山鳥道出臨武注 按江南。乃湖南之誤。又連屬廣南。此宋制也。唐則郴連並隸湖南。宋

朱新仲猗覺寮雜志云。韓詩。驛馬距地驅頻墮。蜀人謂立地爲拒地。立地者。不容少休息。按蜀人方言。
如土鏗岸漑之類。屢見杜詩。蓋少陵久寓蜀地。故旅中所詠。卽用土人語耳。韓子陽山之行。路不由蜀。
何故忽採方言入詩乎。漢書甘延壽傳。跋距注云。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而能拔取之。拒地之拒。殆與距

同。夫人以手據地。可曰距。則馬以足躐徐廣史記注。躐。與據同。謂以足據持之。地。亦可言拒矣。韓子時從臨武躐嶺南。出

經鳥道之險。驛馬力疲足倦。據地不前。策之而猶不能升。故曰驅頻墮。正取躐躐義也。近者三姦悉

破碎。按三姦。斥佞叔文執誼。李軌法言注。謂三桓陳恆王莽也。故公永貞行云。天位未許庸夫干。蓋

直以窺覲神器之罪坐諸人。又篇中侯景九錫語。其意亦同。後人讀至此。亦不能無嘻其甚矣之疑也。君當先行我待滿。按公詩意。方欲與張君結隱嵩洛間。所謂君當先行者。即蒙上投檄北去言之耳。此與寒食出游詩。皆敍張方有鬻管之辟。並未及雍掾之除。蓋此時張之新命尚未下也。注誤。從此直到耆與鮒注。詩中耆字。別本有作者者。故有闕宮以下十三字注。今正文既作者。此注當削。昨者。宋本作昨日。則以下八句。似謂是歲八月朔順宗內禪之赦。及細考之。非也。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計旬餘即可達郴州。功曹以是月十四日在郴聞赦。理或有之。但觀州家申名使家抑句。時使府駐潭州。自郴申潭文移。往復其事。豈一二日可了乎。則作昨日自誤也。又洪譜亦謂此指憲宗受禪之赦。不知憲宗受禪無赦。至踰年改元。始頒赦耳。其考尤疎。

劉生詩 倒心回腸爲青眸 按青眸。卽指上歌舞之人。公感春詩云。豔姬踏舞筵。青眸刺劍戟。可以互證。倒心回腸。言劉生目成意移耳。爲當讀去聲。且注不引宋玉高唐賦感心動耳。回腸傷氣之文。而舉司馬遷書。旣屬蔓引。至採阮籍青眼事。尤誤。

鄭羣贈箏 首句注 按箏當作篋。蘄州貢篋。見唐史地理志。故曰天下知。

游青龍寺贈崔補闕 去歲羈帆注 按注乃採樊氏語。而江陵下刪原文。竢命於湘中一句。則與本句湘水不相關矣。年少 按補闕十七登第。少公八歲。元和初。列官諫署。年方踰壯。故有年少得途句。

贈崔立之評事 題注 按公答崔立之書首稱斯立足下蓋字斯立而名立之也注誤 勿嫌法官未

登朝 立之貞元中登第後復中詞科初授校書郎秩滿除畿尉當時相傳畿尉有六道入爲御史評事京尉者有佛道仙道人道之分見崔琬御史臺記京尉卽赤尉謂長安萬年二赤縣也勿嫌法官二句蓋言立之自畿尉召入止遷評事不得御史但比赤尉尙有仙凡之異耳蓋除御史則登朝爲常參官矣唐常參官一名登朝官本卷後有酬崔十六少府攝伊陽尉乃別是一人非斯立也斯立行二十六亦見韓詩與少府之行異又少府以赤尉攝伊陽令未嘗爲伊陽尉伊陽爲畿縣非赤縣注全誤錢帛縱空衣可準唐百官月俸多給錢帛縱空謂官閒祿薄也 撼撼井梧注潘岳秋思賦 按思當作與

哭楊兵部 題注 知當作刺知州之置自宋始唐無此官又李習之陸欽州述言云言字衍

赤藤杖歌 演王掃宮避使者注當如避道之避 按如下脫避舍二字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 題注 按詩意言已新居洛下而崔以赤尉繼至遂與鄰居則公與崔相識在元和二年分教東都後非自江陵召入時也河南洛陽二赤縣皆在東都郭下崔之攝伊陽蓋以赤尉權畿令也

送侯參謀 題注 按公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至是已三載詩云幸同學省官又云東司絕教授蓋與

侯並爲分司官也。已而公除都官郎分司如前。而侯則往應河中之辟。注未明曉。人馬何躑騰注馬

逝也。按逝當作壯。

感春第三首。放車載草農事濟。按時討王承宗於恆州。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河南尹房式以凶

早人貧。難以徵發。憲宗可其奏。放車載草。指此事也。起居諫議注。按裴度爲河南功曹。西川節度

使武元衡奏辟掌書記。尋自蜀召爲起居舍人。非從河南入也。注仍洪譜之誤。方氏增考已辨之矣。

送李翱 題注 四年正月己酉 按下文是月有乙未丁酉。則其前不含有己酉。當是乙酉之誤。

送石處士 常山險猶恃。按公送石處士序云。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恆州。成德軍治所也。時方討

成德帥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瓘。統行營兵。駐邢。軍久無功。故有鉅鹿師欲老二句。邢州。唐亦稱鉅鹿郡。

屬昭義軍。先是承瓘兵深入成德境。爲承宗所挫。故退屯於邢。當石洪赴河陽時。尙未有洗雪承宗詔。

故曰去年事方急也。注引赦承宗事誤。

招楊之罘 食有肉與魚。注馮讜遷之幸舍。按當作遷馮讜幸舍。

寄盧仝 獨抱遺經究終始。按晁氏讀書志。唐盧仝春秋摘微四卷。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

不載。獨抱遺經句。殆指是書言之。惜其不傳也。

卷二

東吳陳景雲

石鼓歌 歌中敍元和初爲博士。嘗告祭酒以石鼓所在。勸其移置太學。惜未之從。故有中朝大官二句。歐公集古錄云。石鼓在今鳳翔孔子廟。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按餘慶帥鳳翔。在元和九年。乃韓子作詩後事。竊因歐公之言詳考之。知韓公前此所告之祭酒。卽餘慶也。公爲博士之歲。餘慶以故相爲祭酒。故曰中朝大官。餘慶爲祭酒三月。旋拜尹洛之命。意其蒞官日淺。故公所請未及施行耶。至遷鎮鳳翔。卽有移置孔廟事。蓋理公前語也。然則石鼓之得久存於世。不至銷蝕埋沒。如公詩所歎者。固出自鄭相收拾之力。而亦公在太學有以啓之耳。先儒作石鼓考者。如王厚之鄭漁仲諸公。皆援據該博。而初不言鳳翔移置事。自公發其端。故表而出之。

題炭谷湫祠堂 匣裏雌雄鳥 按鳥當作劍。

送陸暢歸江南 名以能詩聞注 唐史公主傳無雲陽主。疑非雲安卽岐陽之誤。暢長慶初入江西廉使王仲舒幕府。至太和末。以前鳳翔少尹預誅。鄭注事見唐史。

送劉師服 師服歸後。復入京師。元和十二年。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喪宴飲得罪。師服以與同飲。笞四十。流連州。貽持令名二句。惜其不能誦之終身。乃至犯刑而辱親也。

調張籍 刺手拔鯨牙 按刺手當與送窮文握手覆羹同義。注誤。

寄崔立之 首句注 按西城謂寓都城西耳。詩中明言客居京城也。藍田在都城東南。不當言西。雪後

寄崔承詩云。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與南望愁羣山。尤可證也。注非。不敢捩眼窺注。前說是送窮文

握手覆羹可證。詩話一條當削。視物隔襪。下注澄字。謂唐人令狐澄本。即上文姚令威所據。唐

本是也。詳見方氏舉正。澄。桂管廉使定之孫。相國楚之從孫。附見舊史楚傳。乾符中。歷中書舍人。別見

新史藝文志。又舊史楚傳後。附子絢及孫瀉。瀉。下衍一澄字。新史世系表及藝文志。遂誤以澄爲楚

之孫。絢之子。方氏亦沿其誤。澄所著有貞陵遺事。見新志。又嘗書其從祖楚白樓賦。見趙氏金石錄。

谷責塞兩儀注。乃魏道輔語。然福不盈。皆禍溢於世。此班固賓戲之文。又魏人章疏所本。道輔語猶

未詳也。觀名計之利注。按觀之名計之利。莊子雜篇中語。朱子偶失記耳。

月蝕詩 按玉川月蝕詩。洪景廬言。指宦官吐突承瓘用事。見容齋續筆。其說爲長。

孟生詩 宵默咸池音 按蘇子容詩。孟郊篇什。况咸池。自注云。唐人題孟郊詩三百篇。爲咸池集。取退

之詩義。又劉貢父詩話亦云。孟有集。號咸池。僅三百篇。至宋次道跋東野詩。卻云。蜀人蹇濟用退之贈

郊句。纂成咸池二卷。一百八十篇。與蘇劉之說不同。未詳孰是。無爲久滯淫。按國語底著淫滯。賈

逵注。淫。久也。此蓋倒用。與上參差同。

示爽 強顏班行內注 按題下注。近之觀名科二聯。乃已登科入使府者。則詩當作於長慶中。非元和

聞知制誥時也。後注與前相戾。又凡列朝班者，皆可云在班行內，非典誥之稱。後說尤無據。

贈別元十八 題注 按樊說是特語猶未詳。白序作於元和十二年。正裴行立帥桂時。大林寺在江州

廬山。元十八嘗構溪亭於山之東南。見樂天詩。又樂天有送元十八出廬山從事南海詩。蓋同游大林

後。尋赴嶺外使幕矣。本從事桂林。而云南海者。殆以桂林亦嶺南五管之一。故可通稱耶。英英桂林

伯注 按伯謂九州之伯。左傳云。五侯九伯是也。注未分曉。已覽贈子篇注。按注說是也。柳序稱

元生之爲學。恢博而貫統。韓贈詩第五篇。卽申言序意耳。但考子厚送僧浩初序云。近李生礎自東都

至。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云。退之在東都。送李生還湖南。乃元和四年事。則見柳送元序。必更在

其前。見序與貶潮。相去已踰十載。不當止云想風采三年。疑三年二字。傳錄有誤。柳序作於永州。方送

元生爲湖嶺之游。其栖止廬山。蓋南游迴棹後事也。嶷嶷桂林伯注 按歐陽生哀辭云。容貌嶷嶷

然。此句蓋亦稱其容貌之莊。至史記其德嶷嶷。乃五帝本紀中稱帝譽語。若引以頌美臣下。不倫甚矣。

別趙子 婆娑句注 王衍當作王愆。期事詳晉史。陶侃鎮荊時。衍死久矣。

除官赴闕 溢城去鄂渚 陸游入蜀記云。自江州至鄂州七百里。沔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詩

云。溢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按通典尋陽西南。到江夏六百里。江夏鄂州理所。

南山有高樹 題注 下篇非爲李宗閔作。方氏辨之甚詳。語見下篇題下。此注及下篇三字。與後篇當

是爲宗閔作。句並當削。詩話尤贅。

猛虎行 出逐猴入居 按猴。方本作推。朱子辨之。然猴字亦竊疑未安。蓋猴非虎敵。明甚。若入居其穴。乃鬪虎牙而餒之肉耳。虎何憚而不敢歸穴乎。猴推二字。俱傳錄有誤。

奉酬盧給事 按東坡謝賜御書詩云。袖有驪珠三十四。蓋化公此詩二語爲一也。證以坡詩。方說之誤益明。

南內賀朝歸 按唐南內興慶宮。非人主正衙朝賀地。據新史。穆宗母郭太后居興慶宮。朔望三朝。穆宗率百官詣宮門上壽。則此南內朝賀。乃朝太后也。此詩疑公在穆宗朝。除京兆尹與中丞李紳爭臺參後作。唐人以中丞居風憲。多呼爲法吏。詩云。法吏多少年。磨淬出圭角。法吏。自指中丞也。又皇甫湜作公墓誌。其中敍爭臺參事。斥紳爲佞臣。有鑷其銜之語。詩所謂圭角。殆猶誌之言銜。均指紳之得君勢盛也。據實錄。京尹之除。在長慶二年六月。其復除兵部侍郎。則是冬十月。觀篇首秋曦句。則詩以秋日作。正臺府不協。移牒紛然時也。致官九列齊。舊注以此詩爲公官庶子曰。非也。官庶子在元和中朝。南內乃長慶間事。前後了不相涉。又自舍人改庶子。乃自要職徙閒官。非貶也。此詩蓋作於貶潮還朝後。三黜。謂爲御史郎官及刑部侍郎時。凡三黜官耳。况明言致官九列。齊庶子之官。不得齊於九列。則注說之誤。益明矣。著籍朝厥妻。命婦亦入朝太后。注未明悉。

雜詩 題注 按第七卷雜詩題下注公時爲右庶子元和十一年作與譴瘧鬼題下注元和十三年爲刑部侍郎時作二說皆未有確據又第十卷中間游題下語亦然皆當削

譴瘧鬼 出汝去莫遠 按出當從宋閩本作咄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辟如兔得蹄注 按得兔

而忘蹄本莊子語王弼周易略例引之繫辭無此文

城南聯句 禮鼠拱而立注 按文字曰聖人師拱鼠制禮故曰禮鼠杜詩野鼠拱亂穴又注陸機當作

陸璣 浙玉炊香粳 注說是折稊見內則尤古浙作折之明證蓋浙與浙亦音異而義同耳又魏文

之文當作武 趙燕錫媼姪注 按娥字說文云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秦晉謂好曰姪娥此注倒

其文據漢書姪娥武帝所置後宮位號顏師古注美好貌釋韓詩姪字顏注可與說文兼引 運田間

彊毗 按周禮以彊予任毗鄭注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彊毗本此

納涼聯句 掃寬延鮮飈 按此下脫注一條誤列入後秋雨聯句颺颺臥江汰下當改正

征蜀聯句 填隍儼僭僭注 玉篇僭僭健也蓋言填隍士之奮力 戰恤時銷洗 恤當從宋蜀本作

血

雨中寄孟刑部 按舊史簡自倉部員外郎遷司封郎中新史所謂佗曹乃司封非刑部蓋自戶曹遷吏

曹故曰佗曹也又韓子誌李干墓文中稱簡爲工部尚書簡歷此官亦未見於史蓋與不著其除刑部

同。則史之所略多矣。鬪場再鳴先。按再鳴者。謂幾道登第後。又擢詞科也。鄭羣墓銘中。有再鳴以文句。與此語意正同。

遠游聯句 題注 按注謂遠游。卽東野役於江南時。其說似是而非。蓋役於江南。乃赴溧陽尉任。役謂吏役也。遠游在初春。而歸期訂晚秋。豈有赴官而春去秋還者。又詩中歷敘吳楚諸地。蓋時將爲湖嶺之游。故云爾。觀東野集中。有過彭澤次沅湘及連州吟諸詩。殆皆此游作。亦可略見游跡之遠矣。取之詎灼灼。按取之。劉貢父詩話作前知爲是。

鬪城聯句 此年名作。題注 按元和二年。當作十二年。宮娃分綽約注 按風俗通當作通俗文。

親交獻諛 按諛。廣韻蘇奏切。怒言也。與下噓字義相反。不應連用。宋杭蜀本皆作諛。又與上句諂字意複。亦恐非是。疑噓字之訛。噓。辭見國語。又唐書李藩傳。王仲舒與同舍郎。置酒邀賓。爲俳說。噓語相狎。獻噓噓者。殆亦同此耳。五狩朝恆岱 按五岳。獨言朝恆岱者。因二岳在恆鄆二州境。時王承宗李師道皆未納土故也。雪下收新息注 詩以晚秋作。至雪夜入蔡。乃是冬十月事。注不當引。

又魚招張功曹 題注 按詩作於貞元二十年春。至陽山後。乃俟新命於衡陽前一年也。祭李郴州文中。敘投叉魚詩。事在俟新命之先。而謝郴州寄紙筆詩。又在投叉魚詩之前。謝詩有虞卿正著書句。蓋方在謫居。故云爾。益可證是詩爲陽山時作。公以是冬與張署會宿界上。而叉魚在春。故有思我友儻

同僚之語。而招之來邑也。舊注非。

木居士。按題木居士詩。洪譜不繫某年。然譜以郴州祈雨及榔口諸詩。並繫之乙酉。而木居士廟在衡州屬邑。公自榔赴衡。嘗憇其地。故留題云爾。是時羣邪之勢猶盛。正公佗詩所謂佗文未揃詩也。二詩蓋專指佗文言之。柳子厚既坐佗文黨譴逐後。與人書追敘佗文始末云。素卑賤。暴起領事。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誦公詩而論其世。正可引柳以注韓也。次篇前二句。申言佗文寒微暴貴。出自糞土。而驟升雲霄也。當二人勢盛時。其黨互相推獎。有伊傅管葛之目。伊傅殆指佗文。而管葛則劉柳輩標榜之詞也。後二句。殆深斥當時之大言夸飾。謂二人可伯仲伊呂之流歟。佗文既揃後三十餘年。而夢得作子劉子自傳。猶盛稱其才。謂有遠祖景略風。是直取燼餘之木。復雕畫之也。

喜雪。授簡幕前。規注謝靈運雪賦。按靈運當作惠連。

入關咏馬。題注。舊注誤。方氏舉正亦以此詩爲元和改元西歸日作。亦誤也。公元和中。自河南令入爲職方員外郎。因前過華州時。見華陰令柳澗事。上疏論之。坐是下遷博士。公詩疑緣此而作。華州乃入潼關孔道也。公先以言事遠謫迴翔。久之方有省郎之召。乃復以抗直左官。宜不能無慨於中。故以馬之一鳴。輒斥自比耶。若從江陵還朝時。公年未踰強仕。不應有歲晚力微之慨矣。樊澤之曰。歲晚力微。不應鳴也。其說是蓋不應鳴而鳴。斯爲妄矣。唐人詩文中。凡止稱關者。皆謂潼關。至蓋田武關。

則必繫關名以別之。卽公集中亦然。可參考也。李林甫欲絕言路。有立仗馬一鳴輒斥語。事見本傳。一鳴二字本此。

梁國公主挽歌 移封大國新 按公主始封普寧。元和中從永昌及薨。追封梁國。自郡封進國封。故云爾。龍輜非厭翟。按周王姬下嫁。車服下王后一等。乘厭翟車。見詩鄭箋。歷代因之。唐制亦爾。觀新史。趙國公主傳可見。

和崔舍人咏月 重門限禁扃。按崔時以翰林學士兼舍人。方供奉禁闈。故有重門句。然舍人內直。亦在禁中。公掌制日。嘗有仙郎宿禁中語。

咏雪贈張籍 紛紛碎若梭。按梭有乃禾素回二音。此當從素回切。廣韻曰。擊也。如從乃禾切。不惟乖韻。義亦不協矣。

酬王二舍人雪中見寄 按題下注。皆方氏語。其說良是。至涯爲舍人。本傳略之二語。初疑其未諦。按王適誌文云。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考二人本傳。皆止以郎官知制誥。未嘗官舍人。而誌文與詩題云爾者。蓋唐代凡知制誥官。例得稱舍人。以制誥本舍人典之。而以佗官兼知。卽職與之同。故亦得稱之。如劉夢得哭郁詩。亦稱舍人。此尤可證。然韓集中祭虞部張員外文。文苑英華詳具年月日。下并列同祭姓名六人。首云中書舍人王涯。次云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未嘗以二人俱掌外制。並稱舍人。則方云

涯爲舍人。而本傳略之者。其說亦是也。韓子赴江陵途中。有寄贈王二十補闕詩。卽涯也。又有次石頭驛寄王十中丞詩。則仲舒也。二王姓同行異。卽見本集。至王璠呼涯爲二十兄。又別見唐史。涯傳無爲舍人事。而仲舒官舍人。詳見碑誌及史傳。或本題下誤注仲舒。蓋由此。又柳子厚集中。稱仲舒爲舍人。獻弘農公而仲舒除此官。在子厚歿後。此又知制誥得稱舍人之一證也。

送侯喜 如今便別長官去 按一官之長曰長官。漢孔氏書傳及鄭氏詩箋中。皆有此稱。其來久矣。奉和盧四兄元日朝回 戎服上趨承北極 按唐制朝日。百官班定。金吾將軍先出班報平安。戎服句謂此。

送李六協律 宋諸本題下。皆注翺字。殆因韓子代張籍上李浙東書。中有李協律翺故耳。然翺之行。非六也。卽見本集與楊子書。此誤正。與以王舍人爲仲舒同。

贈張十八助教 題注 按四門國子。兩署也。博士助教。兩官也。注合而言之。殆近麀邊鹿邊麀矣。和席八韻 題注 按席謙與杜子美同時。名見杜集。與韓子相去殊遠。又謙本道士。注家之謬。有如此者。直當削去。何必存而辨之。公時與夔同掌外制。故有倚玉一聯。或作市。誤也。及公貶潮。而夔猶在右掖。公之謫詞。卽夔所草。

廣宣上人頻見過 按廣宣以詩召入供奉內道場。有集名紅樓。皆應制之作。緣此頗怙恩挾勢。干謁公

卿嘗私傳禁中語於韋右丞貫之。貫之叱而出之。公詩意亦猶是也。

太安池 舊注疑太安池卽安樂公主定昆池。其說近之。下公主當年一絕。卽詠太安池耳。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諸本無之。爲是。唐本太安池下注闕字。殆偶逸是詩也。據雍錄。定昆池在長安西南十五里。故有臺榭。壓城闔旬。又朝野僉載。言定昆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尤可作第二聯注。或疑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當繫是詩後。下注闕字。亦可通。

閒游 子雲祇自守。注安帝時丁傳董賢用事。按安當作哀。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題注 遺老卽謂開元遺老。時上距開元六十年。當日遺民。宜尙有存者。如元微之連昌宮詞。亦借宮邊老人立言是也。詩意蓋謂昔年父老。幸值元和中興。皆欣欣復見太平之盛。惟安樂而思終。庶克紹開元之治。免蹈天寶之覆轍耳。宮雖置於顯慶。而開寶間車駕幸東都。屢駐此宮。故公詩云爾。舊注皆未得其解。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 中興遺史。紹興元年三月。張浚自陝西回蜀。宣司幹官郭弈有詩云。秦山去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新送陝西回。蓋改韓詩。以諷浚富平喪師事。是可採入拊掌錄也。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題注 按淮西之平。裴度以宰相督戰。李商隱韓碑詩所謂腰懸相印作都統是。

也。舊注以韓弘當之誤。

桃林夜賀晉公 題注 按桃林在潼關東。詩蓋作於次潼關前。上郡統詩中冠蓋相望句。卽謂在桃林。

遇銜詔西來者。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韓子從晉公還都後。擢刑部侍郎。敍平蔡功也。同時幕僚如馮宿、李宗閔皆遷官。獨正封不得例遷。且反奉分司之命。是必有扼其進者。故腹聯云爾。正封後歷中書舍人。有詩名牡丹一篇。尤爲時傳誦。見松隱雜錄。

元日酬蔡州馬尙書 按蔡州疑當作華州。舊史憲宗紀。十三年十一月。以華州刺史令狐楚充河陽節度使。十四年三月。以華州刺史馬總充鄆濮曹等州觀察使。則總之除華州。當卽在十三年冬。紀偶略之。而本傳云十四年自忠武改華州四字。蓋三字之誤耳。四年元日。總正在華。公於都下酬其去年元日在蔡所寄詩。故中有三峯之語。

答道士寄樹籙注 龍城雲仙二錄。新舊史藝文志皆無之。洪容齋力斥龍城錄爲妄書。而云或以爲劉無言所著。至朱子語類及張邦基墨莊漫錄中。則謂二錄皆王銍性之僞撰。按無言名齋。湖州人。元祐三年進士。有文譽。東坡嘗和其詩。銍亦北宋末名士。陸放翁深推其記問該洽。而生平好撰僞書欺世。識者嗤之。則洪張二說似朱張。尤爲得實矣。容齋又嘗言孔傳續白氏六帖。採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載

雲仙錄諸事，自穢其書。雲仙散錄按孔帖兼載二錄，而容齋獨舉雲仙，蓋偶遺其一，要之此二錄皆底下惡書也。注家不辨而俱引之，殆亦穢韓子之詩矣。

左遷至藍田關 雲橫秦嶺 按班固西郡賦曰：於是晞秦嶺。通典云：在藍田界。

次鄆州界 早晚王師收海嶽 按海嶽之地，皆在鄆部。時鄆寇將平，故云爾。先是淮西甫平，卽有赦令。公亦冀平鄆之後，當例降德音，可遂因此內移耳。詩以初春作，因有雷雨句，及仲春而海岳收矣。緣降赦在秋，故至冬始自潮移袁也。

晚次宣溪 題注 此赴潮過韶作。公以是春三月至潮，安得入夏尙在韶乎。注非。

題秀禪師房 按題驛梁詩題云：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時方爲嚴程所迫，塗中山水，皆未暇游眺。故後日移袁過韶，寄詩韶守，有欲借圖經開看佳處之語，則到僧家把漁竿，必非赴潮時事。定量移後過其地而留題也。後詩題下注，尙未考及此。

韶州留別張端公 江總虞翻 按南史江總傳：梁元帝徵爲始興內史，始興卽韶州。以江比張，蓋用當州故事。又吳志虞翻傳：孫權徙翻交州，裴注引翻別傳，有自恨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歿海隅諸語。公自以直諫譎潮，與翻之徙交同。又潮州地亦漢交郡所轄，故以翻自比。舊注未明。

游西林寺 題注 魏弘下脫簡字。白樂天游大林寺序可證。弘簡卒貞元末，有墓誌在柳子厚集。其游

廬山蓋攝官江州刺史時也。又長慶初，有樞密內臣魏弘簡，乃姓名偶同者。

自袁州還京。歲暮難相值一聯。按公以冬日次安陸，歲已暮矣。然未聯又非專言時序也。韓詩歲聿其暮，薛君章句曰：暮，晚也。謂君年歲已晚。詩意本此。蓋公早歲與隨州同佐汴幕，是時舊寮多逝，僅存二人，故深喜晚晚相值之難耳。合後寄隨州詩觀之，義益明矣。

雨中寄張博士。歲晚偏蕭瑟。按觀雷頰以下三句，則時非冬日可知。兼觀白樂天和篇中，有葉濕蠶病語，蓋苦雨在初夏明矣。落句歲晚之義，與寄周隨州馬僕射二詩中歲暮歲晏同。楚辭及年歲之未晏兮，正公所本也。

奉和張侍郎。再領須句國注。按行鄆之二字，東平郡名，須昌，其屬邑。唐之鄆州，即晉東平郡也。通典云：鄆州古須句國，似尤簡。宜當採之。仍遷少昊司馬總始以檢校禮部尚書，鎮天平，及召入未至，復令還鎮，加檢校刑部尚書，故有是句。司寇秋官秋月，其帝少昊，故云爾。又天平屬邑曲阜，本少昊之墟。此句蓋雙關，再鎮天平意。注未明悉。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題注。令狐澄本作三弟，亦非。楊嗣復行六，非三也。見白樂天集。嗣復後入相，唐史有傳。澄生長貴胄，而於近時宰輔，亦偶未悉其行次，足知考訂之難。此諱行錄之可資採證也。館閣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興元二年，盡大中七年。其書出於唐季新史藝文志，作諱行略。宋志作錄，至撰書人姓名，則二志俱逸之矣。行戶，即反或讀本。

非字

送桂州嚴大夫 飛鸞不假驂 按驂鸞二字本江淹別賦至范至能帥桂林著驂鸞錄則又取韓詩語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題注 按遇本作遯避高宗嫌名易之非誤

卷三

東吳陳景雲

原道 題注 按東坡云云亦伊川語誤以爲蘇說自蜀本韓仲詔注始及後閩中魏仲舉五百家注本
已削之此復採入何也

行難 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 按越州乃浙東治所觀察使領之李習之陸欽州述云由侍御史入
爲祠部員外郎蓋自浙東使府御史召爲省郎

師說 題注 按柳子厚誌文云衡湘以南爲進士皆以子厚爲師則當時學者之宗仰盛矣何云人不
歸之耶且言子厚因學者不歸己而歸韓故有答韋嚴二書其說尤鄙陋當削 授之書而習其句讀
注 按周禮天官宮正注讀字陸氏釋文云戚如字徐音豆戚謂梁戚袞徐謂晉徐邈也山谷蓋從戚
讀非以意創又陸氏列戚於徐前則亦以其讀爲長故公羊序中句讀字不音以此文選笛賦注授與
逗古字通音豆授

句之所
止也

進學解 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注 按此文作於職方左遷後。史傳甚明。似無可疑。而方本以時易年。

其說尚有未安。蓋此句乃伏後三年博士之根。作年爲是。此弟子雖假設之辭。然唐時國子生亦有人。在學舍者。如何蕃入太學二十餘年。陽城論諸生以歸省是也。行雖脩而不顯於衆注。按泊字與

顯字義絕不相近。恐是白之誤。蓋誤白作泊。後又轉訛爲洎耳。荀卿守正。按守正。新史文粹。並作

宗王東坡荀卿論言。卿明王道。述禮樂。則作宗王。似較守正尤精切。非訛也。欲進其豨苓。按豨苓。

卽莊子所謂豨苓。音義云。一名豬苓。藥草名也。方回豬矢之說。妄矣。

諱辨 與賀爭名注 按董說是也。元稹爲禮部。在長慶初。賀前卒久矣。律文三條。皆本禮經。故卽引

鄭氏原注釋之。下文云。考之於經。質之於律。謂此。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按治。乃高宗廟諱。而此

文及平淮西碑俱不避。蓋德宗祔廟之年。高宗已祧矣。文與碑皆作於後。已祧不諱禮也。注傳有五

皓之稱。傳當作博。見楚辭招魂王逸注。五白博齒也。

釋言 爲我寫子詩書 按史言。公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延譽。由是知名。蓋鄭相知公

在早歲。非自江陵召還始受知也。公登第之歲。鄭入翰林。其後鄭相自以職親地近。遂與公久不相聞。

及貞元之季。公始登朝。而鄭相已遠謫。再秉國鈞。特擢公幕掾。因悉徵其歷年詩文也。於後之數月

按月。南宋本作日。爲是。洪譜同。公始見鄭相在元和元年六月。而李翰林以次年正月入相。相去僅

七月以下文再云累月語推之。則前當作數日明矣。

張中丞傳後敘。愈嘗從事於汴徐。按雙廟在宋州汴府支郡也。又泗州亦徐府支郡。從事二句。蓋貫

下祭雙廟與過泗州兩事言之。或本兩府作兩州。非也。

汴州東西水門記 醫童噉噉 按醫童謂李迺也。與送張道士詩中呼吳元濟爲狂童同。

藍田縣丞廳壁記 題下注貞元四年進士。下脫六年中博學宏辭科一句。此條乃樊澤之語。其說是也。

又出於人三字。亦見柳子厚誌文。尤可證樊說之有據。諺數慢必曰丞注。按公酬崔少府詩云。但

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與此記慢字同義。卽公論鹽法狀中所謂散慢官也。諺數慢必曰丞者。蓋當時

俗語。歷數內外官職之慢。莫丞若耳。數讀上聲。方說得之。虞山錢受之在萬歷末。作送楊縣丞序。引韓

記以慢字作慢侮解。誤甚。雁鰲行以進。按莊子外篇。士成綺雁行。一蹠故迹。按漢書鄒陽傳。

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師古注。言蹠其故迹。

科斗書後記 平劉展於淮西 按西當作南。

鄆州谿堂詩序 且六十年注 按李納下。當刪子字。補傳子師古師古傳師道十字。

爭臣論 爲祿仕者也。按詩君子陽陽序。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鄭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改葬服議 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雖有其文。未著其人。按子思之說。雖出孔叢子。而自子思

以來未有行之者也。惟南史張種值侯景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又迫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恆若在喪。王僧辯奏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卽吉。史傳中僅有此事，則其服仍以二十七月爲斷而未嘗不除也。外此則未見其人。

禘祫議

按時旣勅旨令百寮集議，公方官國子博士，亦百寮之一，乃自言賤不及議者，蓋唐代都省集議，惟朝官得與，國子博士非朝官。

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

見公下年論
權停選舉狀

故曰賤不及議也。朝官亦名常參官，文官五品以上，及

答楊子書

題注

按柳子厚與楊誨之第二書，元和六年也。時誨之年未二十，若當貞元十七年，韓子

與敬之書時，甫數齡耳，其非敬之之兄易明矣。敬之從父憑，誨之父也。子厚有憑從子承之，哀辭作於貞元之季，承之踰冠而夭，所作辭賦書論甚偉，見於哀辭，則謂遠其兄甚者，乃指承之耳。又哀辭云，有弟哀號，弟卽敬之也。

上宰相第三書

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

按漢書霍光傳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注，屬耳，近

耳也。公語本此。顏注之近謂近日也。趙憬賈耽盧邁俱於貞元九年五月入相，距公上書時已涉三載，似不得云近。而公云然者，蓋以三相在位歲月較周公之輔相七年猶爲近耳。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題下或注巽字當作遜，下以巽同。二人並見唐史，遜以元和五年自常州除浙東。

見舊史憲宗紀而遜傳云由衢州遷新史因之並誤也。柳子厚以元和四年與遜弟建書未有已白常州煦僕語謂遜也。明年即遷浙東無刺衡事當以憲紀爲正。

上張僕射書

題注

按少陵在嚴鄭公幕府其遺悶呈鄭公詩中有曉入昏歸之句詩以秋日作疑使院從事之晨入夜出起九月訖二月乃當時幕府定制如此殆恐季秋後暑短事繁故限出入之制耶。

公雖論此事亦未聞見從蓋舊制難改也。

與崔羣書 書言從一官於此者謂爲四門博士也。洪氏年譜旣明題下注蓋本之是時公已去徐三年。

在徐幕注當削。

與陸祠部書 按書末言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譏娛樂爲事此謂王仲舒裴蒞諸人也。王裴輩皆朝賢。

有清望者止以頻聚燕飲遂爲讒人所中斥官此書在諸賢未譴之前年蓋所見卓矣。

答陳商書 按商字述聖官終秘書監嘗預修武宗實錄則大中間事。

答呂鑿山人書 少安無躁 按左氏襄七年傳吾子其少安注安徐也。

送孟東野序 尸俊 按尸俊魯人秦相商君師之執死逃入蜀見班史藝文志上脊到注亦據班志但

四十六篇六當作二。

送許鄆州序 題注 按以權文公送鄆州序參證蓋從水部郎出守又舉其字曰叔載則仲輿乃名也。

又世系表。仲與作仲容。鄧州作鄧州。誤。至。或作志。雍之注亦非。志雍。乃鄧州子。見世系表。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按喜一作苦。爲是。謝疊山文章軌範中無此一字。覺句法尤健。

送竇從事序。鉅海敵其陽。敵。南宋臨邛本作敵。爲長海敵其陽。謂越地之南。風氣宣洩太甚也。上句

山隔其陰。則謂越北風氣。與中原否闔不通也。故下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蓋蒙上山海言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可濯可沿注。按本真文章正宗引此作真本爲是。同時有兩李愿。一隱盤谷。一

爲西平王晟子。南宋慶元中建安魏本此序後。附刊高從一記。以證所送之非西平子。按高跋。卽汪季

路。與朱子書中所謂家藏盤谷碑本有後語是也。然但以韓序及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歲月考之。則兩

李愿事跡自明。無俟引高記也。序作於貞元十七年。西平子時爲宿衛將。至和盧詩。則元和七年也。西

平子方官節度使。皆見唐史。無栖隱事。

送董邵南序。董生不得志於有司。事在貞元中。詳見公詩。時仕路壅滯。兩河諸侯。競引豪傑爲謀主。由

是藩鎮益強。朝廷旰食。此開成初宰相李石告文宗云爾。董生北游。正幕府急才。王室多事之日。文中

立言。尙欲招燕趙之士。則鬱鬱適茲土者。其亦可以息駕矣。送之所以留之。其辭統而婉矣。

贈崔復州序。按詩碩鼠小序曰。刺重斂也。其首章曰。爰得我直。此序專爲于頔重斂

而作。與詩人所刺同發端。先言小民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蓋卽用詩語。而反之。民窮斂

急。惟仁人至。庶有來蘇之望。曰。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痛乎其言之矣。

送張童子序 以及五都之長注 按序中言北過大河之陽。唐河陽軍治孟津。非蒲州也。蒲乃河中節

度使治所。地在大河之東。非河陽也。方說誤。穀梁傳。水北曰陽。孟津在河南。而軍有河陽號。緣節度

使雖治孟津。而領懷州刺史。懷在河北故也。

送何堅序 道之守陽公注 按十九年。當從柳集陽司業遺愛碣作十五年。

送王秀才序 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下脫。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一句。當從諸本增入。

送王墳秀才序 盱臂子弓 按論語。微子篇。朱張陸氏音義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指子弓爲孔門盱臂。雖據弟子傳。然王注似亦未可廢。

送李端公序 貞元間。劉禹錫在杜佑淮南幕府。與僚友會飲聯句。李端公益爲坐客之首。唐人稱御史

爲端公。蓋是時已爲使府御史矣。後佑入朝。府罷。端公宦久不調。因游河朔。入幽帥劉濟幕。嘗作詩有

不上望京樓之句。蓋中之鬱鬱深矣。及至東都。而韓子送之歸府。諷其効忠燕帥。修開元時藩臣之禮。

蓋深以乃心王室勗之。觀舊史所載。端公在幽州詩。則知斯序立言之旨矣。十日十二子相配。按

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見周禮匠人疏。其將復平。按兩平字。文粹與

宋浙蜀二本並同。朱子蓋暗與古合。

送區册序 鳥言夷面 按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鳥言本此。

送楊少尹序 後世無工畫者 按晉顧愷之、梁張僧繇並畫羣公祖二疏圖，見舊史，褚無量傳，白以

爲其都少尹 按唐以河中府爲中都，設大尹少尹，如東西兩都制，其都者，中都也。

送鄭尚書序 風魚 慶元閩本作風雨爲是，徐偃王廟碑，無怪風劇雨，義同此也。家屬百人注 李

訓當作鄭注，朱子引通鑑偶誤。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題注 按魏文帝及陳思王與吳質書中，並有所治字，正不必乙。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皆集闕下注 按許康佐歷官，具見唐史本傳，無刺洋尹京事，則此使君必非

康佐，與以嚴謨爲嚴武同。

石鼎聯句序 龍頭一聯 按菌蠢見選南都賦，又易大有九四爻，辭匪其彭，干寶注，彭亨，驕滿貌，見經

典釋文，磨礪去圭角 按禮訓儒行篇，毀方而瓦合，鄭注去己之大圭角，與衆人小合，磨礪句，本此。

祭田橫文 題注 按晁說非也，首句明云貞元十九年，蓋作於未入汴幕之先，公既抑於宏詞試，光範

上書，復不見省錄，薄游鳳翔，亦無所遇，故發憤太息於橫激於時貴之不能得土耳，至從裴相平淮西，

乃此後二十餘年事，尤不足置辨。

歐陽生哀辭 閩越人舉進士由詹始注李成公錡 按錡當作椅。獨孤及福州學碑銘。閩中無儒家流。公至而俗易。謂椅也。新史宗室世系表。蜀王滂五世孫椅。爲福建觀察使。李翱旣爲之傳。按李習之作詹傳。歐公云已逸。而新史所載事迹。有出於哀辭外者。蓋宋子京好採摭小說故也。

祭穆員外文 題注 按篇首不載某年。員外之父秘書監寧。以貞元十年歿。又三年。母裴太夫人繼亡。故曰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也。又注。中宣州觀察使。當作秘書監。爲宣使者。乃秘書長子贊。員外之兄也。祭郴州李使君文 按權文公李郴州志。言時宰盛推其理行。方圖陟明。而韓子祭文。則深惜其被讒。欲爲之雪。謗於身後。蓋嘗挂吏議。志特徵其詞耳。 麟鱗分之驚透 按驚透二字。本左太沖吳都賦。揚雄方言。透驚也。

祭虞部張員外文 存皆表白 按表當從宋本作哀。又內迫家之。亦當從宋本作家私。

祭河南張員外文 一又相語 又當從宋本作夕。七日鹿魚注。鹿魚當作鹿角。首下尻高。尻當作尻。注同。丞相南討注。十六年當作十二年。議兵大梁注。都統下使將二字有誤。

祭裴太常文 題注 按文苑此篇。乃元和九年作。舊史憲宗紀。元和六年。皇太子寧薨。國典無太子薨禮。司業裴茵精禮學。特勅於西內定儀。又新史藝文志。茵和太常少卿。蓋從司業遷太常。以九年卒官也。茵所著有內外親族五服儀二卷。書儀二卷。並詳新志。則太常爲茵無疑。舊注云。其人無可考。非

也。又苴在貞元末爲韋執誼所讒。斥官於外。亦見本集後順宗實錄末卷。

祭侯主簿文 遣男殿中省進馬佶 按進馬官名。屬殿中省。見新史百官志。又續通典云。進馬侍衛中

資蔭官。唐舊儀。凡大陳設。馬在樂懸之北。與大爲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馬左。隨馬進退。

祭馬僕射文 命公并侯 按方鎮表。元和十三年。廢淮西節度使忠武軍。增領蔡州時。總方自蔡移許。

故曰并侯。舊注未明。遂殿交州。謂爲安南都護也。詩殿天子之邦。毛傳。殿。鎮也。公本此注誤。

祭鄭夫人文 百口偕行 按公謫潮州。有過始興感懷詩云。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蓋追

憶昔日始興北還後偕行避地之人也。以詩證文。則佗本作百日之誤。益明矣。

祭十二郎文 三世一身 語見北史王慧龍傳。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 召公主書記 按公嘗記南陽公鎮徐州十一年中。掌書記者。凡三人。許孟容。杜

兼。李博。獨無復名。當是復先以記室辟。既至而更授佗職耳。公作記之明年。南陽捐館。觀此誌中三遷

句。及在徐府勤而有勞諸語。則復之從事於徐有年。非其至在李博後。故不獲挂名廳記也。又南陽薨

時。馮宿實主書記。此則繼博爲之者。復之未嘗主記。更明矣。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 改度支郎中使注度支。或作屯田 按使字當屬下句讀。使侍郎者。領度支使之

侍郎也。今誤斷其句。更以其下不禮其屬觀之。則作改度支爲是。屯田非度支屬也。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 不如屬之河東便 按此河東乃謂蒲州非晉陽也與韓弘妻誌公居河東同

蒲州古河東地以晉陽爲河東自唐代始而蒲州則置河中府矣

河南府王屋尉畢君墓誌 繼數尹 按徐之從事爲河南尹謂杜兼也兼以元和四年十一月卒繼之

者陝虢觀察使房式五年冬式自河南徙宣歙以鄂岳觀察使郗士美繼之詳見舊史憲宗紀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按文先述圓妻語曰妾夫在嶺南其中人曰事宜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

史坐事貶嶺南正與李肇所記合圓之遠貶已大書著明而注尙云未嘗略及貶謫意何也圓旣遷掾

河中其吏幹日益有聞汴帥忌其向用修隙因啗以甘言斃之逆旅此固情事所有此文詳書其遇害

之地亦不爲無意也

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 一歲再奏 按盧從史以貞元二十年帥昭義至元和五年而敗首尾共七

載孔戡之去昭義卽從史流日南之前一年故曰從史居五六歲益驕君爭云云則戡之留昭義久矣

留字若連一歲爲句殊與前文不相應留字當屬上讀而一歲再奏四字絕句蓋從史初甚重戡故一

歲中奏遷其官者再也

河南尹杜君墓誌 字某 按兼字叔通見權文公送杜少尹序而史云字處弘蓋有兩字

卷四

東吳陳景雲

烏氏廟碑。盧從史始立議。按漢書鄒陽傳。羊勝公孫詭欲使梁王求爲漢嗣。袁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則立議猶言建議也。或以立字斷句非。至馬都山。按樊氏所謂或者之論。皆溫公考異中語。蓋溫公所見韓集。乃祥符杭本。其文作走可突于渤海。上至馬都山。渤海下無擾海二字。與今本不同。故公云爾。至謂公未見許碑。樊說是也。唐平盧一鎮。介契丹渤海之間。契丹在平盧西北。而渤海在其東。馬都山當是平盧東境。與渤海接壤之地。又唐以平盧帥兼領海運事。自承玘既却渤海之兵。於是東陲息警。運道無虞。故歲罷運錢以千萬計也。石嶺軍使。按石嶺軍在河東忻州秀容縣。因屯軍邊地。故有積粟厲兵出入畊戰事。若左領軍。則職典禁旅。不當有下二語。且左領軍止有將軍。無軍使。或本自誤也。

河東節度使鄭公神道碑。自號白雲翁。按令狐楚表奏十卷。蓋集前後佐桂林太原二府事。四帥幕下所草。非專爲鄭儋從事時作也。初桂帥王珙奏辟楚。楚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預帥府燕樂。滿歲謝歸太原。諸帥皆高其行。相繼引入幕府。及後表奏之。編自佐桂林幕府始。自號白雲孺子。蓋用狄梁公登太行遙望并州親舍事。方氏媚儋之諂。恐承小說之失實也。

田氏先廟碑銘。勿亟勿遲。按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曰。譏亟也。注。亟。數也。釋文音去。

冀反。勿亟義本此。或讀居力反。作急字解者非。可作承輔。按漢書淮南衡山王。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

劉統軍碑。以勢自憚。按劉除陳州。由佐新帥上官說却蔡兵之功。元侯。卽謂新帥。言劉之威名。本在節使上。而能盡巡屬之禮。以事大府。故曰以勢自憚也。注引韓全義事。殊誤。峻之大夫。按峻猶陟也。張說平貞育碑銘云。巖巖憲府。公三峻之。與此同作浚非。及癸巳歲。按統軍以元和八年五月。許州水災事徵還。六月歸第。至冬而卒。秋。涌水出之。秋字定傳錄誤。况下文明云。六月隆熱。則上不應言秋尤明矣。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字某。按啓。字開士。見劉夢得集。人吏迎觀望見。按天寶末。房太尉爲扶風郡守。郡後改鳳翔府。當其孫爲此府參軍時。乃祖故吏民。定尙有存者。故云。

太原郡公神道碑。與官耆事。按耆與嗜同。王介甫葛度支墓銘有樂職嗜事語。正用韓文。尤可證明朱子之說。

曹成王碑。救兵州東北屬鄉。還。按兵州。文章正宗作其州爲是。蓋蒙上楷其州之文。謂隨州也。屬鄉。方本作厲鄉。與唐史合。舊史曹王皋令伊慎擊李希烈兵於隨州厲鄉。大破之。按漢書地理志。南陽隨縣。下注厲鄉。故厲國。隨縣在唐爲隨州。故九城志云。厲鄉。隨州村名。蓋本漢志朱子言。當作屬鄉。蓋從

嘉祐杭本又言厲鄉屬亳。雖本史記老子苦縣厲鄉曲里人注。然曹王戰處。乃隨之厲鄉。非亳境也。又權德輿伊慎碑。引兵攻隨。走康叔於厲鄉。康叔。李希烈所遣將也。蓋曹王遣慎擊走希烈兵之在厲鄉者。故曰救耳。權韓兩碑。尤可互證。又自稽隨光化以下五句。皆敍取隨州事。無及安州語。朱子去安尚遠之說。亦非。

扶風郡夫人墓志 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 按侍中二子。少府其次也。則盧夫人乃介婦。今云冢婦。未詳。或疑少府是嫡子。故云爾。然以公少府兄行狀考之。蓋同母無嫡庶之異也。長子後注 按繼祖。乃德宗賜名。事見李肇國史補。則少監誌云諱繼祖。非有誤也。朱子之說誤。

秘書少監獨孤府君墓誌 按誌言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則始生而孤明矣。注二歲語誤。秘書兄朗。舊史誤以爲弟。新史已正之。蓋據公誌。誌言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謂裴均也。不著其姓名。蓋緣均帥江陵時。公嘗在幕府。以故吏爲府主諱耳。與秘監同諫之李約。其斥均之辭甚醜。見新史均傳。但史誤以爲德宗時事。亦當據公誌正之。秘監妻權夫人。以夫歿之歲十月卒。其父文公作誌。言子晦生十年。卽此誌之天官也。誌以四月作。蓋其時猶未命名。故稱其小名耳。本傳及世系表。皆言名庠。必又後來所改也。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 孝權大父注 誌言大父諱孝先。注或作奉先。按或本是也。唐人重家諱。不

應犯祖名。

衛府君墓誌 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注 方氏增考年譜云。此誌今本皆作衛之兮。及質之善本。實中立。非之兮。中立。字退之。所謂善本。卽汪彥章所據王仲信本也。方氏又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故白樂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孔毅夫陳無己之徒。皆指以爲公晚年惑金石藥。非也。觀白氏所紀。退之徵之杜子崔君三四人。皆非有聞於時者。適以中立之字偶同耳。其說最辨而核。詳見慶元魏本所刊韓文類譜中廖瑩中集。諸家之說。探魏本爲多。方氏此條。獨在所削。且於李博士誌後。復引孔陳云云。蓋反以爲篤論矣。

河南令張府君墓誌 抑首使促注 按注上齷字當作齷。應劭漢書注。啞躄。急促貌。躄卽齷也。二字非特音同。其義亦一。帥佗遷注李鄴爲江東節度使。江東當作河東。

劉統軍墓誌 父訟注 父訟。或作父誦。朱子謂名訟無理。疑避諱而改。然後漢有司徒尹訟。見段熲傳。是古人已有名訟者。

鳳翔節度使李公墓誌 宿衛四十餘年 按李公以建中四年扈蹕立功。及元和六年。自金吾出鎮。其

居宿衛二十餘年耳。四字傳錄之誤。

平淮西碑 題注 按羅隱記石烈士事。此碑立於蔡州。及仆碑磨文後。段文昌重撰其文云。勒銘淮浦。

尤明證也。後州人以裴晉公督師平蔡，特立廟其地，兼移段碑於廟庭。至宋政和中，州守陳珣，因謁晉公廟，讀碑文大不平，即磨去之，重刻韓文事，夷堅志：先是祥符間，吳興姚鉉，輯唐文粹，探文昌作而置韓碑，陳姚二事，前後相反如此。題下注，愬妻唐安公主也。按公主下脫女字，稂莠不薤。按薤當從詩釋文，讀呼毛反。遂定易定注，義成節度使張茂昭。按義成當作義武，義成乃鄭滑軍號，非易定二州地。今益以汝注從隸汝州。按隸當作理，河陽軍本治盟津，今移軍駐汝，惟是朔方注。按陝州屬陝虢，觀察使所轄，非東川地。注誤。元濟盡并其衆，注騎軍。按據史，騎當作騾。其往撫師。按漢書李廣傳，司馬法曰：振旅撫師，以征不服。凡茲廷臣注。按判官書記下，孫氏原注，有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判官，謂李正封、馮宿，書記，謂李宗閔，不著三人姓名。注仍史文之舊也。廖本刪此二語，是直以判官書記之職，皆行軍司馬一人兼爲之，疎舛甚矣。河南附起注。按汴當作鄆，時鄆帥李師道，方與蔡寇相首尾，與汴無涉。又統諸軍討蔡者，卽汴帥韓弘也。三方分攻注。按三方分攻，卽上所謂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愬入其西也。三方中卽已伏後西師之根矣。至大軍北乘二句，始詳敍顏胤武合攻其北之事。自常兵時曲至鄆城來降，乃挈前文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之要而言之。試之新城二句，則所謂顏胤武合戰益用命也。自是賊勢日蹙，專備北境，故西師得成搗虛之功。西師句尤與上分攻相應，細尋文義，舊注之滅裂自見矣。

南海神廟碑

題注

觀察使當從方氏舉正使上增支字。支使之職與書記同。公鄆州溪堂詩序作於

此碑後。中有從事陳曾。當即是人。蓋旋去桂幕而從事於鄆也。來享飲食注享或作慕。按慕當作

簞。揚子法言。簞取也。此簞字所本。古本揚子亦有誤作慕者。蓋兩字相似易訛也。

羅池廟碑

侯之船兮兩旗五句

按舟中樹兩旗設寓馬以迎神。此嶺外祀神舊俗。見南宋臨邛韓本

注。蓋侯船及乘駒諸句。皆紀其實也。東坡書此詩泊之作汨之。然似從集爲長。蓋因中流阻風停棹。故

有待侯不來之悲耳。北方之人兮二句。此言中原士大夫。方多騰口吹毛者也。據唐史。子厚從永

州召還。復有嶺外之行。蓋深爲言路所排。所謂爲侯是非者。此也。北一作此。爲一作謂。皆誤。宋邱崇

重修羅池廟記。略云。柳侯祠羅池。三百餘年。英靈猶存。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

惠侯。承禧踐籩。袂嘗相屬。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幾何。率以十萬爲公帑。用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此

記乃政和初作。施利錢。卽後代香錢也。至紹興末。加封文惠昭靈侯。致和元年。又進封文惠昭靈公。見

元史。蓋柳侯著靈南土。州人祀之久而益虔。碑文所謂欽於世世者。信矣。

江南西道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公字弘中

按法言修身篇。或問士如何斯可以視身。曰。其爲中也弘

深。王公字本此。

按仲舒運州之謫。乃爲同列所擠。同列者。章執誼也。時雖在郎署。方承恩用事。故得

逞其私。與王叔文無預。

許國公神道碑。恆無宿儲。祥符本無恆字爲是。見舉正碑。作於長慶中。應避御名。京兆尹。時韓方尹京。監護喪事者。卽公也。故公祭韓令公文中有云。錫秘物之必周。余將命而臨視是也。祭文乃門人沈亞之代作。亞之時爲櫟陽尉。京兆屬邑也。

柳子厚墓誌。勇於爲人。按爲當讀于僞反。鄭康成詩箋云。爲猶助也。史言王叔文密結柳劉諸人。定爲死交。勇於爲人。卽言子厚黨助叔文。而微其辭也。不自貴重顧藉。按顧藉之義。與顧惜同。公上留守相公啓云。無一分顧藉心是也。或以二字屬下非。八司馬初貶。有永不量移之命。後八人中。惟程异以大臣李巽力薦。復得進用。位登宰輔。可謂有鉅力推挽矣。然物望素輕。歿於相位。旋即身名俱滅。視子厚之以文章傳世。百世不磨者。所得孰多耶。异先子厚卒。當韓誌柳墓時。正兩人蓋棺論定之日。故誌中云云。似專爲异而發也。太史公有言。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記。惟僮儻非常之人。稱焉。韓子之軒輊柳程。猶斯志也。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題注。按送竇從事序中。稱殿中侍御史者。蓋先是司業佐留府之官也。誌中明言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則前此使府所歷官。具在其中矣。注何以不載爲疑耶。爲郎官令守。按郎官。虞部都官郎也。令守洛陽。令澤州守也。守字句絕。又前鄭羣墓銘。已有郎官郡守語。正與此同。考異欲乙令守二字。則當屬下。慎法爲句。恐非。

尙書左丞孔公墓誌 不能進退郎官 按唐制郎官有缺左右丞舉之亦有已在郎署而爲丞所汰且

甫除而丞不放入省者是郎官進退丞皆得主之故殺自以不能舉職爲嫌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按公以貞元三年至京師是夏平涼有吐蕃劫盟事公兄御史兪遇害始主和戎

之議者馬燧也公見燧殆在劫盟後燧念兪新歿王事故撫卹公者特厚耳 玉雪可念注 王丞相

下當有夫人二字見世說注。

幽州節度判官張君墓誌銘 自申於闡明 按張平子靈憲中論日之明云由明瞻闡闡還自奪韓子

語似本此。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司空之後注 後文當作孝文 胥其出注 廉頗當作趙奢 年四十八注

按長慶三年歲在癸卯干以癸卯卒年四十八則其生當在大歷十一年丙辰非元年也又誌既載卒之歲月及得年若干則始生之年自見此注尤贅 廣川書跋云李干誌李翱書誌云干字子漸韓集無此按子漸之字當取鴻漸於干義其名從干爲是。

毛穎傳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中山在溧水縣山出兔毫爲筆最精韓文毛穎傳中中山謂此按中山兔毫亦見白樂天雞距筆賦白又有紫毫筆詩則云貢自宣城以新史地理志參證宣州貢筆與詩語合而溧水則宣之屬縣也則宣城之貢卽出自中山明矣但當秦始皇時楚郡壽春在江之北而溧水

中山則江南地。秦未克楚都。其兵不得先渡江而南。朱子所謂雖寓言而不能無失者。殆謂此也。

鱷魚文 將其醜類 按定四年傳。將其醜類注。醜。衆也。文末年傳注。醜類。惡物也。

太傅董公行狀 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 按乃當從唐史作迺。李萬榮子名也。乃迺雖同。而字有今

古之異。諸注家不注萬榮子名。蓋皆誤以爲虛字而略之耳。

薦侯喜狀 題注 鬱爲選首者。蓋州家牒送舉進士之首。如張籍舉進士。由汴州牒送。是其證也。汝州

刺史領防禦使。不隸大府。故亦得舉士。按盧虔。終秘書監從史之父也。

爲裴相公讓官表 又毗邦憲注 按元和十年。晉公以中丞兼刑部侍郎。故曰又毗邦憲。非別除也。注

中爲字當作兼。

舉錢徽自代狀 按集中舉人自代狀凡六篇。此其一也。餘五篇皆先具新除之官於前。如國子監尙書

兵部之類。此狀乃除刑部侍郎時。進首行狀字下。當有尙書刑部四字。蓋偶脫耳。常參官上後三日。

舉一人自代。諸州刺史亦如之。皆建中制也。以韓子歷官言之。如御史職方比部考功中書舍人兵部

侍郎及兩任吏部侍郎。皆當有舉人自代狀。而集止有六狀。蓋逸者已大半矣。惟都官之除。時方分司

東都。尙未入省。不當輒舉自代人耳。又刺袁潮二州。止有袁州舉韓泰自代狀。而潮州舉狀亦逸之。當

時雖左降官蒞州。亦例舉人自代。如柳子厚集中有柳州舉自代人狀。卽其證也。

舉張正甫自代狀。按長慶中正甫爲尙書右丞。駁于頔更證事。見頔傳中。其剛直可知。事在公舉自代後。

論鹽法狀。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按啻字句絕。不啻猶言不止也。左傳鮮不五稔。杜注少尙當歷五年。多則不啻。又柳子厚序棊。亦有相去千萬不啻語。

海水。題注。公登第後。未嘗還江南。不知注說何據。

贈崔立之。題注。按正集有酬崔少府詩。乃別是一人。非崔丞也。又少府行十六。與崔丞行二十六又不同。注誤。

上崔虞部書。儻焉而不終。注白頭而新。按漢書鄒陽傳作如新。董說蓋本新序。非誤也。

通解。必謂偏而不通者矣。按此句下脫其可不謂之大賢者哉一句。當從宋閩本增。

河南府同官記。題注。此記洪譜繫於元和四年。朱子於本傳附注從之。蓋記中既五年句。乃合永貞

元年言之。上下文義甚明。此注中元和五年。當作四年。又既五年注當削。開府漢陽注。按均入爲僕射後。加同平章事。出鎮襄陽。記中兩稱宰相。以其新命言之也。僕射不爲正宰相。自唐中葉後。已爲定制。今注脫其加使相事。似未明悉。歲時出旌旗。按東都留守。其之官例。賜旗甲。見唐史呂元膺傳。出旌旗城外衙之。卽謂出所賜旌麾也。

潮州請置鄉校牒。無所從學爾。考異云。爾或作耳。非是。按爾字若作語助句絕。與耳字無異。公佗文中亦有爾耳二字。兩本互異者。考異但並存而已。今由朱子作耳。非是。語推之。此爾字似當作爾汝之爾。屬下句讀。蓋此牒卽授趙德秀才。故云然也。如公上張僕射書云。受牒之明日。亦是受署幕職文牒耳。又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刺史。請攝軍事。衙推有勿憚廢賢之牒。此尤刺史署衙推卽牒其人之明證。元稹草陳諫除官制中有爾諫語。與此牒中爾德類。蓋當日自有此文體。

順宗實錄卷一 太常卿許孟容譏議文 按議似當作諫。

卷二 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 按陸相貶忠州別駕。卒於貶所。未嘗有刺史之授。詳見實錄第四卷。此刺史二字誤。

卷三 五坊小兒 按南部新書。五坊使者。鵬鵠鷹鶴狗。謂之五坊。置使分領之。若小兒則又以小閣分隸五坊。而給本坊役使者也。張薦卒於赤嶺東。迴紇辟。按舊史。張薦使吐蕃。至赤嶺東。被病。歿於紇壁驛。吐蕃傳其柩以歸。此迴紇辟。乃傳錄之誤。

卷四 以尙書左丞韓皋 按新史方鎮表。元和元年。始升鄂岳觀察。爲武昌軍節度使。當順宗世。鄂岳未嘗爲節鎮。武昌軍節度使五字疑衍。六月乙亥。按舊史順宗紀。是年七月戊辰朔乙亥。乃七月八日也。六月無乙亥。一本作己亥。爲是。又一月中。前有乙亥。後不當有癸丑。以下文癸丑推之。乙亥之

誤益明。贈故忠州別駕陸贄。按追贈陸贄陽城事。不繫月日。以舊史考之。乃七月丙子。蓋日月並脫也。又潘孟陽除官之命。乃戊寅。非戊午。七月亦無戊午。並當以史爲正。議者言參死由贄注。按贄請令長舉屬吏狀。長下脫官字。

卷五 貶韋執誼崖州司馬。按新史宰相表。執誼之貶。在是冬十一月。又司馬新舊史執誼傳。並作司戶。而本紀及宰相表。作司馬。與實錄同。當是自司馬再貶司戶。猶劉柳諸人初貶刺史。再貶司馬耳。又劉柳等七人。但謫遠州。無一過嶺者。而崖州之貶。獨再涉鯨波所竄之地。視諸人爲最惡。宜降秩尤卑。紀表第舉其初貶之官。故與本傳互異。又執誼至崖州。刺史李甲牒攝牙推事。蓋緣司戶與牙推。皆州幕官。故可牒之兼攝。若司馬乃州之上佐。刺史不得牒署矣。此亦執誼再貶司戶之證。張萬福元和元年卒。按前書萬福卒。繫六月己亥之後。但未書日耳。則其卒之年月已詳。元和元年四字乃衍文。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按順宗之崩。在正月甲申。則此月之朔。非景戌也。戌作寅爲是。

飲城南道邊。題注。按題中既不著中丞之姓。又無佗事可證。何由知其爲晉公。此注當削。

本傳 終秘書郎注。已詳疑已誕之誤。王性之有博洽名。然其雜著中。往往語涉齊諧。此說亦近之。

調四門博士注。以公博士之除。在十七年。證洪奘二譜之說。最爲辨悉。按公十七年與楊敬之書有。僕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語。是必在已授博士後。益可證公爲博士。非十八年也。權知國子博士注。

在江陵有答張徹詩。按答張徹詩乃公從江陵還朝官國子博士日作。非在江陵時也。華陰令柳潤注郎中當作郎官。轉考功注竄走當作竄定。進中書舍人注去年冬。按洪譜原文作九年爲是。

書後

近代吳中徐氏東雅堂堂主人徐時葵萬歷中進士歷官工部郎中後崇禎末堂已易主須宮廢燬居之燬後以降流賊名麗丹書里人噪而焚其宅堂遂燬于火今僅存池塘遺跡而已刑韓集用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本其注探建安魏仲舉五百家注本爲多間有引佗書者僅十之三復刪節朱子單行考異散入各條下皆出瑩中手也瑩中爲賈似道館客事迹見宋史似道傳其人乃粗涉文藝全無學識者其博探諸條不特選擇失當卽文義亦多疎舛閱者但取魏本及考異全文互勘得失立辨矣瑩中之敗在德祐元年則書出德祐前可知徐氏刊此本不著其由來殆深鄙瑩中爲人故削其氏名并開板歲月耶今世綵堂韓集與瑩中所輯似道悅生堂禊帖並爲世所希有矣廖爲閩中著姓世有眉壽高曾多及見曾玄故以世綵名堂朱子高第廖子晦亦其裔也至於瑩中遂以相門狎客隳其家聲而猶遵奉朱子之書蓋先世之緒言猶在不敢忘淵源所自也雍正丁未春日長洲陳景雲書



